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三册目次

金湯借箸十二籌十二卷

〔明〕李盤等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圖書館藏

金湯借箸十二籌引

余垂髫時習舉子業聞有櫃術數之學言治安之謀者即祁寒暑雨亦必趨而就教雖夜以繼日不以為倦客有笑予者曰子何為

若是毋乃索隱乎余曰否性所使然也及隨侍嚴君出鎮浙東值小醜蠢動逼近城郡以致
王師雲集不禁忻然有挽銀河以洗甲兵之志遂仗

策請纓得以贊畫樞務而籌謀之心愈切偶獲一卷乃淮南李子小有所著為
金湯借箸十二籌余細玩之是韓范之心吐孫吳之舌凡戰守所係籌之極其

周詳無纖毫之遺寓用了然則只此可代霹靂而寸管可作戈矛一展而借箸能奠磐石於目前再展而借箸足克敵人於掌上談笑參捷帷幄決勝矣向所慮

若非守土諸公之力歟今而後三光朗四序龢烽息煙銷弭鼙鼓臥疆圉晏然如金甌磐石無攻者誰爲守者墨翟公輸絕藝所用於太平之世且爲天子誦萬壽無疆添海屋之籌安用此十二籌鯤過計哉當什襲藏之深山石室中爲湯書爲先

淮南李盤小有氏題

金湯借箸十二籌總目

勸畜

籌制器第四

火器　砲

弓　箭

弩　弩箭

牌　刀

鎗　筅

鈀　棒

盔　鎧甲

籌清野第五

清五穀　清水泉

清芻草　清竹木

清屋宇　清硝磺鉛鐵

清油蠟　清什物

清地面

籌方略第六

兵鄉民　詰奸細

一事權　分信地

和衆志　擇賢能

編丁壯　派守具

早分派　預演習

重號令　戢青衿

嚴禁約　戒妄動

弭賊盜　優犒賞

恤下情　擺塘報

重偵探　量軍馬

選鋒彈壓　游兵策應

派兵更番　老兵稀老

設墩臺　置望樓

置遠鏡　置吊車

置繩梯

籌申令第七

中軍號令　四方號令

旗幟鐙火號令　守垛號令

對敵號令　游兵號令

籌設防第八

誘戰　佚能勞之
飽能飢之　靜
暇　佚
治　嚴
犄角　結援
解圍　擒賊首
取賊鋪　焚賊具

總目終

[illegible]張巡殺妾食士
安慶緒一鼠值錢四千
奉天撫菁根進御　揚州兵自食子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水宜備
耿恭拜泉
李允則淅湖穿井斷水
高歡移汾水　句安李歆分糧聚雪
北魏作地道洩虎牢井

西川民飲摩訶池泥汁
苟金龍妻絞布浥衣服水
薪宜備
臺城壞尚書省爲薪
淮安撤屋爲薪
芻宜備
臺城剉薦飼馬
鄴城淘墻麴馬矢飼馬
鹽宜備

臺城人無鹽身腫氣急死
潁川人無鹽攣腫死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一

淮南李盤小有 原名長科
京口周鑑臺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脩備

君子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有備無患今外敵內寇勢岌岌矣枕戈待旦豈非壯懷猶厝火自娛偕堂爲樂坐待其及則生爲負國之臣死爲至愚之鬼禍若生辱青史豈不羞且痛哉因與同人要深恤籌敢避越俎惜區區空言尚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明著也輯脩備

時平宜備

戰國智伯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怒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之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幾動宜備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蘖真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叛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請問守土諸公願爲顏平原乎願爲河北二十四郡乎若願爲顏平原則如其先事爲防可也

衝要宜備

宋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璞嬰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具退走

唐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抱真籍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無以贍軍乃

籍戶三丁擇一壯者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會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巢自[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屬張犨等皆忠武兵也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為務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下蔡州果發兵擊陳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

江南經略曰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令事也有關係數千里數萬里之利害者將帥事也須提重兵鎮之合郡帥援之其城無慮敵不敢越此而他攻是守一城而底百城者也

間道宜備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宋

太祖與暉遇於清流關為暉所敗聞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暉東北名冠太尉自諒與敵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曰有一計可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也可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渡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眾不為備斬關而

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書師夜出踰
馬浮西澗以趨城譟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
遂下滁州
宋吳玠與金人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
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
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擊如是者六晝夜死
者山積會玠小卒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
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春秋江黃道栢皆弦姻也而睦於齊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我害
我楚卒滅弦
遠莫遠於九百里矣弦子何如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
軍食乏之引還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道
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
降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
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
艫蔽江旌旗耀日陳將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
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曰王氣在此齊
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
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豈能飛渡耶邊將欲作
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敵若渡江定作太

尉公矣遂不爲備縱酒賦詩隋開皇九年正月
朔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
弼自廣陵引兵渡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於是弼自北道擒
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遂滅
山險莫過陰平水險莫過長江矣漢劉禪陳
叔寶何如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團其山崛起
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

沉寨仆巨栟布渠營夾以守陴官軍不能進賊踰遙爲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絶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猱遣壯丁捕猱數十頭束麻作炬以脊爛縛之猱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鴉磨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絶處負梯啣枚引猱上既至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逼望見火直前廹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

走追獲之晏州平

頑冠所至殘破幾無完土惟東南稍獲安寢者賴此一衣帶水耳然扼險者固恃險者亡執事者不慮投鞭率諱天塹每一念及憂心京京矣

城所以衛民也城之堅脆民之生死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鑿斯城也宜備

城論一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於是廣仰攻則高壘以衛之廣直攻則厚築以衛之廣其廹於垣而瞭剷也復開隍池爲衛廣其墮於隍而濡陂也復加陴睨爲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試觀古者公輸墨翟恒相及而恒相師

城基二

築城先貴定基譬猶樹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土實使人力拔之不動颶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於定基之始務令根深土實而水斯固焉

所謂根深者或開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或成塊之土沉於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爲土實若其地爲鬆沙爲浮泥必開鑿令盡方可定基蓋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實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鑿可盡焉至於基址廣厚必較其上所載者倍之始妙

城制三

凡大城除垜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垜城身必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垜城身必高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寛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可不加底不加而面加斷然傾覆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垜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必不可守

城有三宜

一曰高　後五代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叛父位惡之詔王晏球發兵會討定州遣使者促晏球攻城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

二曰堅　夏王勃勃蒸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針入一寸許即斬蒸土者於是堅如鐵石

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及業古攻汴受砲所擊惟凹而已

三曰厚　晉朱序鎮襄陽苻丕圍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西北角跡衝敵也）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潰便

固守新城襄人謂之夫人城

春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原缺第十一葉

徐壽輝攻九江李黼出戰大敗賊兵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分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船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繇此觀之與其明用品字樁於水上不若暗用鐵杙於水中從來利器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也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遊寇數至乃引晉水注城東瀦爲

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陳易於馳驟乃於西北濠外瀦水爲淖以限騎

元余闕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培陴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爲義不能殺敵無貴有臺矣

城墻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彈正面對攻易於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爲如今之城不必矢彈對攻雖鎗砲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不敢直前衝摠是人恃城以爲衛城又恃臺以爲衛也故有城無臺同於無城有臺無制同於無臺全在制度盡善方能制賊其法貴長出不貴横濶左右墻之下留品字形濶成銃眼以便放打拂狼機百子銃等火器品上留馬眼品品以便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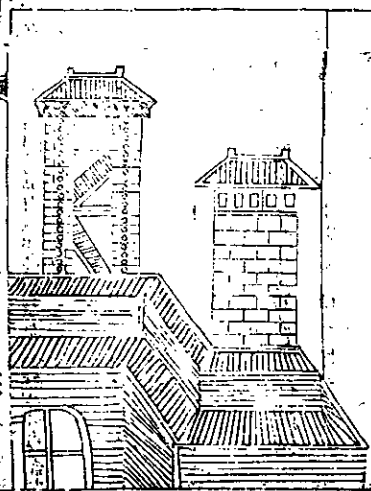
看取准銃眼之制内狹外濶只以便左右取准上蓋瓦甓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更不宜太遠太遠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敵臺之間雖守堞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築實敵臺不如築虛敵臺　其法用大石厚砌臨濠一面而虛左右之中中有二層以木板爲樓用梯上下每層多置空眼（眼制如前）以便窺覘放

爲統々銃之類賊不知銃矢出自敵臺內也凡
賊攻城但顧上擊不慮旁攻雲梯尖頭木驢旱
船之類皆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無如之
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虛臺之制從左右
夾攻城可保無虞矣

臨濠一面獨不宜空者恐賊對面得用砲器
攻打防有疎虞也故不取郭青螺先生舊制
特改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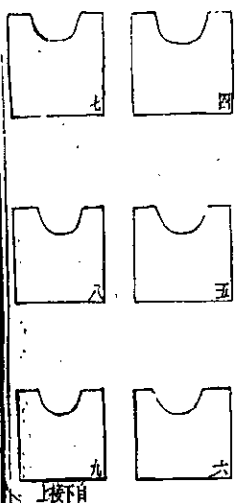
兩敵臺之間平城之下當留三小門如斗口大
周圍用磚[illegible]堅石砌之僅容二人扁身出入其
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板賊入即陷
方爲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攜行
天橋折疊車之類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
砲直對來路更裝迸放賊必敗走

此法極妙青螺虛臺即是此意真發古人所
未發矣且用此爲門實一舉而兩利也

城垛宜備　垛者躲也以躲身爲義不能躲身無
貴有垛矣

垛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垛口不宜大窄
窄則擊賊礙身令垛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垛
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予所以笑今日無垛
制也須於垛身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高
闊各三尺一則免垛身太薄易於擊碎飭拼一
則使守城軍民便於用器擊賊一則垛軍無事
可以坐憩息力

懸眼　每垛當中自城面平爲孔高九寸納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口爲彎漸漸下縮每磚一樣編成層數字號燒於磚下臨用只照號垛成如譬常毬砌樹同底磚皮不削則可久砌彎不鑿則省工約用幾丈尺許計爲若干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叢爲度

金湯借箸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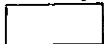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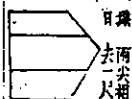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面上

倭每叢銃與矢敵每叢矢伺我守城者一伸頭往外視卽叢射之無有不中使我身不敢當垜目不見外賊卽以鉤竿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旣不能伸頭出手下擊任其掘坑布梯直登莫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垜口銃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頭以身藏垜下於懸眼內下視攻城者雖有銃矢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用將矢石銃子火桶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垜而登則垜上可禦矣每懸眼

金湯借箸　卷之一

上加木蓋一個以防銃矢尤妙

垜磚　常見城有自垜根砌成山字形者尖之太濶賊登不可禦身無可庇矢石不能當若垜口內外平直大則人身可入小則不能左右射必照今式將口磚削爲斜此磚不可臨時砍尖一則易朽二則費工須於造磚時卽用尖模長短三種以便砌手其垜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磚制　長若干横可得長之半横若干厚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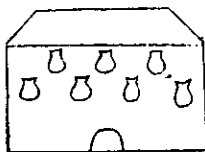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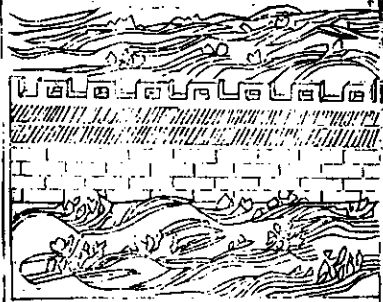
橫之半庶縱橫六面甃砌皆成方乃可久尖磚
自尖作尺寸

城門宜備 詳見設防篇

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坐以便急時往來
今各處賊內止有四面四路甚爲失計每磴道
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
人夫偷安縋下城上用內欄墻高與心齊以防
有賊進城便於遮護可施擊殺

田谷錢多換白鏹尚知堅其門闔謹其關鍵
況闔城數萬生聚止係一門是宜何等愼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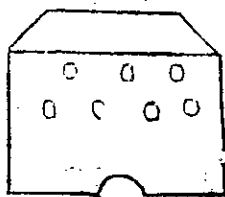
內濠宜備

凡城之內皆設內濠一重其深廣制度大約與
外濠相配內岸周遭作牛馬牆派人守之賊即
入城墻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攻賊必敗
走城內仍保安全矣昔尹子琦圍睢陽於城外
築二重濠立木柵以守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
古人可師也不然藩籬直撤賊一入城更無限
城直敗道耳

牛馬墻宜備

墻在城外壕岸上，壕岸不拘寬狹，闊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踰二丈。其外爲墻，磚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墻身每對一垜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身不能鑽入爲度。墻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狼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層，寬一寸，止容手銃，上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瞭墻。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近賊對壕，則用銃投小眼擊之。賊衆則用大將軍銃，於地眼擊之。賊登墻，用大柄大斧大棍，一擊而落，再無偷襲之虞矣。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闍於墻內，收避墻恃城爲險，城又恃墻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城墻人不用命，城土衆目所見，徑可擊死也。此牛馬墻，所以爲有用，施之水深河寬之城，尚不見其力，施之無濠處，萬分倚賴此墻。

牛馬墻圖

方圖如式

巷戰宜備

數戰入城，闔城鼎沸，號憑焚，戮雖謀奔避者，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巷設伏，步步陷賊入於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縱不能一城盡然，且於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爲害哉。有堅城，有內濠，有巷戰，沸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

許達令欒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傾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

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
壯丁伏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
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
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
盡擒斬之

設門穽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甃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
牆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鈎鐮短刀賊
一入城橫鈎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塹坑一

道寬五丈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
鎗頭長一尺釘於板上滿坑鋪之坑邊釘小橛
以麻繩往來縈之上覆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
平不可辨認待敵門開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
城上以擂石亂下彼不敢再進百姓若要行走
則於塹坑兩頭鋪連三大板仍出欄杆當之恐
一失脚入塹不可活矣

塡闉巷

松栢榆柳棗棠椒棘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
稍向外推羅巷中高可丈餘厚若十步賊可進
城馬自難行又須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鐵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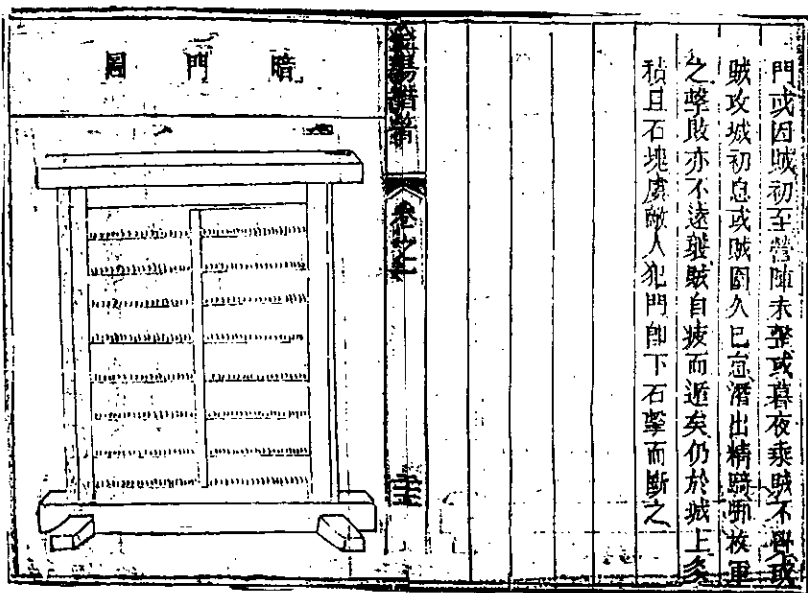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
指一釘板陷地中釘與地平上鋪藘蓆覆以薄
土人馬蹈者受其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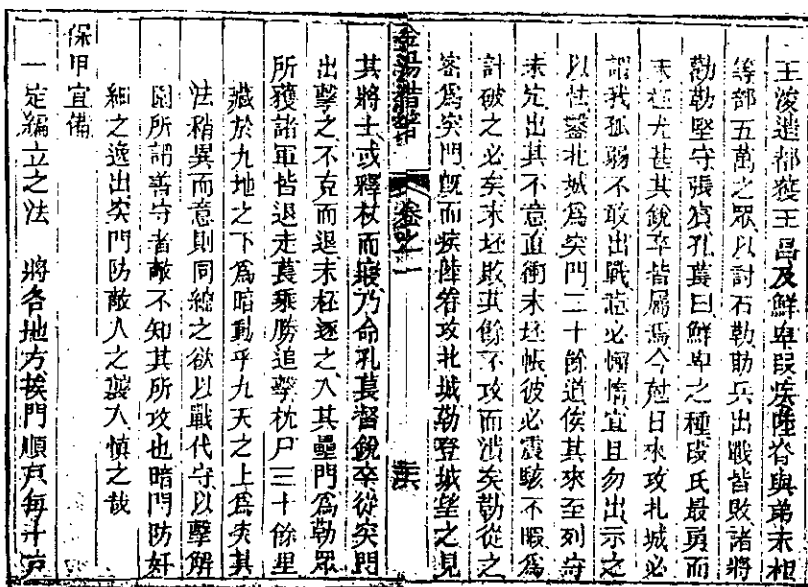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
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芻草或上種

草苗令人不覺見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守城之法使賊可入門手忙脚亂矣且所拒
有數安能盡殲滅哉或別有方畧上四款爲
巷戰之助可也

暗門宜備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戰
代手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於兵出入便處潛鑿
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
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柵柱上施橫木搭頭下施

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之不備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衝擊敵軍之擊敗亦不遠襲賊自疲而遁矣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塊慮敵人犯門即下石擊而斷之

暗門圖

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與弟末柸等部五萬之眾以討石勒勒兵出戰皆敗諸將勸勒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勇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尅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鑿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

其將士或釋杖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諸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藏於九地之下為暗動乎九天之上為突其法稍異而意則同總之欲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暗門防姦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保甲宜備

一定編立之法　將各地方挨門順戶每十戶

編為一甲每十甲編為一保各戶每置一小紙牌不拘軍民親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寫籍貫年貌生理如係也房即填註已房係典賃房即填註與某人某房係外省州縣人即填註某省州縣人與某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戶離其一甲止有六七八戶亦編作一甲如孤村一二戶亦編作一甲不必取盈於數除每戶各置紙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橫長牌總書十戶姓名籍貫并十戶人口數目俱送正印

官親標印記如有出入存亡增減姓名本戶至甲長處說明改註紙牌上日記簿內朔望日甲長同保約正覆報正官改正底冊

一編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者俱以府縣街門為主分別東西南北四至以天地元黃四字分為號數編之或照原坊原舖編之在鄉者亦照里中都鄙挨次編之不分紳士軍民一體挨編此係排門保甲無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戶挨查并有接應差遣之苦若優免便生規避且火

盜生發富貴與貧賤雖均有之還是富貴家干係更大如富貴家優免晏安止責貧賤家守望救助其誰甘之

一編立要周遍　各處寺廟庵堂多停留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眾騙財或盜賊隱名藏奸藏伺為地方害不小須一體編入保甲冊內與戶家尤姦宄藏匿之所每月俱令壁行鄉約以便稽查不便與良家同編另置一牌勿得遺漏

一巡行要親到　州縣正官每月除在城朔望舉行鄉約外仍量抽一二日乘肩輿省騶從巡行村落講解鄉約覆核善惡公行賞罰即家道之貧富饒瘠之完欠亦可一覽無遺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地方須大書禁約示眾仍查點鄉兵令其習練稽考社學令其訓讀即窮鄉僻壤一歲必須周遍不許遺漏一處致有向隅之泣

一火盜要救護　每甲置木鐸一個以便傳宣孝順父母六言置銅鑼一面以便臨時鳴號每

戶各置刀鎗鈀棍等器械以便臨時防護每一甲每日挨輪一人早間振鐸宣傳六言及勸戒條目晚間執牌往各戶門首查問有無出入人戶及面生可疑之人隨即傳報甲長登日記簿內夜間在十家門首往來巡梆以備不虞遇火盜諸警即鳴鑼爲號一傳十十傳百齊執器械併力救護不許規避不出尤不許乘機搶奪事畢聽甲長會同保長收牌查點不到者即登日記簿馳報府縣以憑拏究如甲長保長查點含

糊不行實報及各戶不服查點互相推避者一并連坐

一保甲長要得人　每甲即於十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甲長每十甲即於百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編爲保長須四十歲外五十歲內者方有精力幹旋若六七十歲則筋力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編定州縣正官即將保甲長年貌籍貫親註册內仍各置油腰牌書給之止令朝夕項心化導鄉民其迎送及火夫等雜差俱免平時止聽正官調度稽查不許委佐貳巡捕等官查點生擾

一保甲長要優禮　保甲長專爲化導鄉民而設差役既免即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喚傷體一年內化導無怠舉報善惡公實者正官申報道府許戴四方平頂巾青直身博帶仍記名旌善亭三年內無怠者道府申報兩院給劄付冠帶送匾旌其家見道府州縣行兩跪一揖禮起立答之如奉行不勤舉報不實查確究革仍記名

癉惡亭另選有家有行者補之

一登報要公實　勸戒諸條遵行無犯者各甲長每日查明即於日記簿內公同衆目註遵法二字違法者初犯甲長約各戶同戒諭之不聽再同保長戒諭之又不聽方許登簿報官懲治簿內要明註某月某日某戶聽戒息訟某戶不聽戒於某月某日到某衙門興訟情由其善惡最大而著者每月十四與二十九日甲長會同保甲覈實登簿月記簿內送正官查行正官查

確擇其身大者每月彙報府正官府正官申報
院道公行賞罰大略勸懲甲長與保長有無遊
犯亦自註簿內事小准自首免罪如隱匿不記
與登記各戶善惡不公不實者地方各自有日
首發併連究其各地方人戶告狀干証止許用
本戶左右鄰與本甲長不許另用私交親友遊
者[illegible]係証告
一講會要舉行　審編既定即移文該學請鄉
士大夫數位爲約正無則推高年耆德者選生

員五六人贊禮鳴鼓二老人擊鑼并置辦會事
講會不拘何所止著寬闊可容人處願聽講者
不論貴賤依次站立不許喧譁講會日保約長
同甲長老人寅　先至會所掃除陳設香案安
聖諭牌於上布列桌於兩傍設講案於層臺置
鄉保規條改節改過簿於案上總甲持牌統率
地方人赴會所各要嚴肅靜聽教戒初至擊鼓
三聲唱禮四拜五叩頭分班序立圓揖唱聽宣
聖諭二老人對立左者振鑼高聲逐句宣畢右
者振鑼高聲問曰這其間有不孝順父母的衆
齊聲應曰不敢又問第二句以次如前問答畢
即唱鳴講鼓在府城則府正貳官坐東傍第一
班縣正官下一層坐第二班士夫位高年尊者
坐西傍第一班位卑者同府縣教官坐第二班
餘兩傍分立如在鄉則照尊卑長幼分班坐之
司講者至講案層臺高聲朗宣各講章講畢司
贊者高聲唱聽講畢隨唱各甲長出班言事每
一保一起向牌前立將日記月記簿止敘著善

惡據實公同呈稟某人某日行某善惡事某人
証聽府縣官提審確實不善者分別重輕戒責
仍令保甲長遞保狀保出省改一月內不改者
仍註簿內講鄉約時即提究於鄉約所能改者
令保甲長於鄉約所具保釋放仍於簿內註改
過二字若干礙倫理難以縱縱者不時公舉呈
究不必拘定講約日期總括而退
一善惡要旌癉　無論在城在鄉俱設旌善癉
惡二橫牌先書姓名用昭懲勸倘有改節即於

旌善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節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倘能改過即於癉惡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過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庶爲善克終改過不吝其於化民俗之法尤大裨益云

十家牌法

凡置十家牌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粮等項逐一查明十家編牌

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官以備查考遇勾攝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躱閃脫漏一邑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剛嚇教唆等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能改者除其名擴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即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容身之所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持強不聽者相率稟官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詞狀涉誣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脩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果能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脩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脩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脩之警其薄而

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脩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間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脩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定里甲法

天下十五省省各有府府各有州縣州縣有里里各有甲甲有戶省有巡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統治之州縣一小天下也里一小省也里有里長焉一里之小巡撫也有老人焉一里之小

衛司也有地方總甲焉一里之小按察也有鄉約保正副諸人焉一里之小提學掌風化諸職也國初制極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著舉德行著聞通明道理者使爲一里模楷此即古重德重齒之意邇來不問德行年齒何如惟於一里中頭甲第一戸使爲里長老人以至十里皆然類皆貪暴無恥棍徒日以蠶食弱戸爲計兼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老里老因一科十民之呼天籲地誰復恤也一應錢粮委其收

納民之憔悴正供猶難而里老需索百至力役之徵聽其出入願當者不報其名不願者故荒其業惟孔方入囊百無事矣且差徭重輕係人存亡生死往往有身無立錐而重徭殆死者有家資千萬而迯差倖免者生死盡在里老之手誰爲弱戸一啓永覆之盆竊嘗思之謂當里老爲利也此十戸之祖宗未聞有大功德於生民使其子孫世享永利官至三品有功無過方蔭一子一世而里長反世世承襲此不通也又謂

當里老爲害乎此十戸之祖宗亦未必皆有大惡於世使其子孫世世負累大辟罪人止及其身而里長世世抱苦又不通也至於地方鄉約保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踐彼等彼等任意横行鄉里欲化行俗美豈可得乎竊意一如國初之制於一里百戸中許高年有德通曉文理者數人擇其尤賢者爲里長有司以禮相接免其差徭次者爲老人或本里致仕士夫舉監生員山林隱士德行可爲人

範者有司禮聘使爲鄉約正副里人咸令師之又選公廉識字百姓使爲地方總甲每里擇寬閒處所爲宣講之地每月約正副里長地方並本里人戸咸許入會聽講格言善行有關世教諸書善惡皆有簿籍一如前式當事者更酌時勢而實行之三代之治不難見矣

鄉村緝盜法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胥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賊警不可以無統紀令立保長督領

使衆志齊一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相去稍遠者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罰治若鄉

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有司仍不時稽查務臻實效毋事虛文

地圖法

地圖一法可以簡田畝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觀都知野知國可考據而知焉者也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而因以親驗其地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自此以後與

循作賦設備追呼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多奸端此惟實心爲民者能行之不則徒增一番騷擾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耳

分方法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有不同總以四至衢巷分爲一方本方中推年尊老而衆服者一人爲方長擇公而有力者二人爲方保有心勤力壯上善承値官府下善察訪民情者二人爲方甲能舉數百觔手開四力弓者六人爲方卒

此八人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如受賄賣免或乘機報復或借端索詐定以軍法從事若如合日里長則用龍鍾老疾之人保甲則用貧窮厓羸之輩欲清奸而奸不清欲核戶而戶不核且此方牽連彼方牙錯絲紛難爲清理毋惑乎法屢行而輒阻也如此法行之每方不過數十家每家不過數人出入閭里朝夕相見面貌姓字尚

可一見而決孰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値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爲憂因以本方之貧而雇於本方之富則計工受値不以冒食爲愧卽有疲癃殘疾老弱婦女安坐白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德想不必屑屑計之矣

分方法出自朱公其利有三清查時奸豪不得隱冒一也賑濟時本方自濟本方更無一人得攙越擠衆諠敎紛爭二也有警時富者損財貧者効力彼此相資不爲浪擲且貧民得生内變不起三也昔歐寧孫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孫寧孫逕鎭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

古牌稽縣籍者何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别貴賤也

稽田産者何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辨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防介特也（無所保屬之人易爲奸盜）

稽鄰舍者何嚴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計粟給也

前已有照坊鋪排編之法立甲長保長又里長
老人鄉約總甲等項矣今又裁分方法併方司
方保方甲方卒者總以備當事者之採擇也天
下郡邑南北異地風土異宜廣狹異制均之一
法或用之此邑則安用之彼邑則擾有未可一
律拘者惟在臨期相機通融斟酌而行之耳

粟宜備　詳見積貯篇

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勿能守也況

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難百姓萃此
萬口待哺急於平日一日不備不待外攻內變
先起歷觀往牒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
食自彼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於左以見
食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務也

漢車師與胡之兵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
鎧弩食其筋革死亡數千餘人

梁臺城被圍日久軍人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
之廚馬於省殿間殺以人肉食者必病梁主嘗
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
齕木皮煮紙而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
鼠雀鼠又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食士許遠亦殺
其奴然後括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城破僅
餘四百人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
緒食盡一鼠值錢四千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俱盡供御纔有糯米二

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進之

元阿术攻揚久而無功築長圍困之時李庭芝
守揚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兵有自食其子
者

元褚不華守淮安賊掘塹圍之糧餉路絕元
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
城中飢者仆道上人即取啗之草木螺蛤魚蛙
鳥燕及靴皮鞍韂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
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至於如此凡有守
土之責者宜於平居無事時講求積粮之法
然保甲行而積粮易易矣

水宜備

漢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恃引兵據之胡
人來攻恭城下擁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嘆曰昔貳師將
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
哉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眾呼萬歲

於是令士卒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敵
以為神去

宋李允則遷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
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
冰代砲契丹遂解去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
而畢

漢姜維冦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
之魏陳泰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
困窘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維救不及安等孤絕
遂降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
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
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遂破之

西川民聞獻冦將至爭走入城都時又乏水取
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病梁兵至不堪部分其
妻武氏帥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井在城外為

梁兵所據會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絹衣服
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

薪宜備

初蔡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
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薪

元褚不華圍淮安斸餉皆盡撤屋為薪人多露
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

積薪不如積炭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
煤更堪露也

芻宜備

臺城之閉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芻至是撤薦剉以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城中芻盡淘墻麧及馬矢以飼馬初以麥穰土築墻今圍急之芻故淘之以飼馬

鹽宜備

臺城之閉不備魚鹽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

魏王思政守潁川士卒八千人東魏太尉高岳來攻被圍既久城中無鹽攣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僅存三千人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鐵匠　弓匠　箭匠　弩匠
火藥匠　甲匠　木匠　石匠
銀匠　鑄冶匠　泥水匠　裁縫匠
銅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劄匠　窑匠　畫匠　醫士皆係必用之人各宜該局選之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弩箭　弓矢　鋳斧　檑木
蒺藜棍　長鎗　神砲　鳥銃
火箭　三眼鎗　擂衣石　磨盤石
竹頭　鐵猫子　班猫　焰硝
硫磺　柳灰　石灰　大小碎石塊
水缸　米粟袋　醋盆　蠟燭
香油　筐席　襍柴　襍糧
麻　醫藥　草苫　筆墨硯

高牌紙　紙　尿屎桶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二目錄

篇訓練

訓兵

總論

一忠愛　一恥職

一守法　一勤習

一敦睦　一信義

練兵

總論

練膽　練心

練耳目　練手足

練技藝　練行伍

額兵

總論

范仲淹大閱州兵　張栻簡閱州兵

孟宗政忠順軍　蘇軾部勒嚴法

孟珙寧武軍　辛次膺治兵設險

魏了翁較閱車士

土兵

總論

韓愈召募土人

韓愈論淮西土人召募成軍

蘇軾論練民兵　續籍耕民為義勇

薛季宣弓箭手保甲法

辛棄疾招丁補額

鄉兵

總論

崔銑鄉兵論　趙完璧鄉兵奏

趙懷王鄉兵疏　呂坤鄉兵救命書

鄉兵勸論　鄉兵約束

鄉兵教習

民壯

總論　高宗文皇帝寧王千　[illegible]　楊漫提舉將

騎射

總論

武弁射　武士射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一

淮南李盤小有
京口周鑑臺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還英

籌訓練

周官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何若是四時之閒間也蘇子曰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夫平時且不忘戰況夷寇突訌之日乎尚志之兵法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輯訓練

訓兵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則三令而五申之矣司馬法曰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守令何獨不然故必諄諄開導教誨如父之訓其子兄之訓其弟師之訓

其徒使之忠義發動利害明分而後身使臂臂使指如一人吾越之圖吳必十年教訓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閱訓兵六章字字激切當爲練兵之首務

一忠愛

諭爾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與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尙知

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饑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爾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爾再看世間人耕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遊手好閑的也當了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　朝廷將百姓點點骨血都破費在爾們身上這是爲何就髮爲擢指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閑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如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容況國家有事連爾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爾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了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震發筋骨自然料擻遇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爾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武穆從軍主起家背上刺精忠報國四字爾們須切切記着

一敢戰

諭爾衆兵爾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

如何叫做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去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得性命今日爾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賊的好漢　朝廷竭百姓的膏血養爾們原說這都是我拚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都便畏縮究其病根是一個保全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

一人性命衆人身子、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爾斷送了、就是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箇饒得爾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稍激出來、班超三十六人橫行鄉[illegible]謝玄八千兵破苻堅八十萬、這是何等[illegible][illegible]切須聽着、

一守法、

諭爾衆兵爾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大　律是
皇帝甚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爾這性命留得麽、搶奪人的不問罪、爾這衣服留得麽、况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効尤、被賊趕上、逃不迭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効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賊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

這菜値得多少、正怕人人効尤、既取得菜、便敢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不恨賊而恨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箬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

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甚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爾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留看這法、來保全爾們性命、思之愼之、切須聽着、

一勤習

諭爾衆兵、前教爾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賞[illegible]

潛藏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如何不勤習爾習得手段高强決能殺賊若是不如決為賊殺不勤習武藝便是不要性命也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著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着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覷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照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終合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進前只砍人脚馬脚步步防鎗牌向鎗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鎗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操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眠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

一日憑他甚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世忠置背嵬軍五百軍人朝夕操練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師望見旗幟便走岳飛每休舍即令軍士穿重甲學跳壕法所向無敵爾們聽着

一　敦睦

諭爾衆兵如今爾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輙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闊世界沒有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爾愛爾這狠心亦何人不有爾罵他他還罵爾爾打他他還打爾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爾爾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强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關王英靈人人敬仰爾們聽着

一信義

諭爾衆兵爾們與人旣要敬聽自已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兩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話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使人人都信得爾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已道理盡自已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已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

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倚 朝廷也依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誑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箇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楊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拏任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爾們聽着

練兵

今天下兵弱極矣兵非自弱弱於守令視武備爲虛文耳能嚴加訓習按日課能毋徒以擺陣爲常法以吶喊放砲示虛聲假兵能否時行賞罰不出半載而技能漸熟人人可鼓不則泄泄沓沓日復一日名爲操而所操者果否徒見名爲練而所練者是何武藝猝然聞警僱驢孱孱備供而并不以出非聞鼓而喪膽則見敵而隕

涕曾莫得其一手一足之力吁可慨哉故強兵之說誠固圉之金湯馭遠之樓櫓也

一練膽

練兵必先選兵或選豈偉或選武藝或選伶俐或選大力然貌偉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不能疾趨此豈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手足倉皇倒執矢戈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已避罪之門此伶俐不可

恃也力大而膽不大則臨時呼之不鬪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選兵者必以膽爲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尤以罰爲先夫使士卒畏將甚於畏敵進未必死退未必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練論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一人勇怯半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曰能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

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迫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嗟乎明此論者可以知練膽矣然練膽之說施之少年易施之中年難蓋少年氣銳易於鼓舞是以用壯不如用少也

一 練心

勝敗無異術也在士卒之心而已矣心畏敵甚於畏將即敗心畏將甚於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懸之於先猛虎之威迫之於後雖市人不可驅而戰乎古之善用兵者揮金如揮土殺人如殺草綽有至意至如今日銖兩以爲賞鞭貫以爲威欲其畏我侮敵以講練心之術也難矣哉雖然必司民社者一心從安民報國上起念故曰有將才而無將心其將也將有心士卒誰獨無心惟以締之法以鴞之忠義以激發之而千萬心可練爲一心矣

一 練耳目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二者皆有號令

存焉治軍之要務也不熟於此謂教練何兵法曰刑威於心耳威於聲目威於色曰大將所司惟旗鼓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今惟鼓尚用之行軍喇叭尚用之掌號其餘旗施寡會而旌旗復爲迎送前驅之具矣今凡有聲如鉦鼓有色如旌旗罔不有號令是以古人行師日祭旗曰釁鼓者此也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不移指之不僻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戚將軍諭軍士云爾們耳只聽金鼓如擂鼓該進就是

前面有水有火也要進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退爾們日間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雙燈如某色旗豎起燈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出戰若旗燈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如是而後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一立乎

一練手足

練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練足使之進退合宜往來合法然非徒手空足而練也手足便捷全繫於器械器械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魚肉士卒也器習利而無號令以一其心金鼓以一其耳目雖有藝與徒手同三軍既悉吾令則當精夫藝藝與法令並行則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揮如意哉天生飛潛之物授以爪牙鱗甲踈鬣人而無此故畀五兵代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制器篇詳哉言之矣

一練技藝

教兵之法練膽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為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於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於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有餘有百千

言形容不盡詎可謂其無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為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欺之而我兵之習於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套為尚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也今之技藝花法勝而對手工夫全迷只要盤旋上下滿片花草試問弓矢踈密之法叉鈀搭搏之法刀鎗擊刺之法籐木二牌起伏之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對敵不怯而走哉

一練行伍

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千人無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陣隊之法即一人所習之法一人之門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於五萬五十萬人之門同一法也有人問俞大猷兵法就爲最要曰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分數分明步伐止齊八字節制之條目也書千萬言八字該之矣明此八字之義於兵思過半矣靜亦靜動亦動後人發前人至致人而不致於人隨機運用徵乎神乎今日操練皆是虛套營陣但要用旋華彩如同戲局就操一千年何用人馬如何調度對陣如何厮殺賊據山岡我在平原如何攻關賊在平原我臨川澤如何敵門賊伏山谷忽然邀截如何衝鋒策應之兵如何疾如風雨追逐之兵如何猛如狼虎誘敵之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兵如何戢若鵰鶚號令

如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命衆戰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防消息如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實實講求是在司閫者加之意焉

額兵

額兵者各郡邑額設之兵也國初額設衛以五千計所以千計以百計州縣又有常兵機兵城守之兵何處無兵而無如吏不習兵士不學戰册中白羽呼之不靈惟坐靡廪餼而已且有急如驅羣羊而當猛虎寧有濟乎故練之不可不亟也

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與營田以恩信懷來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所得上賜悉給分諸將居二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大懼遂稱臣請和又分州兵爲六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

張栻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邉夏荒殘故多

盜賊徼外羣夷俗尚仇殺鬬入塞侵掠而州兵
皆脆弱懦情狀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
州驍卒伉健者爲劝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
法諭溪洞酋豪所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盜
帖服
孟宗政權知棗陽軍民逃而復歸者以萬數宗
政發倉賑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
間宗政繇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云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弛武衛卒驕惰
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不敢問公取其貪汙甚
者配隸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
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會春大閱軍
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
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
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
上光祖懼恐而出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
禮云

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公至鎮招
集寧武軍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
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
罰以課殿最以李庭芝權施州庭芝訓農治兵
選壯士祿官兵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
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持兵而出珙下其法
於所部行之
李次膺令羅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次膺披荆棘
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一

邑更生
魏了翁知瀘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則較閱軍
士入則與諸生橫經課業夷人望風而遁
土兵
土兵者召募土著之兵也市井負販之夫田野
細樸之子今日題名於官明日驅以應敵是惡
可爲兵哉募之宜早練之宜勤吾民即吾兵矣
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耳必土著之兵根
脚立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爲我用此輩

有籍貫有親友有父母妻子雖欲逃無所逃食以厚糈激以重賞予以器甲又可省轉餉之煩較之徵調召募何如哉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擁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

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可上聞用之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曰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但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蘇軾論練軍實策斷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

其壯子弟其無事而田獵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饋糧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就戮百萬之眾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紹興三十一年，敵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總轄守興府，籍鄉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十戶爲一甲，五甲爲一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爲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粮，至乾道間，舉七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栻爲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役四年，遊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時十年也冬，通爲萬三千八百餘人

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副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而廡幟亦別其色，紹熙四年冬，凡萬五千二百一人，荊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爲兵。

辛棄疾知福州，福州前枕大海，賊藪也，俗悍易亂，無貯積，棄疾苦心，期歲積鏹至五十萬，榜曰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閑，卒以抗直坐劾去，土民嗟嘆甚惜。

鄉兵　　　　　　　　　　　　　　　　　　　　　　緑

鄉兵者，各鄉村團結之兵也，周官比閭族黨之制，爲鄉兵之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桓公以霸，漢唐後，宋有河東河北保毅護塞諸兵，利病半焉，遇衆敵入，猖獗在在，議鄉兵未見成功，先貽騷擾，蓋有兩難，其一則有司率皆逐掠之儒，未學軍旅，能必丈人之吉乎，其一則才堪長子，權不在焉，亦未易成節制之師也，夫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今之率鄉兵者，敢殺一人

否，雖千金之賞，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權歸有司而知人善任，芮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唯在擇任守令，撫字宜擇仁守令哉。

嘉靖癸未，山東巡王堂，起議調邊兵，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驕無宋之苟安，而其弱甚，舜士業詞章，何登仕太易，鮮知經世之學，言兵者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馳而兵支，其甚於兵，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多以備奴充之，使之擒賊，如驅羊入虎門也

宜制大縣四五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
戶隣出一人分爲兩班輪操對操習武其登
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衝鋒休者力田樹
藝平居務逐奸小爾結以守夫民貧爲小
盜厄借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
靖推之天下皆然大司馬彭公如銳策奏行不
數日王堂作
萬曆二十五年趙完璧奏鄉兵之利有三擾有
五嚴法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兵

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
猶起變生桴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爲
兵家自爲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
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
弊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爲兵
誰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報派里胥乘奸恣賄
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闇左而役其擾一也
派有名給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責之自備奸
貪掾吏又借爲查驗之謀百方刁勒其擾二也

器械驗矣便應造冊報上冊丁之費官不皆出
而責之吏吏復累官而派之兵及其聘上之後
府吏又索賄然後收冊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
而操有司臨意早試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
操後已散而忽點不到有罰不中有贖使民
費用當子而償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
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徑立城日
廢工其擾五也民間嘈然費其業生之路若皆
餘於此不北走胡則不南走越是可不爲之慮哉

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
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单丁
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爲給予近日募兵
之例可比也冊足以記名籍辦字美惡格式令
否不必太拘官爲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
有司勿怠惰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爲牽制
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少示懲戒薄其鞭朴勿
廹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
之法可行

崇禎四年趙懐玉疏曰城守無如練鄉兵矣以
父兄子弟之兵守桑梓父母之邦誠便計也愚
以爲練鄉兵必換舊兵令役括已窮豈能於原
額外再征鄉兵之餉或曰使貧者出力富者出
財不煩官一錢然好義樂輸之人甚少勢必報
富戶派之不給者勢必以購朴强之騷擾不可
勝言臣居鄉時亦嘗勸富戶義鄉兵矣沿門求
之竟不肯出臣爲司理時亦嘗奉委查鄉兵矣
不過保甲牌中輪流而出以應故耳何嘗有兵

何嘗堪用哉夫鄉兵饒壯者不少能使其枵腹
荷戈乎能使其畏親聽用乎上之人惟美其名
而行之下之人亦承其令而應之隨造花名册
籍而進之曰云某州某縣有鄉兵若干有其名
無其實也有其籍無其人也即有其人皆貢菜
傭耳不待旗鼓相當而已披靡矣愚以爲當選
鄉兵之驍壯者而於額設之羸弱者以其餉餉
之庶幾可行耳

呂坤鄉兵牧命書曰方今天下無事兵人人不
知兵[illegible][illegible]練鄉兵個個氣惱死不管他日死活
且恐賊而發使守土若臨征之後各有職業只
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
不了我到奈何不爲父兄之計也自今以後務
要各鄉立個姓名令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
以前共四個月除六十歲以上十五以下殘疾
老病之人外每一保甲挑選驍壯百人或長鎗
火鎗鈎斧骨朵齊眉棍弓矢腰刀火銃緞鞭鐵
稍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

爲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如有
武藝精通能爲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帖獎賞如
此鄉三五十强盜不敢打家劫道縱使流賊攻
城亦如此處兵强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
自膽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爲
有司每月試來較藝行賞罰以鼓舞之可耳

鄉兵勸論

凡我居民聽我勸諭目下歲飢盜起郡不甯是
一箇個挐盜賊保護身家性命的方法只要聽

信小人故意搧惑啗們的虛聲先自家慌做一
團把婦女衣物粮食頭畜亂行遷移逃躲無論
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爲甚麼便輕易離了鄉井
今有一法只是四個字叫做大家齊心從今大
家立誓日日整頓器械操演弓箭鎗刀神鎗火
砲等件方是備禦事體小人虛張聲勢捏造訛
言正要我們亂動他好搶掠哄有識見的怎肯
陋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
大家齊心捕促看他如何搶掠俗語云强龍恐

敵地頭蛇我們土著居民道路熟便他們就是
强壯道路生踈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
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賊來便都出門大家齊
心向前撲殺賊頭都是好漢他馬是沿路搶的
人是沿路隨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射
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個好漢手拏
百十條桿棍打他馬腿馬倒了個個成擒如賊
到街衢兩傍只瞄用絆馬索他馬如何敢走若
搶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物汙辱婦

女光景就該捨了幾間房一把火燒個罄淨若
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暗堆柴積草周圍放火不
怕他不剿滅何故只聽虛聲便都逃躲讓路讓
屋宇酒飯與他皆因折散親戚飄零家業被搶
妻子遭辱就中自苦的反保全無恙豈不是勇
敢當先者可一卒身家性命而慌怯逃躲者反
喪身喪家之一明驗哉如今道既父母爲地方
戰盡心力致兵請兵發守城池催督我們團練
鄉兵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鼓勇保固一方

奏聞必重名留千古率土切功令賞罰公祖父
母自有不測之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鄉兵約束

鄉兵者鄉自爲兵共守一鄉不繫於官者也官
兵領官粮恐官調遣聽主將統率方可策應殺
賊因鄉離城窩遠賊來先被搶掠就使官兵出
城迎賊未免逗遛時日況官兵那有許多只好
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策應目今盜賊蠭起
我們鄉村不自家齊心保守指望官兵勦賊恐

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爲今之計我們鄉村約在五七里內可聯爲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擇立一總一總下各挑選精壯好漢或用弓箭或用火砲或用鎗刀或用棍棒或用礟石絆索務要有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略能隨機應變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三二十人小村十數人各要立花名文册村村相合多則七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只五百則大砲手一百弓箭手二百長鎗手

一百礮石棍絆索旗兵共二百如多至七八百倍之可也各村各家照地畝粮石派銀公貯聽用時常合操訓練遇臨陣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疎財願多出者聽貧者免派止令跟隨眾人出陣可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死賊人首級財物者大家湊禮稱賀記姓名功績於册禀官旌賞臨陣立脚不定先自退避者記姓名退避於册仍追銀入官公用眾人稱賀有功之人時還着他號送酒食以示辱兵至五百並二勇敢當先信義孚眾者爲五四八總副管兵若干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則進用鑼八面聞鑼則止相機施行不可違誤

鄉兵教習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膽習者習之以武藝行陣練熟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久不知兵未免驚詫推諉況無官長催督誰肯帖然遵依我想人雖村野那個沒有好勝爭强的念頭如今流寇賊搶擄家資淫擄婦

女個個敢讓他通姦與他賭鬬只因平日不曾習得護身殺賊真武藝真本事一見賊先自膽怯常言道藝高人膽大可見真武藝真本事是你們安身保命的寶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後習學哉今各齊本村有名鄉兵自行立會弓弩鎗棒火器陣法件件自相比試或攢銀錢或攢酒肉如賭博取勝的一般人人爭勝自然漸漸高强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賭賽如此而村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臨敵之際擒拐得勝

官府又有與賛此亦無益甚鬪豈不便宜百倍
或問買銀錢樹酒肉亦有許多費用試問平昔
賭博極無益極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費此乃
保全身家性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反惜費乎
往年賽神時兩社爭競窮家小戶無不竭力出
錢此徒求福於冥冥之中不可必得之數也人
倒樂意施財今於眞本事立刻見效大獲保全
之福利事反悋惜而不爲哉

民壯

衙門設有民壯機兵甲首等役原爲守城禦侮
之用其代耕之糈不欲坐糜也明矣近乃不稽
古使健備差遣致游手混入武藝荒如一旦有
事衙欲召外兵練鄉兵反置本衙民壯於不用
無乃倒行而逆施之乎民壯不壯健步不健弓
兵無弓顧名思義其謂之何即應捕同尊設以
捕殺賊者也而使之未嘗賊於何捕不獨此也
各役之設一衙門有數百人數十人者工食有
十二兩七八兩者稽工覈食第以列頻行執牌

票止耳此與豢豺狼而使之噬也何異宜簡練
以備緩急於本役工食內自衛器械擇日赴
演武場聽委首領官訓教有司官稽閱之務要
三月之內精熟如不熟即行革退另召精勇有
技之人充當

騎射

弓矢軍中之長技也近奉功令習者固多而穿
楊落鵰之能察察未見緣文盛武衰即介冑之
子高者慮蔡致說卑者亦剽襲帖括與錯交註
逐隊以馳而反置弓矢於不問一旦有事安能
得橫槊賦詩磨盾草檄者而用之哉此巧力之
所以辨也天不降康四方多故騎射萬不容已
釐爲四條如左

武弁射 指揮千百戶等官每遇撫按入覲出
巡官評冊揭其應薦舉戒大都不在弓矢是以
繩文官之法繩武弁也夫武弁之放浪不簡有
玷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藝尤其本等其職業
之脩不脩一較射而知之矣今議每月各弁赴

演武場較射一次如遇撫按應報册但內即以屢次之不中前者叢行開報與放須不簡者同戒卽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宥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多矣

武士射　武生主之以武學教授有官有士亦既濟濟一斑矣査文士之試童生考取入學生員有歲考科季考月考不一而足武生何獨不然今議亦如課文士法武學教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分別等第報縣報府府縣亦以季

考文士法季一試之分別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有能挽强命中矢不虛發者不次拔用民間子弟有能射者另册送考亦如童生縣取送府府取送院之例考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甚疲考居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者鄉射今天下儒學皆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士子惟工聲帨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卽射圃亦湖為茂草矣無乃非立法初意乎今議每季府縣官亦以季考法親閱一次分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輒破的者破格優禮不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卽於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亦率其士子以競力於射矣

考試射　生員童生每當府縣考試求續告者者纍纍不可勝數夫諸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於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能射多中

者府考盡行拔取另造一册送提學收考文義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學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矢進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義兼弓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至六等發案後有自稱能射及册報屢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於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用之意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捆率以競力於射矣

蘇軾乞增修弓箭社條約曰慶曆中趙元昊反
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
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番漢熟戶弓箭手所
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故元昊復臣
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
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
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
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刀而樵出入山坂
飲食長技與北方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

巡邏舖屋相望本土有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
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敵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
甚畏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賊豈敢輕
犯邊塞如入無人之境哉
范仲淹韓稚圭經略西夏時令百姓自相團結
爲弓箭社宜採訪其遺法增損其約束在城者
分爲四廂鄉鎮每鎮立一社村庄相近者或三
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爲一社聽從其便擇寬大

廟宇一所爲講習聚會處擇空闊平地一段爲
演習弓箭處在城四廂各聘善射者一人爲社
長武藝超羣者二人爲社副善書一人爲社錄
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入者聽古者士大
夫亦學射矍圃射相之子亦常戒逸所謂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何恥之有每社置武經七書百
將傳百戰奇法等書時時講習三六九日習射
一次鄉紳力過人家貧不能措弓矢求社好義
富家代置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

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韜畧精熟者賞
本人仍賞社長民間婚會即以射箭賭酒猶勝
於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猶勝於樗蒲
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多寡減等射中九箭
適免罰有犯罪多責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射
中七箭適免責是於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救命
之方有事可禦外患無事可消內變盜賊不敢
生心奸細聞之遠遁有利無害曷不舉而行之
乎

擒射法

安人形，把三個顏色各異，用聲音響亮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高叫射穿某顏色的人，眾人一齊發矢，俱射所指，無不中者，蓋賊有領眾頭目，只射殺頭目一人，自然敗奔矣，此擒賊擒王法也

擒射圖式

魏李悝為上郡守，欲人之善射也，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才能

大塊生才，原無今古，國家羅士，不限雲泥，方今時事多艱，需桓桓赳赳之才最急，練兵練射，不過膂力技藝，未有謀略出眾，可為一軍司命者，應行博訪，或精曉天文象緯兵法陣法三略六韜，或精通師車陣馬步戰法，并工神火器械，精妙入微，或膂力過人，舉百鈞，開兩石，走及奔馬，力扼猛馬，射可穿楊，當加以殊禮拔用，或高品殊才，不輕來見，有能知者，舉報，即禮聘之，其舉賢之人，并行錄用，延攬英雄，廣搜奇杰，今日最

亟務也從來名將或起于吹簫屠狗或伏於洴澼販負下吏之內必有豐茸安得謂一邵一邑之內遂無人哉

丘浚刺維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虛己卓而郡以嚴舒龍娑茂時梁　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蘊瑰深廣懷心飢渴思加延至待以不臣之與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以次進用各任顯要州以大治

趙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掎祖折衝之風故金人畏逼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方能用名人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士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蔽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余玠知重慶時賢才淪棄法度蕩然玠至大更弊政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己居下令曰蒞者稍賢士欲以謀告我者徑詣公府士之至者玠殷勤款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璡冉璞俱有文武才聞玠賢謁之玠待以上賓居旬日請間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少有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釣魚山乎玠大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天下未嘗無士也官曰倨士曰卑能脩布衣之交者誰乎

精勇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蘇子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

衿而除厚之人之有異材者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怨望不可以望其得信故秘者天下之所惡也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至哉言乎今邀將循謹陪隨必用家丁可思其故矣

北鎮李崇縱沈有將畧在青州十年背義壯士數千人號或從選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唐山南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唐高崇文屯長武城卒五千常如寇至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教之數月皆爲精騎

唐鴻州刺史楊慶復守西川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衣賜應募者雲集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

技藝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未事之先搜奇鼻異凡巧思絶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材任用周謀詣變慮心獨斷使智竭力無不畢舉於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下至游俠徒雞鳴狗盜罪犯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贖其才効其力此用人爲守城第一義也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攻城下令偕傍居壘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是地

後周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宇文泰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破稽胡於北山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三目錄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頃

虞集築堤捍水爲田

葉盛官牛官田法　徐貞明屯田七利評

救荒

救荒先策　救荒後策

救荒正策　救荒權策

周禮遺人掌委積　周禮荒政十二

十二政解　胡傳救災之政

韓詩外傳大祲之禮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三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邀英

籌積貯

唐虞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篤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言粟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若食不

能人二鬴則移民就食詔王殺邦用蓋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爲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無粟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貯法

先將闔城居民矢公矢愼按巷分方細行査核其擁貲厚而占田多者爲上戸僅能自食者爲中戸待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爲下戸中戸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濫費一粒計貯以待有警下戸計口若干分方造册送官以備

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瞽聾殘疾得坐食公廪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薪資受公値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費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於上戶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難以爲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衿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自千石以至百石數十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行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寔在城內查驗明白

其　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閉時城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聽本方下戶糴買

其有越分　糴及有力之家冐充下戶糴買希爲奸利者即許糴戶扭禀輕則決杖重則梟懲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而不許除欠分文如此則於民無損而於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於攖宜之術寔則藏富於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能宦鄉者議妥與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善若張皇多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城守莫要於積糧積糧莫便於自積蓋輸之於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於室雖柴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時可飽父母妻子苟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眞先事預圖

有益無損者也宜定爲條例坐以數目限以時日嚴以稽查

積糧票式

〇〇方〇〇戶〇〇係〇〇圖境本身職役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寔價銀　兩
現在房宮　間　驗契寔價銀　兩
別置房屋　所　驗契寔價銀　兩
生理資本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照單應積穀　不
限　完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語　以民藏民官不除儲寔取一粒明盜女娼

此票係得法按冊查田則田則得欺隱驗契
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種數
之多寡則至公至明百姓無怨視委在鞏小
聽憑衆報徒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
不侔矣
自積自藏自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
順從者為不俗其上耳非民之罪也信誓旦
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三日藏於

各家囤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
屆期候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
限用不稟官者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
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要者第一日豪強不用命以五斗
縣令而欲導貴鄉紳倡首聽命俾率小民勢
必不得秦晉楚豫州縣殘破半由鄉紳慳吝
不肯捐輸動掣縣官之肘也今使之自積夫
復何辭然此不過為一時城守計耳豈倉立

而勸農興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所宜
預籌者故附載於左
常平倉
魏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必謹觀歲有上中下
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
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
十石大飢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
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
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

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
國國以富強
此平常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
以盡地力罪悝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其
先為三熟以待三飢較歲數之豐儉若低昂
錢於事有必至售有必流故能與歲運爭衡
而為民司命
漢宣帝時豐歲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

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非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運過半又日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日常平倉民便之賜昌關內侯

一言爲萬世之利封侯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匱乏借米上倉有積逋則追償難相逃於稅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至救荒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

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弊一布飢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斛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日常平倉所當復也其法專主糴糶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勿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災之良策矣

義倉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日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司社執賬簿檢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薄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

際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
受其賜矣

如此則斷何以不行正因不利於兼并之家
故從中阻隔耳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其
議或謂稅務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
已有常平賑給或謂置倉煩擾黯復奏曰臣嘗
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
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廹於飢寒枉陷重

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
供輸則義倉之置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爲
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
盜賊盜賊則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
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
起本由窮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源也若謂
有常平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
甚貴甚賤之傷凶飢發賑旣以失其本意而數
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
莩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慮
斂材木恐滋煙擾今州縣修治郵傅驛舍皆斂
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以樂成不
可與謀治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劉行簡奏狀略曰義倉創于隋廣于唐國朝因
焉其後病煩擾轉輸罷之神宗始復舊封然推
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于民還以賑民不可
不均今置倉人粟止在州縣歲飢散給山澤僻

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
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
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于本縣鄉都多置
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
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縣令總其
凡以時簡較遇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都計
口散給旬一用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
復棄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也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請逐鄉置廒委社司掌管縣丞簡察蹤跡目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患重而難知求所以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止輸上戶卒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莫若依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託之總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縣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現行條法從征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

管受納委佐貳官詳察欺蔽不如法者正治之則鄉里晏然各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乾隆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給夏收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粟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

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問其願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

其以湿惡不實還者有罰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隋唐所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遺然皆藏之於州縣所惠

不過市井惰遊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及爲法大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受一旦不獲已發之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記曰世俗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

氏之青苗為說耳夫青苗一法本意未為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歛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盜之熾者大抵為飢驅耳或困於重歛或厄於天災戎馬蹂躪耕桑之處復一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萬里君門籲賑難徧及蔀屋

為民父母者可不早為之計乎必誠求之富教之方雖更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於那借半耗於侵漁半充上司無礙錢糧之用即有留心用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知矣語云有治人無治法其柰之何嗟乎與其過荒歎而仰屋竊嘆何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哉

勸農

秦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患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

神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掩形

管子曰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

食也然則民舍本而事末作則田荒蕪而國貧矣

亢倉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好奸志好奸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

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
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
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
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
槁夏取菓蓏秋畜蔬食冬代薪蒸以為民資洪
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於
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
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晁
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本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者以畜產
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
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韓琪麟表陳時務曰
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
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殺敵
同賞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今民庶不田者多游

食之口三分居二一競務於奢逸成俗車服第
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富貴之家童
僕後服工商之族玉粒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
衣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飢寒之本寔在于斯愚
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
令貴賤有別民務樸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勸
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
災免于流亡矣
賈誼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illegible]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
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多是天下之大殘也
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
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
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各種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一畦家二母彘五母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無日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勞來循行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足訟獄止息

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則務在富之出入阡陌勸農稼有安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

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競婚喪者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遨遊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大化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今燕齊地方不利修水利旱則赤地浸則彌溢民無兼水之蓄豐則怒馬鮮衣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乎閩南動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江西若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根食子種守令其地者用心經

畫亦大功德也

漢樊準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閒穀粟豐賤數十萬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人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漢秦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其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水燃火燎之春濕膿潰甚若充初到時時惻焉廼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産植農桑盡廢境內蕭然渾敢立條約課民之農閒稍田招撫流遺計人給與命牆下植桑教以蠶絲怠惰者有常法時遣吏人存問耆老賜以酒肉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唐鄧再爲荆南留守後爲廝精爲治撫集凋殘
逋商務農晚年治及萬戶時蕃鎮莫以養民爲
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
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唐張全義尹河南東都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
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
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旂張榜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車與僚
佐共勸之勞以酒食蠶麥多者親至其家悉呼

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
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
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
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
知所謂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
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
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之率爲
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
以授百姓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主崇陽縣民
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
民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
皆以成爲絹歲百萬疋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
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從何得之曰
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貪何惰
耶笞而遣之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
情輕者視其所植多寡除責罰民益賴之
宋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耕
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耕牛價增十
倍渙卽出所市牛以原值與民賴不失業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卽乏食
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上節
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

令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
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
戒荒縱不務正業者
江公望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以食
爲先故教生于既富禮興于足食提大器者未
有不以農爲急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
郡書勸諭謝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幾致刑措
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致民不安
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願行勸課劝佃之詔敷

于懈怛重予叮嚀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
其政雖長子孫勿易于是久任之道遇焉至書
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卽選縣
令入補于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
棗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
六百株栽種訖其如日報違者謫戍邊

儲穀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
以舉樂
積穀有四贖罰勸糴勸借之法非凶年决不可
行至于律雖禁罰盖罪外加罰耳果不問罪而
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
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罪外加
罰嘗以罪論

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
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錢責其寔而
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雖使布梟所積
无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飢得粟
數斗而活今以供饋遺是償者以數百人生命
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
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
民賢令乎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

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
盡數糴穀其罪犯自流徒以下許其以穀罪贖
大約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
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
三年卽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
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
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
安餘發之善無過于此

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律渡塩
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一畝者止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數其無
理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宋制凡戶絕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繼業以息
爭端官爲公鬻之韓魏公奏請戶絕田弗鬻募
人耕而收其租穀爲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
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之鄉
納留租百石以爲率其戶寡而田有餘者鬻如
舊于是賑飢荒邮鰥寡皆與之而不責其償風

賦不損而民蒙寔惠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三萬石以上方爲寬綽豐
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决不可一半在外卽放
在外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飢卽借春出秋必
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各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
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
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莫能相顧矣
遇小飢中飢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
可不以此意強止之

興屯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敵以殄滅爲
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俱條上留田
便宜十二事

按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屯
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
力若邊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
隧敵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一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

爲譙望踏木以爲排栅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必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畎畝之中而享收獲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令粮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粮之勞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粮不繼使已志不伸

乃分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焉

司馬懿欲廣田畜穀爲滅敵資鄧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爲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以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會有十年之積

平吳後杜預修信臣遺跡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

賴之

吳玠守蜀與賊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訴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元和中振武軍飢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餘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粮因募人爲十五屯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

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當請官銀買牛千百頭謫戍卒不任戰事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後廵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儀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省東南數石之輸利一 北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洫蓄洩旱潦有備利二 且水既不泛溢則河流殺而無衝决之禍利三 邊地平原千里敵騎便于馳突今堤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 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藉軍行伍逃亡勾補之苦今以軍營田以田養軍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 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減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令爲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

生積蓄以爲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 四方戶口多寬狹不均今舉莽蕩之地盡井居民移多益寡人與地稱利七

救荒

救荒有先策有先先之策有正策有權策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拙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漂業或昧水利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狂或豪猾積或逐末

傷木有司莅任宜預諮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貸者廣種可也婚喪飲宴過侈皆能耗穀嚴禁之可也或必借裕隣方借資海道者則調之護之如浙南征清海冦易金粟之類也又如折色本色雇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恤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勸相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為賞罰則粟貴矣驗田不耕者有懲遊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驛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

有經不致虛費不至刁難有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老道殣之殍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後則飢饉立至當預為廣糴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理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日此錫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耕糧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奏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亡並作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厫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三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

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糶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輯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毋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鬨鄉鄙陬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約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貞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歎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

賤塌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
紐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鄉落一物兩
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銷抖和之弊
輳運耗費之艱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
生業亦可收買𧃍粮和野菜煮便一日之粮可
化數日之數甚簡甚便此二策者可法也不然
鄉民一聞賑濟望風扶携入郡官司米即散米
罄粗已竭餓死紛然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
以賑濟之民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期榜四

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民籍紊亂及
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
家計依然上不煩於淤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
待升斗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以下議賑糶糶常
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于多米地方循環糴糶
則用貴米時減價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
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即閉糴而民愈急勢
愈窮其亂可立待也况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
内之食而上戶之廪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

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
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
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
至百八十文衆不知所爲仍多述榜文具述杭
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遂減此二策
者可法也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
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錢待來熟時糶穀上倉已
不乏矣以上議平糴 至于乘歉敢強糴有禁囑聚
巨魁必剪其萌澤市閭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

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也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
且平糴若干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
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七萬顧所發粟
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戶足民無逃亡
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抑令于
常平倉市米物歸瞻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
候冬寒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
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如婚

非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寔樂賚願都不復禁
所以使貧者得財利爲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
枕令入粟收贖蓋借一人以生于萬人耳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
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
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

饑（關市不譏）七曰眚禮（眚禮謂殺吉禮）八曰殺哀（喪禮從降）九曰
蕃樂（閉藏樂器也）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
十有二曰除盜賊
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皆不治
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蕭以時若
弭之容矣分潰後衍禦之周矣嬰茅代犧璧
之索矣此皆未災而蔬蔬非必十二政而後
爲救也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
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宿益藏將散利

何所用之業敘輸粟將苗徵弛力舍禁何所
用之土沃而好義將緩刑去譏除盜苗禁無
所矣時出而備藏將眚祀殺哀蕃樂多昏索
鬼神諸制無所矣既近則詳於爲救而疏于
爲待倉卒而議賞終而行不過發廩粥蓮如
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
策彼視待荒以爲足救而善政以見奇而周
官之有失歸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類以盡
職爲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

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
虛而困試爲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與曰何
可無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
節不備而救猶得下策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
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
以救饑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
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

升朝之大變大役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
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陳登守河陽歲荒所傭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
登乃籍廢舍度隙地爲之設辨得舍宇一千三
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產業其有弱病他鄉者
責其姻屬收養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
聚損廩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令日供
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去
之日居民號泣爲之罷市

景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
給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
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徭役以勞
之使民得食其力及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召
諸寺僧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
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爲條敘所以宴游興造欲
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
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富弼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猝難
復食相繼待饑弼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
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散處其人以待薪水擇待闕官吏旅能者給其
祿使即民所聚閱老弱疾苦官吏皆盡其勞約
爲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
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爲生有死者爲
大塚葬之號曰叢塚從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
以處疑地弼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
四考中書令哉行之餘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

以遠近受糧而歸所全活者五千餘萬募爲兵
者萬計
洪晧爲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
空虛無賑救策公曰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
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于城之四隅不能自
食者官爲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室
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黑子識其手西五之南
三之自贍樵汲有職民處不可杖有爭使平鬪
竊者劓其手文逐之公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

熙寧浙東西當平米日萬斛過城下公遣吏錄
津梱諸守使被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
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閉猶未盡
中道而止何如勿救棄以一身易十萬人命遂
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郡曰平江哀號新飢者旁
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西寺驗視使
者曰吾嘗行遵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爲君
賀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
之切骨號洪佛子後叛軍縱掠郡民過皓門曰

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皓使金全節而歸凡留北者十五年子卿之
節無以加焉孰謂佛子弟一味慈悲而已哉

而竟以忤檜謫死悲夫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値歲飢民禁販鹽捕獲數
百人公悉寛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
家飢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盗患亦甚
矣俟秋成收爾當痛懲之仍停徵諸稅及知成
都遇李順爲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粮詠
知鹽價數高而民有餘廩月下令聽民以米易
鹽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奔羅陝運
帝嘉曰此人何事不辨悉知益州地素狹游食
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値錢三百文詠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五萬斛至春籍城
中細民計口給券輸原價糴之奏爲永制其後
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
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待廩

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
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
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
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
而抃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
餘石估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
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
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
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

給討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
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自鮮金帶
置廒下命糶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四千
餘石平價與民爲糴米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
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
其傭與衆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
葉夢得爲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
乞越濟賑之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
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

來識夢得曰兒爲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
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
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
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爲食事定按籍計收三
千八百餘小兒此皆集諸溝壑而致之衽席者
也

明萬歷間申時行請禁遏糴疏云頃者因荒發
帑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
窮惟是市糴通行乃可少延民命近聞河南等
處往往閉糴使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
他方是激之爲變也乞禁止遏糴聽商民糴買
接濟庶百姓不致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

賑濟

漢汲黯值河內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
伏罪上賢而釋之

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

寇盜廢耕桑流民入韶縣界求衣糧者甚衆韶
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戶主者爭之
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生子融官
太僕壽七十

今有本境飢荒不能先事發倉以至流殍者
何如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
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

悠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廪𥞊爲
作褐衣事畢上言公卿皆以擧之專命法有常
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
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
育之旨帝加意議赦而不罪
　當今誰是王望正以在朝無鍾離意耳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乃開倉賑
給以救其弊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
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之一
郡得全
晉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
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
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
出
唐員半千爲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
從及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
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

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范公堯夫知慶州飢莩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
欲發常平粟麥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環慶
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欲俟
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
公但勿預吾獨坐罪耳或謗其所活不寔詔遣
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寔活我忍累公耶晝
夜輸納常平迄使至已無所負矣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
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奄至恐蒸爲癘
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戶助財
小民助力造土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
至以次授屋井灶用器皆具以兵法部勒小者
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
待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棊列肅然如
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流民
感恩咸願爲鄆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一千有
奇

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置捷他人不能辦境內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為流民慮也正所為鄰民慮也嗟嗟安得盡天下如滕公撫此孑遺乎

歲大飢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飢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擅專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間食採拾不自給獨賴有儲粮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也降勅褒諭

景泰中淮徐飢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為裝遣羸弱者為贖還即空廒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治之死給棺為大塚瘞焉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飢死我百姓矣奈何已得竑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稍善從之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零糴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粮遣還全活甚多後為宰相慕侍禁孫勉暴死忽為泰山君所追先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備房簿勉出再至一府

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備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勉以寔告三金紫首肯喟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災活七百萬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尚得十五年乃放之

嗟乎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其水災救人豈取救焚拯溺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濟委官專領其官頗以應而且不欲飢民在市悉截遊江置諸

塡中但日以一粥食之而已日出雨至皆無
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
官亦病疫死其存必視魏公罷壞一人冥途
不知如何問發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
四一州縣米穀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養
失處置之宜四朝廷雖發 君廩未嘗親諭惻怛
遣使臨視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爲糜以食飢者或言

常平不可輕發衡日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飢而
忍不救也瘦大作與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
全活甚衆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
察使何椒則曰賑貸止于秋以秋成可倚也今
秋田無收可已乎命加舊賑麥熟乃止流民八
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
全活不可勝計
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民有司事

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出不得沾實惠
若聽人糴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戶糴歸私室
貧民不得蒙寔惠此從來積弊也宜擇各方
寬廠寺觀隙僧家施粥例先令本方窮戶領
報花名造成一册約計人數若干每日給米
若干煮爲脫粟醴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
界越方覓食者誅男女混乱者誅庶幾粒粒
皆果貧民之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
自存者又恥來隨衆就食藏之爲民糴賣滋

弊萬端者太相懸絶矣矣貧民得食則戾氣
潜銷而富家豪族皆可籍于安枕其爲益何
可勝道哉
平糴
仁宗時秘閣較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恐
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
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飢則
鄰郡爲之閉糴夫䨥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
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迷詔災傷

閉糴以違制律論
近日未不許出境正犯此病
唐劉晏常言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
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
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
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
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

食缺時吾爲糶之衆賈從諭所蓄十數萬斛至
春諸縣皆饑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明末天下旱蝗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饑
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役航海糴米于蘇
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糴官米
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
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
席鹽蔬應歸者具舟食遣之本土
史弼改浙西宣尉時米價湧貴弼即發光十萬
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
吾不可失信寧撤我俸以足之省不能增乃從
之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米價湧貴饑死者十六七
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淸獻公獨
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
湊諸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饑死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將飢貧民競怨無所糴
定子曰女丹爰女弟持錢往嘉所糴豫以俟選

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爲價糴至秋而償須臾
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秋而輸足民
免于飢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
貧中不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
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
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
可賑救左右竊聽之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
米價頓平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字
知湖廣江右久熟命人四出齎千金至其地市
米故湖廣而不糴且紿言吳中價高甚由是大
賈操籌金爭販米於吳中一時聚集者數百艘
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待民而收其半米價
驟減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糴無所
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寔廩而椎牛釀酒犒賞謝
之大賈各酬價去

董廉憲議官糴謂曰穀米攔價弁細穀之汁油

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糴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踊
價譏恐乘禁賜錢而米益貴此從來積害救荒
無別法有虛聲有寔備寔穀他省寔備也穀至
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
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
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
價公笑曰是反爲奸民爭氣勢耳于是搜得倉
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官
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于多米地方

乘秋而往勸限而歸毋使過冬市某地方谷即
用某地方人必差品官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
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
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勤也毋使過冬者
久則多費將蝕吾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
價所市必廉雖稍雜揹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
差雖貴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
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
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

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發
必盡者後納之銀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
之非其時其官本少而民不甚見德如此而以
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官糴其
爲無益乎

勸富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
官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
以是爲私惠也蓋以令率人不身先其誰樂從

耳

趙抃知越州時歲大饑召富民畢集勸以賑貸之義即自解金帶置庭示乎是施者雲集時更行疫公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乎命修城使各食其力

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鉅鹿人立志性愛重義好施博習經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賑貸糶價准取時價收之當路諸官目其歲之半價即豐年之全價雖少取之勸之勝稱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濟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歷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貞

黃兼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兼濟至觸市道既入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坐誠移上座且問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承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一樣價值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鎮十也便兩吏掖之而拜子孫昌盛不絕

三條以福報勸之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千倉歲飢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閉穀不糶鄉人張審封擬鹽價登門求糴段堅不與未幾為雷擊死倉穀悉為雷火焚了

萬曆廿六年武進大飢有顧誠者有烈帝廟甚靈十一日庚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禱祝曰今米已賣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如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於廟之兩旁聞此人之祝齊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深爾家有米數百石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奈中忽見疲癃殘疾多人圍繞大呼小時驚悸倒地頃刻氣絕

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縣有宜興人姻翁積糶施于家蓄數千斛歲次

飢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損首曰是近名也或
日衆飢將自豐乎曰有成筭矣乃盡發所儲自
縣至洑溪鎮除道四千里水路八十餘里通巒
盡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
荼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六皆平糶無米以
錢貸人又起積濟倉平糶濟人忽有道人以錢
四百糴米一斗陳辭錢與米道人題詩于壁曰
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
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二條以名譽勸之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旱蝗妨稼
貧民若飢此正富室布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編
氓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卽
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
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般般
勸賑不獨爲楊腹之民圖目前是爲般富之家
圖久遠凡人之財決然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
何如耳慳貪者其散亦敗壁地好施者其散與

也食報盖貪慳者非自已遺非禍便是子孫犯
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明鬼神亦樂爾澤此
理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
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種矣今日偶
値荷荒無有荷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
得不于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
上戶者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卽般般勸賑又
不獨爲爾等圖久遠定爲爾等圖目前飢寒之
民計無所出眈眈只在富室富室能賑一人思

亂中卽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卽少十人同
姓同里各務爲賑轉相爲勸由是百人十人萬
人其賑無窮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
上戶乃得安享豐裕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
是自私自利不是上戶而竄入下中其名姓本
府一一暸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
爾等上戶不明于理數卽當審乎時勢不審乎
時勢卽當動乎榮辱無貽陷噬若忘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平糶諭曰今歲民多菜色

卽螻蟻亦強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是皆天地鬼神之所厚况陳陳相因乎則爲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而當行天地鬼神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爲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爲訢邅封廩厥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踴四方之積必聞風而至故大貴之地必有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

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間謂我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心戶戶閉糶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旱旱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之于此定有幾人平之于彼蓋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爲刻薄人也且我一人之平恒有以感乎人之平與愧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于飢與之厄矣既令士紳從公議派積穀以備供乏而猶然惓望

[illegible]有穀之家平價者蓋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汝等自度有餘第收利而厚種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壺公嘆富戶曰藴東坡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疾入膏肓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疏圖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愛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

皆是嫡親骨月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離種種苦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惱怒明加譴責暗受消磨此是盧玄不爲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己所有濟人不足况此財寶各爲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爲汝說萬歷年間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勞費迄今子孫世享其各此二萬金如今尚在

此是報應不爲汝說一等昔財未思長享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此固執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現何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賊入刼家財洞房書宮皆汝所有賊得焚之朱提白鏹皆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妻美妾皆汝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皆汝所有賊得戕之肢體髮膚皆汝所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墟墓併皆汝有發掘惟賊剖戮惟賊再四思惟無有他業止因慳固受如是若不能散財焉能聚財不能減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疎圖利未善顛倒迷謬誠可憐憫慈心苦口勸諭損輸豈是爲貧正是爲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已如我所說不誑不妄猛醒回頭功德無量

三條以利害勸之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四目錄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四

淮南李盤小有
京口周鑑臺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運祚旭英

論制器

費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戈無敢不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上以勉減為利下以苦窳為應豈非兵法所謂器械不

利以卒予敵者也兵家令曰兵不精利與無兵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鬥而不勇與無守同然則五兵者三軍所恃以為勇也可不謹乎作制器

火器

攻守神器火為第一積之宜多製之宜精藏之宜密防之宜嚴得其法則害賊失其法則害己與其誇多不如精少驗之于先試之于後行其

所明去其所疑子母相勾人器相習萬舉萬中天下無敵

硝　每硝半鍋甜水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箇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出用雞卵清三箇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滓渣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蓋定不可撥動動則洩氣硝中渣滓不肯隨水而出放涼處待稍凝結極

細極明方可用若不細不明者有鹹味再熬藥再如前法清提

又用雞蛋白煉每十觔用蛋三箇硝不潔者多用數箇先將雞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煮滾二三滾復將蛋水傾入其渣敗次則隨蛋白漾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篾篩抄起又用細蔴布為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煮成冰塊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沉於下硝浮於上去鹽用硝研細聽用

驗硝不出三法研宜極細色宜極白味宜極淡如此硝更白但無亮光者滷滓未淨也以舌舐嘗味尚鹹澀者鹽末淨也二物最能滾跌爲害不小又令製硝之人置硝掌中以火點放硝去而掌不熱或置硝扇上以火點放硝去而扇不焦方爲合式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於暖處可也

提硝用天鳥硝滷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

藥線用熬熟桐油黏紙作藥線過水入池無礙

磺　蔴油牛油各一觔油既熟乃以磺徐徐欲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投時莫使纖悉着鍋恐其發火

磺用生者先搥碎去砂去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以蔴布作濾巾濾在缸內則油浮於上磺沉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全去磺下黑色底方可研用

炭灰　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爲上清明前後採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脈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桿灰蒿灰瓢灰杉木灰代之不知諸木中惟榆柳桑柘四木火性更旺四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又必去皮去節者皮則烟多節則迸炸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其理尚直

其餘俱不可用北方麻楷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無力矣

火藥方　火藥别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宜分兩得宜而已

先將硝磺炭三種研極細末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手心內燃之火燃手心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熱如前法再搗再試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密竹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般者入銃其大小者俱如法製造盞銃桶甚長

細則下藥時盡黏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藥又不
直大概磺欲快發火炭欲作力硝取噴送致遠
全要細須與研搗之人先約藥成即放其手必
點放自然不敢苟且銃筒亦令經手鉄匠點火
試放誰不愛惜性命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滚
爲細珠不閉火門必糊銃筒雖搗到無用若搗
時工夫不到烟熖薰眼火不輕快雖研到無用
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渾化不但渣滓俱盡而
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壅礙即終

日無放亦無所虞
搗藥杵臼須用銅鑲木杵須用銅包搗時復將
醶菜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
須用勤愼者莫使毫釐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
際石能生火不可犯鉄恐鉄易生火也
藥搗至七日後用木板攤放畧無清滓烟起自
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
球在上細者在下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晷
日處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內外有油磁罈收

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醶水泉水酒濕搗過加
前點放自遠到矣
北方火藥試放不響既而大響損銃何也南方
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入水舂硝磺與炭三者合
一如菉豆子十臨時入銃甚易今止將三者碾
細入水舂過又不定分兩用紙筒竹筒裝盛絕
入以大皮袋終日馬上撞篩硝磺性重沉底炭
性輕而浮上初放者炭也放多不響既放者硝
磺也故多損銃此理甚明

大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炭一觔
又大銃藥方
硝四斤　磺十二兩　炭一斤
搗之膠結成塊用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
灰再篩
小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二兩（或一十六兩二 鑛或一十五兩）
炭一斤二兩

火門藥與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研用[illegible]上
面一層者亂以礦炭多搗數時不用篩羅
成珠照乾研末即是

火門藥方

硝一斤四兩　磺三兩三錢　炭三兩

鉛子　製藥已精銃眼又平不中何也對未真
也對真而又不中何也鉛子之病也銃猶弓鉛
子猶矢弓良矢直無不中矣今習銃之人全不
知用藥若干則可達動幾錢鉛子猶知弓個力

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
則不準矣舊有歌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路藥强
於子火鉛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
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
必歪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子等於弓矢
數言盡火器之妙

鉛彈全要合銃口模鑄滚過極圓方可用銃成
時先將鉛彈試口大小容彈一錢用藥一錢彈
重則隨彈加藥分數臨陣要狠彈重一錢加藥
二分銃筒堅厚是木炭打成者之加三有藥無
妨

佛狼機　佛狼機國名非銃名也其銃以鐵爲
之長七尺爲妙五尺爲中再短則不堪矣巨腹
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
中放之銃外又用木包鐵箍以防決裂腹洞與
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腹小必
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則出子無力子銃
後尾須抵門前後緊逼無縫乃不傷門其放去

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以用鉛子以
輕馬催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入藥不必
築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舊以平頂送
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鐵四心送子一根
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同心也不利可打
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紀要新書云此銃妙處
在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彼低庶不礙托面以目
照對其准處不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
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并具

圖於後

每佛狼機一架

子銃九門　鐵閂二根

鐵四心鎚子一根　鐵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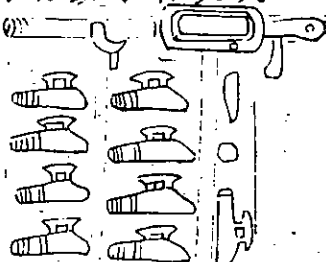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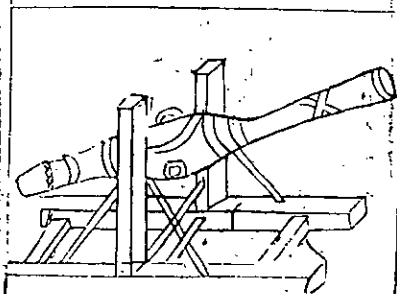
鐵剪一　鐵藥匙一

備征火藥三十斤　合口鉛子一百箇

火繩五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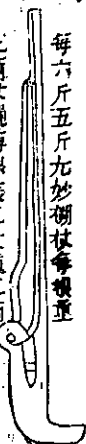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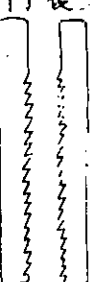
此舟中利器也船艙下每邊置四五箇艙內暗放之敵船相近取銃一彈則擊破船漏矣

佛狼機

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三尺五寸四尺五尺不等重亦隨之重降殺鐵閂隨母銃大小子銃隨母銃大小鐵鎚隨母銃大小火繩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佛狼機式

鳥銃　鳥銃不惟攻城陷陣衝諸摧堅鋒不可
當即戰獵射飛亦快人意淺識之夫極口訾其
不便遂令行伍間目為戲事不知鳥銃敵百倍
勝兵十倍弓矢專精既久自能應變州縣有司
誠能設法鼓舞村落富人首以禦寇民快弓矢
亦快責之服習萬一有警便可驅市人乘城而
守即便制挺亦可掖以起敵何至仰給征調上
策莫若藏下閭民生資建成鋤荷一大機括凡有
軍旅民社之寄者不可不加意焉

中國鳥銃不肯專精者鳥銃領之官司官司造
作未必如法稍好銃筒三次便熟私自演習慮
反炸壞報於賠償不易常習一烽燧息毀壞放
火器恐駭官長聲聽聞不易常習二火器鉛彈
市肆既無誰敢私造不易常習三演習必得空
曠之地中國人烟湊集恐致傷人不易常習四
銃值頗多無故誰肯置辦不易常習五為將者
苟悉諸弊器求精堅藥求輕快罰隨地可放之
把鼓舞作與神氣日旺搶攘自消矣

鳥銃方
硝七斤　磺十兩　炭一斤
又方
硝十兩　磺七錢北方減二錢
柳炭一兩七錢北方減二錢
又方
硝一兩　磺二錢五分
柳炭二錢五分。刺桐樹燒炭尤妙
製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為末照數兌合一
處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舂之不用石
杵者恐有火也每一臼舂可萬杵若舂乾
再加水一碗又舂以細為度舂半乾取出
日曬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
舂數萬杵加製至相似舂至十數次將一
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紙不傷可入
銃発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仍前再加水
舂之如式方止

鳥銃全製圖
每六斤五斤九炒硼杖每根重
三兩丈繩每根長二丈重二兩
後門
螺螄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銃腹鐵長如鉾子
在內或起火門等
項取開後門螺轉
以使修
金湯借箸
卷四
十三
鳥
銃
火門
火門蓋
前口
必以容重三錢鉾子直至底底
乃合式不容三錢鉾子者不堪
口大腹小者不堪口小腹大者
不堪

銃架
搠杖即插入架內者也杖頭有大脅每遇
銃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滓化濕夜臨以湯
醮布如錢纏在杖頭有脅處帶入腹內洗
銃並架子須用杖逆至其底
銃頭
此乃銅條折而
此做虎尾
金湯借箸
卷四
十四
撥軌
依此
側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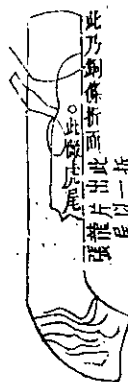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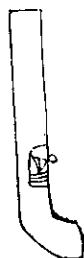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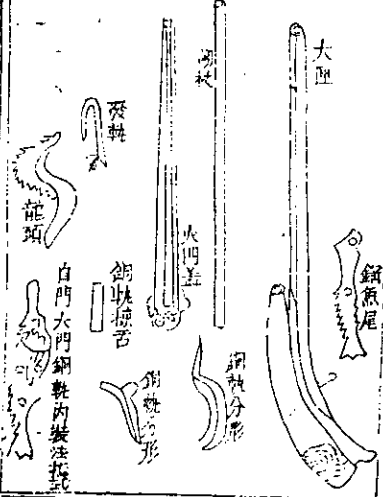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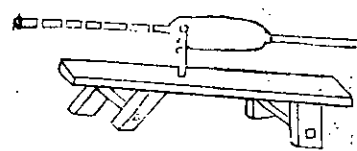
側立裏面紮撐形

圖式

此乃爲木架內裝銃約通用布無力各指頭放此則龍之頭退入皮內龍頭沿內八寸

龍頭等凡銅皮俱要厚

鳥銃分形圖

百子銃架式

百子銃　百子銃每門可容大彈一枚小彈二三十枚一發可傷數賊且裝放便而成功多製法數前須用荒鐵百斤煉成四五十斤長而厚大又倣鳥銃之法添有照星望打方妙

藥方　大銃通用

硝一兩　杉炭三錢　磺一錢二分五厘

各另碾極細稱準分兩重羅篩和爲妙放時以銃烟清而白者爲上

北方炭甚貴不得已以麻秸耳飯在炮前用稻

草截細碓黃土頻灑水中令鐵屎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每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十斤餘至一斤餘方可言熟入爐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鍛之精氣

一試銃　新舊廠器用藥切不宜卽若本等分兩嘗如常時着藥三錢且先着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若係官司製造替親斤時然後加至

四錢再着本等分兩用彈又試若家製者不必暫試冬天鐵冷性堅厚亦怕驚迸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藤牌護身若佛狼機鳥銃炮須築極厚土牆鑿開一隙置銃於中如前法着藥若大將軍須置地坑中用走線試放非過計也恐萬一失事無知士卒因而氣餒放銃時神氣疑阻不敢

一舊銃　久不打之銃砲恐其躁打而炸也宜地窖丈餘先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日俱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後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血塗內外仍入坑煉之方可用

一放銃　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攢身極緊自然不到動搖又要手準眼疾右眼對照門照門對照星照星對敵對把此不易之法但銃筒十無兩五準若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常服習人知銃性庶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幾何不可令退對臨陣裝藥甚難不可令

退故無論遠近必須一彈一賊方肯發銃必短小伶變手疾眼快膽壯有力者為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人

一收銃　神器不時陣上并教場中放畢時卽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滾水灌滿筒膛待水滲入螺螄旋中然後用搠杖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滾水將筒膛衝淨以紙團擦乾直立高處候筒內無熱氣再以紙擦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螄旋裝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

能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每月收拾二次秋冬
每月收拾一次不肯收拾底必鏽住鏽二三次
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一倚銃　銃筒極長用久或爲物壓彎或爲木
床帶累屈曲出彈定然不準須於放銃時仔細
察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將照星線自照門眼起直
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烘
熱放厚板凳上用木搥頭直將線再彈如筒薄
可用筒鐵條一根以絨包裹放在膛內庶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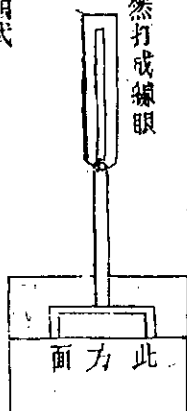
扁銃筒試看舊銃不用圓筒專做尺樣各國爲
銃圓筒者必碰平上面是爲彈線計也如係木
床彎曲將木床調直床筒俱歪一并整理

一洗銃　舊日之銃三發後或藥下自然或致
迸炸近日放至十銃猶然可用何也銃膛光與
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爾舊日之銃不知鑽
碾膛內坑坎藥又不精火經再發藥渣盡掛膛
內坑坎之處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膛
有坑坎又不知刷洗即刷洗未必去盡一經潮
濕筒必蝕壞坑坎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矣很
不炸

火箭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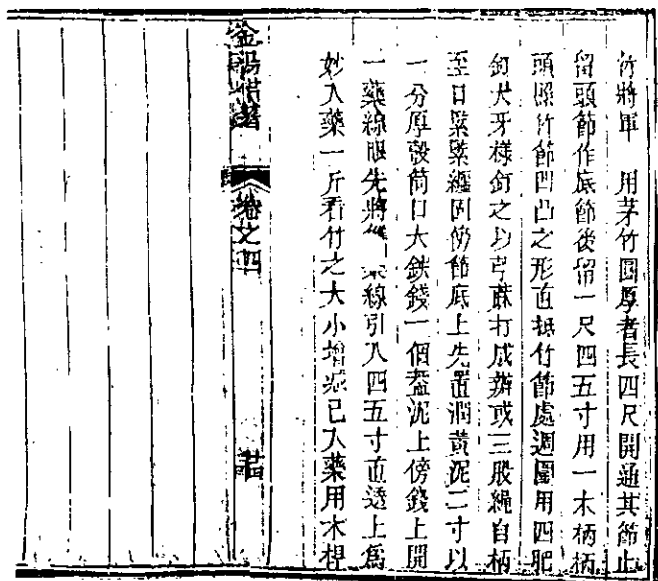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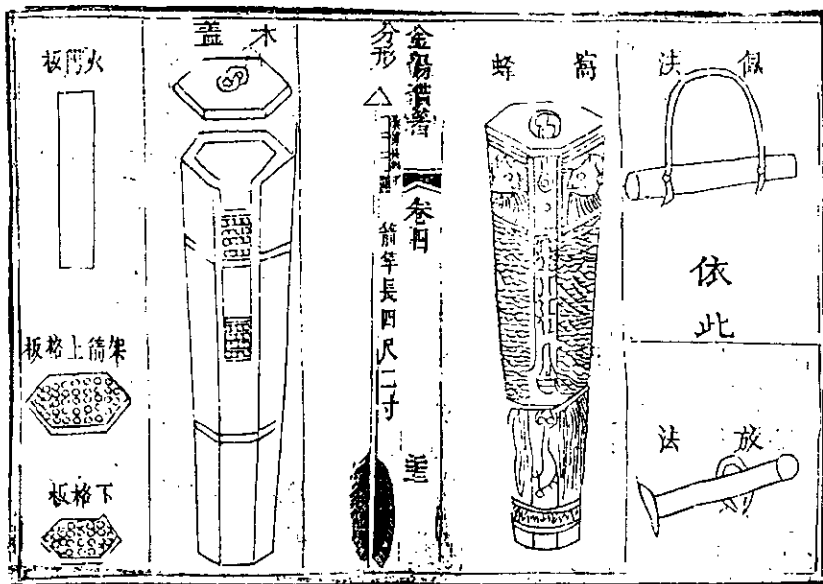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
百錘第二匙加二十錘以後照數遞加每
筒打至三千七百方有力筒後要堅極藥
線須麻稭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爲十
分裝至六分半止多則鑽頂出火不妙

火龍箭　用竹篾編筒長四尺口大尾小紙糊
油刷以防風雨內編橫順閣箭竹口三三旁留
小眼穿藥線總聯內起火箭上每筒裝十七八
枝或二十枝鋼箭頭塗毒藥起火前總聯火一
先燒糧草城樓船隻俱妙遇敵則前衝可也

一窩蜂　木桶內貯神機箭三十二枝以射虎毒藥塗鏃頭名一窩蜂力能貫革可射三百步南北水陸隨所不宜西北車戰每車可駕十數桶去敵二三百步外總線一燃眾矢齊發勢若雷霆且至輕以皮條繫之可佩而行每營百桶多多益善城上放時垂其頭向賊臨陣放時以小鐵尺駕地抵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樁釘地止之一發百彈無不中傷行營利器也大

一窩蜂　每籠藏火箭五十枝每枝盛狀藥五

錢共藥一斤九兩鐵矛硝六斤五兩九錢硫磺四錢七分杉炭五兩六錢三分做茂籠楠竹二十五根紫口黃蔴二三兩裱籠舊綿紙裱紙麥糊四兩裱籠蓋布一尺二寸桐油二兩并淡底箭桿五十枝綳竹線綳牛筋油漆鐵箭頭五十個托箭鏁眼板一片并吊板鐵絲紮筒苧麻一兩五錢做連盲蘆紙七十五張油飾碧紅二兩藥線五十條紙二張

竹將軍　用茅竹圓厚者長四尺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週圍用四肥釘犬牙樣釘之以苧麻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纏固仍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發筒口大鉄錢一個盖泥上傍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一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爲妙入藥一斤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榾

輕輕藥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壁
殼竹筒圍大鉄錢一個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
以殼筒口大圓石彈一個置錢上再加碎生鉄
小銃彈於錢上更妙若專用石彈則蓮房錢
不必用矣以徑寸粗柴三根長二尺許縛成杈
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欲遠則稍昂其頭如
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紮以大
石塊抵住防其後坐惟蒜縋圓石子錢鐵鐵釘
火藥竹火門油灰及斧鋸圓鑿等項設備必精

軍中隨地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裡十數位而
威力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可及七八百
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每營製十位架在陣前
分作十數層次第發之再以數位分架兩翼或
橋口或津渡敵所往來處

竹將軍即竹發煩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
根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然不似
銅鐵崩毀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
利二一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

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
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
係與銅鐵相等能滅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
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
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裝
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者多而直出者
少矣

木柄

威遠炮　每位重百二十斤舊製週圍鉄箍徒斤兩難放不準今改爲光素惟於裝藥發火着力處加厚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對照每用藥分八兩大鉛子一枚重三斤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準星門墊高一寸平放大鉛子遠五六里小鉛子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里小鉛子四五里若攻山險炮重二百斤大鉛子重六斤墊高五六寸遠可二十里此炮不炸不後坐就近手可點放

竹發熕　用茅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火之藥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爲度外以鉄線纏之再用牛筋麻炭死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碎鉄一斤俱用砒黃巴豆硇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口口上用鐵槌槌之堅木爲柄柄長二尺裝實聽用

滿天噴筒　截巾様竹二節外用膠布重箍藥用硝磺砒霜斑蝥澀子硇砂膽礬皂角胡椒川椒半夏烟煤石灰斗蔺草草烏水膠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砂砂與田沙炒毒綁於長鎗頭上燃火守城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爲筒約長三尺以貯毒火爛火藥懸于高竿之首令壯士持至城垛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賊面目鉆賊孔竅站立不定昏眩仆倒蟻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器繼之破之必矣此器可以攻城卻可以守城也

毒火歌

黑砒先擣巴霜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曬乾
乾與炒松香艾肭更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
徹光明用一觔石黃諸位各四兩四六火藥配
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冲鋒更殺人

附方

石黃（以酒浸麻油炒黃乾爲末）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肭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砒糁　巴霜　柳炭
砒黃　箬灰　柳灰

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善疏陳禦寇事宜
內請用毒藥行烟謂毒藥所薰口眼出血衍烟
所向起尺莫辦彭天祥火龍書載之甚備

震天雷　金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
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攻金時爲牛
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城上無可

奈何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
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　又有飛火
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
蒙古惟畏此二物

炸炮　敵人可畏惟我所制神器近日皆思效
我所長反以制我矣常因而用之以生鐵襍砂
鎔鑄成各樣銃式礦性主橫用之爲君炭灰用
樹節燒令存性滿裝炸藥兼藏毒砂毒火在內
佯爲棄去令其拾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役雖

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炸藥方

硝一斤二兩硫磺半斤柳木炭一斤二兩六錢石黃

一兩六錢雄黃八錢研為細末用燒酒半

斤調勻曬乾剉如荳大臨用之際每一斤

加消三兩 一丁去海鍬鐵紅時入醋浸脆

而可碎

火器豈小技乎必兼格物度數之學身之長

短徑之廣狹稍之厚薄子之大小衝之剩量

藥之增減毫釐千里利害彼分未有不由師

傳頓臻神妙者種數頗繁未敢輕試與其泛

而寡効孰若傳精一二用者行所明勿行所

疑先求無害於已然後求有傷於敵可也

砲

砲本作礮即延壽傳投石抛等倫范蠡立法飛

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唐李密以機發

石為攻城具號此為砲砲有單稍雙稍七稍旋風

虎蹲徑腹獨脚卧車等類大同小異今存兩種

以例其餘覽後二圖用法了然矣

昔賊圍城時一小卒言於朱巡撫曰昔成狩獵

見敵薄城遂舉張良賢以七稍砲禦之問其製

用三柱各七尺左右二根埋土三尺五寸上各

鬮一圓孔中一根本粗末細中腰稍下一圓木

貫之入左右二孔末繫長繩七尺一頭繫一頭

活機盛石於筐前後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

人不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稍為率待其勢稍

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以馮無不靡崩

自高打底靡不中者名曰七稍砲此賊攻城利

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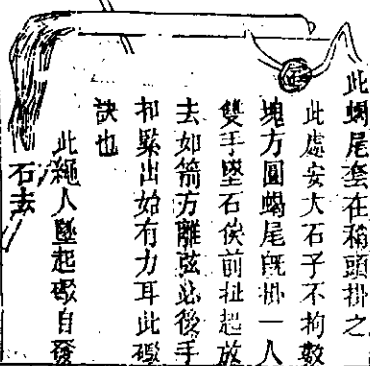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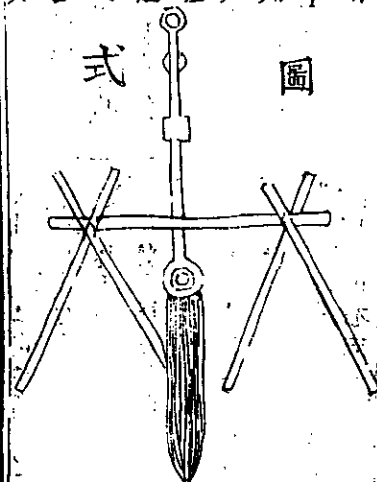
每繩長如稍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稍可矣每繩用二人量輕重扯之

此蝎尾套在稍頭掛之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數塊方圓蝎尾既掛一人雙手堅石俟前扯起放去如箭方離弦必後手和緊出始有力耳此礮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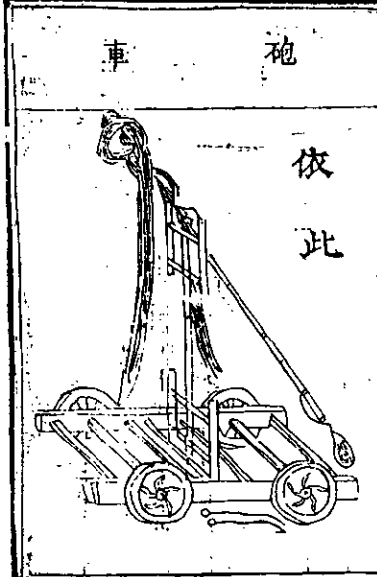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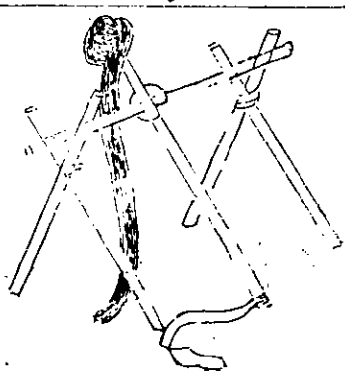
此繩人墜起礮自發石去

礮石用人扯起打去形

圖式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車架者甚明人鮮悟之故重之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

砲車以大木為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絃管置砲稍高下約城為準推徙往來以遂便利附砲車式後

砲車

依此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撤民屋爲擂石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十二三乃退營數十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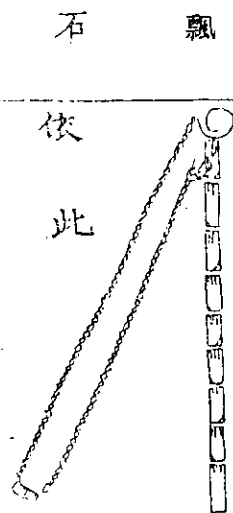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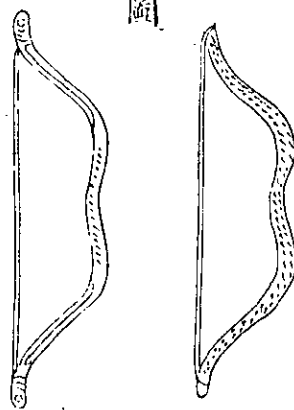
蒙古攻金洛陽强伸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

元攻襄陽習礮城東樓發聲震天地呂文煥遂以城降渡江之日宋兵陳南岸揚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没

飄石　每用一握竹長五尺以長繩二股一頭

繫竹上一頭用一環繩中分用一皮兜徑五寸搭竿爲勢一擲而發守城宜用且飄石易得但手發不遠用飄竿發之可遠可近須平時習慣有司命每家每户出少年一人在空所教習日久自熟矣

以圈套竿頭貯石打去石發圈落竿用竹爲之長五尺

弓

弓制古有爲弓三年而成者試之笄七札九年而成者試之飲石梁是惡可語於今日哉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欲其勁妙在治筋筋生長一丈乾則歲半以漆湯濡而析之復長一尺然用之則筋以盡無復伸弛故往體少而勁也凡三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撓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杜（杜謂撓過吻則木強）節則中故和而有力弦聲清實也凡弓初射強久則弱矣天寒則強暑則弱弱則不勝矢皆膠之爲病膠欲薄而筋力既盡強弱任筋不任膠故久射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之不橋揉而直中繩故一張便正也

馬蹄面弓　用大牛角截成面潤溲滿則曲如扁圓受力均勻不走不斜

泥鰍面弓　用小牛角截成面溲滿則曲如折竹受力不勻易走易斜

披背筋法　披筋一板晴暗合待半月陰雨一月方再上若速披數版則內濕外乾解脫可待

漆弓法　用漆一重晴暗合待十日陰雨二十日方再漆共用漆數重亦內濕外乾斷脆可待

[illegible]弓法　用黃樺樺皮朱面而若黑生鏽免水

透

煏弓法　用白角魚枕絲畫不若黑生漆免費

工

焙弓法　江南地多卑濕四時必以火焙弓去火四尺上下太近則燥太遠則火氣微凡火四時有增減太猛則枯太寬則火易息正二月五分三四月六分五月十分六七月七分九十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五分弓面向上焙背不焙面也焙後必冷定絕無火氣方可安弦無傷折之患也值天時晴爽時取弓出列於架上

使筋角活也

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爲首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中獨言弧矢誠重之也今之製何滅裂甚耶蓋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然堅實故壯之以筋角二物相資必隔旬日候其自堅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弓雖易成膠亦易脫弓面調則力硬受弦端正故取象焉蝗乃兩潤之介蟲也弓面狹則力軟易走易斷故取象泥鰍乃圓滑之水族也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水角價低有司喜賤而惡貴故小角常多大角常少因而誤事多矣敵中軍器上皆有原監造官姓名年月有悞則正其法所以敵器一一犀利孰如中國有司止欲速成備數而已哉

箭

箭制　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等弓與無鏃同謂箭重則緩輕則颺也近日製箭有四失一曰鏃太重二曰幹大粗三曰膠易解四曰翎易落古人制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鵞曰鵰曰鴻曰鵠不一其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鏃曰鑿子曰喬責積曰破甲錐不一其式然驗之已往翎以鵰鶚野雉爲最梃鏃以寸金鑿破甲錐爲最銳幹以通幹爲直而易中箬以黑漆爲省而易成餘皆不堪實用矣　語云箭頭重過三錢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弓力當用一碩大約弓八斗以弦重三錢半箭重八錢爲準而火箭藥箭別有法

指機製　近製眼孔皆圓人指骨稿孔圓必舉以楮布則血沍指黑弦垙致搞食指宜將孔前後稍長横入指中轉正則骨横而扁指韓而鬆不致脫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遲矢不掃皮有三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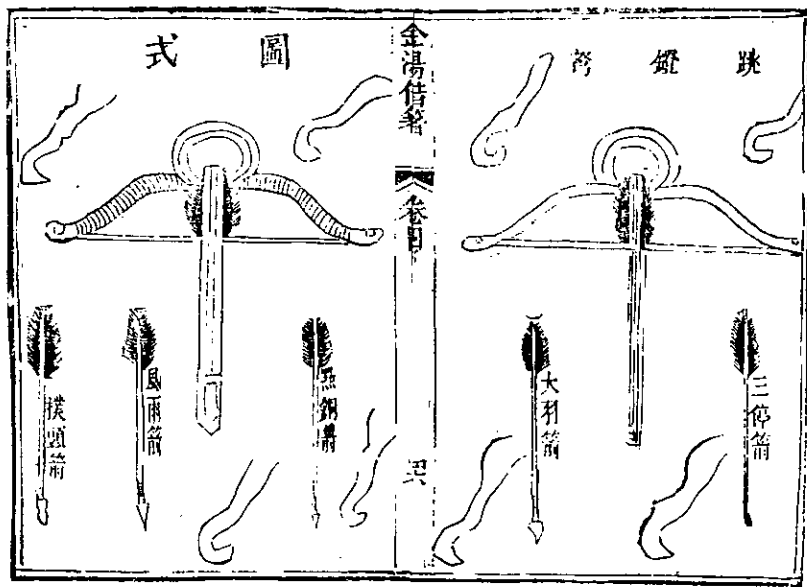
弩

弩說　泰野有柱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弩故曰王弩發驚天下弩者怒也言其有怒勢也此武經所謂弩者天下之勁兵四夷所服也其實守城利器無踰於此以他器或利仰或利平弩則利俯故也然則弩不利於戰矣非弩不便我戰乃將不善於弩耳前代名將如孫子伏萬弩射龐涓耿恭傳藥弩射匈奴項羽王弩而漢王捫足甘寧持弩而樂師褐脇李陵發大黃參連弩射單于虞詡二十强弩射一人天兆兵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一弩十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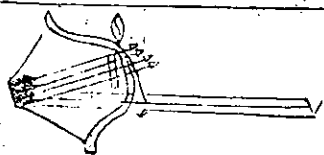
俱發司馬懿發石連弩射遼東呂崇虒一須臾置强弩萬張以既育公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皆以弩破敵者不可勝數漢有置强弩校尉精弩將軍隋一有發弩官唐李元綜築連弩奏開元十二年命羽林飛騎習弩有伏遠臂張角弓單弓擘五等弩宋有神臂弓王敵弓之制其實即弩見燕寧之神臂弩始年思毛水依式並造之繼命韋孝寬若令中明之又元華命民間不得不製誠重之也善用者列爲五層揖前注射射訖者卑回而張張訖用之次而射遞相輪番終而不絕敵雖射藝不精矢一虛發何能當此萬一哉故射堅及陷下守推上衝則要非弩不克

弩制天弩以腰而爲上之張次之手弩又次之腰間可十石弓之强者不及也晉馬隆牟樹機能用之古有大黃弩伏遠弩馬蹷弩今一制不傳蹶張則有跳鐙弩木弩跳鐙弩亦曰小黃其用尤利木弩遠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

斗爲等手弩使可田以射獵箭去不遠鏃薄不堅只可入人寸許若有厚衣堅甲不可入矣所只恃爲毒藥之性不利深但射入皮內肉外血行之處能化血爲水中者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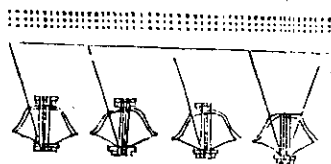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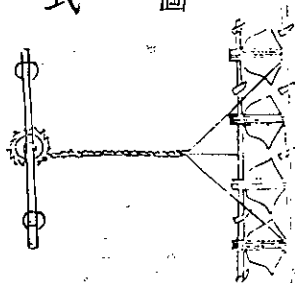
弩箭　弩箭制與弓箭不同弓箭職弦安笴頗難弩箭平頭安笴只易弓箭長擇簳甚費弩箭短擇簳甚省鏃用石逆頭箭必積則光滑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鑿子則鑿上有餘易入蘇隊鋼用翎羽則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開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多易穿肌膚箭有點鋼木羽風羽水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爲簳中人簳去而鏃留穿不可拔風羽者當安羽處剔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擾三停者箭形至短羽簳鏃三停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耕戈　此器利守城伏路防賊偷營用弩箭染草烏毒藥以引線繫樁於二三十步橫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則機動箭發然須先授我軍以暗記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今宜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人弩將盡處執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遠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節機架能打發一機不礙又有未發之機也

鬼箭　用竹弩一張依架床埋地弩頭斜向上以馬尾繫機捕於當路以竹樁或樹椗釘於偏路賊馬衝馬尾線動機發箭然繫機馬尾須退機後架床轉出乃可撥機

鬼箭圖式

連弩　用木作床理九天七矢五矢等弩於道旁草茵浮蓋橫備搭箭即以細結其弦案度弩前横竹通節引至卅弩木釘兩樁道傍觸線當路馬冲弦百弩齊發

隔河伏弩　用連矢弩十餘張隔岸伏藏依連架床持之此以繩繫於床發箭若轉度弩機則與鬼箭發法同

圖式

牌

藤牌　老粗藤如指用之爲骨藤篾纏聯中心突向外內空庶箭入不及手腕也週簷高出雖矢至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此主衛而不主刺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擱刀手腕一手執標鎗持標擲去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鎗隊內則鎗爲棄物我必勝彼矣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標近減

穆用旁牌藤牌機刀令軍士低頭只砍馬足敗金師拐子馬是也置於行伍之先必在狼筅之下蓋恃筅爲勢架護於上方能筅下突進若無筅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爲長器可制

藤牌圖式

挨牌　用白楊木長五尺濶三尺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可以補隙可以發矢用繩索用木擻攬取其可掛項上以左手中指縫中夾牌下短繩木擻攬仍以五指挽鎗前半節右手執鎗後半節或伸或縮左右旋轉兩手俱不持牌

長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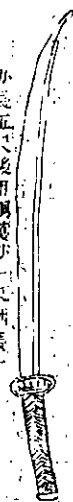
長牌　浙中用圓牌形短不能蔽體西兵用挨牌性剛不能當鋒惟粵東長牌用沙桐木包以皮革其質輕爽便可以細遮其性柔箭鏃不能破裂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蔽人體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爲前鋒真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强於敵而長牌勝之

刀

腰刀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亦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削平削至刃芒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

尖近時匠役將刀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
鋒將刃横出其芒兩下有肩欲入不深刃芒一
秃即爲頑鉄矣柄要短形要彎庶宛轉牌下不
爲所礙蓋就牌勢也無牌則刀短不可入陣惟
馬上用之

長刀　自倭犯中國始有之跳舞光閃而前我
兵巳奪氣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
一身兩段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賊遠
則銃近身則無他器可攻刺惟此刀輕而且長
可備臨陣棄銃之用

鎗

長鎗　鎗竿稠木第一劈開者佳鋸開者紋斜
易折攢竹需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用木桿東
南竹木皆可須用細毛竹長一丈七八尺上用
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刃或尖分
兩刃造法亦自脊平劇至刃乃利倣鎗工匠須
知用鎗大意方倣如式務之十片便悟背緊後
手如細則掌把不壯要粗可盈握從根起漸漸
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不可擊腰細則軟而

無力杪粗與腰硬皆不可學是棄鎗也或云長
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齧折不知
有狼筅當鎗藤牌在下前行既有諸衛去一丈
餘矣從筅空截去徑刺人馬緊面彼既不可入
我陣我又能先及彼身何憂細弱也若前無筅
牌徑用鎗以當之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
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遺而勢老短又難及而
勢危故相資爲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也
又有神機火鎗用鉄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

步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交永樂中平趾
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法監造在內命
大將揔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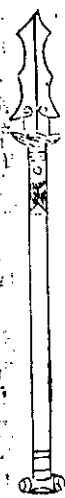
線鎗　北邊舊有之柄短刃禿粗惡不堪新製
鎗頭長二尺因柄細防敵刃砍斷及用手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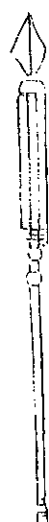
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匾
至鋒稍薄又名透甲鎗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
鋼一寸以下皆鐵從脊分劑至刃左右而平乃
利至鋒更匾滿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
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鎗

長九尺重三斤

拐突鎗　長二丈五尺上四棱麥穗鐵刃連袴
長二丈後有拐

抓鎗　長二丈四尺上鐵刃長一尺下四逆鬚
連袴長二尺

拐刃鎗　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拐六寸

鉤鎗　鎗首施倒雙鉤或三鉤桿上施環騎兵
用之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鵶頭鵶項者以錫飾
鐵嘴如烏項之白也

三眼鎗

狼筅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將枝長一丈五六尺此器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居室未有門戶關鍵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用之則可制人不得其人其制於人矣當擇方大者以牌盾伍其下長鎗夾其左右鎲鈀大刀接翼於後盜寇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膽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用此者臨敵自刃相交必奪膽怯惟筅枝繁盛遮蔽全身足以壯膽方敢

雖進除近手丈許外餘俱用倒刺鉤冠其杪橫縱要處重手執於中要前後相稱毋後重毋前重附枝繁則刀不能斷枝深則鎗不能入

浙閩用茅竹不如兩廣用筋竹此南方利器扎方風勁一次即裂

鈀

鎲鈀　柄長八尺粗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有兩鋒中有一鋒造法兩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餘乃二小彎股四稜以稜為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桃核大安於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門之但橫股壯矣正鋒頭短於木杪細而淺每擊著賊必正鋒與橫股合為一柄杪入鐵庫既深橫股庫又應任擊不落此器可擊可禦兼方盾兩用馬上最便若中鋒太長兩橫太短則不能架賊器若中鋒與橫股齊則不能深刺故中鋒祇高二寸兩股平平可架火箭不用

另執箭架賊遠則架箭燃而發之近則兼箭而用本器萬金萬勝矣

棒

大棒　此器勢短步卒習用然無刃以何為刺令加一刃刃長則棒頭無力不能壓他棒只可二寸形如鴨嘴打則利於棒刺則利於刃兩相濟矣

長七尺重三斤八兩

刃長二寸有中棒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槽磨淨重四兩

鴨觜製

齊眉棍　棒即今之木棍也古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戰以擊馬足宜於人相稱俗所謂齊眉棍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八稜此器不減宋人用麻刀也

狼牙棒　乃格鬬第一利器入面鋒稜銛刀有時鈍折此獨縱橫不壞凡有膂力者即可使無拙妙巧必久而後習也或用鐵釘釘四面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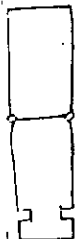
鐵箍木棍　長四尺四寸大頭圍七八寸稍圓五寸每人一根

盔

鍪牟　以細藤爲之內用綿帽一頂帽表用布

二層帽　用布一層內用綿綿繭紙以帽線縫之帽後不合口開高三寸以便臨時量頭大小自綴盔內盔頂用紅纓一則壯觀一則順南方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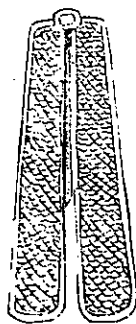
依此式

臂手　每一副用布內外四層亦用綿花繭紙以線縫之與北方鉄者同此則活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股曲同以便屈伸

以上二項官製給軍者如此若自製此則外用絹緞內用蠶綿尤妙

甲

甲論　甲爲司命之本當鋒鏑而立於不敗之地者此也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制馬鎧以短長三等制造鎧衣士皆賴以全肢

體便進趨古人之甲以皮後人之甲以金南方地方險陌多用步兵難以負重大雨地濕銹爛易生萬不可用矣此外有藤有角而體重難久綿子易入今擇其利惟有綿甲用棉布不等須厚一寸　造甲之法步兵欲長馬軍欲短弩手欲寬銃手欲窄其用不同其制亦異若拘於定式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可肩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可閉後胯而前胯不掩披甲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膛拼撲有斷弦脫箭之憂揮劍刺鎗則甲不附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逕及腳面而泥滓不前小則折去甲葉遺棄不收大則割去段拋擲不顧不幾徒費乎故君子必慎其微於制作之初也

甲式

慶歷元年太常臣田況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我兵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豈中國之巧力不如一小羌乎彼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令打造純鋼甲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淺深而賞罰也

棉甲　棉花七斤用布盛於夾襖粗綿遂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其鋪地用腳踹實以不胖脹為度晒乾收用見雨不徭濕不爛鳥銃不能傷

紙甲　起於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為之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鎚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過雨水浸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乎以破碗舂碎篩取米大屑用生漆傳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

馬甲　周馬之身最為利害惟頭面胸臆馬面子舊制雖巧近日特簾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箭見臟額而死今制為貼胸用棉布柄作一片

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避矢石可透鐵面尚有鐵額可隔此馬面所以合用鐵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錢小或者月潤熱雪雨冰結撒去秋錢尚有雞項可蔽肌肉此馬甲所以合用于全裝我軍人馬甲垂下過幾尺許故垂滯繫絆賊軍馬甲只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過節皆被嬌落故輕捷俏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樣雞項重則頭低項曲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項直馬臆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棉花襯赤身帶綁則擦損肌肉襯以藉褥則較惜皮毛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騣滑辣甲圖兩件是爲馬甲制

國家武備極弛年來浮慕節省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省愈恣苦竊今何時哉技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殺無辜是以圖僥倖也自今軍需修造恐避浮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其用估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至於作奸用破法在必懲赫逆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射不貫卽斬弓人射貫卽斬函人今極大奸猾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卽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時卽鐫官匠姓名送營試驗不堪者坐名覈買臨敵誤事必斬以徇治軍器參用軍法理或宜然亦庶知儆乎

軍中制器將官多推有司蓋避嫌耳不思臨戎帳事其咎誰歸銀兩出入不親何嫌之有其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怨須將官親爲之方裨實用不然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焦勞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納者惟知屈估減價以爲省一金民受一金之賜且估之不審司事者無從侵尅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何估減愈減愈於器具上剝削而自侵之數原不減也器成無用並給造之費盡置無用之地所謂惜小費大掩耳偷鈴有大計者思之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五目錄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五

淮南李　盤　小有
京口周　鑑　臺公
古吳韓　霖　雨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淸野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爲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兵齎糧無其甚矣輒淸野

淸五穀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四羅糶待價者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催運入城任民開糶堆積止許城中糶賣不許粉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搬長糴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粮豈能四五十里外搶掠縣之粮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盗粮米入官爲守城兵之用

小民雖愚非不知齎盗之爲害也然庭令不

從者其弊有二一城中積貯無所措鄉民生
於鄉長於鄉城內無立錐之地其忍輸而委
路之乎一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假名除借
所以寧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礙官地
聽其告佃以爲倉廒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
則將本城僧道編成什伍各錯居住一二寺
觀其餘除本再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米
數多少領房圍積此外再與空屋二間一居
其男一居其婦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與

守官與盟照事平日仍還本主必不巧借備
賑等名白取半粒親與指誓天日示不相欺
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頑梗不從登時梟
首以警其餘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
吾必不貸之法可耳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
官不得問糶糴官不得問仍聽與民貿易以
通有無若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
得以錢易米則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糴
於在城之人則囊橐貯中之說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胡人爲約
曰胡人即入盜急入收保胡人終歲無所得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
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
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敕
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
散敗

光武以命世之雄戰賊不足陳俊以一將之
智破賊有餘中其要害故也合李牧收保觀

之可以想清野之效矣

晉桓溫伐秦指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
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
趙犨完壁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
有資糧者悉徙入城楷下蔡州果移兵擊陳犨
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
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
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于碓磑併骨肉食之

晉春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咸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粮乏解去

澶淵之役冠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命將自帶穀米不徙者隱在瘞藏

宋劉子羽守蜀關有金兵至預徙梁洋之積至金師深入而餽餉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退子羽與玠追襲其後墜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故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也

金兵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巳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兵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土木之難敵勢長驅于謙曰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悉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通州倉遂空敵解去

淸水泉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晉人多死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食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金師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潁上流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淸芻草

唐薛延陀眞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

不能禦遣使告急太宗敕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毎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者輒病

契丹主帥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决元昊以未得成言乃退師三十里以俟凡

三退將百里旬返必豬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
許之和元昊遂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進
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敵所急者
草料宜預運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
敵馬
敵恃馬以爲強馬恃草以爲食斷草則馬失
其命敵失其強制之易矣
斡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養馬
至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

金兵先據之
邱瓊山曰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
所其間必積芻草爲飼牧之具無事時資以
牧育固便然意外之變不可不慮金兵之屯
牟駝岡此明鑑也燕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
倉卒焚芻豆千萬見者莫不惋惜然事已即
休勿有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
馬房其倉場儲積如京如坻請於無事時即
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
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寘於此
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守鎮仍司鞏收四衛
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
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淸竹木
竹木行貨多積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
令各家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貨其在水各
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藏置以待賊退復業

如違入官公用
淸屋宇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
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
或就木屋運土翦城起闉而登皆無可奈何有
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
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居民數千家錡悉焚之
若今人便嗤指無此胸襟矣然亦俟寇近事急

乃行蓋賊遠則召民不及賊近則撤毀不及甃
疑之道當其机得其宜可也
金樓煩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爇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擲火中金師
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金師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於政事
堂共議師道請李邦彥曰聞城外民悉爲敵
殺掠畜産甚多亦爲敵有當時既聞敵來何不
悉令城外居民搬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

乃逃閉門以遺敵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暇及
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大笑

清硝磺鉛鐵
硝磺鉛鐵火器之用關係非輕不可棄以資敵
客販冶坊多在城外須先查舖行及冶坊姓名
遇有警報着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鐵搬運入
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
官該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照時價將
銀見買

清油蠟
油蠟守城要務不可缺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
蠟舖於有警之日保甲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荳
油柏油桐油蔴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
前法行

清什物
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
如木石銅錢磚瓦茭蒭糗糧畜牧等項盡徙入
城勿留一件徒爲賊所焚毀且借爲攻城具也

清什物之法莫甚於此

清地面
壕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
我守持有臺榭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土阜
則賊借以塡壕又礙我砲路有豐草溝渠則敵
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爲攻具且砍樹
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歸池中可以步
水須焚絕之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六　目錄

禁私開禁門　禁私回賊說
禁私啟賊書
戒妄動
總說
魏張遼火起勿動　段秀實不許救火
捕盜賊
總說
羊侃斬軍人　宗澤捕誅舍者
李綱斬不從　馬知節斬盜

二曰賞
總說
恤下情
總說
捕探報
總說
重偵探
總說
量軍馬

總說
選鋒彈壓
總說
遊兵策應
總說
奇兵更番
總說
屯兵外拒
總說

設墩臺
總說　二臺圖
放炮扯旗口訣　放炮扯燈口訣
守墩約五條　查墩約
置望樓
總法
望樓圖　李允則滄州望樓
置遠鏡
總說　遠鏡式

置吊車
　吊車式
置𦅘梯
　𦅘梯式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六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　應雄運英

籌方畧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喃牀下怖伏凡今之人匪歌則哭運斤成風子焉逍遙無全牛可以奏刀韓方畧

安鄉民

城如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派鄉民棲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歇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梁百姓聞候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已巳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

蹤、

附烙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會民士民居、每家作有柄手牌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三寸、白粉油面、上寫本家壯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必細開、官票印照、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烙、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烙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拏送審、以防奸細夾

入譙進為賊內應、

○詰奸細

一壕外立柵、今日詰奸多在門內、且以庇竄之卒、執朽鈍之兵、不能太甚、萬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立木柵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四十名為前後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烙入牌百面、查驗無弊、烙入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周而復始、陸續傳送門內、仍設兵守防、嚴驗牌放進

○一分門出入、奸之所以難詰者、以入城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由物色耳、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違者即以軍法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行、不許諠譁攙越、則法度清肅、奸細無所容矣、

○一親識保領、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指詐耳、今于每城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二人、佐貳官衛官一人、輪班各帶有

眼力辨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及別府州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詢細、然後放入、果係城中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戚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概攔阻、

○一專權、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紳孝廉、若明經上舍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處斷一面之事、督率城眾教演

守法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作一些
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請鄉紳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
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省察等官及衛所能幹
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
定庶事有責成
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
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和志法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則
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眾則難
摧戮力同心可以寧家保國至敵彊寇逼同舟
遇風誰為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弟
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橫奸私執拗欺羣之人
眾兵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財
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貴神速事苟有益
不必功自已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已出也

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
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
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
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
為長昏愚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執拗者不
為長奸私者不為長志不奮發力不強健者不
為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於一面之失

一城數萬人之命付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
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乎
編丁壯
守城必派垛夫編夫難論門戶家富大廈千頃
貧家一室懸磬一門一夫貧家安肯心服非獨
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且有甚
彼貧者餬口不暇豈能餓其腹餓其家執干戈
而捍矢石乎必也酌量闔城垛若干口富戶共
若干家各照家計厚薄分派垛夫多寡如家丁

義男不足所派夫數許出値僱募貧民代爲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實彼此相安之道也

○每垜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拒禦若止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賊乘倦攻之豈不悞事

●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垜口見今還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穩當得宜即令慣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舖厰其餘守具俱貯城樓聽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裝放火器人帶火藥備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弩堅固防牌若庫中封貯不足借附近居民空房亦可垜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爲得力

○早分垜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垜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難做須預先安排

○預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巳時照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巳時集未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專號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一人守副二人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軍號等類者重治即果有未便須合改易亦必先申主守聽候裁奪更移使人畫一可守

戢青衿

從來城守必派諸生謂其才能禦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扞圍乃籍其方畧收禦敵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裂之勢者不少則豪

生廷聽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闔營時須集教官諸生於明倫堂設誓有敢頒者鳴鼓攻之倘梁夫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陴而以本坊緝奸事宜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爲守可也

嚴禁約十三條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敗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是刑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貴者始

一禁訛言　警報務至訛言易興有等造言生事之人或妄洩軍情或虛張賊勢而輕聽好事者又從而播傳之最易搖亂人心即時梟首不宥

一禁方士　星相卜筮望風占氣指天畫地道鬼稱神乘風鶴飄颻之際倡子虛無事之談不惟愚人色變即志士亦心傾果有異術何不報主者以自見乃邪言惑衆如此輕則責逐重則梟懸

一禁宴會　烽火連天兵戈滿地卧薪嘗胆之不暇尚盤桓杯酒乎乃有少年放達之夫猶然置酒高會試一念登陴守城宵行霜立者何人也當嚴行禁止即婚嫁大禮亦應十分簡畧梨園絲竹之戒所不必言

一禁茶坊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者恐酒後之言有漏泄也最爲聚集奸宄之藪須嚴禁之違者即將房入官價充餉兩隣連坐

一禁酒肆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然與茶坊不

同禁之不便於民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餔面止許零沽留人聚飲者罰亦同前

一禁歇家　歇家不許居住城內恐有奸人窩宅

一禁夜行　城內柵欄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驅夜不止則柵欄徹夜不閉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僚佐率精兵持鉄鍊專緝犯夜之人重懲一二勢家子弟及悍僕豪奴則小人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由乘機竊發矣但今日世界情

酒每事輙狎必得其歡訶詰面如鐵斧之以防
可令行禁止也
守禁吹響器舉表筆 兵臨城下時城下居民
不許妄登高笋亂吹響器并槃器求擾概不許
作恐為賊之應亦恐亂人耳目也
一禁擅離信地 分派一定之後各有職掌矣
守門者守門守臺者守臺守垛者守垛守汛者
守方守廠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
遊兵居遊兵營奇兵居奇兵營職兵居職兵營

務令如掛如燦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
信地一步者斬首示眾
一禁擅入信地 凡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閒遊
貿串信地必奸人欲潛行窺視者也即時拿究
送治營兵欲買食物等每隊自有火兵一名給
牌入市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營
盤如修脚篦頭補皮匠賣縣心之類
卭州牙將吁能叛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前一
日有鬻麵者到營中逻者疑執而訊之果吁能

之諜
一禁私開禁門 城門謂之禁門原不宜擅啓
閉也頃因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門官偷安自
便高寢在家守門軍得錢買行啓閉任意從此
慎事為禍不輕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一禁私同賊話 凡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同巡
邏報與中軍酌量同答一面傳令別面隄防暗
算
一禁私啓賊書 城外有使逕守門者稱賫經

略諸生守將將軍兵不得輙相見如得飛書擬
送本營封眾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
疑交相接話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解守
主究問
戒妄動 恐為賊所乘也
賊內應多在夜間倉庫放火或於空廟及高阜
處放火或放炮為號即有十餘人襍入我軍偷
至城上砍傷守垛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賊至
矣我軍聞之營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眾賊

而入此千古覆轍也但戒嚴伸守城者守城妄動即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即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不行自授首矣

魏張遼屯長社軍士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不是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斬之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夜焚蒭積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令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自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以狗

捕賊盜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爲奸爲盜但有拏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設法賑濟存恤

侯景初圍城時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即刼盜之漸也

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横澤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李綱當金師圍城死守時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于是捕獲數人斬以狗軍又有不逞之徒

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又有盜衲襖一領者强取婦人絹一疋者皆即斬以狗故外有强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部民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而來反爲內盜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敵衆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

斬俄有縋垣見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
者

論犒賞

攻城之日首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
錢一兩二兩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
及花紅果酒之類遇官兵壯夫能擊傷賊者即
時照功大小對衆獎賞庶人心激勸爭相防守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

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
上散瓜菓給扇傘貯冰水煮香薷飲之類以防
暑暍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
火爐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
無資而宦家富室討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
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於何有本且盡去息於
何收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曉諭勸勉待事
平之日再徵催未晚也

擺塘兵

許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
一塘撥五人每人一更俱於日午時各領起火
六枝手銃五口火繩五根燈籠一盞雨具一付
各炤派過信地出城伏路哨探次日午時交代
方許回家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
續接應守城軍民炤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凡賊來伏路人不在要路哨伏偷藏人家屋廠
園林之內睡熟誤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
路人俱比臨陣退縮軍法示衆如出伏遲期及

該備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線火繩濕落不
堪雨具不整及不候交代而輒回家者以軍法
細打一百割耳如有誤事軍法示衆

重偵探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失耳目則為廢人軍
失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每營設偵
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
城中設奇制勝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
實消息者破格重賞甚須知賊人如何攻器我

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吃緊一著也

孫子曰自古明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爲一囊之錢數段之形便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用兵一事須是大手段人爲此粟酸纖嗇焉能成大事哉故曰用財欲泰

酌量軍馬

城中軍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垛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于彈壓遊兵若干主于策應奇兵若干以備不虞各隊各哨各探各門各營各巡視庫獄廠局火藥項共若干其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彈壓 此係中軍

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練驍勇絶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拖虎射命中者以爲心腹親自統率鎮撫城中以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入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援邠州軍士白晝橫行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推釜爲爨央於道甚至撞壞孕婦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如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湣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于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反爲客所操縱耳强主之道莫先于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彈壓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剿滅流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杜兵之害不至客兵勝于主兵若尼而胄丐而用者譬如犢羊見草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

遊兵策應

守垛兵夫終是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饒有膽略善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面幫助守垛人夫壯其聲勢依有聲協力策應一門有警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意

奇兵更番

四面城垛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久兵力不足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西南隅有急各照信地急爲應援與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中奸細放火卽用此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敵　須于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爲犄角與城下

牛馬墻內遊兵相應援要知此兵之屯在于牽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策輕出爲下策畏避不敢出爲無策

設墩臺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板二扇鍋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鹽米足一月種火一盆五匝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旂各一面紅燈五盞粗徑二尺長三尺燭羊角染紅色爲之上用油蓋防雨下知邏防風石長竿一根轆轤車繩全備墩頭瞭見賊從何方入炮書則放炮扯旂夜則放砲扯燈鄰墩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

放炮扯旂口訣

一炮青旂賊在東　南方運炮旂色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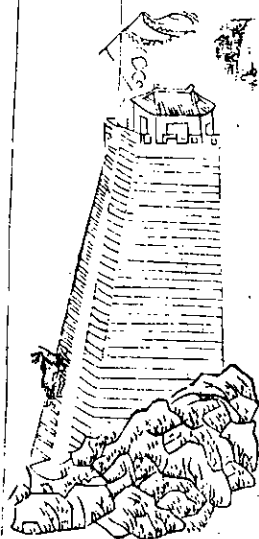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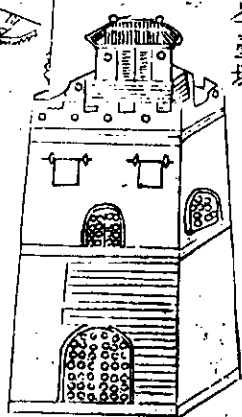
白旂三炮賊西至　四炮元旂北路凶

放炮扯燈口訣

一燈一炮賊從東　雙燈雙炮看南風

三燈三炮防西面　四燈四砲北方攻

墩法舊畢狼煙但南方狼糞絶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陰天何以瞭望惡旗懸燈其法誠使大約斤堠以遠爲宜以高爲首以简爲便

守墩約

一本墩失悞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鄰墩放炮扯旗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眾

一本墩見賊放炮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鄰墩軍法示眾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運薪水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半月一换把墩若聞警報務要盡在墩有下墩回家者無警綑打割耳有警軍法示眾該管官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全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綑打割耳動項置辦該管官連坐

一遇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以缺少軍法治

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數次不定日期四面分發人員點查不到者綁解治罪

一差點人員應受分銀並米與墩軍所得之罪

一體均治罪素親信並不輕貸

一差閱人員不逐墩親到却在總路均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點査不明者綑打一體治罪沿墩示衆

一差査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有無次看火藥油燭完欠次看號銃裝收何如次看旂燈有無損壞次看旂桿堅固何如桅絕扯試是否堅壯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晒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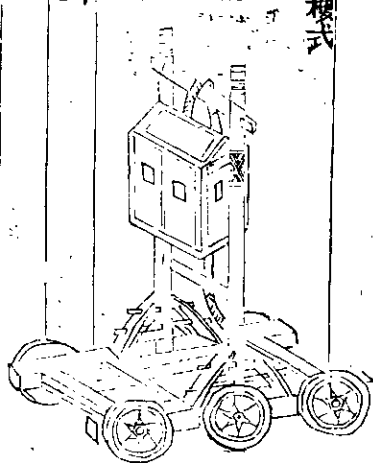
一試銃試旂扯旂而不放銃放銃而不扯旂皆不校應知是演習

一初立墩必須照依報警督舉預於未日前遍行鄰近居民及上司知會否則恐警地方耳目後不信矣

一官府經過止擊梆鑼不許擅扯旂舉礮放砲以疑連墩違者以擅報警息軍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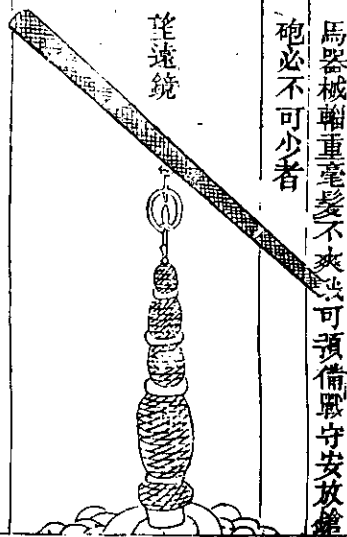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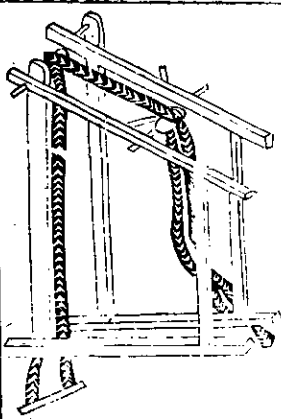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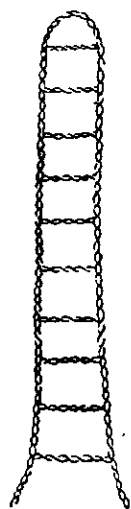
置望樓

望樓高八尺以堅木爲竿上施板屋方濶五尺竿兩旁釘鐵鋒八十個用索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鐵橛十二箇各長三尺橛端穿鐵鐶凡起樓用桅一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入尺用鐵叉層竿數條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二十尺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能覘三四十里者手執白旂以候望敵人無寇捲旂來則開之旂桿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進徐舉之寇去復捲之此軍中豫備之道也

大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灰顛仆夾柱者爲佳三柱者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滄州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李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即時飛謗至京師允則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也時方與北鄙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耳

鑑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爲大識望元人曾振八

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亦可預備戰守安放鎗砲必不可少者

置吊車　四門及敵臺左右各置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遇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入

置繩梯
巨繩繫橫桄爲梯凡登高皆用之
繩梯式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七目録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七

淮南李　盤　著
京口周　鑑　臺父
古絳韓　霖　雨公
後學熊應雄　運英

籌中令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士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從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爲將之首務也輯中令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館或立廠房主守居之設立中軍旗號用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杆長五丈預備黃紙燈一盞草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黑紙不明以綠代之）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爆百枚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銃亦六口以（用止三口亦三口者）備不（響也）共隨銃應該不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炮銃砲吹鼓手八名平時無警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砲三聲即將大黃布旗豎起以便人齊上城遇下城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鑼二字見此旗方鳴鑼擂鼓一次即將大黃布旗落下以便諭眾下城遇夜以燈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燈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燈切不可鳴鑼每更盡吹喇叭二聲催人換更如有警日間放砲三聲搖動黃旗如東方

警則加小青旗東南隅則加半青半紅小旗餘方倣此聲鼓催兵落旗一止夜間放砲三聲又起聲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單燈東南隅則加半截青半截紅燈餘倣此擊鼓催兵落燈鼓止遊兵戰隊各照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相離汛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警亦各照本色策應失悞者斬

四方號令

四面城樓四角樓亦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

慰卒而遊兵將領雉城長各認本方色旂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色旂夜則又起本方色单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鳴鑼止之本城雉有警則搖動本城雉旂夜用小单燈城門乃四隅油燭火藥遲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

旂幟燈火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旂一面竿長五丈晚用黃絳毂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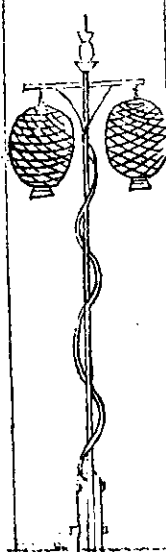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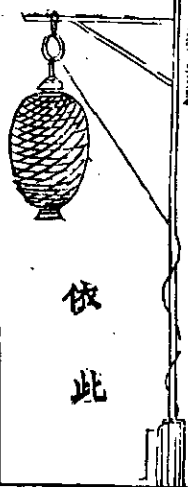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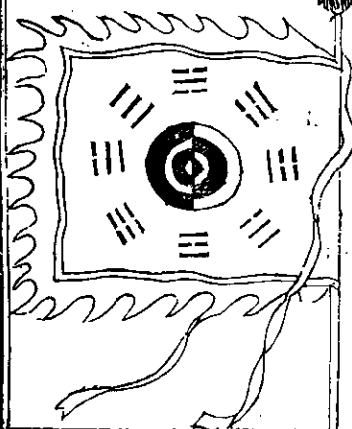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旂四面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单燈黑紙不明以綠代之下倣此

四角六丈大旂四面東南方上半青下半紅西南方上半紅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東北方上半黑下半青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单燈如東南方上青下紅餘可類推

每百垛二丈各方色布旂一面竿長一丈五尺晚用小单燈

每五垛五尺各方色布小旂一面竿長七尺晚用小单燈墜城下

中軍照四面四角大小方色旂各一面以便傳警晚用方色單燈

旌旂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製八卦之旂以太極爲中軍其詭設物象書畫符咒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中軍黃旂雙燈式

金湯借箸 卷七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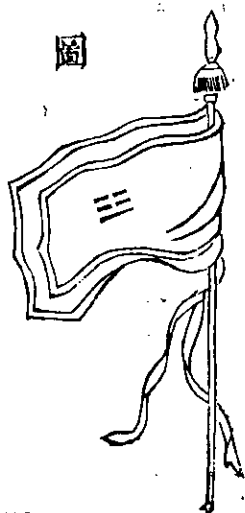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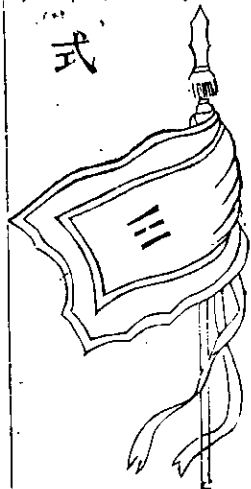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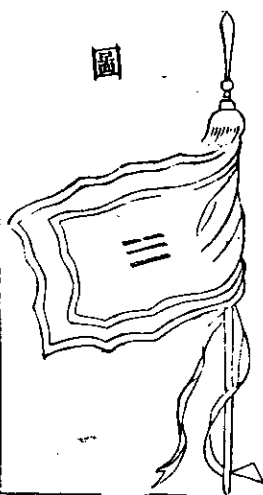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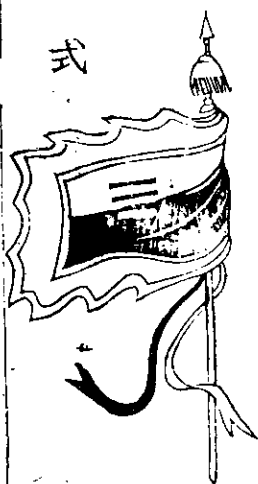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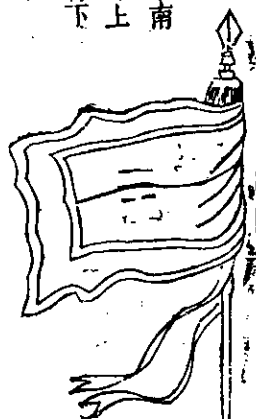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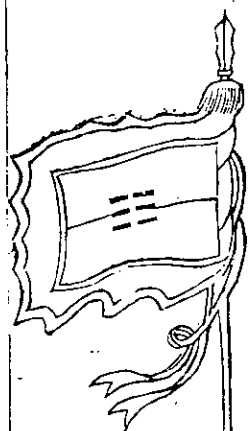
八方懸燈式

依此

中軍坐纛黃旂五彩爲邊

西方白旂圖
金湯借箸
卷七
七
北方黑旂圖

東北方上黑下青圖
金湯借箸
卷七
八
西北方上白下黑式

守垜號令

一派班換班守垜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垜用灰粉白內書垜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迭換以休養息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改二班再次即換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諉

一分伍立長　五垜爲一伍立一能幹者爲伍長二十五垜有城長百垜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旂伍長填五垜夫姓名在旂內城長書

五伍長姓名在旂內雉長書四城長姓名在旂內各有統領各有分責庶可齊一亦便查核東面自南起伍長旂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旂寫東城一東城二字號雉長旂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白日武點旂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一書名按法　凡垜口上用石灰塗白將各戶所出之人或正身或僱人俱要塡正姓名左右

排書其鄉紳之家即書某鄉紳出某人有力大戶僱人數多亦上書本名下書所僱姓名以便臨時查點既受苦値應代若役如有違悞暫身按法門決主人亦以失於稽察輕重抵罪

一僱役僱値　守垜僱募者本坊人戶止可僱本坊之人如本坊無人方可踏坊另僱所僱之人俱要强壯守本分者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殺賊有功備賞在外

天字號垜長旗

書五垜夫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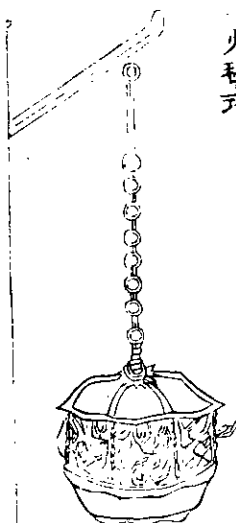
方空內乃用石灰粉白書垜號垜夫姓名後各垜做此不盡留白空者恐其混看誤為垜眼也

城圖

後倣此二十五垜立一城長四城長立一雉長

一懸燈　每五垜一燈用新油帋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帋蓋以防雨蓋上仍墊一小瓦片以防風若竟箬篷蓋尤佳每燈置一桄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映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卸輪更之人不許悞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垜用一火毬所費比油燈減易油燭垜長派備

懸燈式

火毬式

一有警輪守　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垜各置一石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旂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垜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卧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戶置一木牌伍長註定某人某更不得推委失誤該直者要注定眼力不得滅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響懸起籠

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俟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

一無警輪巡　以三十垜爲一牌每夜止用一垜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燈火靜行覘聽不必擊梆有所見聞鳴梆警衆止在三十垜界內往來巡覘其夜巡或家人或雇覓仍要正身出其不意時爲查點以防倘或次早將牌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遍週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躭悞

一傳食　凡守城人戶以一日爲率辰申二時不能不食無警時送飯聽四門梆起各城長傳梆送飯人方許上城再次傳梆送飯人即時下城如私自下城飯食者立斬有警時送飯城下各炤所分人由五垜爲一火頭一日三飯三更時發飯火頭各炤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扯取每頓菜蔬一盤有私送入者不禁

一歇宿　每垜口五箇立草廠一間下用版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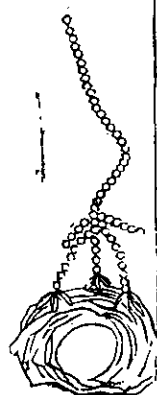
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墻遮蔽風雨過樓鋪即聽鋪兌之不必另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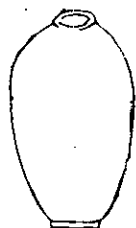
一便利　五垜共火鍬鍋一口砌如灶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恐在其內備長柄浣杓數把賊來攻城勢必仰面者令沸熱用杓澆或用筒噴各聽人便

一糞礶　先以人清摶槽內盛揀擇淨晒乾打碎用篩篩細盛納甕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兮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礵半斤

砒黃半斤班毛四兩石灰一斤桐油半斤八錢內煎沸入罐兌罐容一觔半者以草塞口擊攻城人或竟熱熱澆之可透鉄甲中則成瘡潰爛放者仍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毒

一積石　石有三種一曰擲石自一觔半至五六觔者每垛一堆高懸三尺又五六十觔者五塊楷擲不及令入城者納一塊一曰大石每垛一塊或磨盤或陸軸或搥衣石大約一人之力能舉者預布垛頭賊推車頂門下棉屌版將此

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鄰垛一石擊之不中又借一石必退而後已一曰懸石用上大石足鑿三孔下繫鉄繩上續麻繩用法同之

一插器　用有底通節粗竹二尺每丁埋一筒在垛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鎗刀銃矢插筒內立之

一灰瓶　取生石灰末入小瓶內每垛頭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從上拋下擊打灰飛損目不能久立

一泥水　賊藏木一門扇木船竹囤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入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泥擲之泥在木上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於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藏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一壘臺　垛口太高難以外望各將泥壘小臺須要垛口齊胸以便下覷若原有石砌臺甚更妙

一設柵門　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

垛夫私下及閒雜人潛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飯換班一開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如緊急則茶飯挐送城上止於換班放出

一送供應　城上每段立一典守置小旗數面凡遇須用物件寫字貼旗上縣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備用襍物各為部分謹伺縣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襍役軍八量為多寡專司負挐所需物件

一備紙筆　每雉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一設巡邏　各垛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嘍則守垛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夫二名輪班絡繹巡覷止挑燈執旗往來垛口不許叫喝打梆搖鈴若有垛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垛口燈火斷滅者豎擧更旗次早

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　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責法重治

一設巡警　邏兵猶恐疎虞每門設巡警官一員各與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果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為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垛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製

其頁旂巡城法早弁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
巡邏不得呼喝敲梆警擾守垜之人
一斬逃亡　守垜夫下城逃走遊兵拏獲到官
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必不生不畏敵而畏
我
一賞報人　夜中或值風雨正奸人乘機竊發
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錢並臨時取用當風雨
之後無論家人僱人格外加勞
一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

日夜勞若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入必
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
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
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疎
如城有卑薄地有平坡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
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延怠惰一時
招架不及手忙腳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
所係不可不慎也
對敵號令
遇有警報中軍書則擂鼓夜則放砲掛燈
各軍民炤派信地垜口各執器械垜長城長推
長率領向外立定相賊近遠施放矢石如有老
少猶豫遲延不到者垜官指名報官本犯即以
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緊要七字開列于
後
一守城要齊心　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
賤大小均以性命為急各為自己身家守非為
他人效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恢悝必我飽而人

飢勿懷惻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憚害
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
相爭違者綑打一百至於二垜有急一伍協力
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
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錡守順昌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
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
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
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為國家破賊立功大敗金

師

李芾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粮栅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狥

這是兩個齊心的樣子

一守城要膽壯　賊之捱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耳彼於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胆顫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十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箇箇殺死若放開胆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鬥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眾

金師孛撒帥步騎十萬攻揚州李顯忠竭力捍禦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

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即退却　這是一個壯膽的樣子

一守城要氣定　凡百餘步外賊吶喊衝堵或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逾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銃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胆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賊退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垛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垛違者以軍法重治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將嚴綱獲甲首千餘級　這是一箇定氣的樣子

元張宏範帥舟師逼宋于崖山豫構戰艦于舟尾以幙障之俾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

動舟將接鳴金擲俥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
七舟宋師大潰挹其主昺赴水死這是兩箇追系的樣子
一守城要脚定　每垛各有信地東西南北不
得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而譟混撒哄
人護東面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机一擁
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
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八箇字耶
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加攻東雖十分緊要
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要緊之
方齊力防護惟許垛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
垛斬首示眾
一守城要目專　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垛
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砲
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鈎
[illegible]端相賊必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須見
手[illegible]斷其手見頸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
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萬
鬨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

垛長城長雉長巡視留偺者輪流歇息但有見
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眾
一守城要聲靜　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
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
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
譁[illegible]賊消息四城門但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
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眾人齊
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
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自日屏去鈴柝止堅
旂號不許一人喧嘩城下不譁城外有驚亦可
報傳以便策應如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聲震喊
高叫驚走但有隔垛間話者割耳示眾
一守城要志堅　兵貴如山下搖不動百讒不
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城攻賀州日
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
之人都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昔城之計一人詭
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
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

將譎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示衆

一守城要嚴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飢以寧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必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膽乍動乍靜以疲我精〔〕或進零衝以耗我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智識衆壘增備以示我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撤圍勿喜疾攻勿驚歸師毋躡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僞降毋乘忽逼毋懈久持毋變倉遽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名給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款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人解說明白字字依行

遊兵號令

一城門每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即行接應不許稽遲

一各舖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絶

一各門備快馬數匹以傳警信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八目錄

籌設防有引

防門

槎牌圖　金錐板圖

鐵捕板圖　鐵捕板說

鐵鉉濟南吊插板　刀車圖

羊侃鑿扇　鑿扇圖

七星池圖　羊侃下水沃火

姚仲酒缶　孟宗政囊糠盛沙

備井水　備水缸

火月城　楊智積爇薪助火

防梁

懸簾圖　懸戶圖

木女頭圖　劉錡理輪撤屏

張巡大環破鈎車　絮被

傍牌　奈何木圖

浮籬圖　垂鐘板圖

籠籬笆圖　皮竹笆圖

木馬子圖　狗脚木圖

洞子圖　布幔圖

防墻

韋孝寬木柵　韋孝寬守玉璧

孟宗政火山偃月城

偃月城圖　突門虛壘

備修築

防奸細

嚴搜逐　清保甲

查流寓　查僱工

查寺廟　查客店

查樂戶　立內柵

加外鋪

防窮民

總引　虞詡三科募士

王式開倉賑貧民

防內應一此保敵門為內應者

禮王被殺園子　吐蕃結婚門者

卷之八目錄終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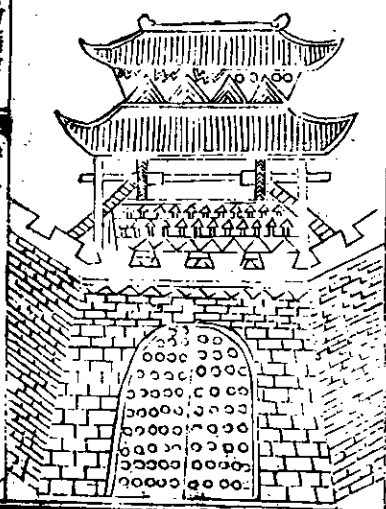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館鳳雄道芳

籌設防

許洞虎鈐經曰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人焉守圍者桑土綢繆太平時尚思患預防況烽火已傳可泄泄視之乎一刻不防則一刻即生衅端一處不防則一處便爲瑕釁甚矣防之不可不早籌也輯設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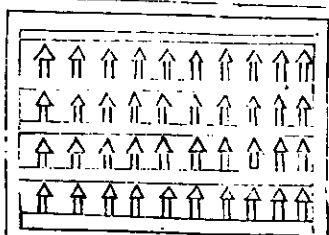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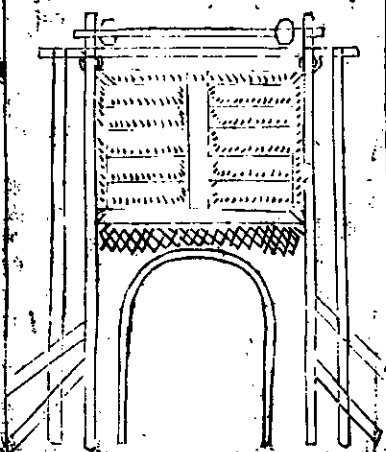
防門

楗牌　量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寸外用鐵葉排釘裏嵌上照門洞中空一尺闊長長將楗預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横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楗牌用粗繩繫住若遇焚城門之患士兵不及將牌放下隔阻

樓牌圖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階馬坑濶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墻脚虛須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濶而上狹蓋上狹於下賊一墜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栽金錐板週圍墻上及內城門口仍列壯士用强弓勁弩火箭礮石利刀長矛爲鈎搭斬梯之具無事用堅木梯上跳板便我兵利於出入有急撤去跳板用海蘆蓆虛葢浮土令賊不覺一踏便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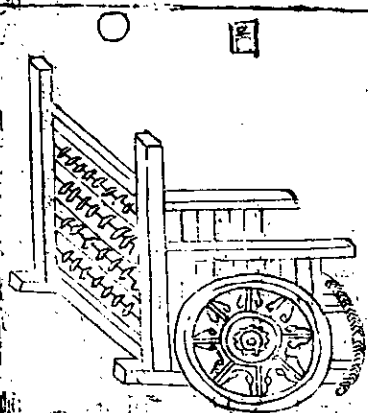
金錐板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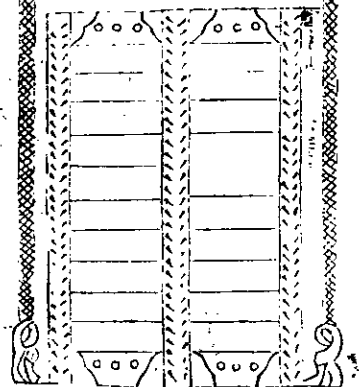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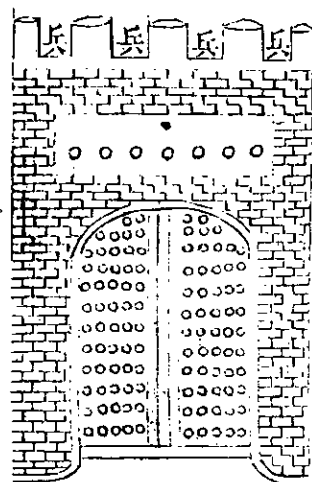
階坑用鐵蒺角等不如金錐爲妙鋼鍊爲鋒極尖錐長二尺許堅大爲板長五尺濶二尺密釘金錐平鋪坑內錐鋒蘸虎藥少許見血立死馬蹄立穿

鐵桶板　榆槐堅木爲骨其濶兩邊各擋過城門一尺幔以生牛皮週圍用鐵葉裹釘密完用猴牙釘釘上極其鋒利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各立二柱柱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柱下各立擋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轆轤爲絞索之用以絞索升之兩柱上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插板中亦空一竅絞至兩竅相對處以巨鐵釘挫入如欲阻賊拔去鐵釘其板立下勢重千鈞

鐵插板式

月城設陷坎內置金鍤板賊即破門進一步便陷死地又必置鐵插板倘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則復下此絕其內外吾得任意殲之矣有此法又可誘敵入城鐵參政守濟南曾試之

靖難兵圍濟南甚急參政鐵鉉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鐵板幾中之

刀車　以兩輪車自後出鋒刃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用此車塞之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內防姦細內應

刀車式

鑿扇　侯景以長柯斧砍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砍者乃退如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更倍今人一聞警報將門用石叅磚用土填塞殊爲可笑倘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何如鑿扇爲妙

釣橋　用楡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絙繫屬城樓橋縱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三口置熟鐵楯以架鐵索并繩貫其易起有警挽起斷路併護門

七星池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於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横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天溝樣底約濶五寸鑿爲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爲度務令均匀其相連處横鑿寸濶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砲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闖河傾瀉火無所施其人亦難於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侯景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鼓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戰士踰城外洒水久之方滅

此即七星池之意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

金攻仙人閣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

金帥完顔訛可攻東陽城宋孟宗政衰糠盛沙以覆樓櫓列甕儲水隄防火糠沙必皆用水浸透入囊

一法用晉石化水塗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備井水　城中多濬井泉於寺廟空地添井三

五十眼一備人熟可飲一備火攻猝救

備水缸 木桶敵臺之下各貯大水缸數口五垛亦共貯一缸如爲飛火所燃隨燃隨撲不至取敵遠火成燎原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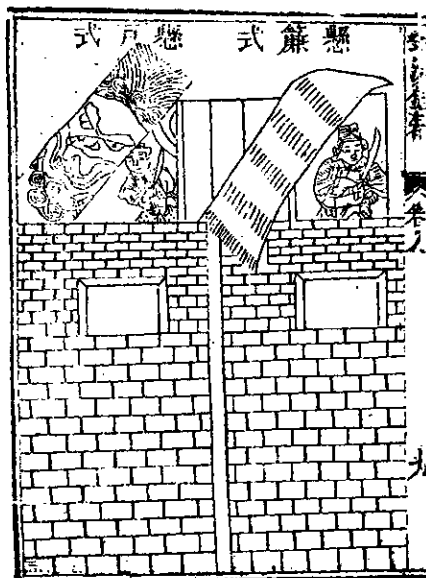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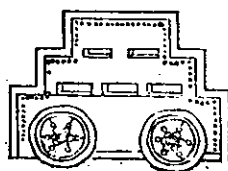
火月城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垛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走

此上當看風勢如何風勢向外則擲向內則切不可用

楊智積隨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城燒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防垛

懸簾 垛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垛口一木架兩邊在內貼城上一轉軸匡檔在外緊貼兩垛邊上安樣木可搭氊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直透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鉤竿須用兩帶緊架內外用兩活撑柱長二尺以鐵圈子釘匡檔兩旁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撑兩垛邊傍遠觀高撑近觀低撑下可瞯十丈

懸戶 以轉軸依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鵝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撑之不用木架止用兩鐵管狀如環錐尖人垛內兩旁楞頭鑽入垛之兩傍大約懸戶懸簾撑不宜太高須防傍箭

木女頭　形制如女墻以板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牆則以此木女代之

劉錡守順昌時儲備無一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即以木女頭代女墻之意

尹子琦圍睢陽以鈎車鈎垛所及莫不崩陷張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

垛身甚薄賊每攻城先用大鈎鈎倒使守城人無所隱蔽宜善禦之然必薄城下方可施力若敵臺腳下有二突門賊至並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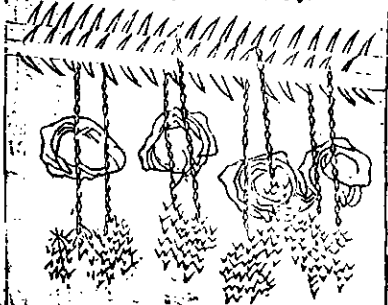
絮被一懸簾費重不如以民間絮被代之隨破大小短長造成木櫃被上密綴小帶爲耳以繩竿挑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虛懸復霑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燃守陴百姓有恃無恐又保護女墻一被遮二垛以代懸簾法簡功溥

傍牌　又近來賊銃甚多須要傍牌遮蔽每垛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垛一牌亦可人家門扇大執之亦能禦矢毒也況牌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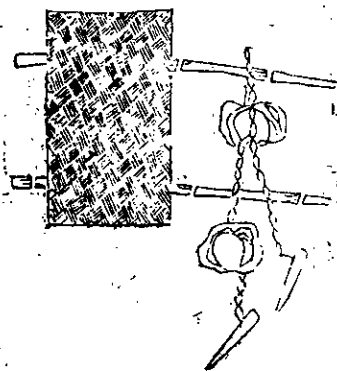
奈何木　垛牆之間立架木上梘機橫挑木[illegible]

輕重與挑木相稱倒縛虎柏荊每荊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丈長一頭縛荊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塊將石連繩纏於大刺垂牆外頭賊來蟻攻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磚石下墜刺木隨落守垛兵夫驚覺即拋打磚石因其無可奈何故謂之曰奈何木也

奈何木

奈何木繫石礧

浮籬　奈何木下垛口之外益以浮籬每扇約濶三四尺長六七尺不拘環城接連架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籬濶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垛外一半放入垛內其外閣浮籬籬上壓以礧石天晴加置石灰數包於上其內用繩納墜石處懸用木釘釘於地下鬆緩其繩若賊加梯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礧石下擊兩竿翻入墻內守垛者且自驚覺即遂睡亦醒若賊置梯籬下而攀附上登則頭溺浮籬亂石又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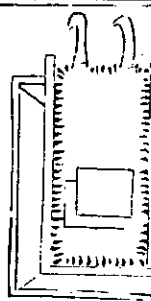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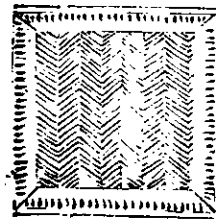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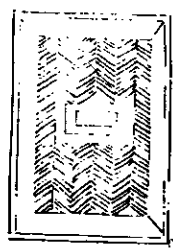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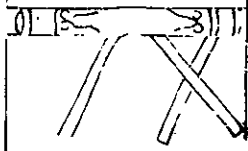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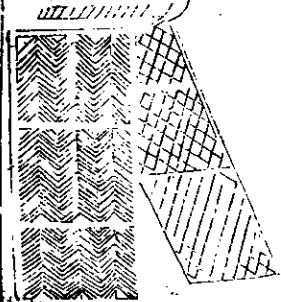
兩竿架浮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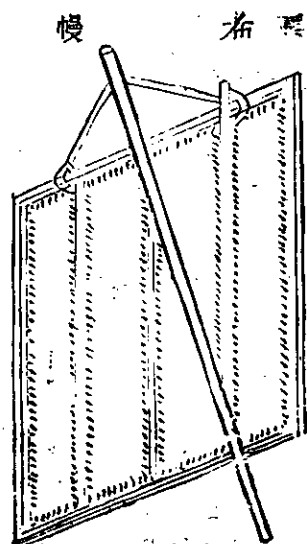
依此

垂鐘板　長六尺濶五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窻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兎拐子木

䈴籬笆　剝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襯生牛皮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棚上木馬倚之女墻外向腳木掛之

皮竹笆　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窻可以射外

木馬子　一橫木下豎三足長六尺高三尺

狗脚木 植二柱女墻內相去五尺準墻為高下柱上施横木鉤掛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闊三尺外直裏斜外密裏稀密處以大麻繩編如竹笆樣城樓關卽遮敵之

布幔 以複布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麻繩為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墻樓櫓

西魏韋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令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

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韋孝寛隨其崩處竪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亦一法也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扈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城頹孟宗政奇新架火出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城頹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借仞躬督役五日成

突門廠臺　賊攻城推衝車到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撞城長五六尺餘柄以麤木爲之每去一瓢則以衝撞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廠臺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哉制詳首卷茲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甎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百甕每十垛用鉄鍬二張鍘刀一口門六扇長叉五杆四根備攻城垣當時修補防姦細

一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為應或一年半年裝為僧道筭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果修脚剃頭在本城跴探道路探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件為復心買囑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眾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敢家混留者查實姦細一同打死賊無內應雖門開

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一清保甲　保甲既已行之平日更當清之臨時十家一牌互相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事發連坐坊長五日一查報即是原住居民若兵臨城下蹤跡詭秘舉動可疑許稽察報官着捉獲真正姦細一名登時破格重賞又每家拾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有牌方准放行

一查流寓　流寓五年三年以上與比屋一體編戶做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無親戚保結者一概驅逐出境

一查僱工　麪糖染磨絲氈等店類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鄰里保結果係人僱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先行驅逐店主容留連坐

一查寺廟　姦人潛跡多住寺院尤宜防者無名菴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安問從來今惟責成僧官又立住持六人如民間之有約正副者然先將各寺院分造東西南北四冊集菴有

牒僧幾眾無牒行者幾眾名山偶到客僧幾眾此外流僧概逐其行腳往來准禪堂施飯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沿街結黨坐募齊供說帳談因者嚴驅逐之立一小票即散各僧房所留過客開報家鄉姓名逐日往住持登簿每月十日一送堂查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以家留姦細論僧官一體治罪道紀司亦如前法行

一查客店　城外關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制店之人次令店主

具結保客人其衆客中尤擇一年長住久有資
本者具結保衆客人凡新來之客供照此行
一查樂戸　不良之人挾重貲而至多以借家
爲窩宅葢倡家原爲客趨又惟利是視自不必
詰所從來而始受之明矣第有倡即是盜憤爲
賊主者乎除在籍樂戸外皆流倡也地方不得
賄留縱有衙門積竊爲之護持地方明知之而
不敢逐非姦人第一藪哉宜嚴行驅逐至在
籍樂戸着牌頭造册某戸幾家幾名幾口出示曉

諭使知不在示內者即係流倡庶人人得以舉
首仍着牌頭立一獨脚簿將各家留宿客商姓
名逐十日送捕衙驗實隱匿者連坐
一立內栅　城中最慮潛伏須于各街巷口設
置栅欄每夜懸燈撥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
即官府夜行須稽察以防姦細
一加外鎖　凡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
揀謹慎有身家壯丁守之防城內姦細欲門而
出

防窮民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
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若未來順手亂天
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則兇甚且
不可勝誅臨事而防之則兵及亦不可勝防要
知窮民不願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不過
生計盡絕圖救一刻之飢寒躲一刻之死亡耳
所謂做一飽鬼死亦瞑目之說但安撫得宜衣
食不乏皆我荷戈登陴相與戮力捍賊之赤子

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許洞云被圍者當先
安其內而後其外漢虞詡唐王式皆識此機者
今載於左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
不能禁虞詡爲朝歌長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
椽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
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貸其罪使
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待之殺數百人盜賊
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所謂

天罡地虎也不事家業者所謂遊手無籍者
也數者法所必誅而翊乃急取用意深矣
唐裘甫亂浙東王式討之入越州命諸縣開倉
廪以賑貧乏或曰軍食而意不可散也式曰非
汝所知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置酒大會諸
將請曰公始至遽糶粟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
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
賊至則倉谷適足資之耳皆拜曰非可及也
防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
也我請兄弟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代邢二人
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狄平川中
是漢地入兵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
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
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
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旣至募工徒葺理城郭

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
平不之覺希烈遣將數百騎笑至其城應募執
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以上皆敵人姦細爲內應者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鄣又從而伐之初莒有
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
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之子占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鼓譟
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後唐蠻軍抵成都城下成都中將李自孝陰與
蠻之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
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惜其技止此也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
而殲旃不更快乎
唐吳少誠遣兵掠臨潁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
使上官涚不叶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
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
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以上本國反側爲內應者

防詐門

唐幽州賊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爲遣人爲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將隨入遂陷

土木之變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是秋敵奉上皇至城下約賂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

安孫祥震瑄出獻金帛敵笑不應擁駕去

防詐降

唐裘甫冠浙東王式討之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式至詐引賊來降寔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晝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

防詭冒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車有障蔽者自藩盈詐爲婦女也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

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託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屬入縣衙一寄以强兵載婦人羃䍦乘車而入遂奪林

唐蠻進寇嶲州竇滂遣兗海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

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潜遣千餘人環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

迎暉設伏掩擊盡殪之

頭賊詭冒百出幾乎不可方物矣鉤深到隱之術亦與時中流一壺也

防襲求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宋王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百人衆慴貼莫敢前執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

义耳

兵法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正爲此也太守古稱郡將所謂羽翼爪牙者安在哉固可襲而取矣

防潛襲

西魏王羆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羆不知覺比曉軌將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

驚退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將遂遁

兵法曰探候不謹烽火失度一蠹也王羆勇則勇矣疎虞之罪其能免乎

宋孟珙召文彬等受方畧攻石穴丙夜蓐食旦行辰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金將武仙易服而遁

防離叛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于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齊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懼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劉鄩乃遣人賜語彥溫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皆勿以行又下令

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族城中皆惑犇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晦冥　因乘風雨進兵者甚多不切攻城故不錄

唐李愬謀襲蔡州夜起師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旂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城取吳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

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懋入駐元濟外宅元
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火南
門執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無備有患如此

宋李全謀襲金泗州時大雨盱淮水合金曰每
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長鎗三千人夜半
渡淮潛向泗東城將至隊冰薄城下掩金兵不
備俄城上萩炬數百齊舉遥謂金曰賊李子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還

有備無患如此

防佯時令節

魏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高歡揚
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
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夜行三百里泰
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大軍驚走衆至降
散兆自縊

宋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還守邕州狄青欘崑崙
關險既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
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
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士首夜樂飲徹曉次
夜兩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厠久之使人諭孫
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
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
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
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

靖難兵起揚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適
王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歡
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黎明破城
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進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
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謂賊大舉而還非本意
也必欲爲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不克而還

吳遣劉信攻處州譚全播拒守城險不下乃還
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瑜與之

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
賀而去今播所守百姓城耳大兵再至必克之
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弃雩都追執之
　敵退兵散恒人常情不獨全播爲然觀此正
　可爲戒

防敵去而復來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
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
禦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果復來

金師退和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
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
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聲東擊西

漢周亞夫拒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精兵果乘西北不得入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諸葛亮後數日亮盛兵西
行淮以爲此見形于西欲使吾重兵應之必攻
陽遂耳其後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唐史思明圍太原久不下選驍銳爲遊兵戒之
曰我攻其北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
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得入
　思明運用足稱勁敵若非光弼未易當也
朱泚圍奉天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
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畢再遇進兵泊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
旂舟楫于石圍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
兵從陡山經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兵

潰守城者開門遁
　聲東擊西淺術耳事極易曉只因臨時
　爲賊盛所懾不遑顧及所以悞事故爲將之
　道當先治心心清則能謀心定則能應也

防賊求和挾詐

臺城圍久侯景衆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
支一年援軍斷其路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
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繕修器械伺其懈
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敕止援軍景既運

東府米入右頭復進攻重城晝夜不息重城遂
陷

防火變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近城居民有堆積稻草柴薪者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蓋賊入內應多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置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狽莫知所自來姦徒因乘機竊發矣今預立救火夫四十名各[illegible]貯一水缸各防備長火鉤十把蓆絮被氈絮袋廿

條大小水桶五付轆轤十付鐵桶一付長梯五付長鐃五把一時火變則十人持鉤將起火屋并下風屋鉤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十人司汲汲水入桶五人挑水登梯十人運澆五人持長鐃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掠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方百姓不許混救如係守城垛夫巡官將領之家稟明方許下城救應姦人見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矣

防火藥

守城最要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貯于一處不惟難于取用抑且聚積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窨外築墻垣每庫細藥粗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甕盛上須多加泥護戒用煙火仍備水具各派專役司之不謹定從軍法

防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撥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姦細

火藥庫亦然須即捕而治之

防牢獄

獄囚自分必死每幾幸賊寇之來一旦有驚豈不生心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至內為外應防之不可不早也輕繫者放之重辟者鞫明防之仍嚴諭獄官不得剋減獄食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時委衙官伺察非常亦預防無患之一端也

防庫

庫者衆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藏重之
彈壓默銷姦謀
防隙地
唐昭宗攻鳳翔朱溫率師迎于岐下王師範欲
乘虛據兗州劉鄩先遣人詐爲鬻油者入城伺
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覘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
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
啣枚而入一夕遂定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九目錄

完顏昂進壘　孟宗政掘坑
風扇車　飛聽
拒撞木
鉤鐮
拒鉤竿
推刀
附鉤竿　卸月鏟
拒蟻附攻城
夜叉擂　狼牙拍

飛鉤　車脚擂
擂石架　擂木架
拒攀城
鏵斧　鐵錘
拴手斧
拒矢石
木幔　皮簾
竹立牌　木立牌
剛柔牌

拒砲
虛柵糠布袋　龔交稭布裯索旃藉
拒火
溜筒　水袋
水囊　麻搭
唧筒　附火車
韋孝寬鉤鐵　鐵鉤
拒烱
塗醋漿法

拒水
造船決堤
拒馬
地澁　鹿角木
鐵蒺藜　擲蹄
鐵菱角　木菱角
鬼箭撒式　鐵鹿角
刺毬　茅針
鵝項　皂角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九

淮南李盤小有
京口周鑑台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週英

籌拒禦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墨子能服公輸般魯不識一鼓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衛或從遠二審思四法相師相勉爲拒禦

拒土山

侯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廹士民乱加毆捶疲羸者殺以填山旬月衆數萬城中亦築土山應之太子以下皆負土執畚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勝容分配二山晝夜交戰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韋孝寬更縛木接之令常高于土以御之

右乃明制其上

侯景之變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史思明冠太原爲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右乃陰以其下

拒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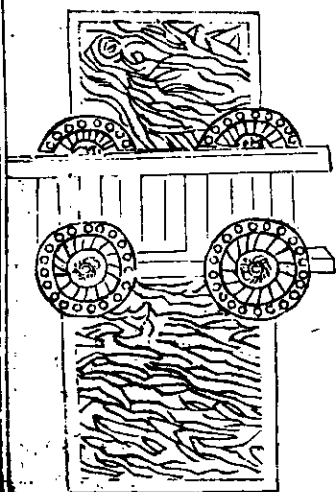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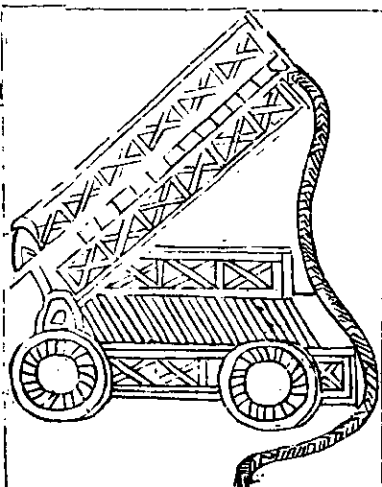
尹子奇圍睢陽以土囊積柴爲磴道張巡每夜潛以松明乾藁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

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

拒塡壕

宋臺軍圍壽陽劉劭用草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遂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草於是火燃草盡塹中七不過

金粘沒喝攻太原諸縣破獨張之澠王禀固守不下塡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木如屋形以生牛皮纔上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人運土木柴薪于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蘆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先穿壁爲竅道火鞴在內候薪積多即放燈于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熾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竟不能塡

摺疊橋

右濠橋長短以濠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濠輪陷則橋平可渡若濠闊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濠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知此法則知所以禦之矣

拒雲梯 附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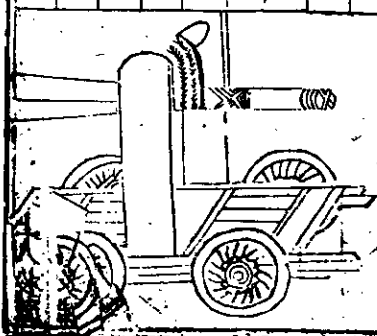
漢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

張巡守睢陽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上推之臨城巡預于城上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出大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出大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朱泚攻奉天城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忷懼上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元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待之乃度梯之所在西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于上泚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

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上授瑊空名告身使募敢死士仍賜御筆使視功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瑊揣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卽合燃火次一日復下柴薪使夜燒之是時北風正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下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職不輟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

陷不能前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吳玠守殺金平金兵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槌車 以鐵裹碁竿首逐便移從倚飛梯臨城撞之較降魔杵爲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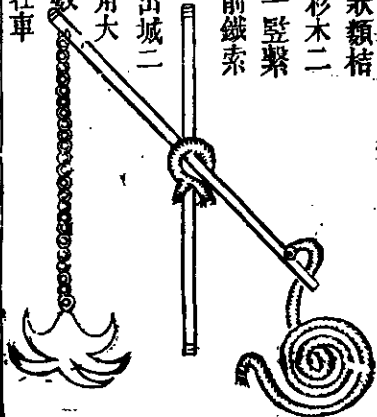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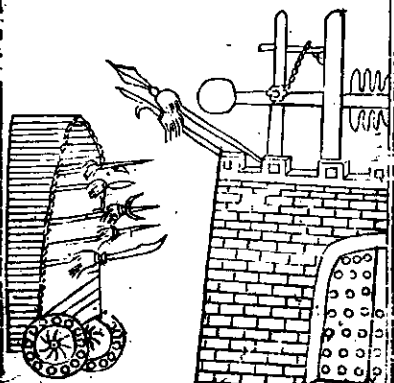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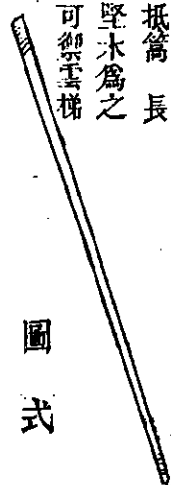
降魔杵

攻車臨城用杵撞住又用撓鈎鈎之然後投以火炬擊以銃砲

弔楬 狀類桔槔用大杉木二條一橫一竪繫以大索前鐵索貫石或鐵猫兒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丈餘數人更相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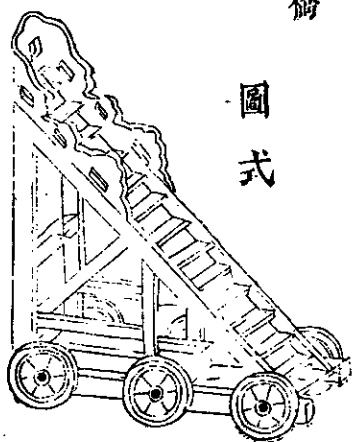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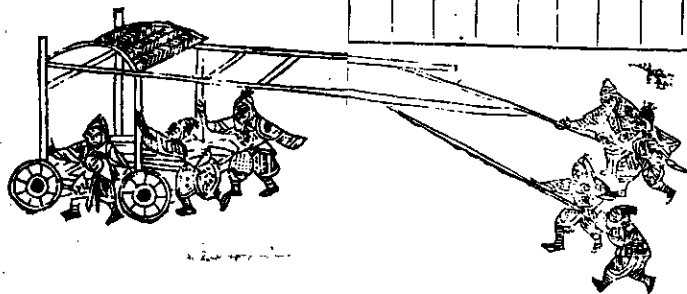
抵篙長
堅木為之
可禦雲梯

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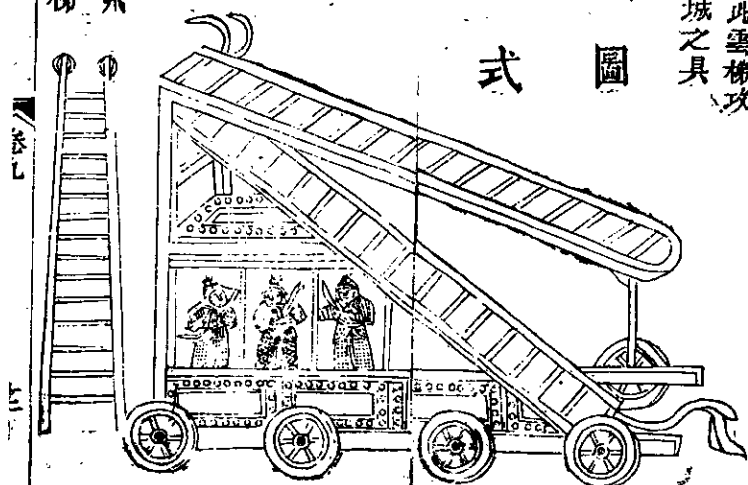
叉竿長
二丈兩岐
用叉以叉
飛梯

金粘沒喝攻太原其鵝車如鵝形下用車輪冠之皮鐵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敵樓王稟於城中設跳樓亦如鵝形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遂敗

此外有行天橋翻梯踏雲車格天呂公等車擄之欲自下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謹具圖於左以俟其餘凡讀書用兵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

行天橋

圖式

翻梯圖式
此翻梯踏雲車未至城者
此翻梯踏雲車已至城者

此呂公車攻城之具

飛梯
此雲梯攻城之具
圖式

雲梯　大木為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障以牛皮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上以窺城中

飛梯　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城推進

竹飛梯　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脚澁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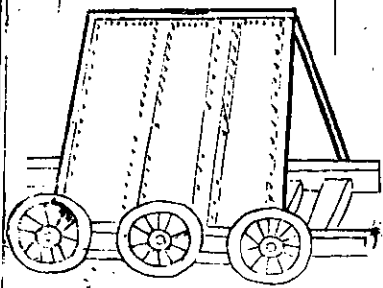
躡頭飛梯　如飛梯制為二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反其附城易進

拒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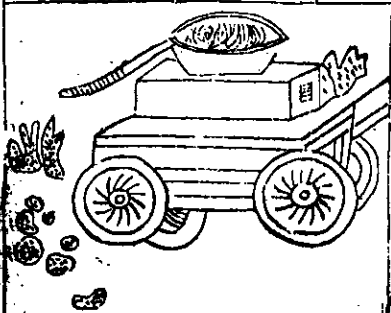
侯景作十木驢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作燕尾炬擲焚之

尖頭木驢　形如幀幄車惟增二輪上横大木為脊長一丈五尺上鋭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冪之內藏十八人進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燕尾炬束葦草下分兩岐如燕之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燕尾炬式

鐵汁神車上攻城之具如側屋木驢上用鐵
葉生牛革漫成滚木擂石不能傷有神車一法
用堅木造車下施四輪轆以治鑪鎔以鐵汁夾
鐵爲鎔汁之槽槽用夾層中貯水防鐵汁透漏

槽上又加竹槽一層竹槽內塗泥泥乾鎔鐵
常炙火上令紅熱易化如鵝用洞屋木驢臨推
神車以鐵汁注城下如高進火屋四面遍擊驗
厚木層革遇之立穿鐵汁用松香牛油同煎

鐵汁神車式

唐楊慶復守成都蠻人冠取民籬筋重沓濕而
屈之以爲蓬蓋人其下抵城斫之矢石不能入

火不能燃慶復鎔鐵針灌之攻者死乃退
絞車　合大木爲床長二丈餘土爲絞車下施
四輪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及城遙拋鉤索
挽令近前即以長竿舉大索鈎及而絞之入城
如敍木驢待其逼城且擲木石使驚懼不敢出
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縋至驢上引絞車鉤索
掛搭木驢復挽上挽取入城

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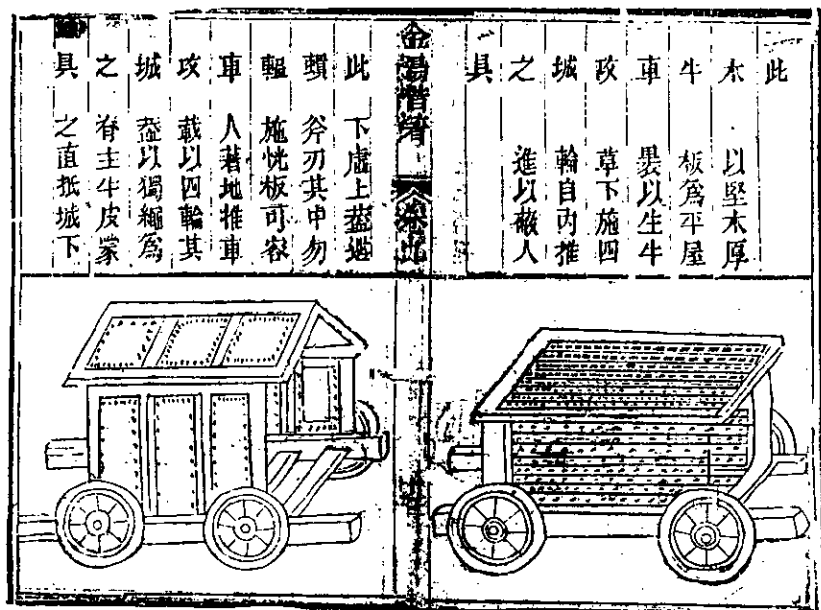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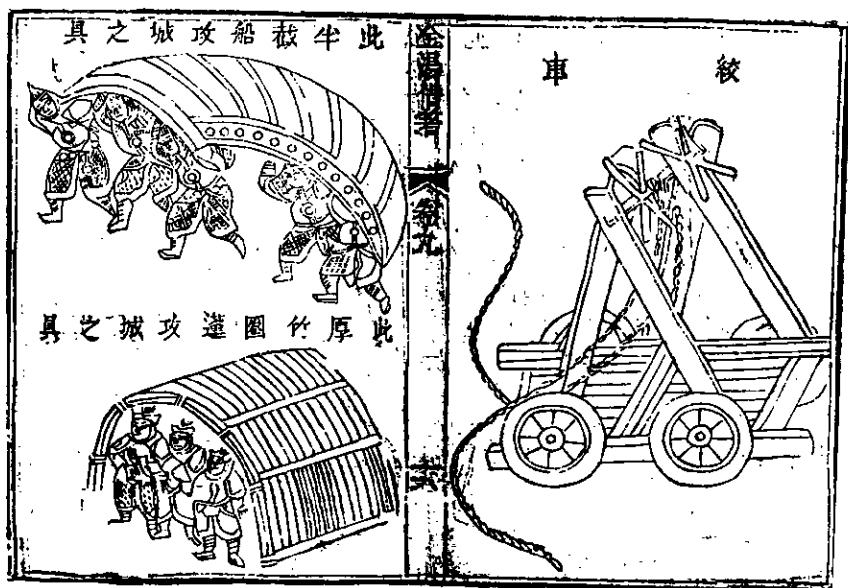
此牛截船攻城之具

此厚竹圈蓬攻城之具

此木牛車攻城之具

以堅木厚板為平屋畏以生牛草下施四輪自內推進以蔽人

此頖轀車攻城之具

下虛上蓋幽斧刃其中勿施恍板可容人著地推車載以四輪其蓋以獨繩為脊主牛皮蒙之直抵城下

此外尚有洞屋半船等類諸器攻城極爲矛
一不能制城立頹矣總之自上敵者皆雲梯類
也從中攻者皆衝車類也自下攻者惟地道一
法若有突門則一切皆不能施此敵要突門之
制所以妙絕千古

拒地道

漢諸葛亮攻陳倉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郝昭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

東魏高歡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韋孝寬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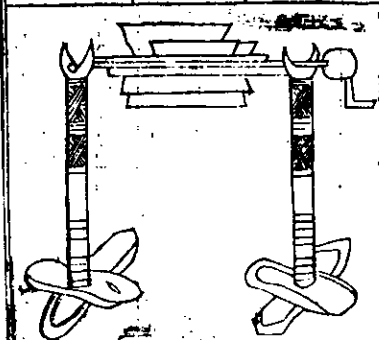
塹邀其地道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
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在地道者以皮鞴吹
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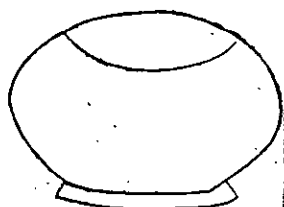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登陴
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送京師

言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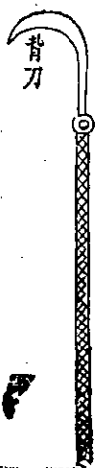
宋岳飛以兵十萬圍郢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
守將懼遣人求救金完顏昇曰爲我諭守將我
晉王下郢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
守將如其教塡之飛果自出穴地以入知有備
遂退

金人攻襄陽孟宗政掘坑防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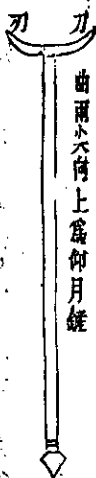
風扇車　二柱二桄高濶約地道能容上施轉
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
灰蘇火毬烟以禦之

用大甕穰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聰人
或瞽者坐聽於甕下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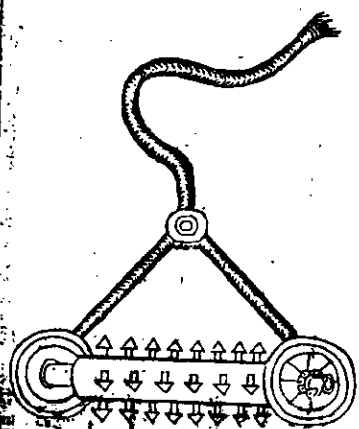
甕聽圖式

拒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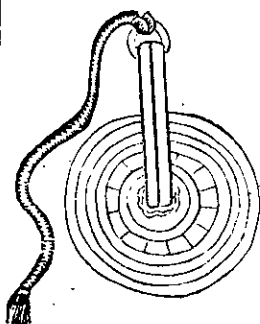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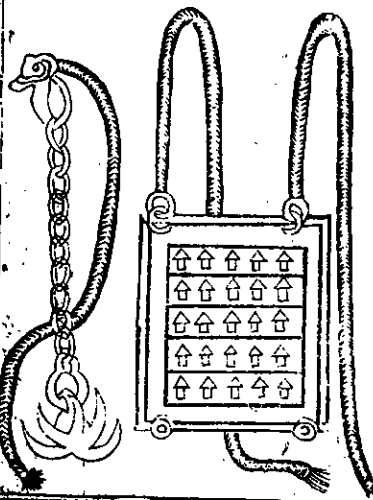
鉤鐮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縶大堅
木五六人懸撞女墻頭刻墻倒此時須用三四
鉤鎌鉤挽割斷其繩木自墜下又名提鉤昔年
倭攻桐鄉用此破之但要純鋼鋒利一鉤即斷

鉤竿

曲刀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
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鉤竿上城待扒至半城時
隨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垛置一只

鉤竿　如鎗兩旁加曲刃竿長三尺裹以鐵葉
施鐵刺如雞距

鉤竿式

拒蟻附攻城

夜义擂　一名留客住法用榆木長一丈許徑
一尺周圍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腳輪徑
二尺以鐵索繫車放下復收擊攻城蟻附者

狼牙拍　合榆木爲箕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刀刀刃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鈎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飛鈎　一名鐵鴟脚鈎鋒長利四出以鉄索貫之麻繩續之敵人攻城畏矢石不得俯窺賊其聚處則擲鈎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取三兩人

車脚擂　以繩繫獨輪以狡車放下復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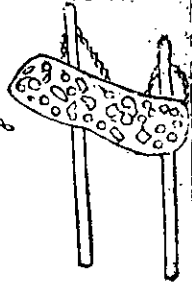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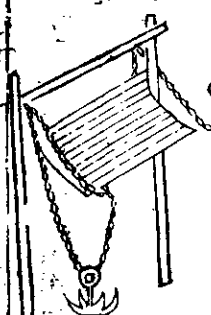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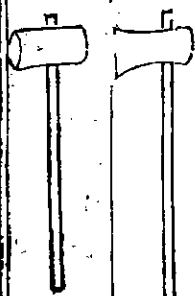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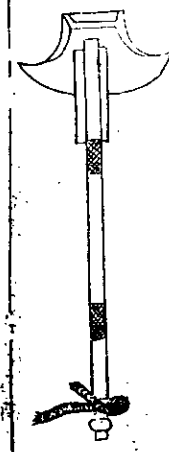
擂石架　賊攻城衆多必依擂石集置滾石於上以繩依活法傾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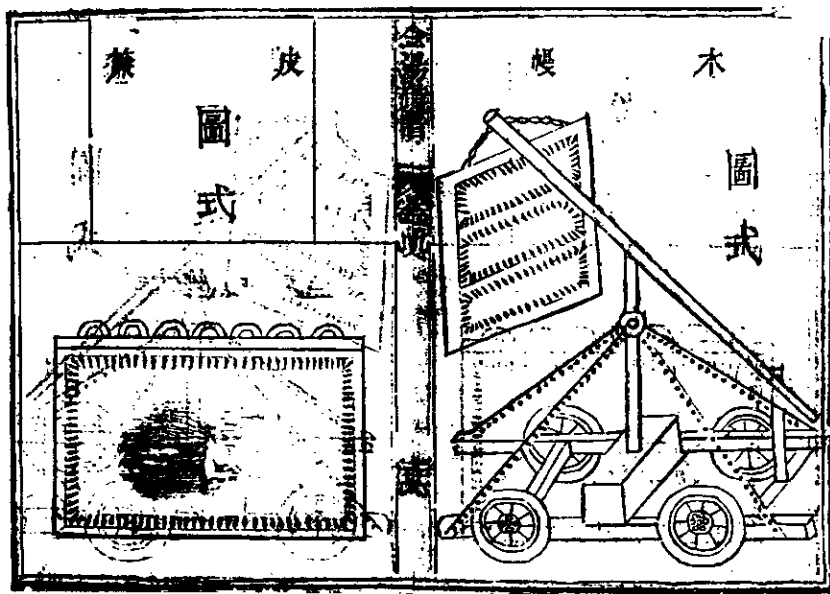
擂木架　賊衆依擂木架置滾木於上溜擊之

拒攀城

錛斧　頭重三斤柄長二尺每垛一件賊至垛口或暗約奸細上城用斧盡力砍之後鐝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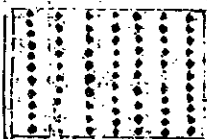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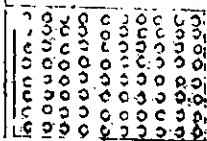
剉手斧　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重一斤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用於敵樓戰棚踏空板下鈎刺攻城人及砍攀城人手

拒矢石

木幔　以薄板爲幃如屏裝以生牛皮施桔槔載以回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蟻附者則以幔禦矢石

皮簾　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關則張掛之皮不可掤緊蓋柔能制剛也

竹立牌　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用生牛皮穿條編成上銳下方一法用生牛皮穿索以厚竹爲之弁堅如鐵竹以木爲之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橫幅施闘拐子長三尺謂之木立牌

剛柔牌　其架用木爲長槅中用一揎牌包頭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蠶綿三斤用布襯爲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木薄扁絲每二張蠶繭圍爲一毬挨竹排之又用蠶綿五斤衲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遍用灰膠四明裏面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計十五斤計費五兩此外或用鐵鋅鵝毛人髮將紙皮膠竹木用其遮禦鉛子無勝此者最以入水尤佳結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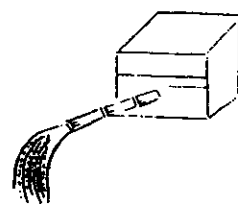
剛柔牌式

第一層用生牛皮第二層用竹大箬粗布襯裝貝牛皮裹第三層用薄桑皮紙漆寄背相次

拒砲

金兵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坐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大於斗樓櫓中砲輙壞王稟先設虛柵下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樹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公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璧假山為之其圓如燈毬狀蒙古破大礮碌碡為礟有三十稍者舁城角置百枝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櫓皆破攻及芳華玉溪所析合抱之木隨擊而碎金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砲不能及

救火

水筒　賊火燒城用鐵溜筒貯水頃滅之或云宜下濕沙滅之若水油焰愈熾多致失事

水袋　以牛馬雜畜皮渾脫為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于袋口若火焚樓柵則以壯士三五人持口袋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

水囊　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有此法作油囊

麻搭　以八尺桿縈散麻二斤蘸泥漿以滅火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唧水出

欲攻玉壁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擧以焚樓韋孝寛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

鈎式　俱要純鋼鋒利一鈎即斷方可

拒烟

賊向城縱烟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入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勞目

拒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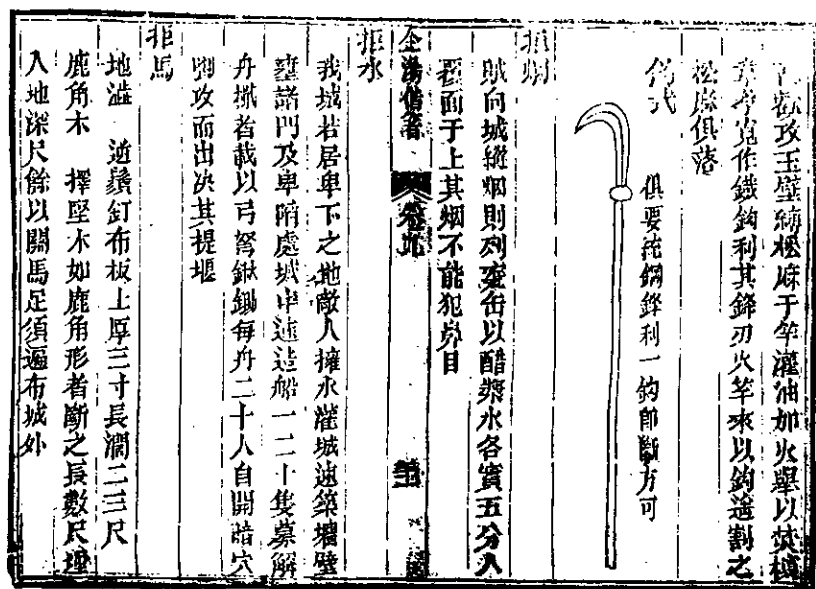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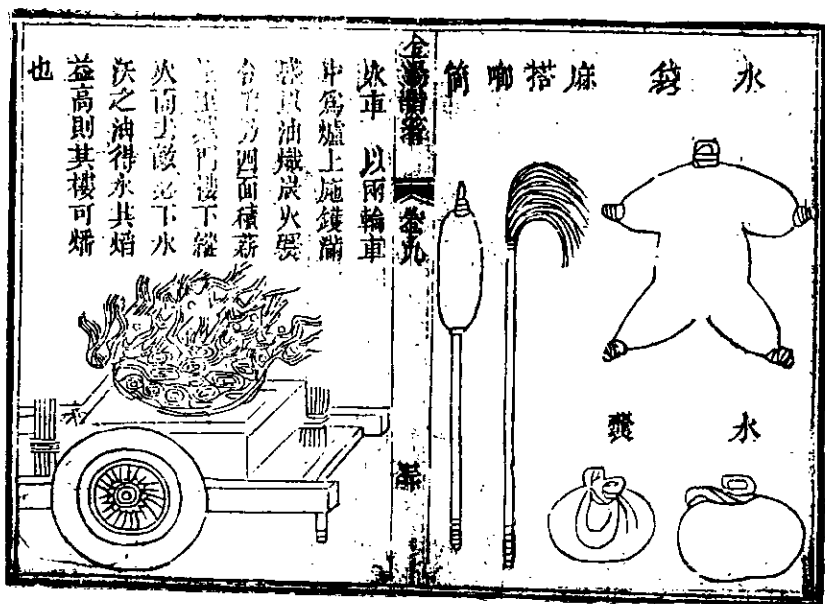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遂築墻壁塞諸門及卑陷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舟二十人自開諸穴潛攻而出決其堤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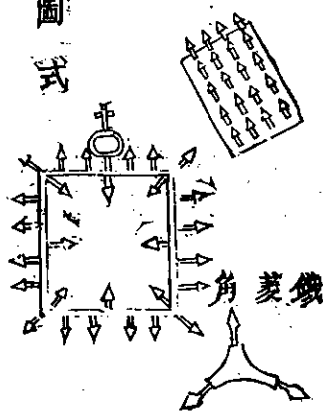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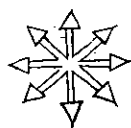
拒馬

地澁　遍鑽釘布板上厚三寸長濶二三尺

鹿角木　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鬬馬足須遍布城外

鐵蒺藜　置賊來要路古所謂渠荅也

擲蹄　四木鬬方徑七寸橫施鐵逆鬚釘攔路

鐵菱角　布水中刺人馬足壕中天旱水淺則

布之城外有溪波所在者布之

鬼箭　鐵蒺藜之小者楔汁毒藥製之戮人馬脚內爛故曰鬼箭裝竹筒內筒用茅竹去皮方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用時手提散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以爲阻馬守險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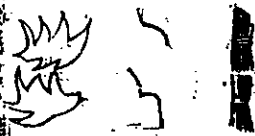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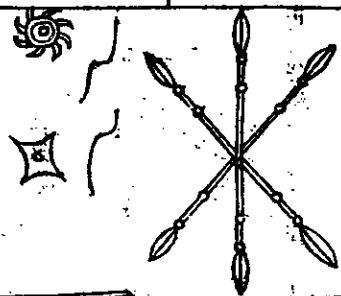
鹿角　用木三
條交义搭架兩頭
木尖貫鉄鎗可收
可放

刺毬　用鉄打四
方有鋒中有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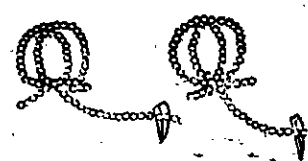
茅針　其形如
針以鐵爲之

鵝項　形如鵝
項上下鐵刺

皂角　以鐵爲
皂角刺

以上須預先打造臨用以繩拴擲地皆蒺藜類

絆圈　以竹爲圈插於馬
道以索結聚竹圈以釘釘
草茲處或浮土埋之馬至
套圈顛倒

又有用活結繩圈再加竹
圈上馬至套圈縱出竹圈
而此活結繩圈一動輙緊
馬足拽住

馬拖　用竹削成筋
大長數倍于筋其雄
頭銳用以鑽地尾用
[illegible][illegible]索過搖碎和麻
成皮索索尾安扣頭
扣轉于竹片之上仍
將鎗桿拽索于竹片
首若馬被套而走則
索尾之鎗自戳馬腹

種氷　凡賊來過嚴冬之時相度坡塘城岸高低處分單土灌水乘寒結氷使其滑溜令賊不得趨馬不得聯又可灌水沃沙為營壘曹操常用之

攔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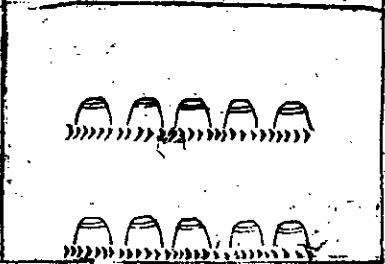
品字坑

二形俱以空闕無城塹處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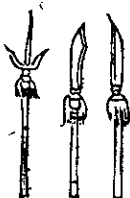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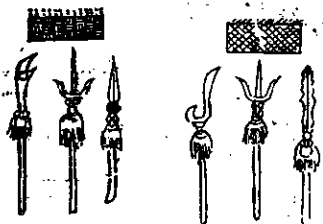
馬筒　或磚砌或木桶或無底或有底取適節竿竹埋伏隱地內筒底插鐵鑵鐵刺馬足且陷且刺不能前進穿深一尺每隔尺許設一筒遇曠濶無城塹處必當布置以陷賊騎長驅

結草　掘溝間斷橫塞住大路賊漫野而行預先結合野草以絆馬足使馳騁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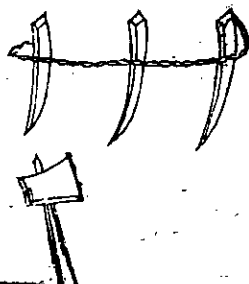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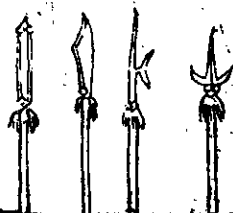
斷木　度林木賊所必由處伐斷其木橫互塞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樁移不便

青穽　麻麥草芥生處掘穽下插凶器上搠竹竿鋪以蘆蓆稼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穽　於泥沙白地處掘照前鋪置亦就彼處沙土遮蓋之使賊不疑

獻白　賊馬入境必之水飲宜于陂池溪澗中設置錐刺使馬望水奔飲受傷

獻青　賊馬久不收放望有青草必奔食之宜於草地中插鎗刺使馬入陷

芻誘　賊馬久缺草芻故掘穽下設凶器上覆芻秣或置毒於内馬見而食即傷

餌誘　賊馬飢餓思食炒製香料菽荳鋪穽上馬聞奔食即陷死地

擱馬繩　每副用椿十二根火麻繩十四五丈每隔丈餘車外用

以上諸器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來路不效斷賊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沙草相兼之地必效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躓千里之馬兵未有奇于此者然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預制之以待用可也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攖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于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

自至於顛覆不可忽爲講求乎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目錄

籌扼險有引

據險

王平據興埶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郭元振置和戎城　种世衡城故寬州

劉子羽駐興州　吳玠收保和尚原

楊存中不欲和尚原

余玠徙合州城

設險

孟珙總理襄樊　魏勝築城環孤山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圖一　圖二

陳紀經營北平　孟珙障阻漳水

李允則浚井種榆

失險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梁主不守采南之險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粘沒喝嘆南朝不守關之險

韓濟不笑南朝不守河之險

金主譏南朝不守獨松關之險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

淮南李盤小有父
京口周鑒亨公
古絳韓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運英

籌扼險

守非城將守城也必相境內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犄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遊兵絕其糧道聯絡聲勢各爲應援如卒然在山則過之王遠勝守之於近守之城外勝守之城內孫子不云乎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若上將之道也輯阨險

扼險

曹爽發卒十萬入漢中漢中兵不滿三萬諸將欲死守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宜先遣劉護軍杜興勢平爲後拒帥千人下比爾間涪軍以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拒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拒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給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拒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于爽引軍還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詣祠禱解然後料兵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敵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皆守河北今築城敵虜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爲中城南道朔方西城南道靈武東城南道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山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州境輪廣纔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敵虞种世衡爲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延綏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張浚敗於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擄未逼近郡正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庶幾可補前愆浚然之子羽即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恐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子羽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和兵于岷山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兵知其有備遂引去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師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敗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

皆陷玠收散卒與弟璘敗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爲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兵舍馬步戰遂大敗而遁去

金師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楊存中入對和尚原隴右之衝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中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最議于金師

與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
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盪鋭而後得
願無棄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璡冉璞有文武才
玠肩館之奉甚厚終日不言惟對居以堊畫地
爲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
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
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
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對曰蜀口地形之

勢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
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
山爲壘棊布星屯列兵聚糧爲必守之計于是
如臂使指勢氣聯絡

設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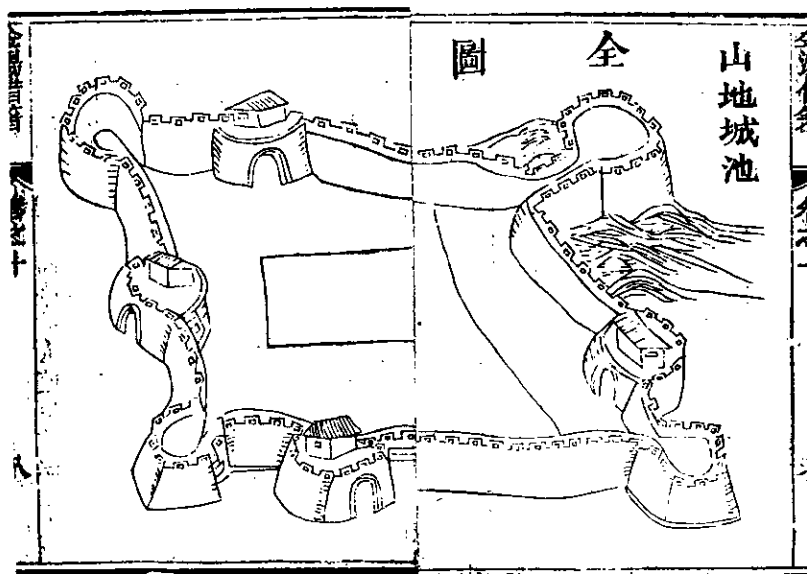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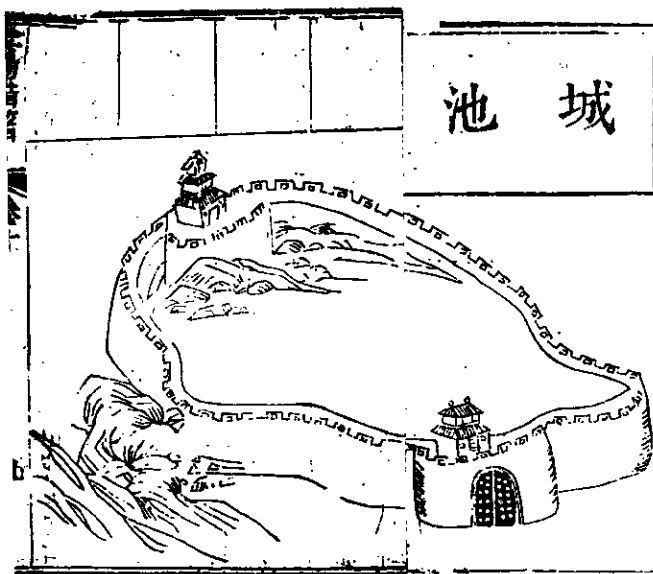
孟珙兼知岳州乃撤江陵節制司搗襄郢于是
復郢州荊門軍又復信陽遂復襄陽㓛詔珙收
復荊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
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
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
而得之當以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
捐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
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郢後襄樊失而宋卽
亡險可忽乎哉

魏勝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
中虛實受敵最劇勝築重城環山于內寇不能
害

李庭芝兼知楊州始平山堂瞰楊城敵至則構

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
城外山險賊至卽以兵堅守免爲賊先據窺城
中虛實魏李二公環包于內更妙圖附後

山地城池圖像

山地城池全圖

太宗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雍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經營之

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者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渡先鋒直至三海無所限隔敵一鳴鞭直至城外

乃役傍內塹十一處別作十隧于外有距城數
十里者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
遶城北入於漢而之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
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水之工百七十
萬而民不知役

滁州扎砦多役附馬杭起城下起樓爲斥堠塹
十里李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
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流列畦隴築短垣
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

徙浮圖北源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
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
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
耶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數君者皆知設
險者也

失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
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日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騎兵三萬從間路絕其
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到麾下
否則必爲信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諜覘
知其不用乃敢引兵下遂大破趙軍斬成安君
于泜水之上

蜀諸葛瞻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不進黃崇
屢勸瞻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

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長驅
而前破瞻斬之成都不守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敵兵輕果利在速戰不
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
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
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
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

精騎蹂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
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
於韓信諸葛瞻不守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
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
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
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
侯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
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不習戰鬬大王舉兵內外

震駭宜乘此際速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
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
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
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三千人急據
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
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
之志遂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濟矣乃濟江
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

東北循海有道道狹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
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
田租皆借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
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
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
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
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
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
牧于營平之間

粘沒喝分兵趨涼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
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入之南朝
無人矣進屯澤州
金幹漓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於
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庵王方平奔濟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師旌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
一人禦敵金兵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
步兵猶未渡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兵笑曰南
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遂陷滑州

取燕而不知取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河之險此敵之所以嘆無人也觀金師迄逕渡河光景可爲浩嘆矣乎南朝豈遂無人哉

金主自廣得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遂犯臨安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一目錄

遊艇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無底船　蒙衝圖

鴛鴦槳　走舸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拘襲者也

子母船圖　聯環船圖

以上諸船皆用以焚燒者也

木筏

此用以守者也

水師

束伍　總說

旗色　責成

柁工　水兵

泗人言文達　泗人司馬爵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劉基用泗人鑿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

趙善湘練浮水軍

水器

捌火飛篷圖　製藥法

製縫索藥方　飛波甲圖

囊箭圖　護臂護脚圖

水馬　火箭

火飛抓圖　火桶圖

噴筒圖　噴筒式製

合餅子方圖　三飛

飛鎗式　飛刀式

飛劍式　蝴蝶水秀

石油　江豚油

逆風火藥方　火種方

水老鴉　鉤鐮圖

撓鉤圖　鉤距

犁頭鏢圖　小鏢

拍竿　鐵練

呂繩　油餅

飛空滴水神油罐圖

散沙散豆　潑泥

總論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一

淮陽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　運英

籌水戰

金湯之籌籌守也何以言戰尉繚子云戰所以守城也又云務戰者城不圍況吳楚諸郡邑強半在水之濱則守江重於守城水戰又急於陸戰謂天塹不足恃歟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須拓跋困于瓜州苻堅困于淝水矣謂徒陸遂足恃歟杜預嘗襲樂鄉胡酋嘗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恃險者亡振險者勝信哉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荊岳下[illegible]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浦口鎮江之瓜州若江上無事則城內居民皆安

堵如故倘輕棄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空受偪迫乃失策之甚者矣輯水戰

大江要道

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艨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淝者不得渡此韓擒虎皆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此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能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舟戰

大勝小

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故每每取勝

金主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將戰海舟乘風勢使篷往來如飛金主大敗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戰于江中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旂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泊我軍士殊死戰寇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大敗

陳友諒圍南昌上親督舟師三十萬艘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悉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上不懌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非火攻不可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葦荻塡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燄漲天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下卒等皆焚死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吳遣彭彥章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兵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颺灰吳人

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船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趨二浙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敵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引去出海口泊唐島候風即南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泊敵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亙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蕩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三千人降

順流勝逆流

吳李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舟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

防淺

吳權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漢主命其子宏操

將兵救公羨權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鋭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船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士卒覆溺大半

明討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所乘舟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明主舟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曰古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愛死遂服明主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始退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進退不利于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

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水相犯日決勝從之敵見明軍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恐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

防砲

鄱陽之戰頗危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晌舊舟巳爲敵砲擊碎矣

防火

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弘範泊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

防風

宋陸秀夫負帝赴海死張世傑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巳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墮水溺死

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法以海運船巨遇風難旋轉兩頭踏舵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益武備不嫌于多慮患不妨于遠莫爲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衝敵賊舟雖整可亂也

防鑿

舟用夾底庶可無虞舟底有用釘者

舟製

八卦六花船

此船江海中攻守皆用不懼風濤攻則敵不能當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者以此保全勝用厚楠木板作五艙底槽後爲尾槽前平頭有八卦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後有舵樓順風用篷逆風轉輪其快如飛底中有槽高

七尺闊六尺旁二艚高六尺濶五尺儲遊二艚
高五尺濶四尺每艚相離置輪一尺五寸其濶
三丈六尺兩頭後鋪平中間上作艙長三丈六
尺艚前平頭三丈六尺艚亦三丈六尺尾起舵
接底空丙定八艕居中作官艙長三丈六尺濶
一丈八尺兩艕各濶九尺前後中共三桅篷索
用藥水刷過遇百不濕火到篷即滅週圍立候
牌艙上用生牛皮包裹底用狼牙釘品字密釘
以防奸細水怪此水軍大將取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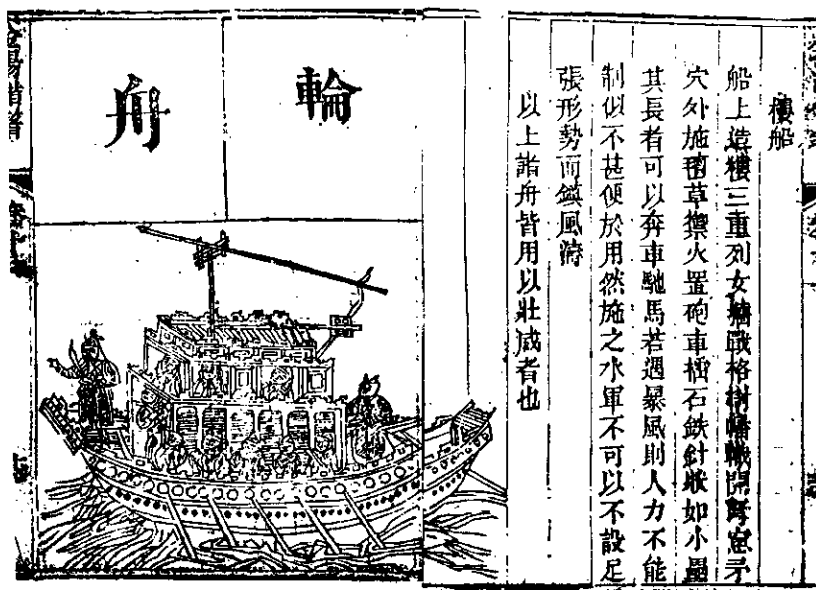
鬬艦

船舷上設女墻可蔽半身墻下開掣棹孔船內
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
士上無覆蔽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

晉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
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
上皆得馳馬畫怪獸於鷁首以懾江神水怪

右開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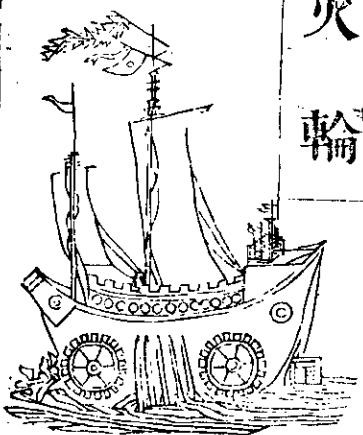
共十二圖

樓船

船上造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外施氊革禦火置砲車擂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似不甚便於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設足張形勢而鎮風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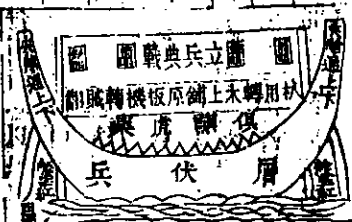
以上諸舟皆用以壯威者也

輪舟

岳飛破楊么於洞庭么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揮坎濟虞允文等伏舟於七寶山後令白旗舉則出伏其半渡卓旂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遂驚敵舟人馬皆溺

神飛火輪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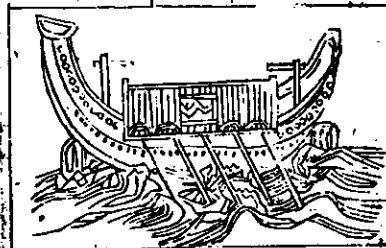
狀類海船周圍生牛草爲障或剖竹爲笆以當矢石上留銃箭眼上中下分三層首尾設暗艙以通上下中層鋪刀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水手用泅人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暗伏艙內泅人赴水走待賊登船機關一轉翻入中層刀釘板上皆戕戮矣若衝入賊船隊兩旁暗伏火器勢不可當

神飛火輪舟式

丘瓊山曰舟大非風不行而行必以帆帆非有則篙棹竹篾火箭射之則焚奈何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無風可行巧思者師其意製之不用帆亦可行矣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旁皆茅竹板密釘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內隱人盪槳

鷹船式

海鶻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之翅以助船之飛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之虞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旂金鼓如常法

沙船

沙船能調戧使鬭風會制淺廠雙桅入海之船承平既久法度漸弛不但雙桅習以爲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擸取而用者但于兩舷增設戰柵以爲蔽衛水戰亦利

以上諸艦皆用以戰敵者也

叭喇唬船

撤中多用之福建烽火門亦有其制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闊約一丈長約

四丈末有小官艙艙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十槳或八槳其疾如飛有風竪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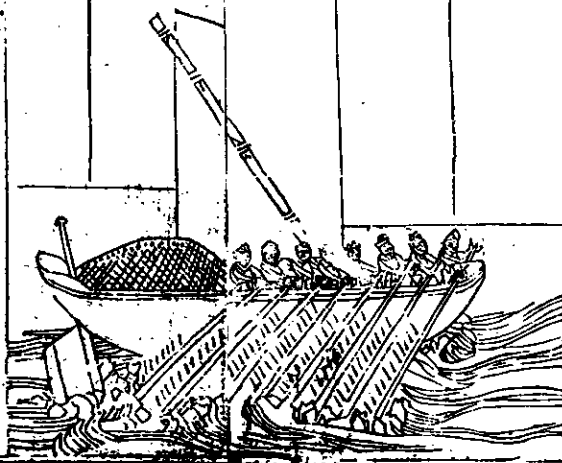
按福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于冲犁哨船冬船便于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浪便於哨深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而哨探則無如此叭喇唬船為妙

八槳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此供哨探之用閩廣浙直皆有之

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八槳船五百艘無論風濤

逆順捷疾如飛

遊船

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船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虜候用之

開浪

以其頭尖故名喚水長四尺四槳一櫓其行如

欽定四庫全書

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逆順皆可用也

漁船

漁船于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用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取勝擒賊多賴之

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無底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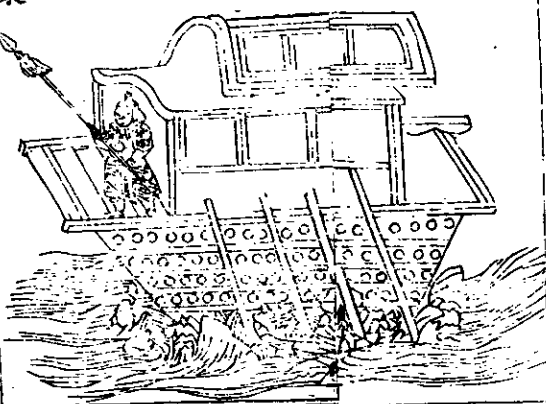
襄城之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上竪旂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戰誤敵未有過于此者又一法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孔矢石不能攻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舟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驚以爲神

二舟幷一處不用篷桅各長三丈五尺闊九尺

走舸

生牛皮張畏㨂漿人并漿靶俱在艙內漿尾自
內入水每邊入把船上留箭眼趁敵則兩邊飛
掉相迎近則放神器分兩邊夾攻使彼左右難
救

走舸

用十四漿船舷上立女墻往還如飛鷗乘人不
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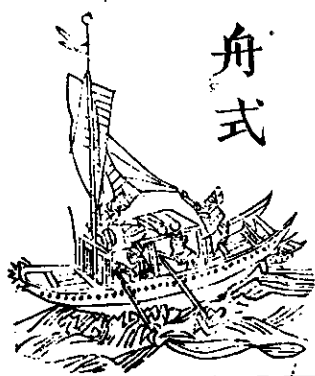
以上諸船皆用 以掩襲者也

子母舟

長二丈五尺前二丈如艦船樣後一丈五尺只
有兩邊帮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
亦有盖板掩入兩邊四棹前母舟使風棹槳艙
內裝茅薪置火藥船頭兩旁俱用狼牙釘錠鋼
尖快利一抵彼船即將母船發火與彼并焚我
軍從後開子船而歸

子母舟

舟式

連環舟

舟約四丈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兩舟中聯以環前截載火砲神煙神砂等器舟首釘大倒鬚釘數枚後截兩旁施數槳或乘順風或自上流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揷賊舟上前環自解後截則回環其驚擾用器擊之極水戰奇策也環者大鉄圈兩個釘前截用鉄鈎兩箇鈎住後截揷於賊船則放其鈎後截即回本寨矣

以上諸船皆可以焚燒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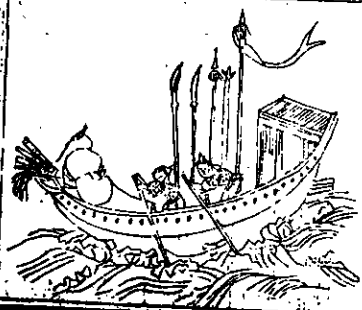
水筏

焚敵舟莫如火砲碎敵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先損巳自砲口大之砲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重且高遇敵船于扼險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用砲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戰船居筏後五十步外以防其坐筏上以絮被遮蔽于前將二三十坐

一字排列賊船遠望不啻城墻莫測其中虛實伺看賊船將入吾原識樁木浮板步數內將絮被放落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坐之筏一齊擊發賊船未有不摧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必須者也

砲之信藥用柿油等紙封固防水氣潮濕

此用以守者也

水師

束伍

破船舸

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穿仍鋪平厚以蔴粘之前後橫拴串釘一處如筏兩邊六輪上作船艙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艙長一丈五尺尾長七尺安柁櫓前平頭上安破舟銃其銃如神鎗樣鎗頭如蕎麥樣用純鋼極快利頭長三寸後柄長四寸如鎗安置銃內凡一舟前用三具約木頭與水頭相平約船相近盪內點放火線徑打入船內

船號最忌名色雜沓不一不一則號令繁襍省則士難辨混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只一號至六號而止每一號係一將領不拘船之大小多寡均勻取派不拘叅遊都守把總一例曰主將親船爲中中司擇第一堅大者中軍領之餘分爲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前司後司又各分一哨共十哨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爲一隊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爲一部主將領之

旗色

每船大旗俱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二則合於水性也仍用白布取船名一字大書加於旗心各照方色製以號帶每隊長小旗一面各照本船號帶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前司紅帶　左司藍帶　右司白帶

後司黑帶　中司黃帶　中中司雙黃帶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紅邊　左司青邊　右司白邊
後司黑邊　中司黃邊　中中司加黃邊

賞成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各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俾有專力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船兼防舵門下攻守椗手專管椗正頭前攻守繚手專管帆檣繩索主持頭縋斗手巡賊即上斗用飛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砲掌號手專管旗號應司傳號令及對敵

進止號令守艙門者防敵率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慎其鎖支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

舵工

一船之命盡係舵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諳水線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疏虞糧賜從優有功加賞

潤昔有高丹名應奎者以善捕盜聞東南嘗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捫船工兩肘若股戰髀慄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葢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與歷練後語也

水兵

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鑽船致敵舟沉溺黑夜抽帮致賊師失陈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入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鎖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亦一

策也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勅曹景宗救之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鏐遣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因遣司馬福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

其投兵相應敵以爲神助
周師破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宋劉琦以兵駐清河口拖金師金兵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底中數日不食使持

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
宋趙善湘知鎮江教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江使探得者輒予之於是水藝極精鍊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赤烏白鶴二大舟每舟載二千人依八陣法每一艦閣舟艦參錯礫以浮水諸軍履波濤爲部伍角技奏藝若履康莊
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於舟下益角力尚有勝負運奇則操術萬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益破卒尚斬獲有限破舟則死亡無算也收功全在泅人爲將者宜預爲餼別厚加撫養勤爲練試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柱千金市之矣

水器

擲火飛篷

水戰之制莫要於帆篷一發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腊熬漬爲水將竹筏箬葉麻

索藤纜或布浸之曬乾再浸務令極透編造篷帆大書飛龍天兵爲號則火箭火毬火牲舟等件沾染不著吾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矣此水戰要具也

製藥法

晉石出山西透明者佳十斤 脂蜜出閩地者佳三斤 水五斤

再浸再曬以不染火爲度

又製縫索藥方

每白礬十斤皮硝五斤梔子四斤爲末入

水五斗熬三五沸刷蓬索上以防雨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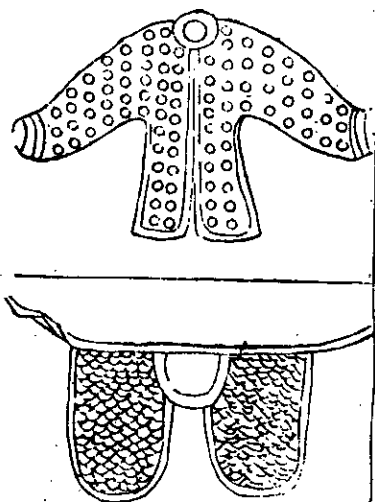
欄火飛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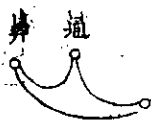
青某部第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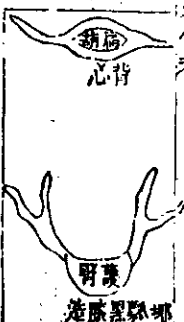
以便軍中觀望

飛波甲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爲要用紬絹爲裡鮑皮爲甲砌如魚鱗先用礬水浸透曬乾用或以鵝雁翎毛疊爲甲浮行水面鶩泛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器等製不如此妙

橐

潛伏水底物法用錫打造約長一丈上分兩叉管塞於鼻下合一管啣于口中蓋人之被溺以水臨呼吸而入故也能使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通 鼻

護腎護腳

用椰瓢漆黑以護腎囊用綿帶繫腰內漆絹襪腳底造腎囊與腳底濶填穴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水獸望光而來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必備者

水馬

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料粗下用四足横出水上馬頭高一尺遮前溷尾高一尺遮後溷各廣其中外用布裡堅漆拴一轡鞍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有此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襞上用鮑片爲甲葉鮑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一堅木短橈橈首用鐵爲刀可爲戰具橈桿中藏一小刀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有此水馬再繫今時所用水帶無憂溺矣

火箭

火箭勢猛敵畏之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六七百步遠一枝約打二萬鏇方能濟頭上用回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篷席薄一射徑過無益於焚如倘處透過當於火門下一二寸遠用竹打十字交叉以阻切之竹篾交接處用觔纏用漆固翎毛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倘方之製多聚百枝裝入一籠曰一窩蜂曰火籠九枝曰九龍筒小者曰溺箭馬上亦可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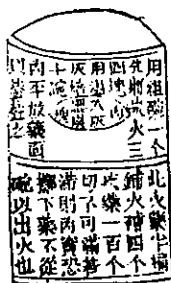
火飛抓

賊船遠用火箭近十數步內或焚帆焚篷非火飛抓不可製用木鏃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鏃空入火藥裝滿週圍共楔七八孔出火用倒鬚釘釘之外糊油紙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或釘入八身釘入杜欄皆可延燒陸戰前面長兵相抵後面短縣手點火擲中敵此亦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用緩藥卽令各船不堪之藥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炭埋火二三塊平平閣在桶內沙上輕輕加蓋閂門孔要大門要細恐入門時撞動也裝完雙手平舉輕輕擲下彼舟氏潑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遇村便焚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砲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爲物件手足所觸動反害本船必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從容不致錯誤事

噴筒

用圓細竽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蔴繩纏密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慢藥一層次下速

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褫原製務要合口用力
築之築過力餅碎也無用此處要妙如此五次
完送藥多則爆其腹送藥少則出餅子不遠此
有定法以竹筒粗細餅子大小爲送藥加減耳
餅發去可數十丈遠徑粘帆上其帆立燃藥方
詳火器藥內

發式

噴筒製

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噴餅
送

藥子　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

合餅子方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砒霜稱勻
分兩製打成餅子修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
道用藥線拴之

餅式

此渠深一分

三飛

三飛不過一注即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
分荊木爲柄長可六七尺後稍用大翎三枝與
柄相稱藥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同長
可七寸飛可二寸再大再加鏃長五寸橫闊五
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尤眼

些列逆計逆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衆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飛鎗

飛刀

飛劍

朝腦水秀才

隔河放砲擊賊藥內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當用此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園藏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粘逆船艙中掩斂不備縱以水救之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逆浪而上掇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

逆風火藥歌方

狼糞多收并艾肭須教加入江豬骨骨燥爲麻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勁眞奇絕遇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裡稱仙訣

狼糞　艾肭　江豬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箬灰　樺灰　杉灰　斑貓

火礶方

不灰木一斤　鐵衣三兩　炭末三兩　麩皮三兩

紅棗肉六兩

右共末爲餅每兩管一月

水老鴉

流賊到七等舟泊狼山蘇人獻計用火攻者名水老鴉藏藥及火于磁水中發之又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舟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號謂江南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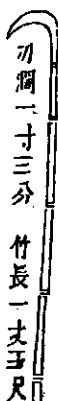
能水中破船捨舟登陸遂爲守兵所斃

鈎鐮

舟中或割其撩或鈎其船或斷其棚閘纜索必
不可少須竹長而輕刃彎而利乃得實用

刃濶一寸三分　竹長一丈五尺

鐃鈎

兩船犁沉賊船用此撈殺或鈎搭賊船使不得

去或鈎其撩索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
鈎粗稍闊十數人扯拽鈎彎鈎而不曲乃可鈎
柄長手執難举須用三鈎一搭即得粘掛也

三鈎　長一丈五尺

鈎鉅

楊繞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閩賊淪變依先引軍
設鈎鉅于江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將
岸爲鈎鉅所破

梨頭鏢

此器船斗船尾皆可用下擲賊舟中舟必沉中
人必碎斗上止容一二人多亦難拐發不過三
五次全在鏃重柄麄尾細太長則擲上難太短
則下重下鋒但利即可不必加工用其體重稍
下之勢而已平時要習熟先擇能上桅斗人於
高山峭壁比桅斗尤高處山下立小圓牌把如
一人於高山上擲鏢每發必中把方爲精熟

重二斤　首徑一寸　長七尺　尾徑二分

小鏢

舟相近一二十丈內若賊舟低小我舟高大用
此最利擲之須兩無不中賊但習之不熟或翻
筋斗或中而無力皆爲徒費鋒須有鋼頭重尾
輕用竹尤妙竹體剛勁頭麄尾細相宜也無竹
處用木桿須使頭麄尾細取其發之有力而准
也用錢銀懸十步習之能矢矢命中又遠五步

智之至二三十步止則力盡矣

頭粗長五寸 重四兩 首徑六分 長七尺 尾徑二三分

拍竿

其制如大桅上置巨石下作轆轤繩貫其顛施大艦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逍遥則發拍竿擊之當者立碎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舴艋等各有差軍士至則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敵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鐵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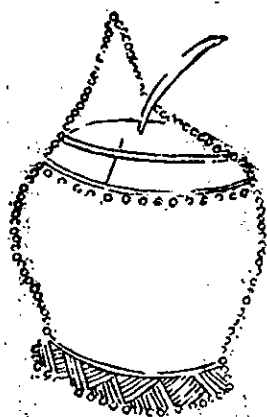
金主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世忠預以鐵綆貫大鈎授趫捷者明日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金主窮蹙

罟網 卽罾魚網也以絕粗者爲貫

此器凡樓船無女墻板木者用之懸於船外左右防賊跳入十數層厚方可借鎗箭惟銃子不能避如只二三層其勢疎薄難以遮蔽不如無矣先將網張無女墻船上用矢射之或鎗戳銃擊一層不透則加三加之至十以不穿爲准

油礶

用鵞鴨雞蛋盡去其黃和以稠油將磁礶注滿油掩塞其口細繩爲絡使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擊碎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得施況油沾船板惹火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揭神砂縱神火舉火砲雖微法

小技取勝之功甚大爲將者愼無忽而略之也

散砂散豆

晉王鏐遣其子傳瓘擊吳戰於狼山船艦相接瓘使散沙已船散豆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

發泥

嘉靖間倭寇吳郡掠舟過黄天蕩鄉民憤甚歛河洛船數十隻追之以泥發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舟人皆躡草屨用長腳鐵能及遠倭溺甚眾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illegible]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無窮一或不密則我所以制敵者賊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爲浮橋攢鈎拒之述非不善也未幾彭預知縱火焚橋鈎而述兵以敗韋昭達征嶺南賊爲竹籠盛沙石拒之智非不巧也昭達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禦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不能免王濬大筏火炬之燒杜弢禦晉可謂盡善矣桔槔打船之具一彰不能免周勍[illegible]棖之拒是皆敗于輕泄貴于善秘也快之哉

水戰附考

曹操伐吳周瑜劉備禦於赤壁瑜部將黄蓋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俱進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操軍敗退

陳友諒圍南昌俞通海等西援友諒出鄱陽湖

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薪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意其戰没少頃飄飄逃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踊呼奮前大敗敵人

韓世忠與金人相持於黄天蕩以海艦遮泊金山下金主見後舟乘使蹇往來如飛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策閩人王姓者教以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棹槳俟風息則出海彼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

自破矣金主然之及天霽風止金主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金主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宋師大潰

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晉盧循徐道覆率衆數萬艦而下劉裕悉出輕利鬭艦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泰軍庾樂乘艦不進斬之衆軍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鈞神臂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漲天賊衆大敗初分遣步騎莫不疑怯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盧循收　衆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悉散家財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焚兵大潰盧循滅而廣州平

以上水戰而兼用陸兵者也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督兵屯蕪湖琳率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侯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時西南風起琳自謂

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柏舴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舟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

水戰以順風爲勢此可類推矣

陳閩守陳寶應反據其建安晉安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令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暴雨江水大漲昭

遂拔栰衝突水柵盡破寶應大潰定閩中
水戰以上流為勢此可類推矣
晉伐吳詔王濬修舟艦吳為鐵鎖橫江又作鐵
錐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
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
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船前遇鎖然炬燒斷順風鼓棹逕至三山
梁賀瓌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連艨
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陴院戰格如城狀百道

俱進橫於河流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
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乃積金帛於軍門
募能破艨艟者親將李建及請以死決之將敢
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
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
以木甖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
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
溺殆半環解圍走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討之紇聞出頓

海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水柵外用遏船艦
昭達令軍人啣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
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擒紇
宋桓護之為鍾離太守隨王元謨攻滑臺護之
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魏救將至馳書勸元
謨急攻不從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鐵
鎖三重斷河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
失一舸餘舸並在

梁趙祖悅率水軍據峽石後魏崔延伯討之夾
淮為營取車輪去輞削銳其幅輻接對揉竹
絚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
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
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被獲梁湘東
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孰景遣
兵助之及戰僧辯麾細船令退留大艦夾泊兩
岸子鑒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
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陳將吳明徹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頻戰不利明徹堰淸水灌之列艦城下王軌爲行軍總管率軍赴救引兵輕行據淮口令達長叉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繫以大石沉之淸水横斷陳船之歸路明徹破堰遽退冀乘大水入淮比至淸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礙車輪不得過軌因率奇兵水陸並發圍而蹙之將士三萬人器械輜重就俘獲

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初唐池洲樊若水不第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綸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濟師宋主遣内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荆諸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謂古未有浮梁濟師者宋主不聽若水爲嚮導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試舟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宋師濟江若履平地

以上皆謀濟水者也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器長短相間外向而立如遇賊卽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二人防着

平時立船圖旋圖

每船軍器

大佛狼機六座　噴筒六十個
鳥嘴銃二十門　鳥銃火藥一百斤
紅火藥四百斤　火磚一百塊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藥弩一十張　弩箭五百枝
牢波弓鎮江弓　點鋼箭弓箭各兵皆自備不開數目
鈎鐮一百把　鏢鎗一百枝
絮被二十床　藤牌二十面
大旗一面并號帶　五方旗五面
大鼓一面　鍋三口
銅鑼一面　喇叭三枝
鐵絲燈籠十盞每燈備燭十夜每夜備燭十枝每枝五兩
火繩三十根

每船用器

大小風篷二扇　船櫓六枝
舵二門　梲十枝
邊舵二門　木櫃二個

大椗五條　頭緪四條
大小繚手二條　大小繚絲二副
大小鯉搭二副　通関前枓札尾四條
減篷索二條　大小檣緞四條
順舵索一條　緞舵索二條
艙牙索一條　纜八條
艇拖索一條　艇舵六枝
水桶二個　車水索一條
大小望斗二個　斗心索二條
斗衣二副　指南針一盤
鐵鍬四把　鐵鉅四把
鐵鑽五把　鐵鑿十把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五擔

各兵自備

盔一頂　甲一領
腰斧二口　蓑衣箬笠一副

右每船兵火器械等件俱加前式隨船大

小增減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二目錄

伏能勞之

張　鳴鼓威隊　史思明夜至晝至

劉錡乘電晳擊　畢再遇間出奇兵

姚廣孝舉火鳴砲　夜擾法

飽能饑之

祖逖擊獲趙糧　史思明焚九節度糧

張巡取賊鹽米　劉錡鑿沉金舟

畢再遇潛焚金糧

靜有引

祖逖下城靜坐　劉錡不鬨鷄犬

暇有引

諸葛亮開門却灑 有評　冦準飲博懽呼

蕭道成解衣高臥　畢再遇臨門作樂

佚有引

劉錡番休餉士　劉錡試甲分隊

張濬分兵造食　總評

治

李綱以百步法守都城

于謙守京師

嚴

西將軍面中六矢不動

犄角

陳宮說呂布屯外守內

慕容翰請爲奇兵于外

傅永軍壽陽城外　柳元景表裏合攻

總評

結援有引

申包胥泣秦廷　孫子疾走魏都

信陵君奪軍解趙圍

信陵君帥五國之師破秦

太史慈乞兵解圍 有評

荀女突圍求救　韋叡飛橋濟師

李懷光灃泉赴賊

李讜往返十二出迎兵糧

李存勗解夾寨之圍

李嗣源解幽州之圍

金湯借箸十二籌卷之十二

淮南李　盤小有
京口周　鑑臺公
古絳韓　霖雨公
後學熊應雄遡英同

詩制勝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則勝在守以死生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着何如耳嶄制勝

固結民心

黃石公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以之死可以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故制勝以民心爲首

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簡子誡無恤曰晉國有

鮮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勿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疲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主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産蛙民無叛意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自顔杲卿死後郡爲戰區露骸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悅

尹子錡以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廪米人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又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餉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志所餘纔四百人

殺妾殺奴不成話矣括食婦人老弱更不成話矣然民至此寧死不叛何也

激揚士氣

令狐潮率衆攻雍丘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與書招張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拜人人盡泣巡乃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慶緒遣其將尹子錡趣睢陽張巡與許遠拒却之賊復來攻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但願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直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敗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納刀于靴曰戰危事我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主敗盟南侵已陷東京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
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
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
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
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
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鑿舟
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
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命分諸將守
諸門明斥堠募工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

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
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矣乃大破
之

朱泚閉奉天德宗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
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
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
而銳氣不衰

田悅攻臨洺屢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
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
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
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
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
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
而逃脫尚誰守耶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
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
姓皆其戰士也於國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
濟侃乃卽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

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
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令曰以
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者賞萬錢得數
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焚爨以享衆侃中流
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
令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
卒完遷侃太平令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
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

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挺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

始金人之入也吳玠吳璘以散卒數千駐于和尚原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揷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

感泣願盡死力大破金兵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屢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刼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兵已登城火起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以進大呼力戰金兵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激揚之法或以果敢或以忠義或以至誠或以財帛有由然也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見前

元兵薄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邊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

既有二心矣則後日開門迎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矣可留之肘腋乎故殺之

鎮定危疑

朱桓爲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

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論之曰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耳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乃還

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

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輒爲錯愕宜有以曉之耳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魏圍南鄭數十日闔城皇皇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按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曰請舍於墓師遷焉曹人恟懼因其恟也而攻之遂入曹又張

魯既降操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擊可見懼最誤事然軍勢日將無勇則士卒恐第視專城者爲何如耳

趙王虎擊燕燕王皝懼形於色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定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矢所向披靡斬獲而還于是士氣自倍皝意乃安

王羆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前後所獲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羆閉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有異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曹操征張魯爲教與薛悌而署其函邊曰

賊至乃發及孫權率衆十萬圍合淝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諸將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將若疑遼將獨擊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死士得八百人椎

牛饗士將平旦遼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
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直入至權麾下
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
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奄至雍邱城下衆懼張巡

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
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
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
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敵
始營瑊率饒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敵衆披靡
瑊挾敵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
上士卒望之勇氣始震

及入數十戰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門拒守
韓銓王文郁曰賊衆我寡當挫其鋒以安衆心
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守合淝也乃夜集敢死
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
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古之善兵者謀定而後戰若勝負不可知寧
堅壁清野養銳蓄威以保萬全必據險選鋒
利器三者全而後可以戰

邀截歸路

魏曹爽入漢中蜀兵據興勢爽不得進引軍還

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路若戰僅乃得過
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揚言欲截其還路
維懼遁走

吳周魴遣親人齎牋誘曹休言被譴懼誅欲以
郡降求兵接應休率步騎十萬向皖應之特衆
欲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
非智勇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
車此二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塞路則彼衆

可盡休可生擒臣請將所部以斷之休遂與隆
遇戰于石亭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植斬獲魏兵
萬餘人牛馬騾驢車乘萬輛軍資器械掠將殆
盡
又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
將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淮以鐵鎖貫
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河之水以遏陳船歸路蕭摩
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截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
立請與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

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
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
退軍至清河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
軌引兵遮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
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
金兵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
如何曰臣以識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
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請緩給金帛使彼惰
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
濟擊之帝不許李彥邦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
云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敵來不能禦去不能追何以立國嗚呼殆已
金主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
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
邀擊之及金主飭秀川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
移師鎮江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先登之

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
廟下岸倒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
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中廟
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
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躍而免者則金主也既
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
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金主之婿龍虎大王
金主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
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金主循南岸

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而出金主帥兵前後敗果擊折之聲自睇達且將至黃天蕩金主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金主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金主乃自龍灣出江中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將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

之金主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金主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金主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而自破矣金主從之刑白馬以祭天地及天霽風止金主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金主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世忠奔還鎮江金主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兵自是而後亦不敢南渡矣

截歸之戰未有如此痛快者金主絕望南渡江右得以偏安皆此一戰力也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敵三泊都城未有能一截其歸路者坐令得志飽颺而去奈何

金兵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十月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金主中流矢幸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誘攻戕

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勿發強弩

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子是以二十名強弩手共射每人發無不中羌大震乃退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衆恇怯不決或以鍾山有寶氣請奔據之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太祖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於是誘破友諒盡殲其衆

誘入

漢末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介富民田氏詐獻密書稱爲內應誘操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間不可不防當分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殼爲號至期操引兵至入城砲發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昭火內手臂鬚髮盡皆燒燬得典韋救之而出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樸泰鞭至見血使告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于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突擊大破尚軍

追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誘戰

金主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金主怒曰劉錡何敢與戰我以餘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大尉非但請戰且謂金必不敢渡潁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明旦錡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飮于河也飮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者輙病往往困乏

有毒故誘之

也先彼紫荆窺京師石亨請毋出兵勞堅壁以
老之于謙曰賊張甚矣我若先示弱是佐彼張
也亟環甲統大營於德勝門外諸門兵總二十
萬敵見我兵衆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
謙設伏兵于空室使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
薄我伏兵出而敗之

有伏故誘之

佚能勞之

尹子琦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

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
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
霽雲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
冲賊營至子騎麾下斬殺甚衆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三重引漳水灌之而
危在旦夕思明趨鄴使軍去城五十里爲營每
營鼓之三面遥協之
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抄掠官軍出輒散
歸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
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
下刻日與官軍決戰勢不可當由是官軍大潰
解圍

宋順昌受圍四日金兵益甚劉錡遣驍將閻充
募壯士五百人夜攻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
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
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析竹爲
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
電起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

者聞吹聲而聚金兵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
野

金兵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
畢再遇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王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
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南兵不得
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夜擾法

賊兵圍城久頓不去欲克之無如夜擾法持遇

勇敢丑士數百名照依敵粧扮另有暗號每遇
黑夜雨雪賊忽畧倦怠將則開河或從賊門縱
出以火砲以白棒以符號乱砍其營衆散倏忽
入自爲戰迴順風以火器火砲燒積衆驚則佯
與同驚睡則佯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
爲妙乎大卒以二鼓出城五鼓入城砍西營入
東門砍南營入北門仍以暗號審是吾兵方許
放進此謂砲兵審如鷙擊搏非敢死士
熟練不可只用大砲齊放轟營亦可

飽能飢之
晉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州故
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餉
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
豹兵久飢以爲逖士衆豊飽大懼後趙運糧餉
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將克之時天下飢饉
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
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
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
聚散自相識辨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
食大潰
張巡守雍丘會糧乏令狐潮餉賊鹽米數百艘
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枚
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兵以氊裹舡載
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及載糧
三千艘泊大清河畢再遇諜知遂曰敵衆十倍
難以取勝可計破之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
陰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攜火潛伏艘間五十
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草盡空楚圍解

靜
兵法曰以靜勝又曰避其強靜又曰見敵靜
則諠譁乃守城之大戒也
齊祖珽爲北徐州刺史會有陳寇百姓多反叛
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

人雞犬不敢鳴吠賊無所見聞不測所以識破人已走空城不設警備賊忽然合火叫鼓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順昌之役劉錡兵不盈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五十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錡城中肅然不聞雞犬聲惟以靜待譁遂大勝

暇

司馬法曰見亂暇諳遑跌帥跌家能守矣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兵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衆二十萬拒亮亮聞懿垂至欲赴延軍之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灑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兵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還聞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

此時司馬有衆二十萬卽遇伏兵未必能敗使懿致慭於外先捨兵三五千人入城角逐則虛實立見豈不殆哉曰若至此際諸葛若必別有一番作用矣乃知所謂暇者非矯情鎮物亦非僥倖一擲也

宋澶淵之役帝恐以軍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我復何憂

金兵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

佚

吳子曰無失飲食之節無絕人馬之力孫子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司馬法曰迭戰則久中國人力不如敵之堅忍故每戰輒敗尤宜用更番之法制之

金主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劉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俱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自未至申敵敗退即以相累

木為障少休歇城上鼓擊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砍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旂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破金數十萬唯以逸待勞遂大勝

劉錡守順昌值酷暑採報人云敵騎至矣錡令一卒擐甲立烈日中少頃問曰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于矣時城中軍士五千分為五隊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

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大敗敵人蓋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南宋張勢守南劍范汝為來寇勢起鄉兵與之戰合城中殺牛羊豕肉串炙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人陣之先後更番食之士卒皆力有餘遂勝汝為

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入第一替人既飽迨之入陣便入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三替人往代三替毎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矣

治

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乘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

嚴

令狐潮益兵圍雍丘張巡使步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知其為雷將軍也乃大驚

法合如此何上不成

犄角

按守禦曰凡守皆進不郭圍退不停障以

禦戰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
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廬毀折而入保分將家
十百倍而主之氣不亡焉敵致若傷之甚血
然而世將弗能知則犄角之法斷當講矣
呂布爲曹操圍於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久公
公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
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
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呂布不用犄角之謀遂有白門之禍

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代慕
容廆遂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于徒
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奇兵於外俟
其間間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
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聞之曰翰不
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
設伏以待翰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
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
縱火焚之衆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陳伯之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珍
城王勰命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
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
意遂軍於城外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
於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爲隨州太守羣蠻大擧入寇郡內少糧
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
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
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爲

長蠻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擧驅進
前後俱發蠻軍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
數百
布以嬰城而敗慕容廆傅永柳元景以內外
犄角而勝法戒犁然備矣

結援

兵法曰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
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勢不能禦則宜廣
結聲援坐困孤城必不可也

守若必先結援援欲其應凡援兵臨城且勿擅
信恐賊有假我旗號以賺我者須審精細必除
縋二而下認識的確且勿延入合於城外據險
立寨相約要事必彼此合期內外夾攻方可解
圍若彼此相誘止以虛聲遥相應和事必敗矣
戒之戒之

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

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
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
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敗吳師以定楚

求援第一功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
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
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扣引自而之
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其引老
弱疲於內君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
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林魏
師澤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梁圍第一着

秦伐趙圍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
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

也二者相屬於道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
物吾與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
公子用侯生計襲殺晉鄙奪其軍以進勒兵下令
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言在軍中者兄
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
進大破秦軍邯鄲下

救難第一伏

秦將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不肯還其
客毛公薛公門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魏

也今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求援于諸侯諸侯聞知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

破秦第一人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饋問其母後融爲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即從間道

入見融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慈乃帶鞬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門明日復然如是再圍下人或起或臥及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蓐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黃石公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孔北海垂圍獲解謂非一餉之力哉太史慈射的突圍有處女脫兔之妙可與言兵機矣

晉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杜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周訪訪遣子撫兵與覽共救崧曾乃引去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路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

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上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急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叡將兵救之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輒飛橋以渡軍旬日至邵陽豫裝高艦爲火攻之計二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高艦競發擊魏

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舡載葦灌之以膏從而焚
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板栅斫橋
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俱盡[illegible]軍大潰英見
橋絶脱身棄城走斬首十餘萬救遣使報呂義
之義之悲喜不暇以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唐德宗幸奉天棍料使崔縱勸李懐光入援懐
光從之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
尹李齊運竭力犒宴軍尚欲遲延崔縱先載貨
財渡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走

蒲城懐光自蒲城引軍趨涇陽先遣兵馬使張
韶微服間行先藏蠟表丸韶至奉天値賊方攻
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塡壍韶得間
踰壍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
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于衣中而進之
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懐光敗泚
兵禮泉泚聞之懼遁歸長安衆以為懐光三日
不至則城不守矣

尉繚子云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

誠盡資血戰者若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
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來勢困
極救援可緩乎哉

杜惛守泗州龐勛作亂攻城晝夜不息時勅使
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
賊強不敢進泗州援兵既絶糧且盡人食薄粥
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上皆生瘡癩辛
讜在泗州與杜惛有舊犯圍出迎兵屢往返凡
十二出圍始解

梁攻潞州不拔于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
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李嗣源固守
踰年晉王李克用死其子存勗立與諸將謀曰
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嫺
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乃發晉陽軍伏兵三垂岡下詰
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不意晉兵
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存勗命周德威李
嗣源分兵兩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南走

契丹圍幽州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役千計而攻不止周德遣使詣晉王告急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于中何暇待敵之衰臣請身爲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嗣源至大破契丹俘斬萬計嗣源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解圍

天下事可必者已難必者人倘求援而援不應將坐待其及而死之乎此用奇之時不可失矣或問如何曰兵之勝術豈可先傳哉

廉范守雲中胡人入寨范兵不敵會日暮令炊兵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敵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敵不敢向雲中

形之以勢而圍解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攻金蒲城耿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語敵人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胡人震怖相謂曰漢家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詭之以神而圍解

虞詡爲武都太守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詡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示之以衆而圍解

人苐曰詡之解圍示之以衆而已不知若無前一番誘攻一番奮擊先示之以不可測不

可狃之威至此而忽以人衆相誇詫豈有據
必去乎古人用謀必有次序不可爲徒讀父
書者言也

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共討潁川黃
巾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退保長社波才引大衆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
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寨若因夜縱火燒之
彼必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攻可
成也其夕得風嵩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

兵間出圍外舉火大呼城上舉燎相應嵩因鼓
而奔其陳賊亂驚奔走

火攻解圍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嘗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
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
夜奏胡笳悲聲衆咷賊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
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走

清嘯解圍

李光弼爲賊所圍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
潛穿地道爲濬周賊營中揩之以木至期光弼
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如欲降者賊皆屬
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衆驚亂光弼因鼓
譟乘之俘斬萬計又賊至光弼止息城隅經府
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

詐降解圍

令狐潮益兵圍雍丘城中薪米竭張巡紿潮曰
欲走請退軍三舍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撤屋毀木而還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潮歸馬
巡悉以給驍騎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
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
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
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詐走解圍

魏曹眞使郝昭守陳倉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
起雲梯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
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折亮

更爲井閘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與塹欲直攀
城昭于兩築城禦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
引云

死守解圖

吳玠吳璘與金主戰于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
原餉餽不繼玠慮金兵必復深入乃命璘別營
壘于仙人關右之地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
金主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
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

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
阻隘宜益備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
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戰七晝夜始得與
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諸將有請別擇地
以守者璘扳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
斬金分軍爲二金主陳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
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
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
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
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將傾以帛
爲繩挽之復正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
統領王喜王武率銳騎分紫白旂入金營金陣
亂因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兵宵遁玠先遣兵
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死戰解圖

有黃天蕩之捷金主不敢南下有仙人關之
捷金主不敢西入此南渡苟延之根本也戰

烏可少哉

金師攻順昌劉錡破其鐵騎數千金主在汴聞
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敵來援錡遣耿訓請戰
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錡曰金
主精兵不可當法當先擊金主金主一動餘無
能爲矣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金
主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
時金主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
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檐三人

為任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卸用拒馬木橇之退
不可卸官軍以鉤鐮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脛
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
聯號拐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
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兵所敗

死戰解圍

智伯率韓魏之甲攻晉陽決水灌之襄子使張
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
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
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
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其衆遂殺智伯

用間解圍 此間其與國

高祖在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之七日陳
平使畫工圖美女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
此今皇帝困阨欲獻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土地非能有之于是胡
人開其一角得突出

用間解圍 此間其使臣

吳王悉發精兵擊越取之夫椒越王以餘兵棲
于會稽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身請為臣妻請
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返報句踐欲斬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曰太
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于是以美女寶
器令種獻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吳王卒赦越
罷兵而歸

用間解圍 此間其權臣

春秋宣公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至十五年
夏五月宋急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
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
里宋及楚平

射帥解圍

認賊首

使善打鳥銃者認打頭目選好銃手十人撥打

一人必中然頭領多與衆賊妝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弓箭上寫誘語射之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張巡欲射尹子琦莫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琦乃走

取賊箭

令狐潮圍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蒿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

金兵以子萬道攻六合城中矢盡畢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兵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加關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具

金兵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元劉整既叛獻計於自青居進築馬鬷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合州帥兵築之知合川張玨圖合刺王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鬷城築卒不就

十二籌卷之十二終

兵鏡二十卷綱目一卷

〔明〕吴惟順　吴鳴球撰

明末問奇齋刻本

兵鏡引

余纂籌遼事而作遼籌〻兵也筭餉也夫兵餉豈籌而足者哉惟是把人憂甚姑效賈生流涕耳乃為兵家之將〻之卒〻戰守〻營陣〻芻糧〻山川象緯則付諸想像而未能也亡何友人延陵氏長卿王宣持所輯

兵家一書問余盍纂讀之顧覽余以為像者九天九地之奇靡不具載攷其措著而譚非不徵材於往代拾案於前人能而循析而陳兼提而貫鑄作者窺經以彩箴恍為三略六玻璨七十二課譬鏡澄寸管中噴薄而出倘亦渭上隆中之遺寶歟而且標之曰鏡〻明

體也從明可映鬚眉而寫
家援之妍媸莫遁秦
宮之照妖固甚神也茲集
一十三篇采兵家支節頭
顱瞭如指掌豈非百禩師
中之鏡而與照妖之神物並烈
乱嗚呼於今日龍關切而遼
左鼎沸寇逼門庭而三巴
又報叛矣頃者征東征西之
詔分布寰中斗大金章懸

之右闕寥寥宇宙滅寇遑
人亟亟當事者提戈躍馬之
先知其制而兵法之源流遡
矣知其戰與守而寸鐵擒王
千將攝賊談笑而捷矣知
其營與陣而細柳軍門河陽
旗幟堪簇虜魄矣知其芻
與糧而人無捫腹馬盡上襄
元氣壯矣知其山川與象緯
而淫陰背水甲子陳師勝筭

在我矣喬如是也而茲集
寧無裨於當事者乎是故
籌佐一時者也鏡匪直佐一時
而定佐一時者也有鏡可以
無籌而有筭不可以無鏡何

韋學籌之士篤目時艱以
韓范之心吐孫吳之右令請
纓繫頸者不笑乎問渡哉
強弦無主勇之主氣大
將軍馬上破敵人矣

暇襲災梨之局孰知夫
運籌帷幄中當必是其
借鏡也倘曰西江之水
難及畫餅之充愈饑
則余且為之解嘲已

華亭張鼎世調父撰

兵鏡吳子十三篇叙

庚申歳吳長卿掾其叔江村訪余於京都余覩其人美如玉英〻有奇氣嗣是日與把臂時擊樽吊古時撿韻描情時對局敲燈時爐香嬝座而覺長卿嗜尤熱無他介也傾語及

奴醜便拍案大叫〻毅然有請纓繫頸之思焉噫何壯也既余值

光廟大漸倉遽求

幼主侍左右弗可得雒旋奉

乘乾而一乘一絀之交亦岌〻矣余方

拭目

新政思得進終軍以致單于詎意以病歸園間〻泄〻一瞬更秋志且休矣而長卿忽柬余曰攦犹匣茹整居焦穫余小子無能餝戎以匡王國唯是寬首牖下藉同志玉宣子搜古今武備彙而成編凡一十有三並以

寸管代戈矛以尺帙代露布以摭採代帷中〻借箸以校讐代塞上〻摧鋒〻而顧持戈矛捧露布摧鋒借箸者一展〻而奴虜於目中再展之而擒敵於掌上展〻又展而勳績於旂常如是焉而已幸假一言以額之余

覧未竟不覺拍案大叫曰有是哉其大有造於國乎方今泰寧已久竊憍滋深軍則空籍矣武則演劇矣伍則呼庚癸矣將則紈袴子弟債帥餞官又皆法束乎文墨而擔弛於輿瓢矣戰則二廣六花茫焉莫曉悖天時失地利而攻守兩無所據矣得是編而讀之夢者覺靡者振豈特媮拳變爲貔貅憸將羆成熊羆而中天之軸立轉富強標銅柱於南極奠磐石於東隅旦可竢矣兩君不大有造于國哉且兵家鼻祖莫過孫吳而

是編之轂巧與孫符兩君之氏巧與吳叶孰謂千百禩而下遂無孫吳子其人耶余因是而還意之而後知長卿之注嗜有以也一樽也而折衝之畧寓焉一局也而賭墅之机托焉信歆高吟安必非薄言采芑之情乎拭爐莊視安必非金甌無缺之思乎興托風流心雄揵伐則兵鏡一書其長纓也畢乎之頸不久繫

闕下矣

江夏楊漣太洪父撰

汪仲子曰文武兩郡 俗儒分爲兩儒合爲錐然難之矣我筆綠心鉛槧百千狂氣消磨三寸管中矣晒日飽黃石偽談將軍血戰奔章丞秋敗北佛來病卧山間遇花鳥嵐泉淵斟 低唱一切丹之浮雲怪閃東事則睛焱而欲裂今年春蜀黔告警未嘗不浩呼曰破虜心長奚弓力短時拊案頭兵鏡展轉閱之覺夫筆舌代征誅者世不乏人空患天山難定哉況之磨

小醜騷動萬方倘能挽銀河洗甲無如勦親征而擒抗遷識而虜退下南贛而叛勦九原原作不得吳我筆 爲俗儒是又以征誅當筆舌也余拭目俟之矣閱諸輯 兵家之則社兄玉宣長卿先後唱和長鋏丰姿軒 其學不減司馬日中不可一世而玉宣風流蘊藉負文武材通儒也是集也意微逗其傀儡乎

社弟汪瑞五輯又謹跋

兵鏡吳子十三篇凡則 計十條

一兵家言。雖得馬上之後。東之高閣。然其書則充汗矣。自武經七書而外。若武經總要。登壇必究。紀效新書。虎鈐經。武備志。武編。兵垣。兵畧。種種不可枚述。然非失之簡畧。則又失之浩繁。且總要一書。係是宋本。大半有宜古而乖今者。孰有是書抽陰符之秘。洩玉版之精。不繁不簡。準古酌今。而集其成耶。

一他書不唯掇拾不經。而且類次無序。若是編者。覽其綱。便悉其目。檢其目。第挈其綱。使觀者辨如列

眉。洞如指掌。其有不快心者幾希。

一倣孫子而輯十三篇。孰可意增。孰可意減。且井井有條。脉脉通貫。雖出纂彙之工。實融牽合之迹。人集之耶。抑天成之耶。

一每篇綱有綱之統論。目有目之文章。然就一綱一目中。而一篇未盡其意。則另揭一行而列之。但不復標題耳。所謂合而未始不分。分而未始不合也。

一每篇綱目之後。復有條畧者。局雖創獲。然亦微倣行軍須知之條畫焉。蓋支分於滙源之外。縷析於全幅之中。不如是。不足以使粗知文義者。一展卷而瞭然耳。

一條畧之外。復有圖說者。蓋義未易曉。則摹之以圖。圖未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說後。畫然不紊。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在說故耳

一行中有亞一字者。如條畧次行是也。有亞二字者。如總目是也。有亞三字者。如總目中之細目是也。總之一字位置。確不可移。雖謂以兵律為吾律。其誰曰不然。

一是書恐文理荊棘之處。觀者倉卒難會。故毋何可置圈。且字櫛句比。動經數番之心。數番之手。數番之

目。而復不輕藉手。嗟嗟。良工心獨苦矣。

一是書稽覽甚富。攻覈甚精。大都襲成書為根柢。運己意為斧斤。亦間有發前人所未發。道時人所不敢道者。豈規規編輯也云爾。

一是書也。豈徒曰項弁兜者習之乎。恐服章逢者。亦未可少也。何也。戡亂之韜鈐。保泰之經濟。畢彙於其中也。

新都江起龍九鱗父識

兵鏡凡則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

屯田十政　　軍需條畧

卷之十七十八

天文　　星象　　占候

卷之十九二十

地理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總錄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軍制

目

定軍制策

復唐府兵論

軍制條畧

兵凶器。戰危事也。何以制軍。習之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黃帝伐蚩尤以來。丘井已制。則軍者所以以殺止殺。以戰去戰者也。然不歷攷其制。則美意不知所法。延弊不知所懲。古昔寓兵于農之制善矣。得其意者。則唐之府兵稱焉。顧不旋踵而壞。國祚隨之。嗟嗟。軍制可弗慎乎哉。故以軍制爲篇首。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綱

選將

目

辨將

謀主

辯士

俠士

選將條畧

夫三軍之衆如蝟毛如亂草欲使群而聽一人之指揮號動而萬目注腓動而萬足馳意動而萬情會置之生則生置之死則死不亦難乎故得其將是謂携手君使一人不得其將且棼起而譁然矣是以軍制之次即列選將篇而爲第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綱

任將

目

將難

任將條畧

將何以稱任也盖對壘決機轉于呼吸君烏可不任將烏得不自任如適者分閫不專非爭戰守于野則請戰守于朝十羊九牧疆守之沒職有由矣不知任之未可輕者謂恐非其將且業選矣尚得刑之掣耶故任將次選將而爲第三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將職

目

將係

將本

將職條畧

受若職。怠若事。即在一官一司。處優游閑散之任。且不可。而況將云乎哉。夫授鉞之後。豈徒授之兵柄。直欲在授封疆全授之矣。非通三才。備五德。不足以副一將職。可不副乎哉。職可易副乎哉。故任將之次。繼以將職之第四篇。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選兵

目

選鋒

選能

選不拘方

財才相用

質士

納盜

勸募

蓄義

原選兵

選兵條畧

嗟乎。今日選之一字。不暇言矣。但曰募兵。募不可。不募又不可。何也。夫朝不謀夕之衆。恩逞久矣。惟以勢渙而弗能聚。今代之聚而不爲之所。則逞而囂與赴虜而囂等囂也。而緩急分矣。彼豈不熟審乎。故曰不可募也。然不募。則誰與衛鋒。誰與扼險。天下有無兵之將乎哉。故又曰不可不募也。然則募乎不募乎。調

之蓋有策焉一曰紀律貴嚴哨官哨長隊長隊伍向
也名而已矣今以等弟鈐束少犯即自之統帥譴以
軍法從事無相私無相隱庶幾無相玩乎二曰聯以
恩義一公無私同甘獨苦如李牧之日費牛灑吳起
之病疽輙吮士心感佩有不帖服者寡矣三曰給餉
貴速朝編冊籍募給廩餼嗷嗷鼓腹何至有脫巾呼
癸之虞也四曰安家從厚今以薄道爲招彼計不聊
生不得不應當其應之時固已發難有心斂愉無志
矣愚以爲募之之法宜區三等勇武兼摺者爲上等
偏長者爲中而詘者爲下則安家以是爲差務得贍

兵鏡　綱目卷之五　六

其父母妻孥保無内顧之慮且俾無家室者挾貲既
厚自待不薄又焉肯一逞以輕喪其元乎五曰務令
寔齊三日以前將安家銀兩完而畀之而限三日以
後一鼓趨食二鼓嚴办三鼓登程不然而銖銖以付
推延歲月浪費無餘一旦譁譁誰實使之凡此五者
當事者豈未慮之熟哉而卒使恩威並阻則承委者
未必寔體之過也總之募兵之道只要解得恩威兩
字恩不妨溢于額外威不容貸于法中恩則含維其
腹心威則牢摯其手足手足腹心業爲我制又何不
如身使臂臂使指哉此區區芹曝之私於選兵一篇

漫陳一得而于當事之知耶罪耶則愚之所未及慮
矣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　綱目卷之五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講武

目

教例

習勒進止常法

教旗

教步兵

教騎兵

操敵條畧

夫今之兵皆市人也驅市人而戰可必勝乎則勢必藉于練矣顧練之之法惟以習武藝教陣法爲主其法維何曰止就千人而言選其長于矛者爲矛長長于弓者爲弓長長于射者爲射長長領二十人晨夕訓練營之塾師之課蒙工師之繩藝然將官則日莅演武堂而督之日演百十日演千遍而復始無容少懈陣法則授之以圖而通之以變合而操之三六九之期于是衛軍中勇技全擅者列上冊勇劣于技技劣于勇者列中冊而兩殿者則列下冊焉計三月可以熟練千人竣則別爲簡閱此與假獻俘什北走者似有間也又一法云假如五人爲伍伍之長則一日而三閱焉二十五人爲隊隊之長則一日而一閱焉五十人爲哨哨之長則間日而一閱焉百人爲卒卒之長則三日而一閱焉五百人爲旅旅之長則五日而一閱焉千人攝之以團練團練則十日而一閱焉合而較之二法實小異而大同也考諸畧曰隊與隊熟而後合之於總總與總熟而後合之於哨哨與哨熟而後合之於營以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以將官操軍不若使軍自爲操斯非練兵一証佐乎兵旣選矣訓練要矣故以講武繼之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行軍

目

夫以仲由行三軍而宣父且弗之與則行軍豈易易哉蓋軍有以行爲行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是也有以止爲行者後人而發先人而至是也有忽止而忽行者止如堵牆動如風雨是也有進以爲行者前仍其前後仍其後是也有退以爲行者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是也有統而行之者列爲方陣戰鋒在外輜重在中是也有散而行之者聯爲長陣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是也有行于山谷者絕山依谷步步爲營是也有行於水上者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是也有行于平陸者處易背高前死後生是也有行于斥澤者亟去無留必依水草是也有行以車騎者十害九敗不可不避八勝十利不可不趨是也有行以步卒者多備拒馬蒺藜常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是也此特其大畧也究而言之鬼神莫測其機風雲莫擬其狀雖有能之將有制之兵苟非縝密其就能與于斯是以講武之後繼以行軍爲第八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計戰

目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新得

揣利　就順

六形　九地

九地反用　奇伏

撿敵　覘釁

間諜　用説

百戰條畧　用騎附選馬

用車附車制　用牌附牌制

夫必鳴鏑交鋒，而後謂之戰。戰亦危矣。盖聞捷于郊原，何如折衝于樽俎。折衝于樽俎，何如筴勝于廟堂。一戰而拓疆守，戰可也。一戰而戮蚩尤，戰可也。不然，則寧堅壁固壘，機謀潛運，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衆待寡，以强待弱，以堅待瑕而已矣。故古人貴以先聲奪人之氣，貴以寸舌下人之城，貴以片紙降人之國，盖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何必驅生靈于鋒鏑，塗肝腦于疆場，逞一擊而後快乎。且所謂進死爲榮，退生爲辱者，言其敵愾之氣，應如是耳。若不求平日之勝不勝，而第論臨時之死不死，覆軍而死，則曰節，全師而避，則曰逃。吾不知區區一死，何濟于國也。兵法獨不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乎。則戰之以計也審矣。故以計戰一篇析爲二卷，以次于行軍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營陣

目

歷代陣法

車營圖說

輜重營圖

營陣條畧

夫戰則戰焉已矣。何以營陣爲哉。蓋不知止焉而營。則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敵不得以撓我行焉而陣。則雖絶成部。雖散成行。敵不得以亂我。故金虜曰撼山易。撼岳軍難。營陣之謂也。顧非操之有素。而令三軍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習坐作。隨旗變化。電發猋馳。俄頃之際。烏能使之立整哉。故營陣一篇。又次討戰而輯。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攻守

目

攻城　　攻城圖具

攻城條畧　　守城

守城圖具　　守城條畧

火攻　　火攻圖具

火攻條畧　　水攻

水攻圖具　　水攻條畧

用兵之道。不出戰攻守三局而已矣。可戰則攻。不可戰則守。故曰攻則有餘。守則不足。顧善攻者動于九天。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攻。善守者藏于九地。要未能舍水火而別爲守。貴用之宜焉耳已。故就攻守一篇。析爲攻城守城火攻水攻四卷。而次于營陣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綱

軍需

目

州郡儲糧

中衛屯田

西北墾田

九邊屯田

屯田十政

軍需條畧

善用兵者因糧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尚矣獨不曰師行而糧食乎則陸輓水輸必取之國而足而況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則軍需若之何不亟亟也緣軍需而遡軍需之所從裕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君之何不亟亟也故以軍需一篇總次于諸篇之後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

綱

天文

目

星象

占候

戰人力也謀人智也器械非人弗利芻餉非人弗充何涉于天而兵家輒重夫星師曆士哉雖然有說焉蓋知風則順風而揚火可前爇也知雨則決堤而注水可前坊也知象緯則達興衰之數知雲氣則明休咎之徵由是言之則陰陽向背旺相孤虛占候之術兵家殆不可闕焉故析天文一篇以爲一庶畧備其一斑云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此葉科圖配補

綱

地理

目

海江防

九邊附女直考

兵法云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況目不辨九州四隩乎哉然坤輿大矣山川險要豈能以視記窮唯是邊陲者國之籓籬兵之所宜戍也江海者賊之淵藪兵之所宜扼也故地理一篇列爲二卷

以著其槩者欲悉寰中之見廓域外之觀則廣輿志可披也

兵鏡吳子十三篇綱目終

兵鏡卷之一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姑蘇張國經元建父較正

軍制

古者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夏商而上。制度無載。不可得而記也。
周官以一卿爲大司馬。掌制軍詰禁。又有小司馬軍司馬官。皆用大夫。又有輿司馬行司馬。官皆用士。是謂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衆。以相督攝。以相輔承。而武官之列備矣。凡制軍國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鄉萬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爲伍。而屬之比長。五五爲兩。而屬之閭胥。四兩爲卒。而屬之族師。五卒爲旅。而屬之黨長。五旅爲師。而屬之州長。五師爲軍。而屬之命卿。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師營之法備矣。

齊威公用管夷吾之說制國。五家爲軌。則五人爲伍。有軌長以帥之。十軌爲里。則五十人爲小戎。有里司以帥之。四里爲連。則二百人爲卒。有連長以帥之。十連爲鄉。則二千人爲旅。有鄉長以帥之。五鄉爲一師。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五鄉之帥以帥之。故有中軍之軍。高子之軍。國子之軍焉。蒐旅獮治。畧本周法。亦大國三軍之制也。
戰國以前。軍士在於閭里。有事焉而簡稽。有時焉而教習。餘功暇日。農作而家居。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長征之法。是以處軍置吏之名。一隨鄉黨。惟出師行營。則有部隊裨校之號殊焉。
漢以後。大改二代之軍。始有州郡數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典衆。不任鄉黨之吏矣。初詔郡國選有材力之民。籍爲材官騎士。使守尉令丞典領課試。以備征討。京師則有虎賁羽林之士。材高者選爲將監。而屬在光祿。又有南宮北宮衛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鈒戟士。有都候丞一人掌之。而屬在衛尉。又有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士。各七百人。設置員吏。稍尊有司馬。稍尊有校尉。而屬在北軍中候。皆閑時宿衛。有征則行。自高帝至建安。雖士員官號更易不常。而漢之營法具此也。

魏晉已降。軍號尤繁。處置統隸。大約如漢。逮於西魏。始立諸府。不滿百人。有郎將主之。隸在二十四

軍每軍一開府將之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分屬六柱國
隋則每府有隊副旅帥校尉鷹揚郎將副郎將步卒有步兵校尉騎士有越騎校尉維典兵馬而征防上免內聽命於十二衛衛二將軍一大將軍判之
唐貞觀以後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八爲火火有長五十人爲一隊立隊正三百人爲一團置團校尉而府有折衝左右果毅知府並判府事內屬諸衛則如隋制武士應宿衛者離爲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本朝開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沓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鈴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制之大略也至於京營之制考之國初
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折翼府諸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管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成化三年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

陣者。曰老家。任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
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
祖制三大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撥等名。
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
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
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纛令旗等項。則仍隸
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
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
於今不變。此京營沿革之大畧也。
列廟以來。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

莊皇帝銳意飭武。惟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
之候。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
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
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昨。失
莊皇帝遺意矣。爰稽舊章。博採群議。竊以爲有嚴訓
練。覈選補。信法令。清班軍。新陣法。集名將之六者。宜
講求焉。試詳論之。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
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
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疏議

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
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
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
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而加操演。
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
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
令非不嚴也。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卽所演諸藝。
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詰
驍騎射。半係貴幸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
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

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
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祖級。秖託空文。未覩
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於惰。
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套演飾。不
半日而荷戈歸。卽良將猛士。末由自見。矧復什九碌
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
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
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
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戎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
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

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
頂濫竊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
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開月支糧數道津要以市情
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
即如項者據永清右衛劉指揮所檢舉業有浮糧一
百五十九名乃編冊既已無名而營官輙自收補倘
非一役二項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
可知見查如是先將之目濫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
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操補於戎府
丁壯仰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目項有詞又一

兵鏡　卷之一

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
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冊不
對者扣糧条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竊而貫戎
伍於萬一也則選補不可不加嚴也兵以制勝以威
克故賞罰不明不足以厲士氣號令不肅不足以一
士心司將令者必使三軍畏我甚於畏敵然後投之
所向無不如意國家制軍令輕則綑打重則穿耳割
耳甚則斬首以徇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
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軍入營之
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

嘩無忌者依法責治若操表畢而閧然四散者許本
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綑打號令以警其餘頑令異懊
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綑打貫耳等令
則從未之聞且例稱較藝營達院委方許各號頭令
抱牌負役赴大將臺處具禀放砲散操不然者恐視
重加条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
令不可不加信也　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
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
於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
沓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寧之操

兵鏡　卷之一　八

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墾荒或留濬
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
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衰
甲至則逃於工作焉夫所稱做工云者非果承乏赴
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即
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柰何減衛士以代
營作而猥爲奸貪藉乎闡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
預住積猾於京師寄收無賴儹點漏軍當上班俱有
頂替鑽擬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塩糧且半潤
私橐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衛以與中

貫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臺臣劉思問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頭令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餼羊耳欲求如

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大工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殆不可得已□班軍不可不加清也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噫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交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尊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何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無乃溺於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

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故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也矧今倭虜並備於一時戰守機神於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氣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古天子命將推轂而遣之收攬英雄用之如左右手不聞臨敵索將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即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即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材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叅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叅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

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即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既不難坐籌舍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籌常多不唯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則各將不可不加集也今天下盖不無事矣徵兵乞援於四方餉金告竭於公帑內窺者輙垂涎於大盈外訌者或生心於扼吭乃聲容盛而根本虛浮議煩而軍實匱謬有之京軍謂之留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

可聞於黠虜哉及今不圖愈難救藥而圖之抑又有本則惟繫我

皇上之一心耳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竦心九伐既申即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斂袵避罰而預習騎射者且踰年況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敢任其怨勞亦惟是

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明作耳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詩不云乎執轡有爽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室願賡洛矣爲今日頌

定軍制策

蘇軾

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衞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

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

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廪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粮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召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爲者要而論之今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也

復唐府兵論　　丘濬

三代之制不可復必欲復古之制壯國威省國費莫若唐府兵之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單府雜郡縣之中正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以此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缺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本朝建國幽燕直隷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萃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由牧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特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嚴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切恐自玆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于今矣請于國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蓋有間矣若能見之施行毎縣因其原

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産爲定里社丁戶有
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
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
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
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偶之府其十年
輪當之里甲咸在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
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
糧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
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
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

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
籍五十八免役其羸篤廢者除其名稱糧量減其額
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其不番戍糧不調運
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
每府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
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
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
政工部遣官閱軍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
籍起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
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者合諸其隣

每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
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
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
僉場積草料于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
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
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
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
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
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
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曰請

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
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
鹽鈔抗治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几何儲積凡
几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
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值買物
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
錢雇閒民以代之當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先
爲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
以足兵備亦可以牧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
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計僅足不

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適用。損有餘以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二萬餘。其他鹽糧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損此五六十萬之費。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攝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曰。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炙以就清爽之地。其鼓舞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足兵。

亦可省費。內以壯國勢。外以懾夷心。又何疑焉。

軍制條畧

一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殳者。洮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寧安得復舊額乎。

一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正不知衛所之人。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撥演雜劇。其次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職守無資。敝蓋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則此弊不可不清也。

一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

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然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遠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弊其原不在於此盖承平日久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按兵備

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募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隣援爲今之計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

兵鏡卷之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仲弘納銘父較正

選將

夫將者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君不擇將。以國予敵。可不謹詐。然擇將之道。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踈。不以罪而廢。惟審其才之可用耳。凡將以五材爲體。五謹爲用。所謂五材者。智信仁勇嚴也。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所謂五謹者。理備果誠約也。理者理衆如寡。（在於有分金鼓有旗故一人學戰教成萬人）備者出門如見敵。（行則整戰陣止則言防守）果者見敵不懷生。（殺敵爲果）誠者雖克如始戰。（戰勝而不驕也）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政擾恐疏惑也）明君知此十者。而猶懼取人之難。則必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爲九術之科例以復之。所謂九驗者。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觀其能。卒然問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貨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節。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雜之以處以觀其色。所謂九術者。一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二曰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之謂義將。三曰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四曰奇變不測。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五曰進有重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信將。六曰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踈之謂步將。七曰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八曰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猛將。九曰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伎能有長短。局量有大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也。

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親情之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用兵之災也。所謂六敗者。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

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

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以擇將之主。澄其心如冰鑑。平其念如權衡。使真偽不能竄於察視。鉅細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所恃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天下國家。將何所賴。將之大者有四焉。將之小者有四焉。八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與眾。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察日覘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為。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眾。此之謂天將。凡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淺深。若視之指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士卒無偪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據野得水草之饒。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

也。又若廉於才。節於色。慎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與士卒同甘苦。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納。謀而能密。疑而能斷。勇不凌下。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不阿其親。有功不掩其讎。老者扶之。弱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平之。濫者詳之。賤者貴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誅之。恨者原之。失者復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功。得地不專。敵凌以變待敵。詭以順合。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為表。以地為裏。以人為用。舉三將而

祿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
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
繩以法使敵開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
無大小敵無強弱三軍順令君臂指相用往復萬變
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
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
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
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逆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
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
之敵累誅罰善先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

武所宜附也強將可附地將上明地理下果決進退
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勇敢
克敵所宜附也良將可附神將通三才保四方所宜
附也然皆不可以獨用焉論將者當知之也

辨將　廣選將

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之腹心
三軍之司命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豫以積誠辨
其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
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巘者行而壁乎
必照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者與人

詐而不相目者反腐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者此六
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者也豐下
銳上神氣安舒者重聽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
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沈厚不可以詐動
人也圓睛瑩朗五嶽相照者燕頷虎頭者心機疾速
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
者爲事沉毅而有謀者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豐
起盼視灼爍而神骨秀朗者雄壯有智慮人也足五
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
薄而淺頭大腹細目睛昏暗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

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
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徑者心
有隱匿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
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
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西顧者其辭妄也
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
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
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巳善而訐人不善者
崛強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
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出

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深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奮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撫士人也言及陣敵喜動於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氣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

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illegible]曰行有狽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覺棄七筯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輙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覩事覺已不如而目宅視者是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詐異圖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嶽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志度深沉大節崇德大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曰行事有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偶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詳而輙爲者粗踈人也巧妙而無理急用者浮艷人也舉措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决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搆架虛文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佞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

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凶事不懼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以相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謀主 屬選將

夫戰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藏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鞞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總脉
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
人欲內不寇於陰陽思不精慮不熟則饑飽勞逸漫
然不知寒暑清濕溟焉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
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
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
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鞞雖修車騎步
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
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
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

以知其然耶昔楚漢強弱不待較而知也項氏乘百
勝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主楚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
策而自屈其力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陳餘
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取
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
破冀州用合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
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
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

夫謂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勝敗異變此所謂嘗
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
良將之於謀主所與圖書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
知焉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也後世不然將
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
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堭之下變發乎
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無主矣是奚益哉何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
之宜究山川形勢之便察風角鳥占之說而謀主則
未始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負之樞也

辨士 屬選將

兵之大槩我主彼客守之而已彼主我客攻之而已
主客不分徐觀卒遇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若夫
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雖有
智勇無所用之獨可恃一介之使憑軾掉舌喻以禍
福俾易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辨士也所謂辨士
者必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上知道德
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時物幽冥之宜
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權之以卒而不亂
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

百家。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而惺惺。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斸忌諱而無疑。聞者憤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鉤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泣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徙倚周章。狐疑不決。其名曰思機。夫是之謂五機。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而利口者不與焉。

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皆以辨鳴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問義之存亾。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利口之雄。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遂以辨為縱橫之術。諱而恥言之。所謂因咽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辨矣。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辨哉。由此觀之。孔孟未嘗廢辨也。特時然後發耳。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辨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安所事辨乎。曰。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志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言語為辨。天下未嘗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辨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因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辨士之明效也。

俠士 肖選將

周禮稱友以任得民。而史則稱俠以武犯禁。世多訾而非之。謂其以匹夫權擅卿柄。若布畀睨當世。鼓舌掉唇。恣行胸臆。芥視功名。敝帚禮義。甚至借軀報仇。

結黨叛主。豈不至犯上。至無等哉。嗟嗟。是不然。夫俠有三。有行俠。有遊俠。有死俠。名稱雖異。總惟其人有真力量。真見解。獨信其是。不亂於衆。非獨障其瀾。不波於衆逝。撫而御之。則皆有裨於國用。上下數千年。略舉其槩。有以商人而能以牛犒師。令鄭國之有備者。弦高是也。有以夷門監。而能定計却秦救趙者。侯嬴是也。有以博徒而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者。劇孟是也。有躬耕徐無山而能滅烏桓者。有五十不從辟署。而突入圍城。走泗州之寇者。有以忠義三百復海州。而金人環攻之。數年不下者。有以不知

誰何之卒。五千人救灃渦諸州。徐物色之不得者。此其英風勁骨得之性生。公也而不肯其私。義也而不計其利。大德不踰。小則出入。白刄可蹈。鼎鑊若飴。非常之士。烏可以尋常求之乎。然其人非傭販混跡。則鄉曲武斷。非失職草澤。則隱淪物外。藉令破格收之。其類立見。大抵得廝謹之士易。得奇傑之士難。蓋爲累百不如一鶚。勿以其不出於科目也而輕之。勿以其不偶於俗也而擠之。夫然後西方無美人之悲。兎罝有干城之望。在上前舞之謡不興。泄泄闒闒之恐不起。故受金之曲逆。倮抵安劉之績。食馬之岐下士。

致出秦之功。不然。晉不撫李特。而致亡巴蜀。唐不撫朱克融。而再失河朔。四雄以養士安。而秦以逐客亡。得失之明驗彰彰矣。由此觀之。則朔安擾者。奇俠何可廢也。

選將條略

一選將須將武學再振而一新之。許文武官與白身廣得入補。與文學一體優待。聚自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論。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又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

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成才者出試之。未成才者尚許在學。

一武舉舊弊。其以弓馬得者。不過遷就倖中。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而已。取之甚多。而待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郡國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廷策之。有異勇奇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則將相兼得之矣。

一天下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三六九日。將

武經韜略。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鄉塾亦宜倣此。

一武事雖與文藝異。然須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可以致折衝。故必應對詳明。博通典籍者錄之。即武試。亦當先以策爲去留。後以弓馬爲高下。

一選將取其軀幹雄偉。音聲洪亮。身長六尺以上。藉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一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一選將全在破其常格。或山林或行伍。或販屠或世

襲。或官僚或舉監庠生。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總

在聞其聲。核其實。隨其材而用之耳。

兵鏡卷之二終

兵鏡卷之三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任將

軍者國之衛也。將者軍之命也。苟任將而不假之便宜，是縛孟賁之手而責之關也。不恣其出入，是空騏驥之腹而驅之馳也。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覆。何以責其成功？且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犬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眾，則眾志定；以眾制一，則群疑生。古者天子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凡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不惟其制焉。於籌略則朝更而毀，譽苦於難憑；罪狀則夕變，而喜怒苦於難必。非古責成之禮也。錢穀則如山，而錙銖不得自擅；文符則如雨，而進止不得自由。非古專制之體也。貴吏則笑短後為無賴，而俛仰其貌；驕人則持刺，號為有權，而黑白其詞。非古隆重之誼也。此猶其優者也。至於事有所建立，而利害不得輒言，則留侯之箸不敢借也。

有所陳啓，而上狀不勝往返，則伏波之米不必聚也。事之行止，咸俟報可，而湟中之疏不敢抗也。是豈將之幸，而國之福耶？故莊賈誅，然後伸穰苴之威；寵姬戮，然後成孫武之功。則事權不可不重。班超之都護至於四十年，郭進之山西亦以十數載，則責成不可不專。陳平之金不問其出入，中山之謗何損於盈篋，則腹心不可不倚。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將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廉頗，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此制之者之過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

兵鏡　卷之三

將難　屬任將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將之難，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凶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於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騖之上不能，而猛悍勁騖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為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

而默握其微權。不可以為之法。而縻繫之也。古稱善將將者莫如漢高。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高之用信也。隆以築壇之拜。授以上將之符。當特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夫閫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將得以磬材畢力。而闢數千里之地。今之任將能若是乎。今之統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

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於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為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於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賄也。將有餘貲以多賄死士。故能倡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錢出入。必有紀查。一士糧餉。必有稽覈。大臣行邊。憲臣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訐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為

已功。前既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援犀虎之牙角。而剪鷹鸇之爪羽也。何望其惴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在邊。市租不入。閉城享士。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強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而孰知將不可專也。從累獵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可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於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於庭宦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甚則任愛憎而

存削。徇喜怒而增損。而又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乎。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簿。甲胄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克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於戎馬。文吏指摘於簿書。死士轉鬭於疆場。逢掖濶談於庭署。雖有折衝之畧。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挫而悔恨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頸

首之慘少卿恐降虜之羞而不塵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貴之使俛首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黄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畧豈豪傑多生於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於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鼙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黄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邈遠李郭之材張韓

劉岳之將乎束於法而恥當其任牽於文而不究其施及其顛沛流離而後委之兵而不假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己巳之變滔滔淼淼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畧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彌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於委用之初而不當多監制於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速懷光之兵豨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踈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欲我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任將條畧

一古者國有警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軍功刑賞

皆决於外故將得以盡其智能

一將臨敵制勝决機應變或阻撓之或傚于條奪改差將吏適以示瑕於敵耳兵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非不受也受則恐悞國也

一軍中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一切錢穀不得錙銖校量昔李牧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又陳平縱金反間出入不問方可成功

一將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昔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昔賈復與五校戰傷瘡甚光武驚曰我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聞其婦有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讙

一社稷之臣有牧民禦衆之才者即委之根本重地可也昔高祖留蕭何以守關中光武屬寇恂以守河內故調餽糧選器械未嘗乏絕

一干城之將即宜委以方面之任不得掣肘昔齊威王以四臣照千里豈啻十二乘之珠而宋殺檀道濟則曰壞汝萬里長城可弗察乎

一上將之才不必循級而進得其人即如淮陰築壇賜劍一軍皆驚未為不可

一任將之道不同有以腹心任者有以股肱任者有以爪牙任者任之為鷹揚武王之於太公是也任之為魚水先主之於武侯是也總在因其才之大小而真能任之耳

兵鏡卷之三終

兵鏡卷之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 較正

將職

兵法曰。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之才智。不可不周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

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隊伍部曲也制者金鼓旌旗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營陣闕隘之徑也主管也用者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從衆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安重則不輕衆動疾速則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使閒諜覘敵欲潛覆深入而錯雜伍參猶錯雜也）過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而行也）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木毀曰圮無舍無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利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險難之地則不由不得已由之則設奇以防掩襲）軍有所不擊，（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城有所不攻，（謂要害之地深峻城壁多積糧食以老我師也）地有所不爭，（言得之難守失之則無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君命）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閒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機。車堅舟利，士馬閑習，謂之力機。此皆良將之所

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

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此愛之不可獨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也。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而後所撝無不從移，所指無不從死，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興師動衆，人乃安鬭。古之良將，不以已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

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事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則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毁者復之不羸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聽靜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

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退無疑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憐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

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彊吏弱曰弛吏彊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三軍既惑且疑是謂亂軍引勝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

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全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彊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

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將係 屬將職

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忠與義而已。殺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爲恨。是

知見危致命。乃古人亘亘之節。而全身遠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爲耳。苟無媿於忠義。則死奚足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援。漢武所以戒李廣孤軍深入。慮有闘困。後世所以議鄧艾。至於國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於龐涓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戰。已曰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爲秦土。徒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國辱。爲萬世笑。今之爲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願効一死。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吁。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説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嘗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之説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之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兵法曰。必死可殺。謂勇而無謀期必於死闘者。則可以設奇伏誘而殺之也。自今宜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沉厚不挑爲決。以玩忽輕舉爲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

至倒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死也。寇將率其衆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廟筭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擒耶。將忘命以死戰耶。吁。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當死。終或死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爲將帥倖生者之戒。

將本 屬將職 李 筌

夫人柔順安恕。失於決斷。可與循節。難與權宜。勇悍

驍猛失於猜忌可與涉難難與持盈眞良畏愼失於
猶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於局就可與
立節難與通變韜晦沉靜失於遲廻可與深慮難與
驅捷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英者智
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謀英得雄而行
雄得英而成由是言之爲將之本莫過於英且雄矣

將職條略

一將專主旗鼓耳臨難决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
劍之任非將事也

一用兵貴陰謀潛運兵不血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善之善者也故曰可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
敵人全師授降納土斯爲上將

一進軍不求戰勝之名退處不避違命之罪覩其將
變見利進而攻之見害退而守之兵法曰善師者
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一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曲直善惡勤怠動靜之
情使之自然和同兵法曰兵貴其和和則一心兵
雖百萬指呼如一

一兵將新聚彼此未相諳識不可與師攻討謂將不
識兵兵不識將法令雖嚴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
詢問材伎勇怯强弱高下選揀精任使賞罰明
信義立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
後料敵與師戰無不捷

一主將貴於和顏悅色推恩下士若卒有病將必親
行撫問醫藥則士卒感恩效死昔吳起臥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裹餱糧與士卒同甘苦至卒有病疽
者親爲吮之故戰必克捷也

一主將饑不先食寒不先裘熱不先扇倦不先息雨
不先蓋涉險則步進必在前退必在後罰則自當
賞則歸衆夜必晚眠曉必先起兵法曰軍竈未炊

將不言饑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寒不擁裘熱不操扇雨不張蓋涉險泥途將必
下步

一主將行軍不以已之喜而賜賞不以已之怒而行
誅又不可受佞信讒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兵法曰
賞不記讐罰不怨親賞一人則萬人喜罰一人則
三軍懼罰貴大賞貴小穰苴斬莊賈是罰大也拔
卒爲將是賞小也又云誅大爲威賞小爲明罰賞
爲禁此乃行軍之三要

一遇非時賜賞及諸受役避將支散不得過時及藏

落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恐致生怨兵法曰賞
不逾時是也
一士卒有罪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
者卽時處分若移時恐有變
一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囚
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遽刑刑則不唯行軍不利
抑且軍心不樂耳
一飮酒不可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
一發號施令預定於先不得臨時反覆使三軍惑亂
進戰無功兵法曰法令一出吏士無違爲謀勿貳

一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故猛虎
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
之必至一人失謀萬人受辜故定謀於未戰之前
明决於臨戰之候料敵必勝一出無疑
一金鐸鼙鼓所以威耳其聲不可不清旌旗旛麾所
以威目其色不可不明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其形
不可不嚴此爲齊兵之三要兵法曰用兵之要旌
鼓爲主令明則可使三軍之士氣勵青雲雖赴湯
蹈火應時可捷也
一將須集謀不拘搢紳士庶請而詢之詢之一縣則
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
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然集
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
長必錄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
靖寇爲急則庶乎其可也
一採訪到事聞善言不可遽喜聞惡言不可遽怒詳
審斟酌斯爲有度有識之將也
一野營止宿賊軍相近須主將每日親行巡察安撫
士庶曉諭勸勞使之感動而後人心親附視死如
歸

兵鏡卷之五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鄭 俊秀民父 較正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才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

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驍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鬬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敵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屬選兵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別爲部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使將統押爲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

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之於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售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選能 屬選兵

夫總兵之任務搜核衆才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

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疾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晦迹塵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每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才，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挾策挾術，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從來，可則明試而錄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才力驕徒，能猿騰鶻擊，踰海越壑，來往無迹者，可使寄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諭。凡此倫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級，則隨才爲差次。

選不拘方　屬選兵　　李筌

勇怯者性，強弱者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怯，蜀人懦，楚人輕，齊人詐，越人澆薄，燕趙之人銳，涼隴之人厚。地氣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既言秦晉人勁，甲胄之子，在於崤關；杜洪之將，在於隴水，則秦晉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長勺，陵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孔明擬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強秦，虜王離，殺趙角，威加四海，諸侯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詐，田橫五百死士，東奔海島，聞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亾之國，恤孤寡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之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而涼隴之人又可知矣。殊不知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又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死，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門，勇之於怯，於人何有哉。

財才相同　屬選兵　　李筌

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曰財。志合者，亦以財爲殺天下之具，古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報人之佌怨，未嘗不以此爲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心

於鬬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荆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顔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狀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朋舊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宅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為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巖穴之士則曰聘以財而聘之也三軍之衆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間諜以破其腹心之

謀求鄉導以乘其藩墻之隙非有賞賚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為我用哉是謂之財才相用

廣士 屬選兵

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國王霸募市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寓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才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為定法及等仗者方為招收而身才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為刺補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拖以等仗拖以年齒更拖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才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嘗犯徒項嘗刺環而才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伺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才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為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才技兼習武藝戰鬬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

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納盜 屬選兵　李綱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為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獷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

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奪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賊盜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爲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嘗採

從事於斯術矣

勸募 屬選兵

北征錄

今日招軍之資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墻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雖優之以免詮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間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爲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並依軍功轉行立爲定制畫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剃一僧招軍一百人與剃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蓄義 屬選兵

蘇軾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也矣

原選兵

戚繼光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忽戢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

儇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其法唯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其人黑大粗壯手面辛苦皮肉堅寔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者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乃盡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武藝不可

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戰而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巳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雖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不可易得思其次則必以膽爲主而武藝力大豐偉者兼之但膽包於人之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於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游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愾氣易於振作先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結之以至誠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君愛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illegible]之功辦天下之事不過家人父子邑里之[illegible]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偏行永守寧而所以使威嚴之永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

親重情莫慈父之於孝子若也設使父必子雖孝子且不能無後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以恩信佐其威嚴度威嚴有濟不然則威反爲怨嚴反爲敵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

編選條畧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之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也新集鄉兵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技兵之思一時根不入選威嚴之賂或有人恐以禍

福倏生畏悔之念。又要回家。乘此時既未受約束
又未食錢糧。不唯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選日更。
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
在此。某官生管 二號記縣分都啚在此。某官生管
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 四號記尺寸筋
力在此。某官生管 五號記居住地名塡年月在此。
某官生管 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 又在空
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
邊。每牌下務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

一號牌下。官生一。書手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
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兵所管之數。又照後
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
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后。
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
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
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原入隊
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腰牌
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塡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

一面。連人先送至塡營伍處。其塡營伍處先給定
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遇送人到。將腰牌紙
內。照營伍塡畢。又連人牌。送與塡縣分都啚處。照
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牌。送至塡年貌疤記
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牌送至塡尺寸
筋力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送至的當鄉土
之官。管塡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住處
地名畢。
一每定完一人。爲其照冊塡於腰牌內習藝空內。連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塡記

牌下。處處塡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登錄處抄
錄腰牌紙內所塡格眼在冊。卽將一隊兵。送於空
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塡完畢。又坐如此。一
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塡。給與該方
色大旗一面。卽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
定。又如此與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
哨長來舉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
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
長管兵。每隊伍相識認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

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係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某日合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牌如此選兵選中即成行伍即有統束雖生兵烏合今日入穀今日即可鈐束即成軍容即不能更換而制既分合即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遍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遍差者換者便以軍法連坐

其一二須要立重信此時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方可言練也

兵鏡卷之五終

兵鏡卷之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　較正

講武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遂申命將帥選閱軍士所司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墠地爲步騎六軍營域之處左右廂各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

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將帥及士卒集於墠地禁諠譁依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墠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伏威儀習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日未明十刻士衆嚴備五刻將士皆擐甲各爲直陣以俟將軍儀服備物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鼓十二鉦二大角四其並止於其軍後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疾趨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今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使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誥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

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軍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爲餘陣五陣畢兩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

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毎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皷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兵東西迭爲客主爲五變之陣皆如步法毎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皷而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屬講武

凡教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擊皷刀楯爲前行持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告

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皷動止之節擊皷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倫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倫則㵎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章以示殺獲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次教心使廉務恭順執事精強又教之抵對令贊喏整肅趨驟趨捷教之裝束使裹幔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卧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既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絶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絶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以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伐猛劣而

爲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揷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射的親疎穿甲重數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繫縛翹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教爲要也

習勒進止常法 屬講武

凡教前一日諸營將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東軍立青旗西軍白南軍赤北軍黑皆牙旗爲和門大將居於中立黃牙旗以爲四軍之主諸軍行止視大將之旗金

鉦鼓角隊之於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隊五十人。教日
逐隊自營纏旗槍。至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而立。
隊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勻。其駐隊塞空。去前
隊二十步。布列已訖。諸營將校悉向大將軍牙旗候
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隊前五十步。聽角第
一聲絕。諸隊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齊捺槍卷
旛張弓拔劍。第三聲絕。諸隊一齊舉槍。第四聲絕。諸
隊一齊籠槍跪膝目視大將軍黃旗。耳聽鼓聲。如黃
旗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嗚呼。兩廂隊並進。前至中
界。齊鬧唱殺。擊刺爭戰。勝負訖。勝從負。不過三十步。

審知其敗馬軍逐北。聞擊鉦。即止。呌卻行。膊上架槍
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角聲絕。一時捺槍解幡
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進止。如
散更聽角聲一會。然後依次發引歸本營。失節度者
有罪。凡教戰如之。加兵作大隊者。即視大將軍碧白
二旗交。即五隊合為一隊。（是合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凡卷
旗舉槍簇隊鬧戰。一依前法。若大將五旗交。即十隊
合為一隊。（是合五百人為一隊。處賊大隊前衝。故作大隊以禦之也）隊法如初。教
訖。欲還營聽吹角聲。第一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
隊。第二聲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則教
畢

教旗（屬講武）

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
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
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
裨副左右衛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
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
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胄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
生勇也。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
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往來。不闕馳逐。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
奔迸。退不趨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
於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廂齊合。
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子
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初
位。信旗下立。候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各雲烝鳥散。
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踈密。朱旗掉。角音動。左
右廂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踈密。使無差尺寸。
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

法者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既畢大將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士五十守之使壯士五十奪旗左廂奪右廂旗右廂奪左廂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則賞負則罰因是使習知立陣之法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

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方爲中行爲土土之色屬黃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但舉其方旗俱要向其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旗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教步兵（屬講武）

凡教陣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場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廂相對四隊夾一土盃以次布戰鋒隊第一隊爲戰隊間一隊抽取一隊爲駐隊隊隨多少每廂各

兩重布步凡入教場布隊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鉦次詔旗次左右廂兵馬使次第相續立定一隊爲駐隊一隊爲戰隊皆取五方信旗爲號（凡士卒動靜皆號信旗）吹角一會點青旗兵馬使都虞候集（凡旗皆須地上臥爲點也）點赤旗大將副將同集點皂旗小所由悉集受處分訖却歸本隊（放歸本隊須候却揭立本色旗乃還）叮嚀曉諭訖南頭第一隊兩廂各出一旗以告辨（辨謂排比所教練兵馬已訖）告訖旗歸本隊即視信旗合擊鼓一槌諸隊盡簇信旗開鼓一槌諸隊盡開却歸本處立信旗舉鼓一槌諸隊槍旗並舉齊唱軋聲信旗亞又鼓一槌諸隊槍旗並

亞齊唱千聲諸隊弩手齊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勢（凡出並至前第三土河）又皷一槌架箭又皷一槌皆唱殺聲卽退至本隊立定又皷一槌齊唱千聲弓手齊出至土河各爲架箭勢又皷一槌齊唱殺聲陌刀齊亞不得背面起陌刀頭却還本隊立定（凡歸隊却行皆須前脚續後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點一點一交聲三點三交聲訖皷三聲（一聲警衆二聲排比三聲隊長行）便長打皷皆作何何聲左右廂並進至中央土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祿交匝右廂退左廂還至本隊前土河右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本土河

前左廂點信旗喚駐隊大叫交交走叫與戰隊立定左廂退右廂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聽皷聲歇何何聲絶皷一槌齊唱三聲槍頭並舉與肩齊又皷一槌齊唱殺槍旗盡亞三千三殺然後擊鉦鉦發左右廂齊退並不得回面起槍至本土河立定訖候皷聲一槌齊唱千聲槍旗並揭立信旗合皷一槌諸隊齊作羽林聲聽角聲發羽林聲止教畢視信旗點着地卽兩廂齊唱喻視五方旗及角聲行左右廂兩頭各出一隊至第二土河行依鄆次還營

教騎兵（屬講武）

凡出騎兵須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鉦餘從軍次左右廂兵馬相續至教場去就進退一視信旗金鼓左右廂各十隊（大小臨時量馬多少）已至教場立定惟展信旗餘諸旗旛盡捲左右廂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騎軍縱橫各四步立定吹角一會點青旗大將集點赤旗副將集點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來集須單行傍隊前從南左右廂齊對抽來（還對亦準此法）取教練使處分曰兵貴靜而惡喧一切齊整不可紛亂去就進退　視信旗所由得處分訖還隊各喻本隊士衆須左右兩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訖專聽角聲第一通

角聲絶斂兵作隊第二通角聲絶旗矟皆捺解幡第三通角聲絶旗矟盡舉而亞左右廂擊鼓聲動兩廂齊叫急行進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戰少時右廂鉦聲動右廂引退至本立處左廂鉦聲動左廂引退至本立處其右廂逐至左廂第二土河右廂鉦聲動右廂卽引退至中央上河其左廂人還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廂卽引退擊鼓齊唱何何更交戰少時畢左右廂擊鉦鉦聲動卽各還退本立處聽角聲第一通絶捲旌旗幡攝箭弛弓第二通絶諸旗矟一時盡舉簇作隊第三通絶各引散還本立處視五方旗及纛

旗從南作兩隊相對直出向前至教場中央相合雙旗續五方旗及鼓角即歸並如來次

操敵條畧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旛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令時緊要必不可緩宜便將簡明號令合行列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

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一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其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一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一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即立定看聽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

一歇處吹喇叭一盪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盪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盪各兵出赴信地剳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一喇叭吹天鵝聲是要各兵吶喊

一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一喇叭吹单擺開是要各隊即便挨隊甲踈踈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一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一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一吹哱囉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一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無點鼓一聲走十步

一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一下營定擂鼓立幹旗是放火兵出營燕汲掌號是收回。

一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卽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一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一摔鈸響是要各收隊卽將原单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

一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一旗幟各兵認定各摠哨顏色但本摠旗立起卽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卽左行右點卽右行前點卽前行後點卽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摠旗收捲在地卽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卽是信地雖天神來吋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皷與晝一般。

一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悮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

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

一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兵鏡卷之六終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程廷先賓王父 較正

行軍

大將既受命於君。與師動衆。選吉日。鑿凶門而出。長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紜雜沓。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試略言之。其法先以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

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則押後。收拾闌道。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卽第一戰鋒隊為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平川潤。可得並行。宜作統行法。其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隊為戰隊。第三隊為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為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為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類。如軍行賊境。須為方陣而行。逢賊立卽成陣。戰鋒在外。輜重在內。（三圖入營陣中）所謂發引有序。緩急有備

此軍行之大畧也

行軍條畧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洩漏事機。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第二盪響。整隊擺立。第三盪響。啓行。先令鄉導及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擁斷隔。

一軍行尚靜惡諠。靜則有序。諠則必亂。且恐賊知覺。又不得頻叩金鼓。亂軍聽聞。只以綵旗舉則與行

按則伏正仍十隊爲一節。遞相舉旗招之。

一大將建五方旗。依方而配色。黃旗爲四旗之主。居中建而不動。常使諸軍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舉赤旗應之。東方有賊。舉青旗應之。西方有賊。舉白旗應之。北方有賊。舉黑旗應之。無賊常偃之。諸軍見本方旗舉。本方急裝束以待。旗若招則前進。旗正立則止。旗却偃即回

一大將置鼓四十面。副將十面。營列一面。行即負隨纛下。在道及夜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逢賊即擊之。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擊鼓。前後軍往救。後軍擊鼓。中腰往救。

一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山鎮。開黃旗。遇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烟火。開赤旗。遇橋梁。開白旗。以告大將。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驚駭人民。強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宿舍。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或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兵。宜擇地下營。中嚴隄備。若風從後背來者。是助我軍。宜急進兵。然雪夜取勝者有之。又因逆風設伏。待賊過發伏擊之而勝。是又以權佐攻也。

一軍入賊境。若渡船若過橋梁。俱先以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一渡水。如水深卒無船筏。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樁橛上繫定。先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刀鎗器械每十條爲一束。或於近便處採斫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用大環穿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捽曳過水。或用大甕絞作罌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吹氣在內。繫其囊口。一囊可渡二人。或用數囊絞定作筏渡人。尤妙。

一渡人馬。須防賊上流壅决。先選驍士據其上流。又不得自相競渡。躁踐諠噪。恐爲賊聞。卒來邀截。須先令左右廂虞候。各領第一隊對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招第二過。以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待末隊過盡。依舊隊伍而行。縱有賊來。攻易爲應敵。

一過關隘。或山林蘙薈之地。須先選趫徒二三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去。把其出道。又選驍勇四路搜索。審無藏伏。然後進兵。

一軍入賊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乖覺人前行探迹審試慮敵人先作方田陷坑種苗於上誘陥人馬
一過坑穴澗三五丈人馬難通即令每軍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蒭之類填之立渡
一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棱梯倚其壁選趫徤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縱梯並鈎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縛横關為軟梯與衆軍登之
一軍過泥途甚深人馬難進用草木鋪於道上次用乾土鋪之隨時可渡且防賊藏發刺於其中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前用飛鎗神砲神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取勝前進
一軍中車乘搬載或擔挑糧草輜重等物並宜在路中心行兩下用甲隊遮掩恐被賊邀劫
一暴寇來劫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鋭犯之恐敗候其去則從後邀擊之
一騎軍入賊境戰具之外不得負斤兩之重步軍戰具外帶物不得過十斤

齎糧

夫千里積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躡寇益宜擬備雖云因糧於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㪷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絶即須掠擄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乎人力不至為賊困逼也
一米一石取無穀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待水滲乾淘去塵灰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透然後煑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一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

一粗布一尺以一升釅醋浸曝乾以醋盡為度每食以方寸煑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小麥麪取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為度每食如梧桐子大煑之人可食五十日
一豉三升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核大以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
一米麨一升人可食一日
一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三十人可一日

一遇急難諸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饑

一山行即採松皮搗爛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一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與氷片啣口中俱可止渴

一每人將葫蘆或竹筒或羊皮襄可受二升者料前程乏水即盛行

一馬軍每人將乾酪餵馬恐馬渴乏

一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皴飯麨袋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麵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待冷切作碁子晒乾收貯如在營砦内以湯沸而食之如行路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皴飯麨袋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且久

斥堠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者令彼鄉國之士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印中路為却行之狀或上冠倣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寄聲晦迹懼人知覺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諦視他物以逆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驗寇來之馳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鳥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凡若此類皆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而後用其耳目則不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邊前探不得推後探以為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為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凡軍前後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絳幡遇騎賊舉絳幡遇步賊舉白幡前後遞相傳舉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點百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凡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着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為一道各揀壯馬給與之若兵多路長量加一兩道其乘馬人每令遞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則卷有賊則開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開則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機以迎戰也

哨探 附圖

南北之地不同而戰陣自異不但戰陣自異而其行路亦不同何也北地雖間有山而平地實多出塞

之外長坡大川黃沙漠漠一目無際或三路行兵或五路並進大刀潤斧馬步相兼無不如意而虜馬尚且依山附壑潛爲埋伏我必先遣夜不收及塘報預探明白方敢進兵如緊省之地山險萬叠接挨連連無窮無盡一線之路迤透其間或兩畔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盤蛇曲徑無地不可伏兵無地不可邀截若不預遣熟知間道岐路之人先期哨探却任意冒險妄行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強兵註後行尾難援卽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倘若勝鬪可矣萬一不勝前途倒戈一線之道奔走不及恐

人馬堆積於道路各要性命自相殘殺者有之縱遊得免而墜崖落塹吾知其不免矣敢不求萬全之術哉今姑以見在營兵一千演之每隊須先撥兵一名須輕足善走膽可包身者兵十名又要馬兵十名亦須善於馳騁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爲一塘共十塘令彼前行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凡道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山步兵執小五方旗一面上路傍所有之山遍歷探望如側近有草木蒙密掩藏人馬之處須要細細搜索若並無奸細埋伏及敵兵在前步兵執旗就立於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回卽報

一塘無警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又探望又來報如前以至三塘四塘五塘直至十塘皆如此報其步兵卽相山形如山形方方屬土卽執黃旗如山形曲曲屬水卽執黑旗如山形直直屬木卽執藍旗如山形一尖三尖或四五尖卽爲銳銳屬火卽執紅旗如山形圓圓屬金卽執白旗後面來兵照形下行營如十塘已盡每塘或相去一二里或三五里計程行三十則疲卽可止舍尋看地方少寬平者卽下大營如不可止又自一塘倒捲上前再如前式起塘馳報凡敵之情我得預知彼難邀截倘探兵不

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主將卽相山形布陣準備其探兵一名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巖石或草木深茂之地避之一人之身敵亦難覓至於塘報得實我兵或殺敵有功或免敵之邀截塘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酧之凡有賞犒獨加於衆庶此危事人肯樂從而我兵無倉皇急卒之虞矣

山谷行營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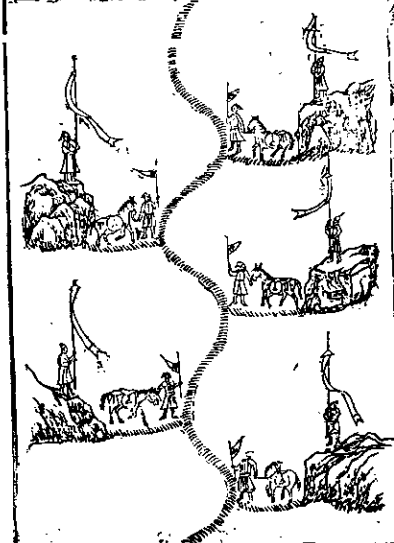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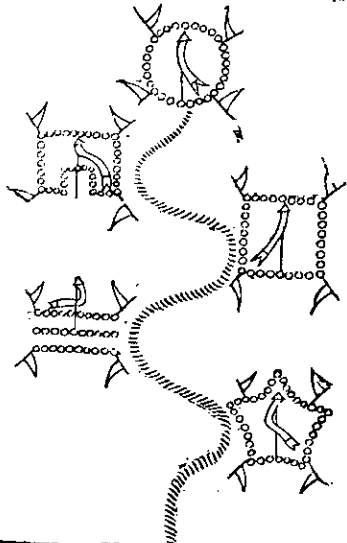
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拆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爲其所陷不及

報我冐然而進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脈首尾難援豈容不先為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為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即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傍立營之中當路口包

山逆原立住營脚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厮殺如敵前來攻我中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兩山出兵夾攻之如彼攻左營則右營出兵為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為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况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是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以退為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也如過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軍無過此步步為營之法

發哨兵探馬搜奸摘伏圖

山路道險步步為營倒捲疊進圖

遞舖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者須置遞舖以探報警急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則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舖縱非寇來之方亦須置之

行烽

凡軍行頓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里外權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至暮卽移十里外止宿防賊見煙火掩襲烽人且伏人於賊路左右止宿以聽如覺賊來卽舉烽遞報伺賊十騎已下卽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卽滅之若賊百騎至三百騎卽放一大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卽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卽放三炬應滅準前前烽應訖烽人卽赴軍中若虜不到軍且抵山谷藏伏四山既置權烽軍中卽置一都烽應接其都烽如見諸烽忽舉卽報大將某道烽起大將當須戒嚴應敵

軍祭

其禮除地為壝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纛神祠以少牢其釁牙以白纛以皂用剛日祠之於壝統以青繩覆以幄幕風師雨師馬師其薦獻亦用牲

牢酒脯香幣祝文曰維某年月日將帥具官某謹致祭於某神凶黨首難干紀亂常毒流生民惡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繫神是助尚享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軷祭軍以車轢之而過謂之犯軷軍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鑿士心為戰陣之首也今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感激衆志然後啟

行。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謹聽予令。今戎夷不賓。侵犯王畧。擾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於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爾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倘軍中或有旌旗折。帳幄動。六畜爲怪。一切不經之事。士衆見之。未免生畏。主將當鎮定詳審。慮於未萌。修德政令。以祗天眷。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觀祥應。若人馬喜躍。旌旗仰指。金鐸之音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稱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機。不可不察。

鄉導

主兵者審知地利。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然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蓋孤軍以入人之境。彼嚴密而待。[illegible]

[illegible]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邀[illegible]之鬪。夜止則有虛駭之擾。頻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可以料敵。則鄉導烏可無也。顧或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謀所使。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使當厚其須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偕之出處。密防其貳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爲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用指南針及指南魚。以辨所向。

法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濶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灰火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椀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指南針。卽羅盤內所用者。

字驗

主將在內。副將統兵在外出戰。凡軍前缺用及賊兵事宜必用文牒往來告報。倘彼奸人於路接之。漏洩事機。反遭其害。合將文牒題內。於月日下書號。卽知所言事宜。故先置薄。兩用符合。配定字號。主帥副將

各收一本隨身。字號或用古詩。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步兵。如副將軍前要請弓箭。文牒上卽書天字號。上加印記。主將便知所請。回文卽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卽空印之。如此。則軍前動靜。應報若神。

啣枚

啣枚者。所以禁喧譁而恐賊知覺暗記識而便察動靜也。整肅隊伍則用之。出奇設伏則用之。趣險要夜襲敵營則用之。其制長四寸。濶五分。陽面書某哨某隊某甲兵之姓名。陰面書某官押寫啣枚號令。油飾掛頸靜砲響則各啣枚肅靜。其制雖微。而其用則大。不可不知也。亦有用圓枚者。不如此更可查考耳。

兵鏡卷之七終

兵鏡卷之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汪 梓茂才父較正

下營以後俱係行軍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志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不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兵孰能與於此乎。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亂也。然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隨其險易爲之禦。平則方列。圍水則迴閒。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士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偏。以朱雀旗立午地。白虎旗立酉地。玄武旗立子地。青龍旗立卯地。招搖旗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聽總管進止。其馬合群牧放。

凡下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即布大方陣。營內有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如在賊庭。即須窄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使圓。圓則易守。其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今加四千五百人爲奇伏揚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應時用。非正門不得輙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諸家軍營九說

凡周營須設界限。立籓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濠城營木柵之類。

立槍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本槍。鼓聲絕。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

烟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卽知有警。預作隄防。

櫳槍營

凡櫳槍爲營者。其槍如鴉巢櫳幕外七尺。櫳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營中。置一遊奕。

掘壕營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裡面削成。其上通人行。正壕門掘徹卽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蒺城一重濶二十五步。

築城營

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三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蒺城一重。蒺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復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卽須尋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産。其制立槍爲杙。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布官徒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

置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

凡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地網

凡賊境下營或與賊交戰須用地網當於敵人來處夜密遣衆掘成窖坑上覆以脆薄板片或只劄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如網上或以舊布片蓋之將草上稀撒雜方可用兵迎敵於近窖坑處擺陣待相敵

間少為退回之狀則敵必前來捕捉陷我品窖之內即急回以長鎗樣拘扎鈎之無有不勝今虜亦知得品字坑矣邊地沙厚風吹若魚鱗狀坑上沙薄且新鋪者則無此狀便可認識若用此坑者須作為魚鱗狀且記定地網中有可往來之路佯敗即從此回誘賊急趕庶可陷賊

下營陷騎

預設道路

陷騎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衆多不容鬭敵伺其所行之道制為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以弱以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圈圚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穽而不可脫其法有六

一曰伏鎗用火煉竹鎗斜埋成列却於鎗頭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濶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內次以竹圈挽鎗着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內繫提頭索別曳於鎗頭所止處一丈許遇賊馬踢動提頭索拽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

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以下兩頭及中間各長一丈用木樁繫索釘之於地用青竹竿五條撐索腰控低着地扣以機結木鈎

如獵具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撐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

三曰馬拖用竹削成筋大其長數倍於筋其錐甚銳用以簪地其尾則用熱湯煮過令槌碎和麻合以成索索尾又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鎗捍拽索於竹片之首遇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鎗自捌其腿腹

四曰馬筒用掘地成穽深一尺濶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蹄踵

五曰青穽於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蓆箬盤竹蓆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

六曰自穽於塵沙土石之地

掘而成穽。不拘廣狹。上以蘆蓆竹莿之屬覆之。而掩以塵沙土石。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以上六法。皆於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來者也。

撒擲在地

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膺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鐵爲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鐵爲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

稍大。以鐵爲之。四曰鵞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鐵爲之。五曰菱角。以鐵爲菱角。六曰阜角。以鐵爲阜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揷撒擲在地者也。

因地設險

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其施巧易。道狹路隘。敵險而我亦險。其施巧難。兩難見巧之際。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爲圈。揷於馬道。以索續於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弩一張。竹牆七片。菠菱箭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頭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於林樾之中。令伐木橫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斷。恐爲敵人下馬拖拽離路。四曰結草。馬行於草野之中。其逕路。故令斷絕。碑石堆塞。柴茨却於四圍。將草結圍。其稍令闌絆過路。馬急走。則被絆衆隊皆倒。五曰種冰。道路險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陡岡。當令迎風灌水。乘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馬道窄狹。兩傍皆山。當令鏨鑿石塊阻之。兩傍皆水。當令抄掘大石塞路。七曰折橋。馬若經過橋梁。必毀折之。令不得渡。

八曰瑯琊。販用販釘瑯琊。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中。以上八法。皆能陷賊騎於道峽險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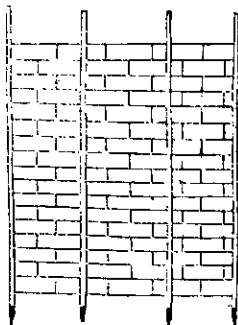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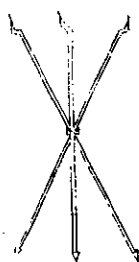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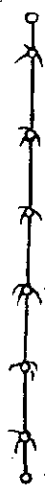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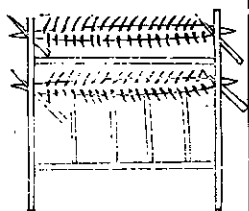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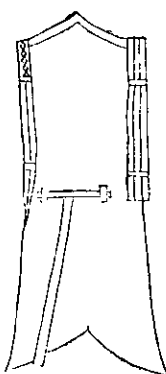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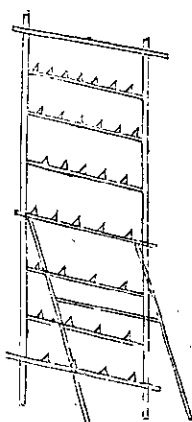
誘陷

扼賊於險。法固備矣。但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則又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踴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亾。自投陷穽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蒭誘。敵馬行遠。久闕草蒭。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蒭秣。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賊馬饑餓日久。故下置陷穽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自投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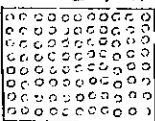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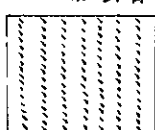
二曰獻青。賊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蒼之地。設陷穽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獻白。賊馬入境。久不汲飲。即於陂池溪澗之地。設陷穽鎗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以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赴水火者也。

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要。其他如水藥之秘。風沙之變。雖云與妙。然微似浮誕。姑置勿論可也。

下營布城諸器圖說

夫不可用車之地。卒遇緩急。兵無可依。賊洞見我。無拒禦之備。必放盡力向我。故暫設布城。疑賊眼目。賊見我立此。不知我主何意。且不得知我布裏虛實。外復立拒馬蒺藜。以爲禦賊。或誤認爲真城者。不敢輕近我營。遲如或瞭料其情。我已備之久矣。鳥銃俱向布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彼外不能視內。而我於內弩矢銃石齊放。一隊之限。有若金湯。如賊亦打銃弩。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於布城上。可禦鉛子矣。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每一隊委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尺。上用屈鐵頭。下用鐵鐏。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繩連，利於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爲一繩。俱用繩串入蒺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濶五尺，高堞五尺，衮木二道，贅大竹釘浮拴上，約可二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垛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壘。

牌法或用皮鞴，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凡兵所帶繩串蒺藜，掛於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圓藤牌雖爲擊殺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惟此牌可以整營陣，齊進止，遮人衆，壯士氣，進如堵墻，退加風雨。然只可以遮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尚有軟壁在焉。其法長五尺，橫濶二尺。

軟壁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取軍中綿絮被掛於架上以張陣前蔽鉛彈亦可擱路阻險此無他奇巧第取一時從便之法耳不若剛柔牌之妙也

剛柔牌

其架用木為長桄中用一檔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裹用好蚕綿三斤用布厚為一袋貼牛皮之裡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張鬆鬆團為一毬挨行排之又用蚕棉五斤厚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此外或用鐵為鋒或用鷺毛人髮或用脊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禦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臥結實

鬼箭

此筒用貓竹去皮取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為底貯蒺藜懸之於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鐵蒺藜糞汁炒染毒藥用以戳脚名曰鬼箭撒地以為阻路守險之用

三[illegible]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樁於三三土以横路而下。堆草蔽形。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自人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候彼走進踏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卽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川且未必矢矢俱准着人身也。

下營擇地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竈是也。

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首之地是也

一不居死地。謂安營若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爲疾病。

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

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

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

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刼我。難以廻避應敵。

一不居江河溝淵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

一不居大江險絶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

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惡。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栰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

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

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

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妨。

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

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

一軍行纔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爲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臨口路遠人馬難以遠走。

緣營雜制

一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者營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斡當四司官典兵官及

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火主持畜産及水食如迯走。即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有瘠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呈事决罰。

一下營訖司甲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綻損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鈔記準法科决。

一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廣費。

一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一營壘既定。其自外屠沽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
交易。即不禁。
一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
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一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爲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
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事。及受外人財賄。犯者
重罪同保。
一陣沒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爲彼用。

夜營

凡軍營下定。當須防禦。於營外去寨二十步。列隊使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不
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并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
要馳告。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
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
外鋪。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
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
後。乘得機便。必獲克捷。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
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
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
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
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爲暗鋪。各持薪
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伏人。或於高
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鋪。舉火前鋪應了。即馳
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
凡馬鋪每三十里一鋪。以押官部押。
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
稍火。若有驚軍。每鋪並相傳救相報。不得隔越。仍
營火[illegible]照之中軍。即擊鼓。令諸營遍覺。將士但被

甲胄。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稍多。中軍
疾出兵救援。其偷營驚軍。多作叫聲。宜審辨之。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拘常
營戰隊。充其隊去寨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若賊
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
營。
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與諸將
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爲號。被犯之營
聞之。即知大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恐
賊人偷號。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鋪兵計會交牌。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敵人樵牧問覘者。生擒以歸。以訊問賊中事機。其舉用勿令遊奕人知。

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亮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以警不虞。猶慮聽探之不遠。故又選聽耳少睡

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營置一二所。營中濶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柵。亦各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

凡軍營中。必爲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率倣地聽之數。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外者。以爲望子。亦頻改易。勿常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

凡夜戰者。多爲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若立營空洞豁直。部分無法。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必致驚擾。雖多置探堠。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卽起。卽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

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營殺士。諸營卽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輙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羅網矣。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

字是行營密封函。付領回各營稗將開拆密字。
坐喝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夜巡

凡夜巡時。經遇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漸無言放過去。如喝荅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荅。即是姦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喝。巡警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荅。即係睡熟。或往他處偷安。巡警人記其舖分。報主將查究。巡警人不到者。直更人報主將查究。

更籌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籌一百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月更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一百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一更傳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里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籌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籌八。餘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籌五十五。一更傳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籌一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防毒

下營近敵境。大將先出號令。使軍士防毒。

凡敵人遺飲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沽買酒肉脯醢麩豆之類。亦須審試。然後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井泉。恐先置毒

二謂流泉出於敵境。恐潛於上流入毒。三謂死水
不流。四謂夏潦漲霪。白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
如沸。或赤而味鹹。或濁而味澁。五謂土境舊有惡
毒。毒草毒木。惡蟲惡虵。有如含沙水弩鬼蜮之類
皆須防慮。不得已。先令死罪人或孳畜嘗之。然後
可飲。

尋水泉

行軍下營。須先擇水泉。虜候在前。兼視水草。道中遇
水則揭青旗以告衆。
一軍行處之水。則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羊蹄縱尋其
所至。當有水。

一野外鳥獸所集。或水鳥聚處。並當有水。
一地生葭葦菰蒲。并有蟻壤處。其下皆有伏泉。又駝
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
一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雄雌相合。油灰
黃蠟固縫。勿令氣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於竹末
燒松樺薪或乾草。使火氣自竹內潛通水所。則水
自竹中逆上。
一越山阻。看巖谷中有水。以繩繫竿頭。引掛高處。擬
固能勝人。便卽令下。又增繩次引人。而又加大繩
續更汲上。則千百人可濟。

養病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軍先定一官。專掌
藥餌駄轝及扶養之人。若非賊境。卽所在寄留醫治。
并給傔人扶養。若在賊境。卽作驢馬轝隨軍而行。每
月本隊將校親巡醫藥。專知官以所疾申大將。間往
臨視疾愈。則主者傔人並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
棄擲病人。并養飼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
埋瘞者斬。庸將多不恤士。卽被棄擲生埋。以此戒之。
死亡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當醪祭酹。墓深四尺。標校

親哭之。仍立標記。以防後取。若非賊庭。遞歸本貫。每
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由不與者罪之。

牧放

凡軍行。每營先差一官。專知牧放。不得連繫諸營。各
作一異旗放馬。一記旗放驢。並於所管地界放牧。
如營側草惡。卽計會營將。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
卒有警追喚。見旗則知驢馬處所。
凡牧畜馬。居中央。驢放在四面。援馬。牧人並於驢群
四面環遶。若賊偷盜。驢群在外。驅趂稍難。
凡馬逐營各爲印記。以防闌失。埋認。如死卽申所部

官驗印。是本營畜產。即令皮剝。如印不同。即是盜役他營畜產。論如軍律。

凡諸營遺失驢馬衣服䭾連。並於捍後虞候處理認。擅取及借人不還。并剪破印記毛尾者。論如軍律。

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更量。分數增給備馬。諸營除六䭾外。每火別置驢一頭。准備疾病添補。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其雜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輙騎。

凡軍中畜產。非理致死。並償填補

凡非將不得乘官馬遊獵。即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輙奔走致汗。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居則輕臨敵則重。

凡官健有私驢馬隨行。即官給芻秣。令均以為充用。

凡車牛。行十里一歇。仍制口臭。三十里一飲飼。

凡征馬之職。有副使。有總管。有押官。有子將。並擇善牧養者充。有群頭。擇善騎教習。及知醫藥者充。其數以馬為准。

號令　許洞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焉。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違期不至。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倔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歎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學器械。弓弩絕弦。箭無羽鏃。劍戟澁銹。旗纛凋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詭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鬬是攢非。搆怨吏士。令其不悅。此謂謗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為己利。奪人首級。以為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屬垣。竊聽其事。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似有難色。此謂狠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行列喧譁。不馴號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詐病。以避艱難。甚或佯死。因而逃遁。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黨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勞。無故飲酒。

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挾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令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涕泣而斬馬謖。穰苴立表而誅寵臣。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國朝行軍號令

一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一建直奇功。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

一下營之時。遇有鞍馬衣甲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荅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

一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擊搶空鈌。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

一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揷入別隊者不拘。

一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

一對敵之際。一隊遞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進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

一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一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揷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一軍士行糧。該管官旗。時行點[illegible]。有過用及遺棄者
并該管頭目皆斬。
一軍行及下營之時。須人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人
別營別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
一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
奸細。照例陞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
治以重罪。
一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為號。不許聲音
相同。答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
夜間有喧譁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

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
一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銅角聲。各營方許
起行。毋口下營。量擬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
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
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糧諸物。
及盜騙馬牽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
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騙馬騾
綵者。即送該營。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
後哨官軍收獲者。收伇官治以重罪。
一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
俱重罪。其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管
頭目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
藏自用。
一軍中有病者。營隊官軍。即令醫療。等藥料官及
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一長圍及坐令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
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間哨馬入營。及四
面砲響者。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
不許頃刻遲慢。
一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即斬之。紀功過

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
一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
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
一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旋
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遺穢蹤跡。或
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
論父近。隨即報知。
一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
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一功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

無勘合者不准陞賞。

一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賞罰　仇俊卿

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可以強吳。故賞罰兵家之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襁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謬迷，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稽其鈐鎋縱横之際，

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冒矢石，亦賞之所首推也。苟或俘降以爲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兆焉。然惟　當宁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親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獲勝，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某人。其既勝也，某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若目報立功之人，則而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諸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至於寡謀怯戰有罪當誅者，亦必一一而親核之，然後賞罰明而士衆服，斯可以永示勸懲也。

國朝行軍賞罰

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帶虜賊，擒斬一名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爲首陞一級，至二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

一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

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

賞。

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類陞一級至十八名類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

一陣前刀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次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

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

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者擒斬達賊五名類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人者十名類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其餘加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巳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

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

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

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遞加交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反賊十倍

一軍人有功陞一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所鎮撫實授

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節以此爲則遞降

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者不許紀錄

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

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供給等官。班師之日本部照功次冊具奏陞賞。

兵鏡卷之八終

兵鏡卷之九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　京天都父　較正

計戰上　　許　洞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聲之以必取潛綏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急彼守必緩陰以奇兵襲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

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林刺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夜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之守俟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抵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始以爲然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譟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四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劍楯戈鋋而已俟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復麾前陣兩向兵隨遏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兵之勝敗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卒有勢焉耳勢之勝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乘

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迴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者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慴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即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隔隱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敵戰此之謂挫勢者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卒多離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諠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

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其勝勢在我可以指揮賊矣勝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賊日持久敵心必慢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掠掠無所得敵之衆心日益以慢當於中夜潛聽其呼更號之聲小有所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勢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兵擊之必勝矣何也凡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深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轢之堅陣

以俟一鼓不勝彼鋒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塩挨之多豫料敵國之兵如敵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矣餘皆疑兵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之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佯示以疲倦

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我豫於諸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過半則邀擊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覩之持久則衆心怠矣得便地者心多恃之持久必緩故可以俟而擊之也是皆反用五勢之法也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者開閉也）敵有輕勢者可以突擊之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漱隕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浙木偃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

能知水火之王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夫兵有神有形旗幟金革依於形智計謀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鑒神無物而不察形往而或事其外神密而圓事其內覩其形不見其神見其神不見其事以是參之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斤山澤之險無所不至形其進也油幕冠樹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象陶人之埏土梟氏之冶金爲方爲圓或鼎或鏡金土無常

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間諜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也

討戰下　蘇軾

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鋭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兵鈔　卷之九

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邺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亾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

兵鈔　卷之九

之以是必勝後之戎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鋭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鋭鋒敗可俟矣故智者毋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忍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有以多勝敵有以速爲策有以遲爲策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爛處之其機在少譬猶處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

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卻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躪蹙之不假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天木之本根而役不再籍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荊而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不可卒如

其數以與之遂破荊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兎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亾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

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以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爭而絕其餉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強結之則合緩之則散犬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弊而

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也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驪之嘗泰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錡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是以善用兵者其興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隘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

內整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不嚴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衛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粮絶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禦之敵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兵鬬生門反輕而决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爲危我不以危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令備以天命慰撫吏士外閉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愚也當有愚之用反而

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畏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之出奇以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單騎挑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必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必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必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餓所愛嗁之衆有憤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暱衆有懼之用矣人心疑惑陰爲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神决智安能行之耶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

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又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以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網羅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覩敵而制計則禍愈於先動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又曰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待其衰也

不戰 屬計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耶夫鬪勝負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爲次下故齊人之得衍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逖整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

事也以將師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衂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亡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未有得已而鬪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一若夫鬪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地吾所不取也

料敵將　屬計戰

夫因敵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之能否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其將愚而信人者可誘而詐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輕變無[illegible]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凡兩軍相望而患不知其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其衆讙譁旗旛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

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設奇兵誘我以奔北[illegible]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諜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illegible]忿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減竈合營則偃旗非得地[illegible]而不合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擧少必候晨朝以寡擊[illegible]衆必候日暮知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illegible]防備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察敵形　屬詭戰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illegible]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木動者來也衆草多障[illegible]

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貴益多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見賊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頓可擊勤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爲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

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卑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又有不卜而與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饑渴務於取遠二也師既淹久糧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語譌虞三也軍貧既竭新役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馬疾疫四鄰

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諱亂七也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博流賞信刑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鼙之音濕如沐旗職皆重而自垂曳如霑露此衰敗之象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

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諠譁
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擒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
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審察之此必
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譎為伏兵
使人立於草木之中挽弓挾彈以袪飛鳥令人疑之
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
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有
不攻以食攻食食有不攻以備攻備備有不攻釋實
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術也

新智屬計戰　許洞

舉兵用武率以古法為用執之則與膠柱皷瑟無異
爾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順逆
爾夫與師之際當先探敵將之才不才設若敵將不
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用古法以
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夫用
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
非不師古也因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
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皷之整與
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

之諠譁緘嘿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諠譁
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兵恐不及見利
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曰如古人以
此助攻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
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收之此反古之大致一也古
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
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缻
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
也數罰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曰如古人
以此料敵今則不然固當擇精銳吏士外而伏於要

衝使其老倦傷殘者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
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諠譁相應敵人苟出師襲
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此反古之大致二也
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
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
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
移可擊也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
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坡半隱半出長
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
狹路險道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

設伏也如戰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此又古之
大致三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
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兵已奔遁多令老弱者
動其衆樹及驚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請和者謀也半
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
疑也故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又古之事也是以兵
法如車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
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據利 屬討戰

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

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地以抗之詎能扼
敵人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
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既無城邑又無溝壘
即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爲險靜以待敵登高
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
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
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爲險靜
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其濟泊之師敵逼則
誓衆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
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有林木掩
映急據以爲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
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入林燥則
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
後張翼爲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就順 屬討戰

勢不兩立勢不兩全處已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已於
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
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
家未嘗明言之往者諸將失紫金山而花靨受敵失
故鎮河而符離受閉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審風勢
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霰雹之所震號者屢矣此順

就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曰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
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遠彼近人馬馳逐
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則內卑外
高而數面受敵二曰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
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
分拒水爲營背水爲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
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陟險
之難三曰順風每遇戰鬪風起必使吾軍先背上風
則賊自不能免於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

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矣順風揚粲可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焚燒是謂就順

六形 易計戰

通形

通者可以先之以待敵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勝[illegible]兵法守致於人無致於人通者四戰之地須先居高陽之處不使敵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毋於要衝築壘城或作通道以護之又曰兩通往來處高陽候望向陽示生糧道便人轉運所以利於戰也

挂形

挂者出不勝返亦難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難以退曰挂形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也　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地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敵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邀我歸路矣若我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為敵人守險邀我歸路難以返矣不得已陷於此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待利便而擊之也

支形

支者隔險可以相要截故支持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敵雖邀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支者如我與敵人各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攻敵則自下禦上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險中發伏擊之則無不利若敵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無守我從之兵法曰隘形

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與口齊也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處隘之半不知盈滿齊口之術我則入隘以從之若敵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兵不在地形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能有口譬如平陵遠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道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之

險形

險者。居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也。兵法曰。險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引而去之。勿從也凡地險險者。尤不可致於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敵若先據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向陽地。恐與敵人持久。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相遇。須先據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與陽二者。寧舍陽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遠者。與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譬如我與敵對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戰者。我困敵逸。故戰不利。敵若來就我壘。是我逸敵困。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者。則移壘而相近也。

九地 屬詭戰

散地

士卒恃之。顧戀妻子。爭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関鍵。士卒易散。居此地者。不可數戰。 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法

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是故散地則無戰。恐失散也 又曰。散地吾將一其志。守則志一戰則易散 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掠我田野。禁我樵採。扼我要道。待我空虛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于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輕地

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止則將不得數動勞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又曰。輕地者。將使之屬。屬營壘連屬也一爲遊逝一敵至易相救也 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高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使惑。示若將去。乃選

遊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爭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彊之地乃險要也又曰。爭地則無攻。敵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若將趨其後。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

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置。勿取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鬪。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

平原交通之地。但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遏絕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又曰。交地則無絕。使車騎部伍連屬恐敵人乘我也吾將謹其守。嚴壁壘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吾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卒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衢

地則合交。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吳子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侯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

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難返。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有所恃也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所入既深根道阻絕須掠人儲

積給我軍用又曰凡爲客之道入深則專主人不克爲客深入敵境則士卒死志甚專主人難勝掠于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既足其食又養氣力運計謀勝可必矣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而不奔北死焉不得言士死戰安有不得勝之理士人盡力兵士甚陷而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者堅固如拘縛也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求索而自得情意不待約束而自親附不待號令而自聽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至死而無異心也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焚燒財物非惡貨之多棄絕性命非惡壽之多不得已也令發之日

兵錄　卷之九　三十五

士坐者涕流襟偃寢者涕交頤投之無往者劌之勇也死士皆有曹劌之勇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于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

少固之地又不可爲城壘溝湟宜速去之兵法曰往山林阻險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地吾將進其途疾去無稽留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行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營吾左而守吾右董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也

圍地

入則險隘歸則迂廻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

兵錄　卷之九　三十六

以擊吾衆者爲圍地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則謀據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謀吾將塞其闕圍吾三面而闕一面今吾自塞其闕則人皆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厲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若疾擊我則前鬭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

門千揮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傳交而勿
矣此敗謀之法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爲
死地行師不因鄉導陷于危地左谷右險前窮後絶野無水草軍之資糧一人當隘萬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塡井毀竈焚粮燬貨示之必死令自奮也又曰死
地則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衆陷于
害然後能爲勝敗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于敵
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衆欲突以出四塞不通
欲厲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

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
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損
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厲刃并
氣一力或投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
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
者死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
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
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
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
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告其隙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
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九地交用 屬計戰

散地可戰

古法曰散地無戰謂散地者境內地也士卒顧家其
意未專不可戰也若敵衆深入吾境壁壘不完芻糧
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
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
士將戰之際後顧者斬之相視而目動者斬之遺弓
矢器械者斬之金鼓不應節者斬之獲一首級者亦
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

輕地可止

古法曰輕地無止者謂入敵境尚淺士意未堅不可
遽止而戰也然入敵雖淺或勢有不得不止者我于
險則據而挑之夷則守之慮士卒之心不固當擇左
右前後負背險絶斷其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
欲戰如是則有輕地之用矣

争地可攻

古法曰争地無攻謂山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
擊衆之地也然或勢有不得不攻者則如之何我當
屯師爲大營廣陣務爲攻其露其機狀如不容者

則之備我在前，我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其後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崖岸峭壁，則為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澗壑，則為水桶瓦缶之類渡之。覺敵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為應，內外夾攻，則有爭地之用矣。

交地可絕

古法曰：交地無絕，謂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也。然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誘之使來，利于設伏，進戰，戰則佯北，伏逐兵過半，則舉號發伏，以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是我有交地

之用矣。

衢地無交

古法曰：衢地合交，謂我頓泊之地，徑達四面，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假令交而不得，則奈何？便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屬騎，以扼四衝，人數多少，隨而用之，雖無交，應在我有衢地之用矣。

掠無重地

古法曰：重地則掠，謂深入敵境，國糧難應，必須掠取財物也。殊不知致兵賊境，凡屬守備者，順則安之，否則夷之，貲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

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

圮地無行

古法曰：圮地則行，謂軍行少固之地，不可為城壘溝湟，宜速去之固矣。然三軍欲行，必先哨探難行之道，果係不得不由，當視敵遠則疾過之，敵近則擇便利待之，不然則舍之別趨，當無圮地之患矣。

謀無圍地

古法曰：圍地則謀，謂士卒困於險隘，鬬則兵弱，持久則糧食絕乏，則當用謀以免難固矣。何不大兵將動，

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之順逆，審人心之向背，而後舉焉。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已有後機之困，設能謀勝於未勝，決失於未失，必無圍地之患矣。

死地無戰

古法曰：死地則戰，謂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即日死戰也。如止以死戰為期，苟敵兵益壯，我援不到，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當是時，在我宜純用奇兵，出其不意，以衝敵冠，或用燧牛燧馬，如田單陽班之類，或候昏夜，詐為敵號，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使不辨認之類，能竭智用謀

萬變無極則無死地之變矣。

兵鏡卷之九終

兵鈐卷之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中行子與父 較正

奇伏 爲詐戰

夫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雖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

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然兵有以陣爲奇者昔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於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况其衆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伍百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环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進

[illegible]有以謀爲奇者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饑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何奴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

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者關羽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強而避之者脩季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而勞之者吳子亟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饑之者晉文困諸葛誕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拔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陰平而趨劒閣是也

凡十有六者前世已然之效也兵又有因地形以爲奇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大將必諟視山川原隰之形必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林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疾如流矢擊若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臨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擎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謬號令也山

林翳薈者所以黙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於懷袖烈火發於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擒敵 屬計戰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強敏者專教以弓矢鎗刀撩鉤搭索悉使精習擇馬之壯徤疾足皷勒牢密者部爲二百人每一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鬬乃以一隊即近爲伏一隊爲直衝一隊爲[illegible]即入緩則[illegible]則引走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若支敵者即示引走敵見兩隊全走又無旁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即發伏掩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即以三隊合爲一隊望其陣疎處或闇處突過之背捉賊將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觇釁 屬計戰

兵家論正正之旗則曰無邀堂堂之陣則曰勿擊何畏如斯也蓋善用兵者惟因其釁而已釁之未至雖卧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爲緩釁之既至雖一日一

夜去國與九十里不以爲速夫釁應於我者謂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釁之在人其別有二有天釁有人釁故釁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釁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所謂天釁者一曰淫雨謂陰雨連作營壘卑濕人馬泥濘筋角解脫二曰久雪謂積雪尋丈草木氷結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廬舍摧倒塵埃四與行陣不分四曰大雹謂霰雹亂擲人馬驚擊帷幕破傷坑塹填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天皷夜擊星流彗掃壁[illegible]

營。六曰妖祥，謂鼎釜自鳴，戈[illegible]有聲，屋[illegible]城。七曰暴水，謂江漲河決，湖作湧泉，漂蕩寨伍，淹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晝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拔帶不及。九曰雷擊，謂烈風雷電，震擊營壁，燎灼林木，霹靂泉石。十曰旱魃，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人疫，謂久負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濕，士多疾疫，遞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甘，禽牧不時，勞佚不節，一馬受病，百槽傳毒。是謂天災。凡兩軍相持，災見於我，急宜厭避；災見於敵，急宜

乘釁。所謂人釁者，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空便未知，行陣未定。二曰涉水，謂道過溪澗，急設未得，城有壕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濘，人馬勞徙。三曰分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貳，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間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絕糧，謂糧食不通，三軍外掠，漕運不繼，將士饑餓。六曰未合，抵暮入營，行陣未設，逶且出隊，擺布未定。七曰陣亂，鼓不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涉險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離，將[illegible]離心，而士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十曰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疾易生，屯戍無功，而間諜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鬥，而過敵驚惶，將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恃勝而將佐驕矜，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間，謂間諜得實，而營壘可破。十四曰下懈，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曰內變，謂國家多難，災變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山爲固，而忽移屯於四達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於圮隘之地。是爲人釁。凡兩陣相持，釁生於我，則急

便隱避；釁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爲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任乎釁而已。故勝兵先勝而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勝；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覘釁之決，深溝高壘，觀釁而後動；銳兵利器，待釁而後發。多設間諜，厚賂採探，有釁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決；無釁可乘，則外閉其營，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覘釁。

間諜 屬計戰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

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死間有生間有反間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貺誘之轉附於我或佯爲不覺示其

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矣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閑於鄙事能忍饑寒詬恥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然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又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倖因以所求告之欲遣使者致玉帛子女駿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解覺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其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詭以所謀泄之俾得聞焉陰縱使逃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以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大張我之強盛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故以強詞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心腹者以金寶饋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

內嬖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之言使其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苟非聖知烏能用之夫水能濟舟亦能覆舟我用間以謀人人亦用間以謀我故遣間者必使心腹之人又必羈質其眷族庶不敢泄吾密也

用說 屬計戰

古者鄰國烽烟相望雞犬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

以車轍不結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安其居。後世澆風遠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鄰國往來。遂乃尚縱橫之事。隱括之人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道儒墨。宗廟泯滅。非達與智惠不能禦侵伐。非勞心苦志。不能原事變。情偽不悉。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拑抵巇之篇。以教蘇秦張儀遊說諸侯之國。而探諸侯之心。於是術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淨其志。何人之心。情有所愛惡去就。欲

從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下其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無使反覆[illegible]若山之搖若逢蒙之挾矢。百發無不中的者[illegible]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恐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探好財之心。必以財。勿以廉。夫與智者言依於博。博無窮而智有涯。則智不可以測博。與博者言依於辨。博師古而辨應今。則博不可以應辯。與貴者言。與富者言。依於位。富積財而位可賣財。不足以易賣。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匱乏而利營賂。則乏不可以賂。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卑而謙降下。則賤不可以悟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敢以懾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朴而銳聰明。則朴不可以察聰。此八言者。皆本同其道而末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而異其表。人所不曉。如此則不測淺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而獨來。或縱而或橫。如偃枯草。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

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制於人者受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之所長。蔽己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爪牙。禽之動必先嘴距。螫虫之動必以毒。介虫之動必以甲。夫禽獸虫豸。尚用所長以制物。況其大者乎。夫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絀之。好談法律者。必以權術剉之。必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然使出吾之右。徐以慶弔言之。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談弔則

虛實機者言談慶則悅將其心逆其意或慶或吊以試其志情變於內形變於外常以所見而觀其所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苟無此數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百戰條畧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已審然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閒戰

凡欲征伐先用閒諜覘敵之衆寡虛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閒也

選戰

凡與敵戰須要選揀勇將銳卒使爲先鋒一則壯我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內馬軍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出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旁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步兵隨後乃能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拒馬蒺藜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

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衝之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車戰

凡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偏箱鹿角車爲方陣以戰則勝所謂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信戰

凡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死而無悔懼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教戰

凡欲興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旗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進止

寡戰

凡戰若我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德法曰視民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愛允濟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我兵處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

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其有釁隙可乘，一舉可破。法曰：卑而驕之。

交戰

凡與敵戰，傍與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爲己援。若我攻敵人之前，隣犄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合交。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爲一，其卒自衆，以衆擊寡，無有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爲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之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遏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不敗。

糧戰

凡與敵壘相對持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爲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遣銳卒絕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軍無糧食則亡。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

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知戰

凡與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甲人持一白旗遠則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若見

賊馬以次近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澤戰

凡出軍或過沮澤圮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四下我爲圓營四面當敵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歷圮堅合環龜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勿攻。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利勝之半也法曰既知彼又知己而不得地利之助則亦不能全勝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便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其高。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先戰

凡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兵以急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待其衰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為奇

正戰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知也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敢動法曰實而備之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為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重戰

凡與敵戰必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則必不陷于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宜設伏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害戰

凡與敵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邊以撓邊民可於要害處設伏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勿應以待其敝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安則靜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死戰

凡敵人強盛吾士卒疑惑未肯用命須置之死地告令三軍示不獲已殺牛燔車以享戰士燒棄糧食塡夷井竈焚舟破釜絕去其生慮則必勝法曰必死則生

生戰

凡與敵戰若地利已得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兵已

設要當割棄性命而戰則勝若爲將臨陣畏怯欲生必反爲所殺法曰幸生則死

饑戰

凡與兵征討深入敵地芻糧之闕必須分兵抄掠據其倉廩奪其蓄積以繼軍餉則勝法曰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飽戰

凡敵人遠來糧食不繼敵饑我飽可堅壁不戰持久以敝之絕其糧道彼若退走密遣奇兵遮其歸路縱兵追擊破之必矣法曰以飽待饑

勞戰

凡與敵戰若便利之地敵先結陣而據之我後去趨戰則我勞而爲敵所勝法曰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佚戰

凡與敵戰不可恃已勝而放佚當益加嚴備以待敵佚而猶勞法曰有備無患

勝戰

凡與敵戰若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敵人雖來有備無害法曰既勝若否

敗戰

凡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

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法曰因害而患可解也

進戰

凡與敵戰若審知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速進兵以擣之無有不勝法曰見可則進

退戰

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

挑戰

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以挑之伏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曰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

致戰

凡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能赴戰則我勢常實多方以致敵之來我據便地而待之無有不勝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

遠戰

凡與敵阻水相拒我欲遠渡可多設舟楫示之若近濟者則敵必併衆應之我出其空虛以濟如無舟楫

可用竹木蒲葦罌缻瓮囊槍杆之屬綴爲排筏皆可濟渡法曰遠而示之近

近戰

凡與敵夾水爲陣我欲攻近反示以遠須多設疑兵上下遠渡敵必分兵來應我可以潛師近襲之其軍可破法曰近而示之遠

水戰

凡遇敵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爲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

火戰

凡戰若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天時燥旱因風縱火以焚之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法曰行火必有因

緩戰

凡攻城之法最爲下策不得已而爲之所謂三月修器械三月成距堙者謂戒爲將者忿躁不待攻具而令士卒蟻附恐傷人之多故也若彼城高池深多人

而少糧外無救援可羈縻取之則利法曰其徐如林

速戰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整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

亂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不整士卒諠譁宜急出兵以擊之則勝法曰亂而取之

分戰

凡對敵若我衆敵寡當擇平易寬廣之地以勝之若五倍於敵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三倍於敵則二術爲正一術爲奇所謂一以當其前一以攻其後法曰分不分爲縻軍

合戰

凡兵散則勢弱聚則勢强若我兵分屯數處敵若以衆攻我當合軍以擊之法曰聚不聚爲孤旅

怒戰

凡與敵戰須激厲士卒使忿怒而後出戰法曰殺敵者怒也

氣戰

凡將之所以戰者兵也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戰者皷也能皷士卒之氣則不可太頻太頻則氣易衰不可太遠太遠則力易竭須度敵人之至六七十步之內乃可以皷令士卒進戰彼衰我盛敗之必矣法曰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逐戰

凡追奔逐北須審真僞若旗齊皷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須當備之若旗參差而不齊皷大小而不應號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也可以力逐法曰凡從勿怠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歸戰

凡與敵相攻若敵無故退歸必須審察果力疲糧弱可選精銳躡之若是歸師則不可遏也法曰歸師勿遏

不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兵勢不利彼雖遠來糧餉不絕皆不可與戰宜堅壁持久以敝之法曰不戰在我

必戰

凡與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擣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避戰

凡戰若敵强我弱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圍戰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

不堅。則城可援。軍可破。法曰圍師必缺。

聲戰

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南而擊北。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和戰

凡與敵戰必先遣使約和。敵雖許諾言語不一。因其懈怠選銳卒擊之其軍可敗法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受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暴來圍我。雖相察衆寡虛實之形。不可輕易遁去恐爲尾擊。當圓陣外向。受敵之圍。雖有缺處我自塞之。以堅士卒心。四面奮擊。必獲其利。法曰敵若衆則相衆而受敵。

降戰

凡戰若敵人來降。必要察其真偽。遠明斥堠。日夜設備。不可怠忽。嚴令偏裨整兵以待之。不然則敗。法曰受降如受敵。

天戰

凡欲興師動衆。伐罪弔民必在天時。非孤虛之謂也。乃主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

人戰

凡戰所謂天士者。盡人事而破妖祥也。行軍之際。或梟集牙旗。或杯酒變血。或麾竿毀折。惟主將決之。庶安士心。若以順討逆。以賢擊愚。皆無疑也。法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難戰

凡爲將之道要在甘苦共衆。如遇危險之地不可捨衆而自全。不可臨難而苟免。護衛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則三軍之士。豈我忘哉。法曰見危難毋忘其衆。

易戰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離戰

凡與敵戰。可密候鄰國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諜者以間之。彼若猜貳。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親而離之。

餌戰

凡戰所謂餌者。非謂兵士置毒於飲食。但以利誘之皆爲餌兵也。如交鋒之際。或棄牛馬。或遺財物。或捨錙重。切不可取之。爲彼所乘。法曰餌兵勿食。

疑戰

凡與敵對壘。我欲襲敵。須叢聚草木。多張旗幟。以爲兵也。使敵備東。而我擊其西。則必勝。法曰衆草多障者疑也。

窮戰

凡戰如我衆敵寡。敵必畏我軍勢。不戰而遁。愼勿追

之。蓋物極則返也。宜整兵緩追。則勝。法曰窮寇勿追。

風戰

凡與敵戰。若遇風順。致勢而擊之。或遇風逆。出不意而擣之。則無不勝。法曰風順致勢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

雪戰

凡與敵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覘敵無備。可潛兵擊之。其勢可破。法曰攻其所不戒。

養戰

凡與敵戰。若我軍曾經挫衄。須審察士卒之氣。盛則激厲使戰。氣衰暫且養銳。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謹養勿勞。併氣積力。

畏戰

凡與敵戰。軍中有畏怯者。聞鼓不進。未聞金先退。須擇而殺之。以戒其衆。若三軍之士。人人皆懼。則不可加誅戮。須假之以顏色。說之以利害。示以不畏。諭以不死。則衆心自安。法曰執戮禁畏。太畏則勿殺戮。示之以顏色。告之以所生。

書戰

凡與敵對壘。不可令軍士通家書。親戚往來。恐語言

不一。衆心疑惑。信問通則心有所恐。親戚來則心有所戀。

好戰

凡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不可以國之大。民之衆。黷武窮兵。禍不旋踵。夫兵猶火也。弗戢將有自焚之患。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變戰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敵無變則待之。乘其有變。隨而應之。乃利。法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忘戰

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聖人之深戒也天下無事必須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戒不虞也四時講武之禮所以示國不忘戰耳法曰天下雖平忘戰必傾

用騎 屬計戰

敵人初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

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强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强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蓊翳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選馬 屬計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係焉安寧足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程相馬者不拘毛齒大小高下惟以善行爲上而馭之之法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刷刷毛鬣謹烙四蹄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啣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頻數上下寧勞於人無勞於馬常令有餘備敵襲我出戰之時登涉陂坡過渡溝澗所載衣甲器械乾糧食用止重二百餘斤卒遇戰鬬使之馳驟盤廻賊兵未退經日不下若

不知饑飽勞逸必致死損須依時餵飼水草不可過度則百病不生然馬固有形體大小行步疾遲筋力強弱之不同矣征戰之時量力馳用則馬不勞人不損若選練不精人馬不副人欲進而馬不前馬欲進而人懼怯如此者雖有百萬之衆如病犬逐鬼盲鷹逐雀耳安能取其勝哉

一有善走馳坡驀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為一等可衝突臨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遊奕捉生用之

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名曰哨脚馬聚為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衛主將應急使用

一有見羣馬動而不嘶稟性馴良者為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往伏截偷路刼營用也

一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遠走者為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以弓弩射賊

一有不與上數等齊諸雜色類者與衆馬共為一等以備雜役

一將各等馬匹看足步遲疾一般者分為五等差定主吏專工掌管若遇緩急不悞驅使

一將欲出戰預於一月之前不住令人披帶全副衣甲器械馳習務使筋力慣練且使諳會金鼓旗色進止臨陣之法

一馬有病雖輕不可出陣恐致有悞且留在營將息雜役而已

一馬臨陣出戰未遇敵且使緩行臨時趨驟庶不乏力若餵飽之時亦宜牽行二三里方可乘之

一馬隊行路出戰不拘緊慢前後各離數尺放令自在且看路而行廻軍轉陣不致相撞

一馬走驟欲住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時約度不致喘損

用車　易計戰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一聚二十車為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運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驕捷走追奔馬及馳而

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絶地圯下漸澤黑地粘填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峻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車

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卽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謂以車禦衝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也

車制

古之車法其名制皆不可考然漢衛青則有武剛車晉馬隆作偏箱車唐馬燧爲狻猊車宋則有陣脚兵車萬全車霹靂擊車李綱之雙輪車魏勝之如意車弩車戰車國朝則有全勝等車其名制雖不同要之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陣也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意因地之形勢相敵爲防虞宜輕堅不宜重巧用之在人不必拘拘於古式也謹列數則智者可類而推矣

武剛車

其制雖不可詳然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爲營衞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威敵車

用好木作底前後四輪前二輪各制轉軸如轆轤樣後二輪相連如水車樣高三尺五寸長四尺濶三尺內可容二人上窄如人形後留一門以便出入周圍用生牛皮張裹四面皆留箭槍眼以放火藥之具中作一轉軸自下至頂上繫絲繩四條繩尾各懸一鐵

錘斧頭等具。內裹轉動并起。人馬觸者必死。且神箭神砂三面飛出。或三五輛或十數輛夾攻之。回則倒轉其輪。一名如意車。

雙輪屏風車

高六尺餘。中有橫梁如瓦形。梁上有三道鉄箍。一活落好旋風皮輪一。徑過五尺。車濶二尺。長三尺。有欄杆挨手。第二外頭有鈎搭挨牌。車廂如匣品字樣。上口勁弩。下兩口神鎗。壯士披捲襟。每人帶君刀二把此策應傍車之兵也

雙輪車

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如意車弩車砲車

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敵近陳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陳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則入陳間稍憩。伺便出擊。進退俱利。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者。民間用以搬運。一夫推之。或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爲戰車。其便可以戰。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衝。可以載其貲糧。其式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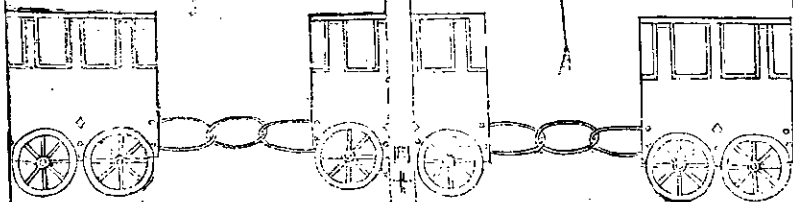
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爲轅。轅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置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繫於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薦以爲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簞以盛食器及刀斗。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胷。用人手執之爲準。鑄鉄爲利器如祈犂樣。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胷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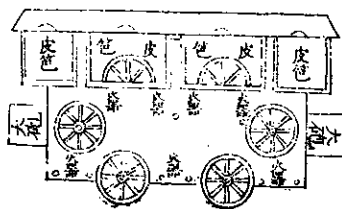
轅首盡許。又橫施一鐵條，長一尺四寸。上列鎗以架刀鎗。兩轅之傍，其前後各為鐵環四，左右各二。前係鐵鎖，後係鐵鉤。聯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鐵鎖繫之於環；後轅緊相挨傍，則以鈌鉤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環。駐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焉。兩軍交鋒之際，列前以代鹿角。敵馬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胷。又用革為摺疊牌，立於車上，以蔽車夫。大抵車不可彫飾，其不可施斧鑿處，只用蔴繩縛繫。每車上各具刀斧鑿鋸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全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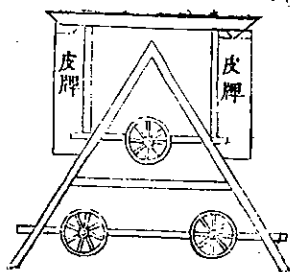
國初曆年所造戰車，制度不一。其各邊堡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每輛用二十餘人輓之，甚難。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越。弘治間造隻輪小車，後加名全勝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輪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鈌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上多安火藥器，通重不過百五十斤。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輓之二人翼之。大要與小車相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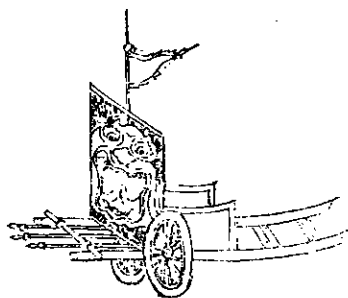
連環車

傍堅板。厚五寸。高三尺。長六尺。闊四尺。上架木柱。可以蔽矢石。如中加一輪。可以行狹路。拒猺猫。四輪在外。一進一出。輪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鐵裹。兩頭用鐵箍扣拼定。其箍如饅頭様。此車或七或九相連。內藏戰士。施火器藥弩。專禦北虜馬衝。如去環則散行。可以載輜重。可以結堅營。

百足火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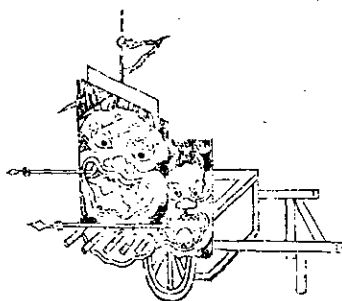
用獨木爲之。其輪如千斤車輪大。一出一進。上加直柱。橫梁厚板遮上。皮笆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輪。戰士隱皮笆內。上下兩層施諸般火器弓弩神鎗。車心用檀木爲之。身方兩頭圓徑二寸。用鐵鍱頭箍扣定活輪。可以攻城。可以渡河。可以跨濠塹。可以填陌坑。可以破北虜騎陣。每一乘約價三十兩

獨戰千里車

用厚板二片爲伏柁長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梁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護。戰士在內施諸般兵器四輪在外。二輪在內。輪高三尺厚三寸。身濶五尺可以衝陣深入燒營破倭奴埋伏。鳥嘴銃并備猕猫藥弩。又可遏虜騎塞歸路。又可載錙重。使戰士常逸。如大將坐此巡營。其疾如馬。可防奸細。每輛約價十二兩

夵字車

一輪向前二輪在後。易於轉動。可當挨牌。乃車之最輕捷者。用厚板作胎。鐵裹尖頭。上架皮牌。或皮傘以遮避火器。輕便可使。功勝木城。可以蔽十餘人。今日南北皆可用。每輛約價三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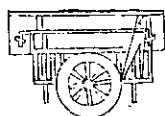
輕車

輕車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濶二寸五分。前琵頭一根。長三尺三寸。濶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濶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横檔長五尺一寸。下横檔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濶二尺二寸五分。撑棍二根。長三尺。横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五分。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廂横檔二根。長二尺六寸。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一尺四寸。濶四寸。車輪三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寸。厚各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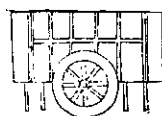
戰車

戰車

長短濶厚。大率與輕車同。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也。

輕車

輕車每輛重二百斤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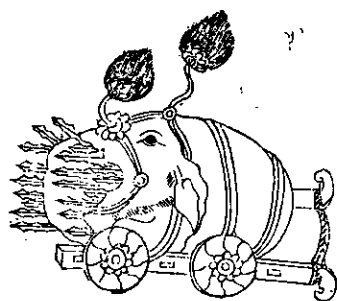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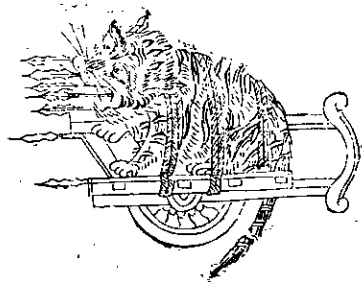
輕車

漢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機二函。火箭三層。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與以鉄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每車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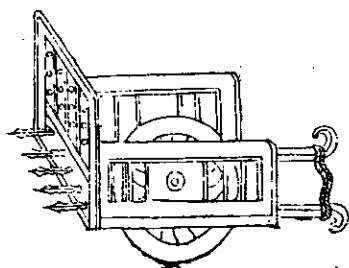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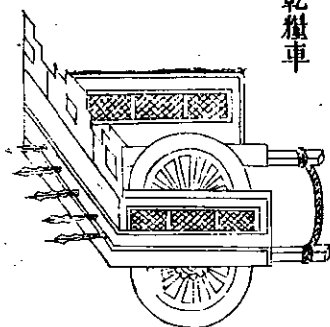
偏車

只用向外面一箱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偏箱車

古車皆有兩箱。今以偏箱名之者。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也。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其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軍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者。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所以拒奔衝

也。其木屋亦所以蔽矢石風雨也。鹿角之撐支。故利於地廣。木屋之收斂。故利於地狹。制之之法。須酌其輕重。方可行也。

象車

虎車

象虎車

此皆戰車也。其制宜輕而不宜重。制為象虎者。欲使賊馬見之。駭而退走耳。又名狻猊車。所以載兵止陳塞險。遏衝。器械施無不利。

用牌屬計戰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少壯者授之以法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衛以長短器械爲之應援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大率以十人爲一隊每隊以一人爲隊長執鎗繫小號旗於鎗上以便擺陣用牌手三人執手牌在前以蔽敵鋒牌上絣飛鏢三枝可飛以擊賊鏢既發矣隨用腰刀砍殺其用挨牌者手執長鎗一以護衆一以旋刺亦隨用腰刀砍殺次鎗手四人傍牌後進身亦各帶飛鏢次又用弓弩銃者共三人藏於鎗手之後

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臨敵則先發弓弩銃賊近則牌手鎗手飛鏢齊發奪敵之勢則乘隙并進長短相間彼此相護此用牌之大法也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衝衛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坂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其制度從來尚矣而岳武侯用之以破拐子馬只今東南以禦倭奴水陸舟車皆可爲用以其能衛蔽也國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爲之雖輕便而不

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以木棉柔皮紙輕便堅利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主衞而不主刺故制鏢鎗以便擊敵之逼其制務使左右上下遮護一身此制牌之大法也

手牌

亦名燕尾牌用白楊木或輕松木為之約長五尺七寸闊一尺上下留頭比中間潤三四分

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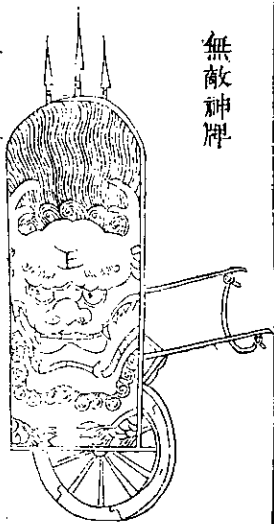
亦用白楊木為之約長五尺闊一尺五寸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內用繩可掛於項上以左手中指縫夾

牌下短繩猶可用手執鎗手牌用刀一手持牌也挨牌用鎗兩手俱不持牌也此手牌挨牌之不同

藤牌

藤牌出於福建有圓長二式內用大藤為骨以藤篾纏聯而成如今之式

團牌

團牌者櫓盾之屬用以遮蔽矢石也若雜於五兵互相捍衛可以拒劫敵可以遏奔衝若獨用可以護身殺敵可以擺路塞門遇溪河可以浮人渡水執斯器者須會大七星閃馬牌等法習熟為能凡操牌俱攢一處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曉跳躍宣叙滾聽鑼聲為節鑼響一聲背牌一路如有進退合度賣牌如壁團牌如圓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滾牌不露足張牌能殺敵斂牌能敵身是謂能矣

無敵神牌

無敵神牌

此亦軍中妙技一人可敵百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鎖我兵之不退拒敵兵之前衝有獨輪

如車之制其獸面七竅皆可發火炮弓弩機巧之器
如車之用而輕便於車也

步兵騎兵牌

其牌並以木質以革皮束而堅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馬射左臂繫之以捍飛矢

飛鏢

竹木皆可為之但要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隨牌帶飛鏢三枝腰刀一把如賊逼近則飛鏢而擊之中與不中賊必避將即乘隙取刀砍進此牌設鏢之意也

兵鏡卷之十終

兵鏡卷之十一

新都　吳惟順長卿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豫章李正茂春園父　較正

營陣圖叙

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陣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陣則無以制敵是以伏羲氏仰觀積卒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四坎居中八坤列外始爲營陣之制矣神農黃帝諸侯侵伐軒轅觀於易象而成握奇焉迨至

周太公作五行三才之陣周公則體國經野制爲農兵之陣更設大司馬以統之仲春振旅執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仲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旂旟旐旗之屬仲冬大閱所以立表陣車徒坐馳行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陣法也厥後戰國鄭之魚麗楚之荆尸晉之崇卒吳之鷄父管仲之內政陣齊之伐衛陣楚莊之乘廣陣孫子乘之象棋等陣往往綜錯其間稍得握奇之秘自是以後無復傳矣幸天不厭德繼生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獨李靖能識其肩鑰變八卦而爲六花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則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于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孰考之耶自唐之後兵家陣法湮沒既久更值宋人不遡正宗僞演八陣六花更變異圖巧立名色徒炫耳目何裨於用豈不類於兒戲耶吁積弱累敗至于喪亡宜哉惟平戎一陣務以輕銳爲成持重爲主然亦變化不滯其庶幾乎若夫今之陣法未嘗無所本者也顧時勢不同而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役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

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雖然用之固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局面雖不可預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倘能沿古以便今闡一而悟十令之明哲孰謂非昔之孫吳也哉

陣法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代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壘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權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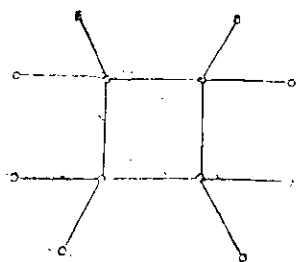
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囂不濫按陣而居當以我逸待彼勞當以我治待彼亂當以我近待彼遠當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寡非分數不能鬭衆如鬭寡非形名不能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

五行其體易明其習易成且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爲金鼓視不相見故爲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大鳴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詳也然則陳兵誓衆者胡可忽而不務耶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團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軍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戰之符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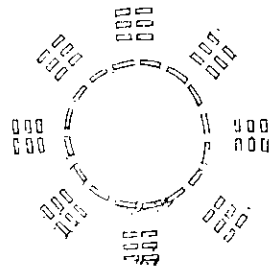
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冲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令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

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典替賊盜有熾滅寘寘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氏仰觀積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二十二陰皆爲所舉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遊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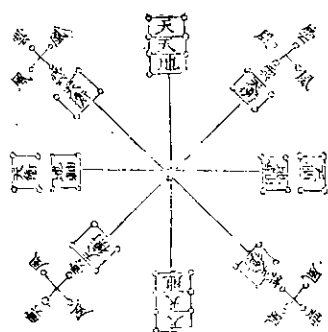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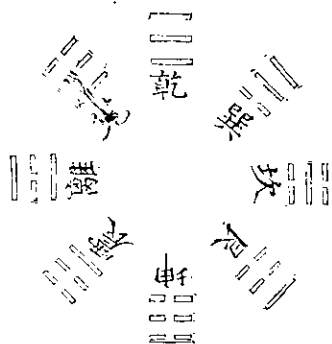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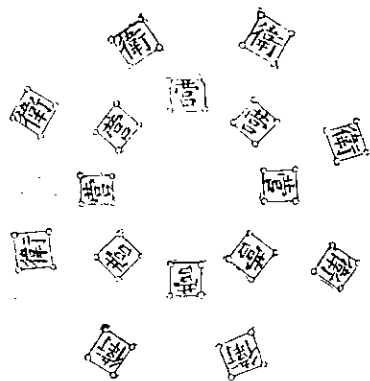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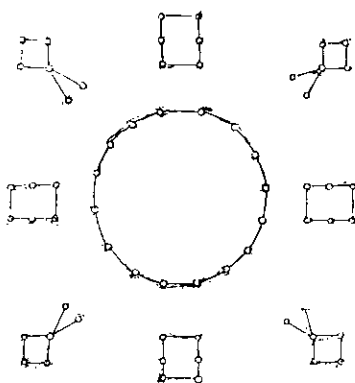
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隊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神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小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

之謂與。

師卦九軍陣圖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爲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爲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爲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榆罔於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兵鏡 卷之十一 九
伏羲縱布八卦圖
乾
坎
艮
坤
黃帝縱布握奇陣
天
兵鏡 卷之十一 十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
衛
營

黃帝握奇經 風后所作

縱布一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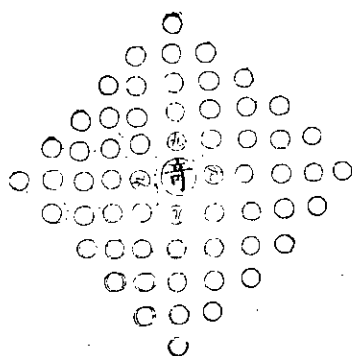
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樂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為傳以係于經文之前至韓亦張良次序兵法文釋范樂之傳猶大傳至小傳也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于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今略辨別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 大傳范樂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圈外小註即公孫增字發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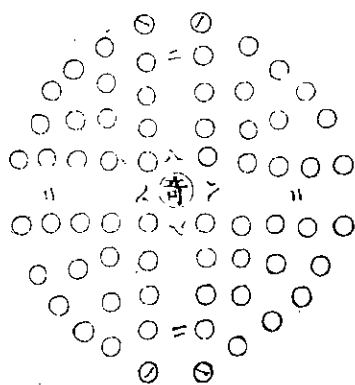
其左天後衡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釋註天員布以下以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相雜今有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傳載千古以來其文不傳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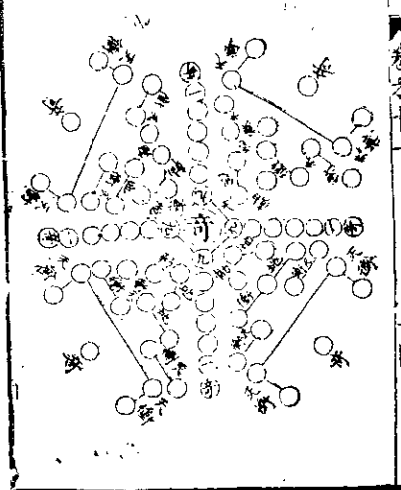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衡八隊天衡八隊風三十二隊陰。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衡八隊雲○天地之衡為虎翼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握奇望敵即列其後奇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分而為八。或合而為一。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之天圓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為靜

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虛實二壘是也○天前衡居

握奇實虛圖

實虛圖說

夙後握奇二十四奇兵游于八八之外。外而未始不內也。潛初握機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內而未始不外也。止則布而爲營。行則動而爲陣。小之而十百之變。大之而千萬之變。奇正縱橫皆是法也。握機中運之時義大矣哉

握奇虛實圖

虛實圖說

握奇實虛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中。自外而止于內也。握機虛實之圖二十四奇兵游于五五之外自內而動于外也。內外一體。陰陽合轍。山靜雷動。握機之所以神也。

生生子握奇圖說

握奇經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兵之行也有奇焉正正者靜也止也闔也故曰以正合閉門造車是也奇者動也變也闢也故曰以奇勝出門合轍是也不靜不止則不動不變動躁動也變變亂也安得奇而勝之無奇有兵無兵有將無將未知今之將兵者于奇正之義何居漫圖此以俟覩者

又古握機合變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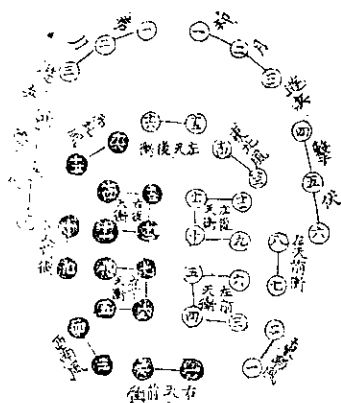
生生子曰兵有機無機兵無機有機有無之機行乎人地之間而機見矣天地之機行乎風雲而機之變見矣風雲之機乘乎龍虎鳥蛇而天地物之變態見矣五兵之用覆天載地乘雲御風一龍一虵如虎翼鳥翔握機之義天之機二十四地之機二十四風輔於天者八合二十四爲三十二雲輔於地者八合二十四爲三十二人之機二十四游兵二十四隊是也人輔天地占風雲合六十四而爲隊八十有八乃知人機天地之機也風雲機天地人之機也覩衡握機從雲占象從風審聲以神變化於三才之中佐使風雲叱咤龍虎是知握機一經乃天地之大全而東西南北之象位法數也南北分則爲天覆地載東西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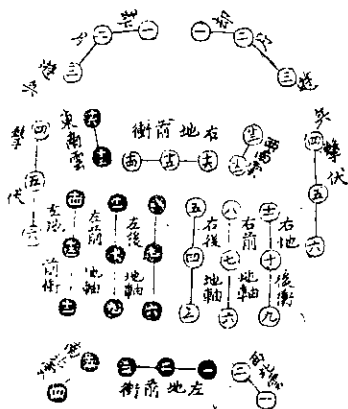
則爲風揚雲垂。東南西北分。則爲龍飛虎翼。西南東北分。則爲蛇蟠鳥翔。龍虎中分。鳥獸旁擊。合之而分縱之而橫。方圓屈曲直銳偃仰正正奇奇。總之不離環中者也。

握機問答

生生子曰。天圓徑一圍三。地方徑一圍四。乃握機天衡何以四。地軸何以六也。天衡何以兩。地衡何以三也。此攻參兩向背之微。所謂機也。天機兩兩則左右旋轉而中虛焉。地軸三。三則中有主而左右旋焉。天之機虛虛而有實而握之以實。地之機實實而無實而握之以虛虛虛實實虛之間。而風雲倏忽之變乘焉。從龍者雲也。從虎者風也。龍形而下。蛇其蟠乎。虎形而上。鳥其翔乎。而俱以天衡地軸爲肝膽。左雲右風爲眼目。龍虎鳥蛇爲手足。虛實向背爲樞機。天鏡環而圓。東西南北無向背也。子午卯酉之對待是也。地鏡書而方。坐北則東向。兩隅子中辰局會合是也。合之而四六。分之而參兩。衡定而軸正。軸主而衡貫。雲龍風虎從之而蟠蛇翔鳥之變態具焉。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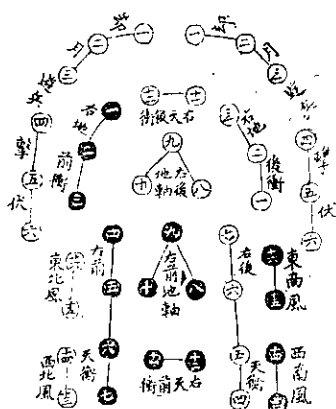
古握機八陣合變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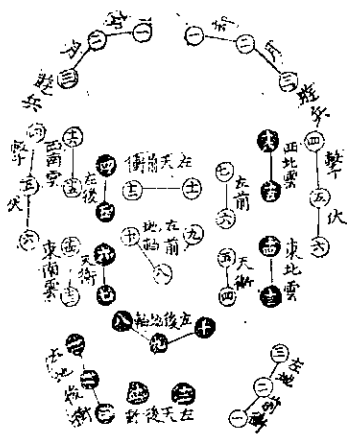
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致勝作爲圖陣。九宮八卦。一本諸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大將于中建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凡一面受敵。則左右二陣爲奇兵。張兩翼以應之。奇即爲正。正即爲奇。天有衡有衡。地有衡有軸。風輔于天。雲輔于地。所以定位。衡當其前後。衡抗其左右。軸布于內地。風雲居其四維。序以乾坤巽艮震兌離坎爲次序。而皆起于西北。因之則爲六十四卦。造化之全機在焉。是體具乎用也。外之分爲天覆。中之分爲地載。左分爲風揚。右分爲雲垂。後分爲龍飛。前分爲虎翼西北東北角之分。有雲無風爲鳥翔。有風無雲爲蛇蟠。隊各以三十二。計分全圖之半。而陣則隨宜布之分數明白。精神聯絡。造化之分機在焉。是用具乎體也。體用具備。八陣並列。大將居中握餘奇以堅其中壘。練游兵以伏其後。列體不離用。用不離體。奇不離正。正不離奇。使可勝而不可敗。則又八陣中所爲妙運造化者也。

天覆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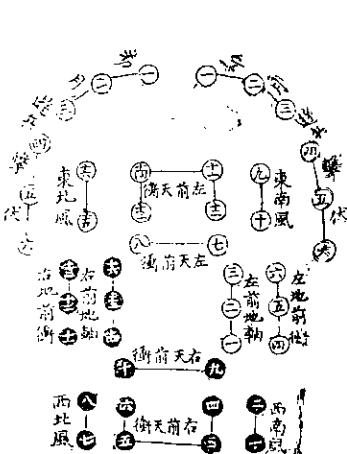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間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附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前右後天衝各二隊。列衝之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天後衝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地載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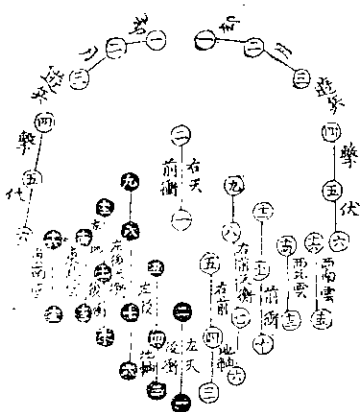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揔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二隊。列前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右後地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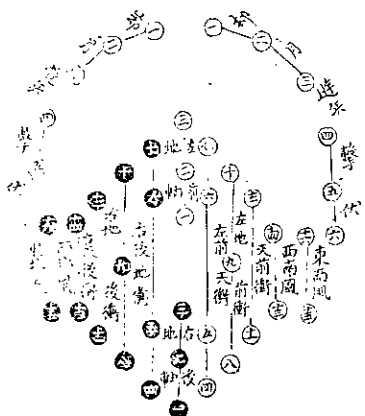
風揚陣說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捲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右前地軸之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之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居正東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說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捲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地軸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前天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說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捴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後天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飛也

虎翼陣說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捴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左右地前軸各三隊列中爲腹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廂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天前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爲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翼也

鳥翔陣說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揔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爲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以左天衝四隊列左後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右前地軸左以左後地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爲右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爲左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說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揔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衝而形象蛇蟠也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呂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衜陣始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之用其全也太公翦商乃繕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爲九區中區爲中軍外八區爲外營制軍三萬分爲五軍布於中央四隅以爲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爲閑地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爲名也至于陳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爲正各去其所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復於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爲奇猋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爲上以後爲下以左右爲中三傍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爲名也莫非詭其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者謂五行黃帝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爲五行日月星辰斗杓指背爲天才山川險易丘陵草木爲地才將師士卒器用之資爲人才此後世兵家臆度之說誤甚矣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

金	天	水
人	土	人
火	地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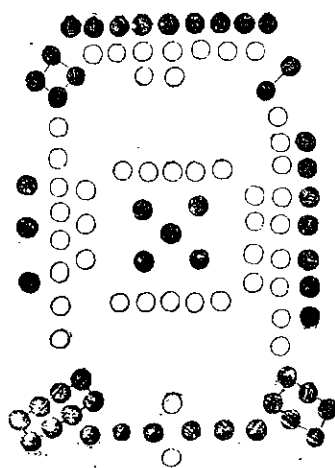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李靖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才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中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増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于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盡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遊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戎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郤。三者皆爲正也。礮車有縱横進退而無違遁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内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復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

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縣叔孫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棋勢暗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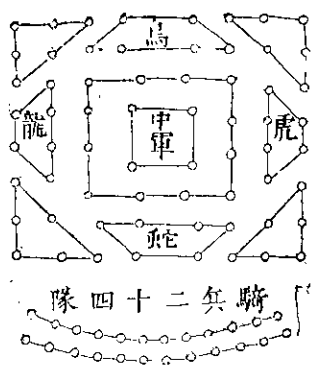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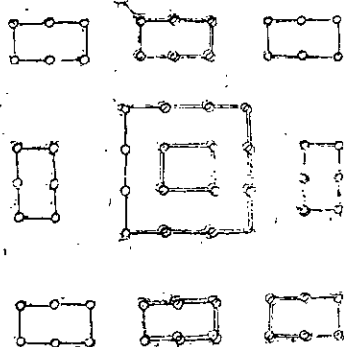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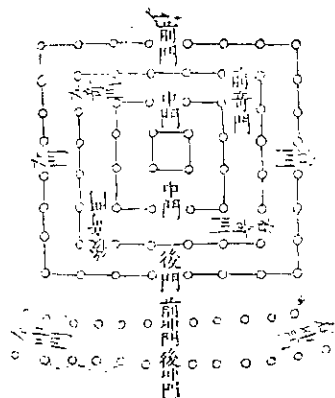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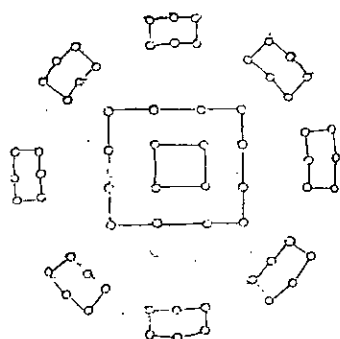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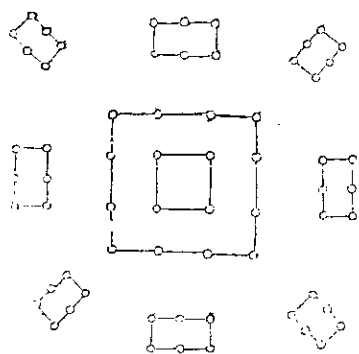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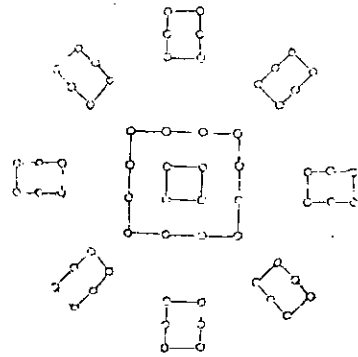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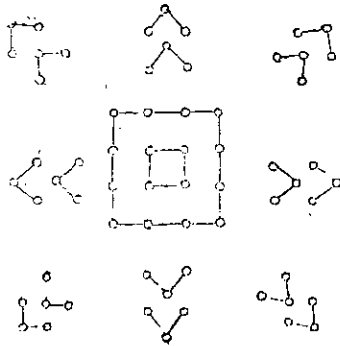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說

陣法以百人爲卒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合用爲體河洛皆體合體爲用河洛皆用存體發用退藏宥密止卽軍營靜也山峙出則軍行動也雷奮南北東西忽向忽背八方如環神天神地引伸觸類千之萬之總之不離河洛而起分數先倍謂孫子足權謀而天機雜魏武習權謀而天機淺均于河洛不知也。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法丞相諸葛武侯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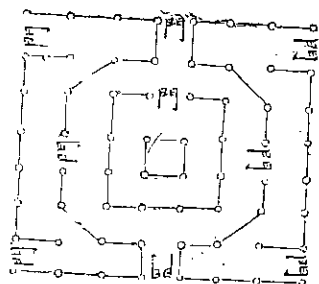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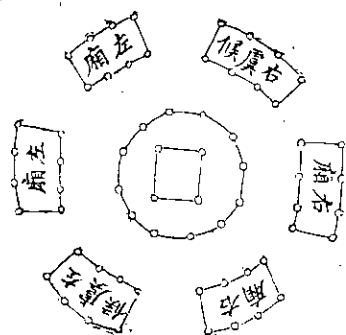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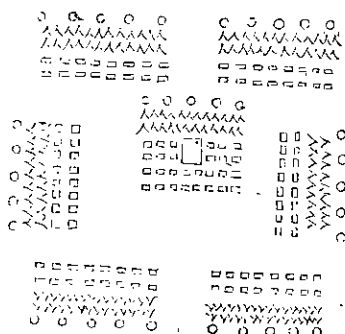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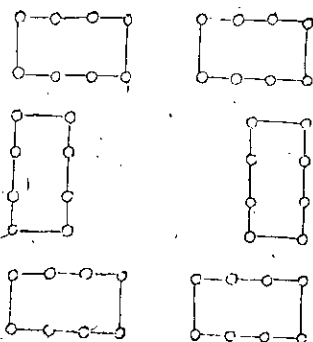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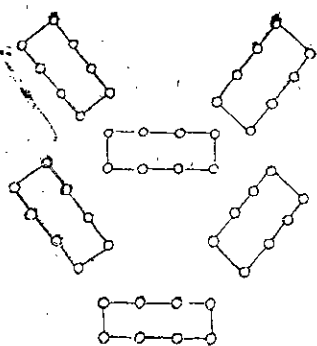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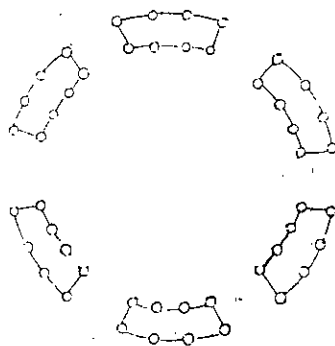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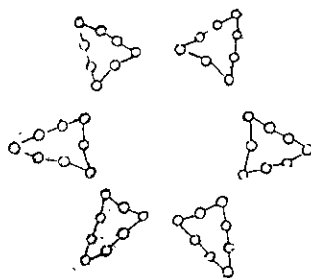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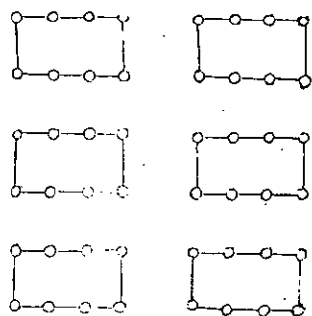
石爲之其跡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爲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爲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觸立盤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軸銜分陣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illegible]說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武侯方陣
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中
前門
前奇門
中門
中門
後門
前衝門
後衝門
武侯圓陣
武侯曲陣

李靖六花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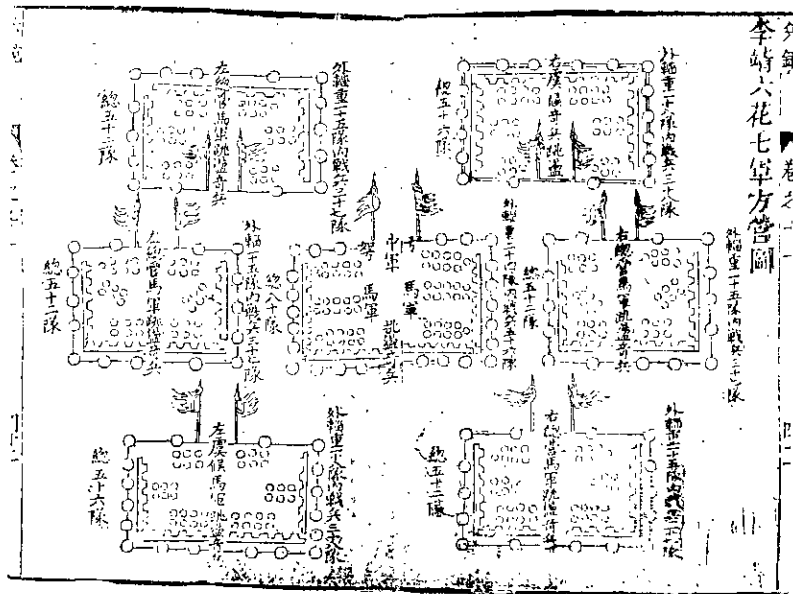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埗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鉤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内方環之爲圓外直盡之爲方既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爲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開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

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二[illegible]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宗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閫奥則猶有間也

李靖内環之圓外晝之方變為六花陣圖
右虞候
左廂
右廂
左廂
右廂
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為六圖
門
六花方陣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
卷之十一
三十六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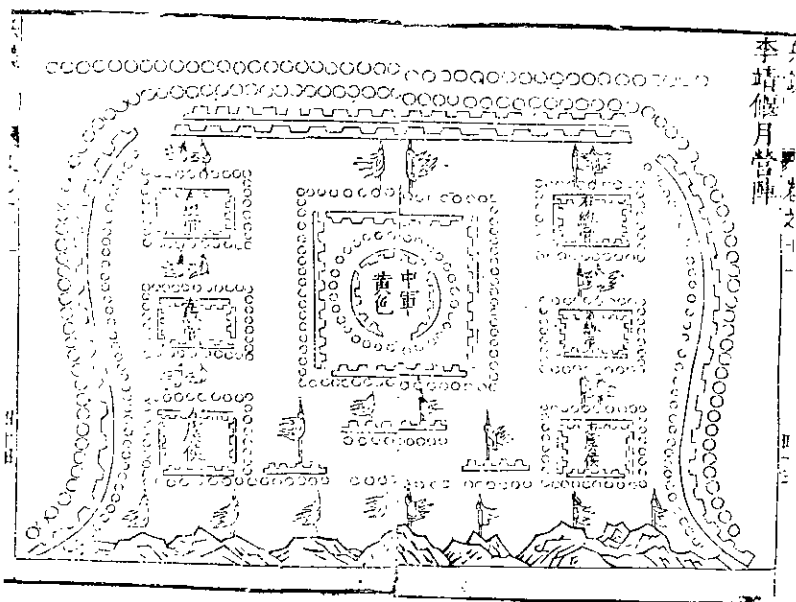
六花圓陣
六花曲陣
兵鏡
卷之十一
三十八
六花直陣
六花銳陣
兵鏡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李靖六花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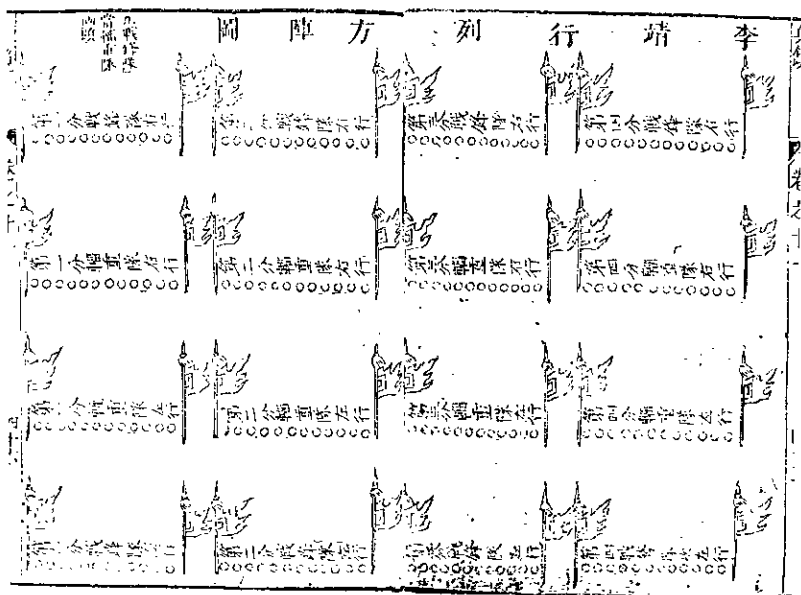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于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跳躑蕩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兵也）。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籠鎗跪坐（籠鎗以手執鎗橫當膝處。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

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然也。太宗曰。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方營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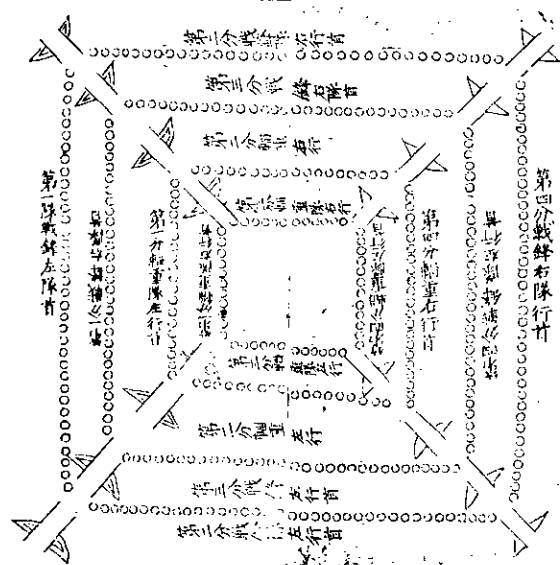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旣有二萬人。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毎營中間使容一營。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右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結角。與右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卽右虞侯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

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相救援。若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依長布列。務取營內寬廣。營外仍置拓隊。

李靖偃月營陣

李靖偃月營圖說

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疏密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臨時計之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營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倣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運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行列方陣圖說

凡軍行漸近賊陣或行於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集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從鋒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立成方陣圖

立成方陣圖說

凡軍行既逆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

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横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前進居陣内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前進居陣内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變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横相當布列便匀也

李靖行列立成方陣即四門斗底陣也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夫六花用之善矣衛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處于前者有妨于退步兵欲救于後者不便于進出入相躁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尚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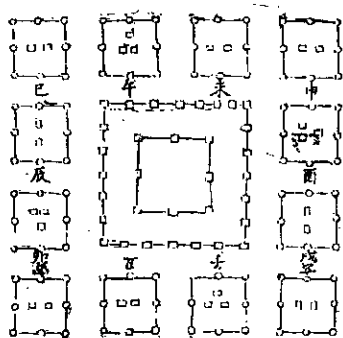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内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

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

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

李靖十二辰陣圖

巳　午　未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丑　子　亥

十二辰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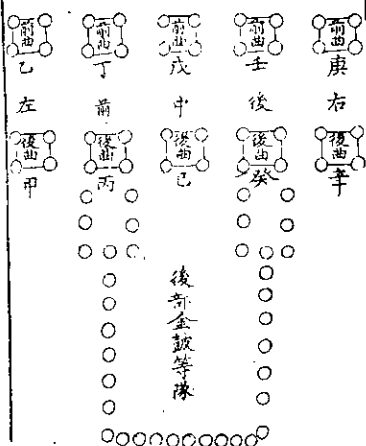
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遇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總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

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兵多。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賊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

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人作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胞。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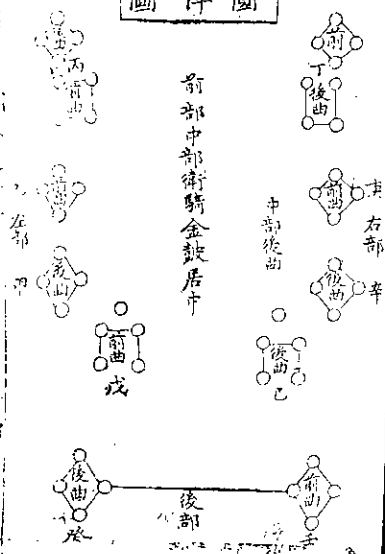
孫武子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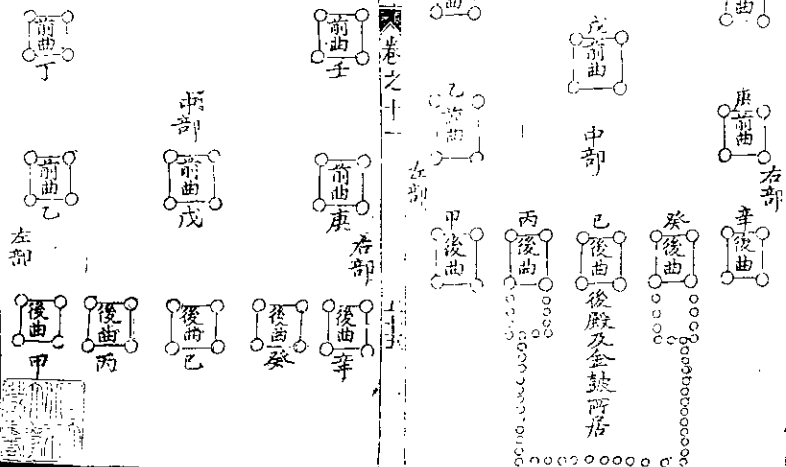
方陣圖

前曲 庚 右 後曲 辛
前曲 壬 後 後曲 癸
前曲 戊 中 後曲 己
前曲 丁 前 後曲 丙
前曲 乙 左 後曲 甲
後部金鼓等隊

方陣圖說

方陣者。乃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封屬兌。宫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居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楊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布之。恐煩多不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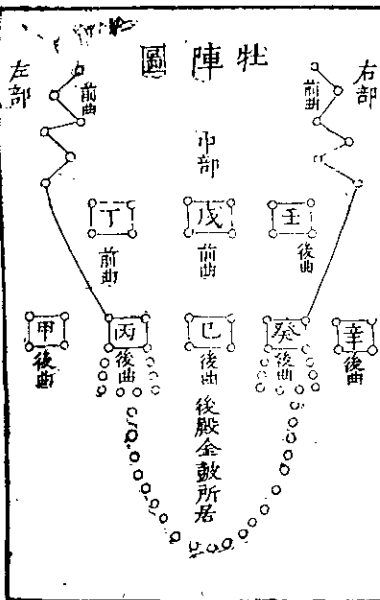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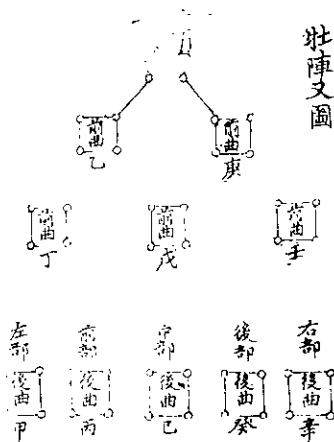
右爲方陣法。白寨白旗。聞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後部居後。中部居中。部皆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無動。隊分爲團。團合爲隊。謂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隊。一曲廣十步。曲間容曲。一部袤百八十步。部間容部。一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凡設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也。

圓陣圖說

圓陣者乃黄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車䡊陣諸葛亮之中黄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黄旗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也

牝陣圖說

牝陣者乃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為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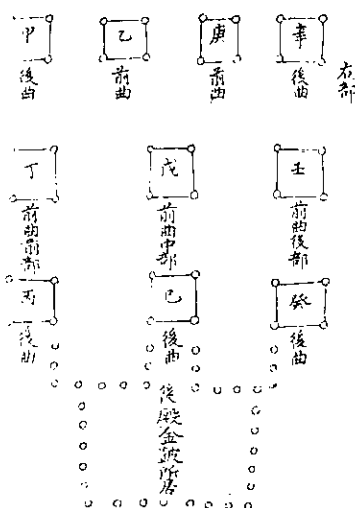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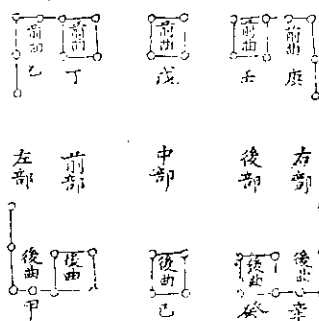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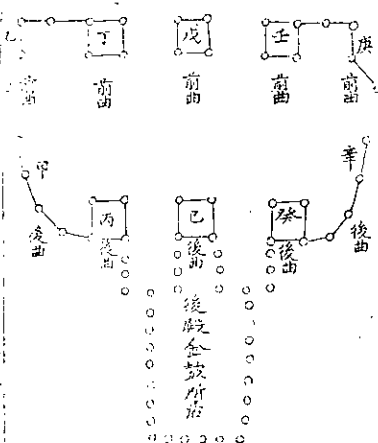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為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為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呑也

牡陣圖說

牡陣者乃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為朱雀太公名鳥雲陣則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也

右以方陣為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為觜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牡利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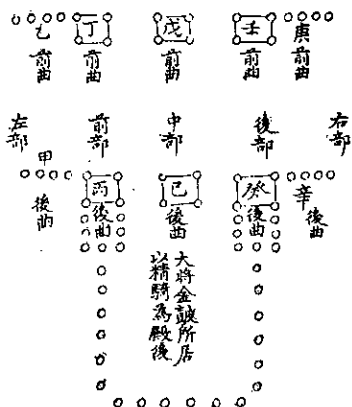
衝方陣圖說

衝方陣者。乃黄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宫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爲衝方陣法。曰舉青旗。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争險也。

車輪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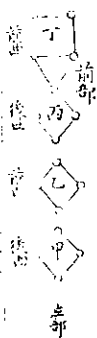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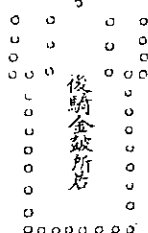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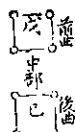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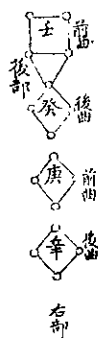
車輪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地陣於卦屬坤宮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為名也

右以方陣為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皷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當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皷聲狀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卑輪利進也

罘罝陣圖說

罘罝陣者乃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罘罝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名虎翼以其遊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

右以方陣為罘罝陣法曰舉鶚旗聞七皷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澤利罘罝罘罝利救也

雁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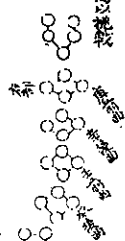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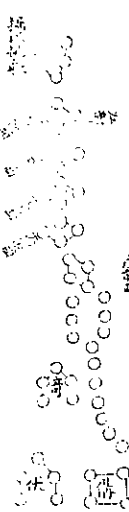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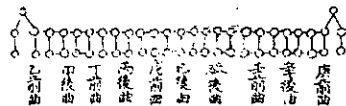
壬 前曲 後部 癸 後曲 庚 前曲 辛 後曲 右部
戊 前曲 中部 己 後曲
丁 前曲 前部 丙 後曲 乙 前曲 甲 後曲 左部
後騎金鼓所居

鴈行陣圖說

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官。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鵞鸛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鵰旗。鬧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左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城丘利鴈行。鴈行利繞也。

裴緒曰。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勝圓者。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犹厚勝薄也。圓陣勝牝者。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攻其兩角。故圓勝牝。牝犹聚勝散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像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後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犹後勝單也。牡陣勝衝方者。衝方前衆後踈。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科地功者。以失地功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

者。車輪兵得成行。善冐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車輪勝罘罝者。罘罝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強弩。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車輪勝罘罝也。罘罝勝鴈行者。鴈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罘罝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故罘罝勝鴈行也。鴈行又勝方陣者。方陣行重而厚。伏居者衆。用力者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擊當選其勇。脅其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常山蛇陣圖說

右以爲行爲常山蛇陣法曰聞九皷音舉龍旗則爲常山矣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後左右等軍皆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前脩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宋平戎萬全陣圖

北

前鋒　左翼　右翼

每隊爲一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每五隊爲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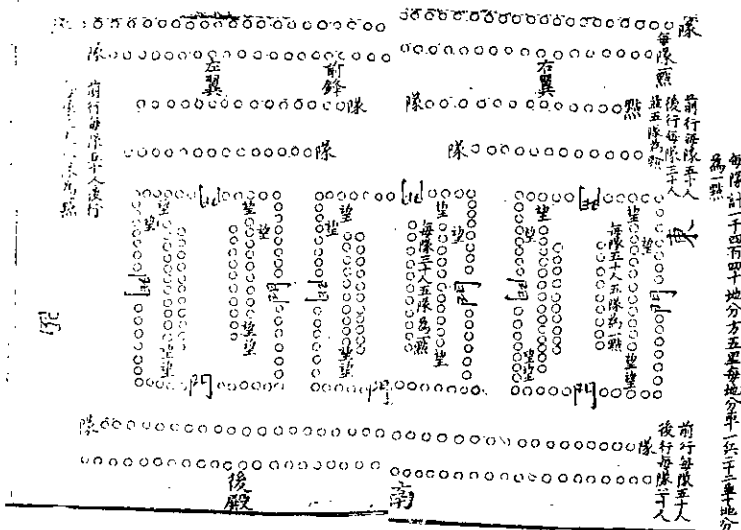
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車十地分爲一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

中

每隊五十人五隊爲一點

後殿

南

右萬全陣法說

凡九圖共成一陣（陣内三爲方陣一爲前鋒一爲中心後殿一爲左翼一爲右翼）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各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陳周圍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步爲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人小牌四鎗四劍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四人掌步刀二小牌二二人掌劍牌二）一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一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一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内列行（拒馬五千）

捨五千七百六十個兵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八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弩四千三百二十團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牌之四面列載車傍綁及諸兵器皆持一牌好向車中開楔根及車中所用之物每陣四面皆一門爲陣時啟開之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不用馬鐙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計一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illegible]路各浮圖子排刈十百六十五[illegible]

十口東西稍陣各鍬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條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三十步計十六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餘四十人。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九十五步。計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馬計五十隊。後陣戚兩路牌騎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八百條團牌三千八百前劒一千九百口前後陣各盤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條前後陣各骨朵九百五十條每路各浮圖子排。計二百七十五三陣圖。凡用兵士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十一萬三百八十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騎內六百五十人充

充探馬數內騎車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

本朝戚總兵車營圖式

幅小只形其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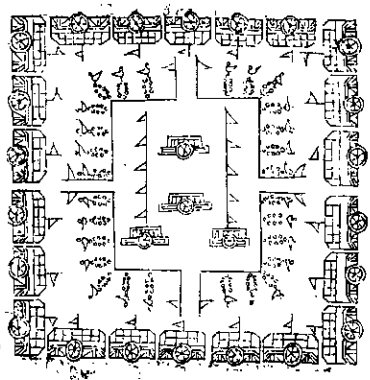
另有全營

此不備載

車營圖說

往胡虜鐵騎數萬衝突勢莫能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兵不及交而亡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變客爲主自戚繼光創立車營汪道昆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堪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郎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内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

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三人充鋭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鋭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营壁。一則可以代甲冑。彤馬擁衆。無詞可遏。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騎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共合二千總中軍一員。又敓車二輛。即以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藥匠充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員。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即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烏銃手五百一十八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銃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敓瓜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

輜重營圖說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近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閉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悞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使開城聽候唱名支給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后饑疲甚矣氣息懨懨安能殺賊即虜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近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即逆覩如

賊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拽車騾內以六人為管即機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鏡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載米豆烘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于出門之日所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愾不銷

全額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營陣條畧

一出兵且以二萬人為準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虞侯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一萬四千人為二百八十隊戰備六千人守輜重中軍四千人內選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一千跳蕩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侯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弓手各三百馬軍五百跳蕩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取戰兵

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次右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左虞候軍自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各二十八隊左右四廂各二十七隊須先置大隊以三十隊或作二隊合為一隊防賊并兵衝突其隊在陣中安置兵大隊五十隊或作五隊十中軍三隊後六軍各二隊通五千人隊合百七十隊為戰時等陣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聲發其弩手去賊百五十步即發

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射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垂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即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蹴逐跳盪馬軍奇兵迎前騰擊步兵須却迴整頓援前若跳盪奇兵又為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馬軍亦不得遠追審知賊勢散亂然後追襲其駐隊不得輒動如追襲敗賊賊勢散亂然後追襲賊敗已收軍其舉槍卷旗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則軍中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令堅營壘若營牢固不要防守其駐隊亦不須出戰若敵人恃險因山布陣不得行列兵士分立則宜為立或作陣法其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既定諸軍聽角聲旗簇隊看大將黃旗向敵亞鼓聲動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排次迴還即跳盪奇兵再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排立如聞角聲即捲幡簇隊如便放散更聽鼓角聲依軍次還陣此出戰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變裁則按諸陣之法凡軍

行遇敵即縮為方陣待戰方陣兵軍行次第門敵人或擊我前或擊我後進止未得者其陣中間尤忌斷絕須速令總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勿斷也

一兵出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戰鋒隊駐隊輜重隊分為五等各有將等領出時先用四等兵入戰若續者益兵則令一等遞如此至盡五等輜重隊不得輒用

一兵每隊有隊頭兵須隊前引則戰次立執旗次立左傔旗在左右傔旗在右次則隊兵分列五行在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第二行八人

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鮮鐙布列為隊也

一戰隊皆以副隊頭一人執刀押後觀兵士不入陣者斬果毅領傔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觀不入陣者斬兵士盡須知左脅右肩行立依次

一隊頭與賊鬪追贓即左右傔旗急須赴前救援若傔旗又被賊追贓即行内急前救援前行進救為賊所迫則後行準前進救

一隊伍被賊攻迫衆寡不敵鄰近隊伍並須齊進救援之

一以十人敵一則圍之五人敵一則三人攻之二人為奇伏

一兵方戰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馬當之乃於隊内抽捉馬人

一彼我相敵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陰伏阻之又不得則併力偏攻

一料敵戰地若便利則守不則去若未得戰地雖見利不可就之

一背山戰宜藏軍少少誘之入伏攻之

一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為翼步軍後排營有利則前戰無利則淺進

一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内

一前有深草我即緩行以待之候賊來入草則焚之賊若守不進我則迂路攻之

一糧道易絕雖有大利不宜深入

一前無虜掠糧不支月不宜深入

一暴寒暴暑雖見大利不宜進攻

一賊無故退軍不可進逐

一賊守隘險我不得前進則易路退軍以誘之

兵趨賊帳或中道遇大城要砦須下之或備之而後過

一過賊相迎我從直路置賊迂路使之力疲可勝

一前路有險阻賊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趨背奪之

一賊半隱半見似驚似亂必有謀不宜攻之

一賊數來掠我激怒士衆或偏師挑戰者不須應之恐設伏陷軍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二則從後捉脅之如賊驚亂

即齊兵橫斷之然後戰

一賊出隘口來鬬候其半出擊左右夾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之

一賊隊暴來掠吾苗稼牛羊者當勿擊其銳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還務速行陣不屬我則進擊之

一賊來震威部伍又整我須且擇險地自固申詞禁掠無激其怒賊既衆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時可急擊之

一兵士當戰不得離隊敵功恐爲賊所乘

一擊敵營陣初破不得更掠生口

一戰勝逐奔約三百步則須收聲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遣候騎審探若已潰則長驅追襲仍令散逐之勿令敵衆得聚

一賊敗而走追之防有救援過一里且止則嚴兵緩進常去十里隨之晝則時時驚之令不得食夜則以火照之以皷脅之令不得宿野

一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難整若自後驚我軍衆必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設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隊頭押官傔押後副隊頭

傔引前隊共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陣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爲將戰勢既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

一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怱行仍遂隊不得相越

兵鏡卷之十一終

兵鏡卷之十二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 京天都父 較正

攻守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守有三道焉守者有一道焉三

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浚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䘏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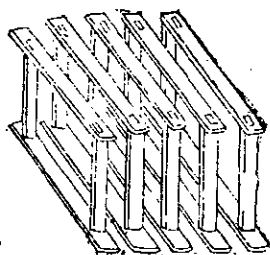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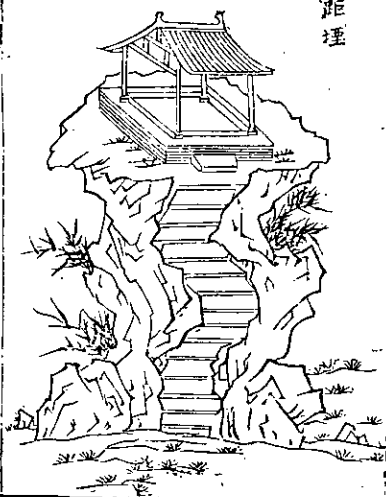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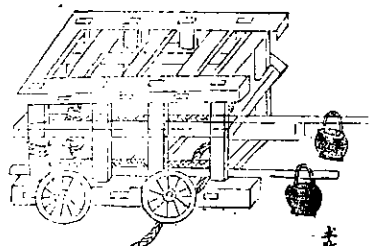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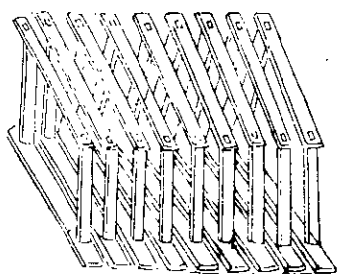
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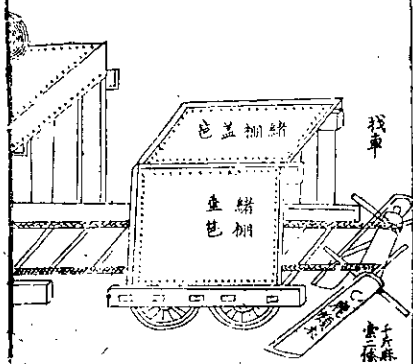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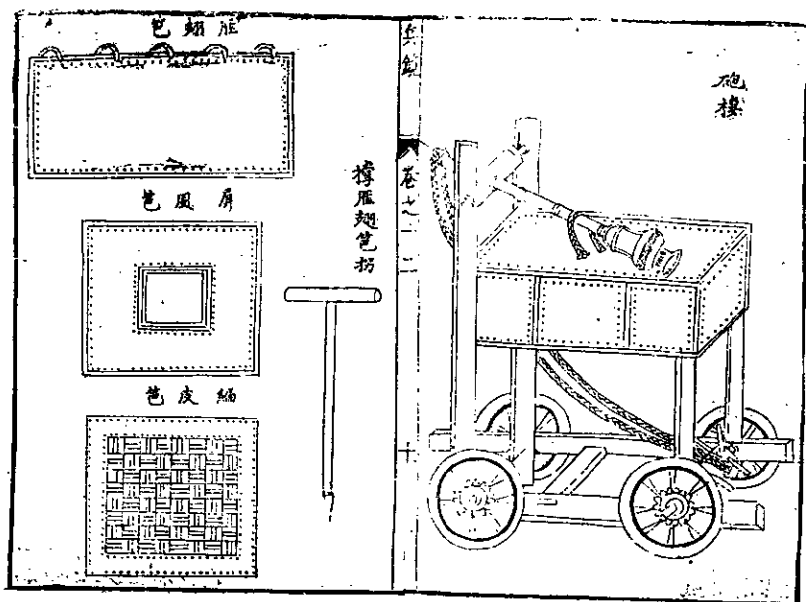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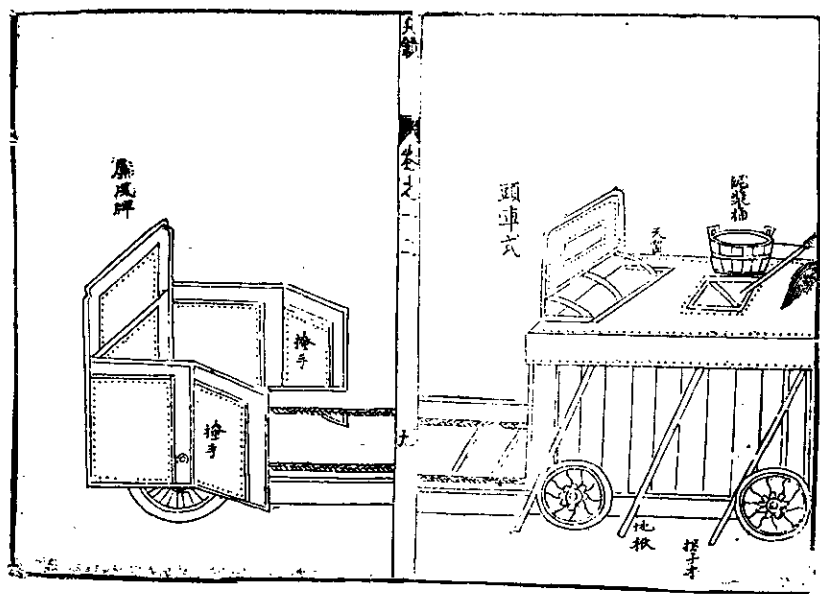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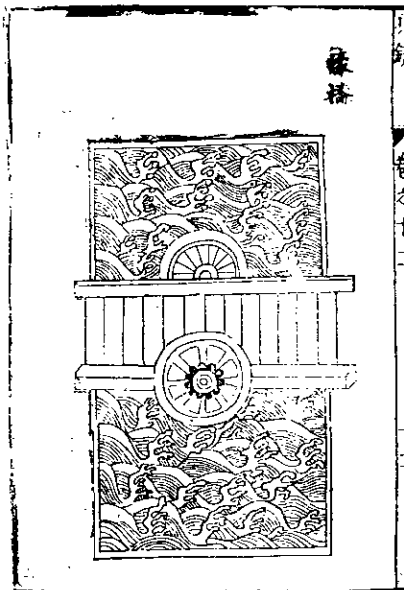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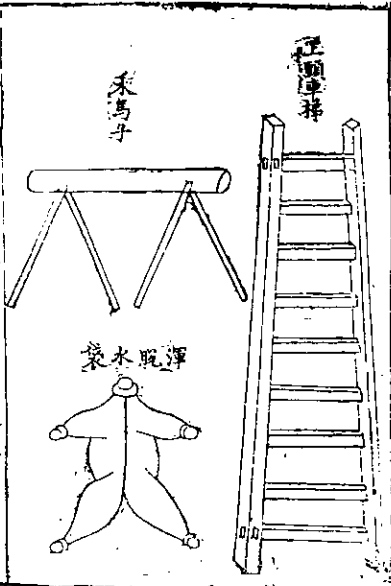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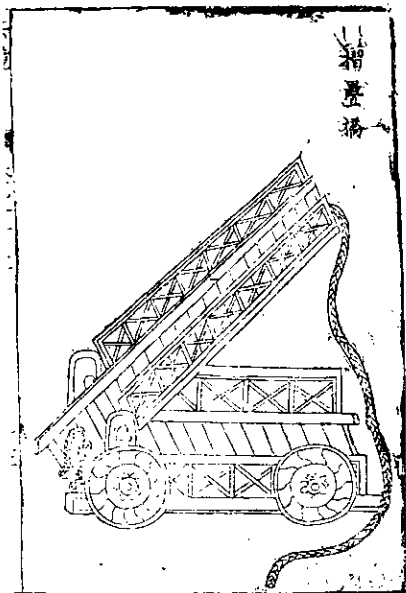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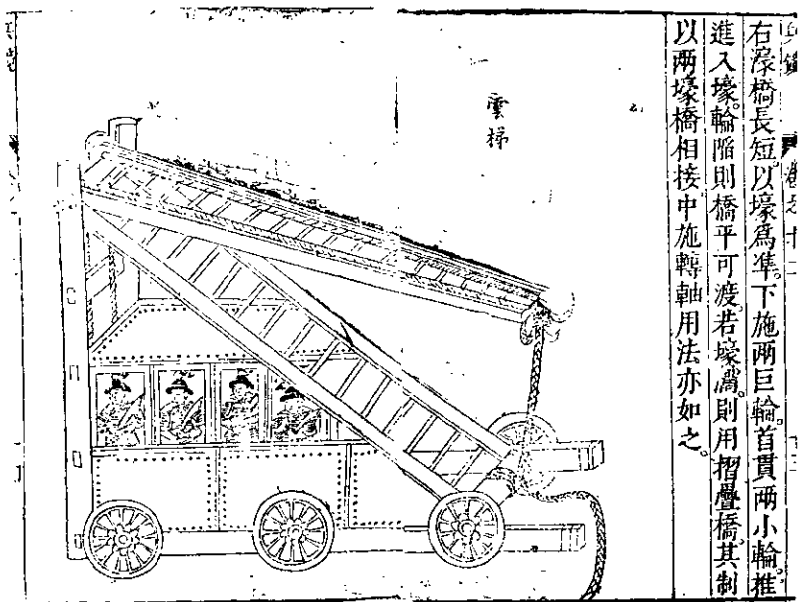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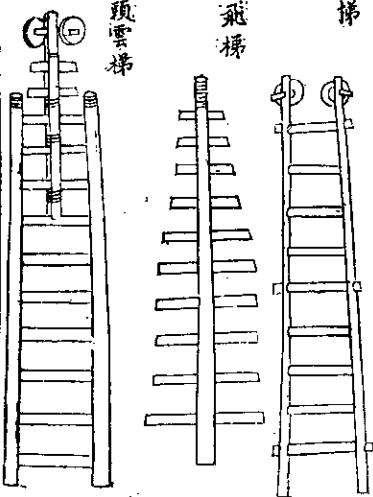
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巳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巳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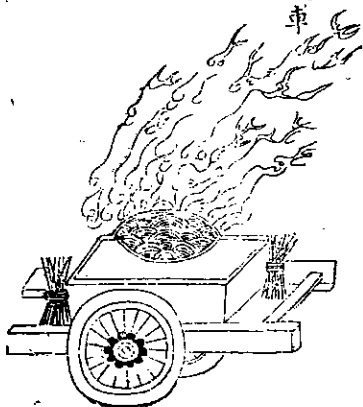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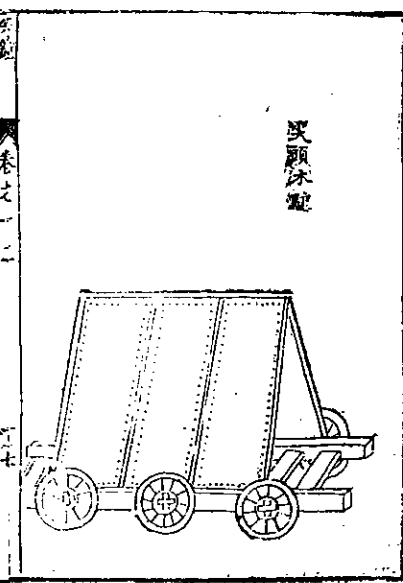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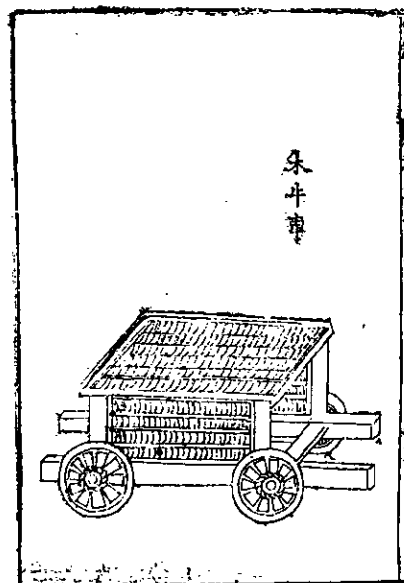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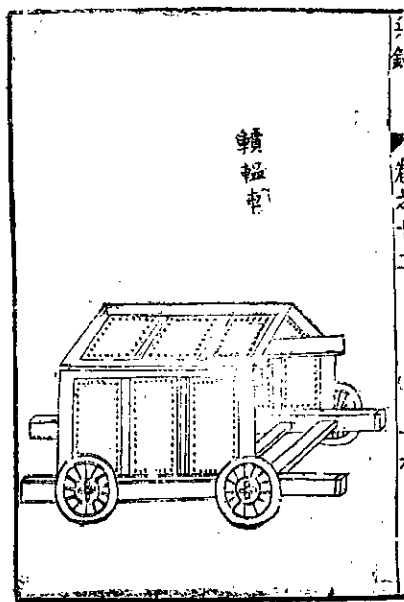
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鬬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絶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巳困欲攻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污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絶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有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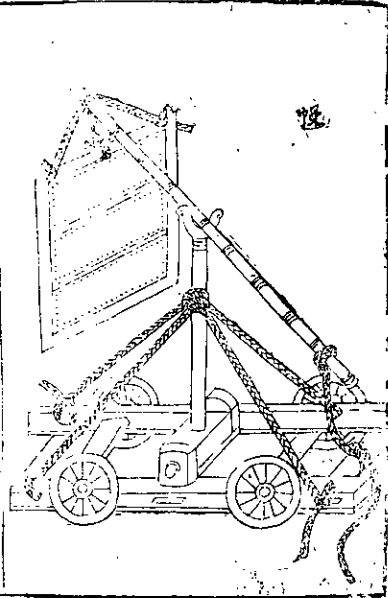
不啻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持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糧儲薪芻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采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于左以備用焉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橫地栿立排沙柱架疊梁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內外往來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來則積薪于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畳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石

石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爲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笆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並設之隨其遠近若敵人以火焚車及棚則施設泥漿麻搭渾脫水袋以救之

屏風牌
掩手
掩手
頭車式
泥漿桶
地板
雁翅笆
屏風笆
編皮笆
撑雁翅笆拐
砲樓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巨木爲地栿前後梯桄各一前桄尤要壯大上植四柱頭設涎衣梁上鋪散子木爲盖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鋪皮笆一重笆上鋪穰藁厚尺餘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石砲也車三面皆設約竿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繩繫著車盖垂在約竿外木攃定數但取遮容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箭窓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蔽人先於百步內以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illegible]車用六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插前梯下稍壓後桄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桄引向後去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桄下又以木橛鉄挺斡跳使進抵城下

右濠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濶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内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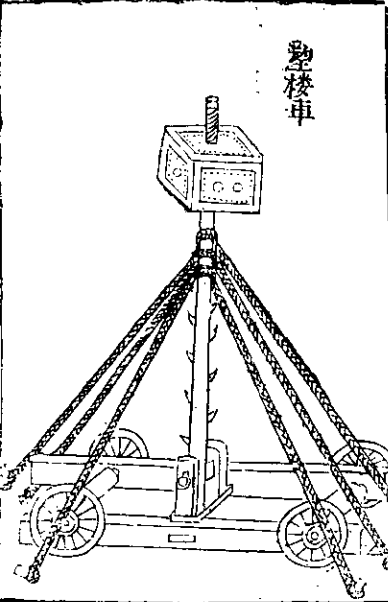
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着城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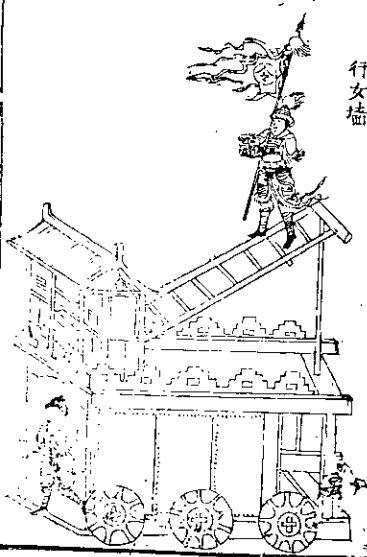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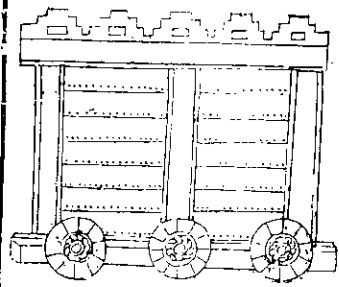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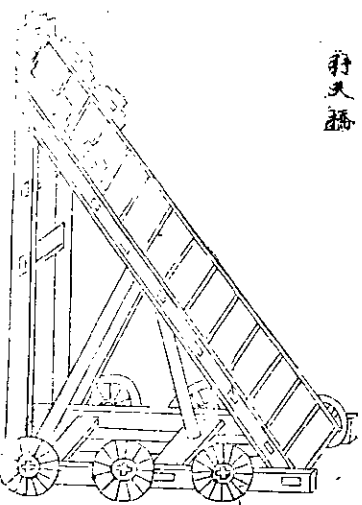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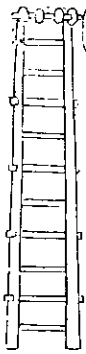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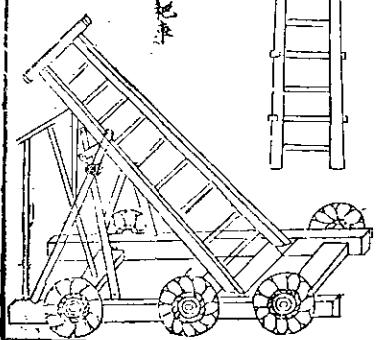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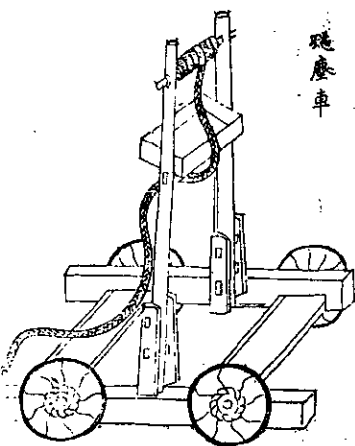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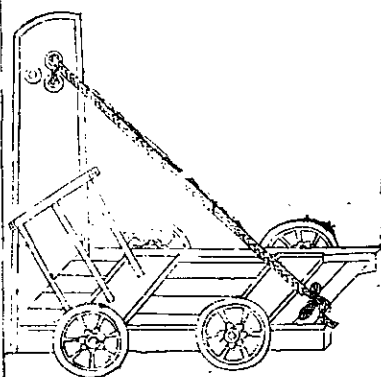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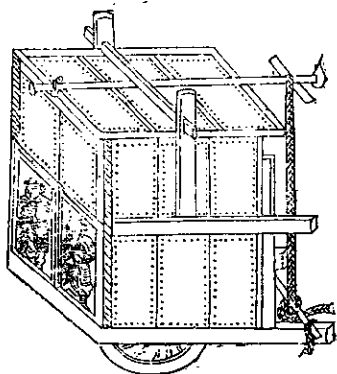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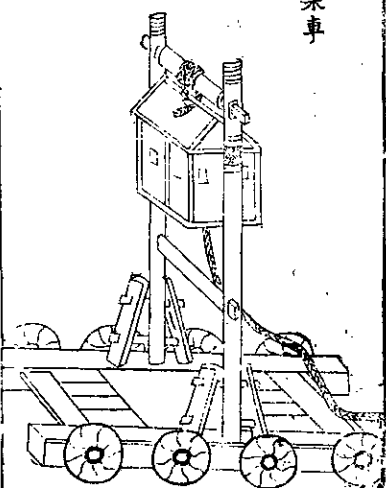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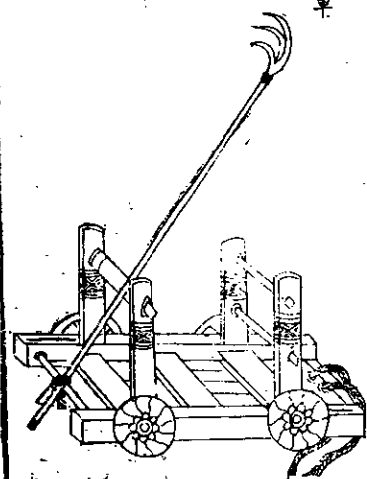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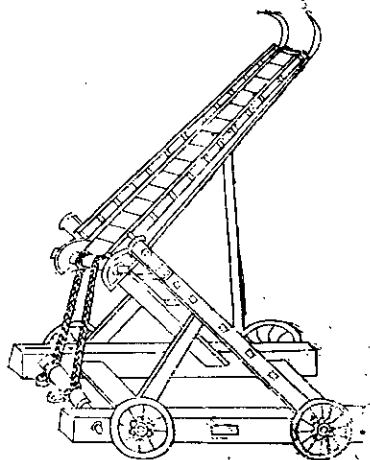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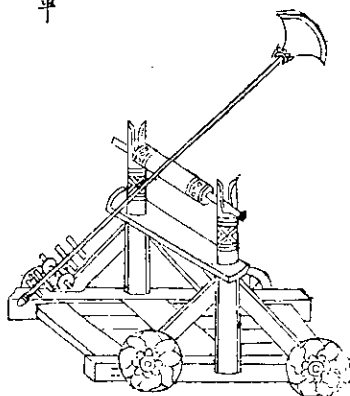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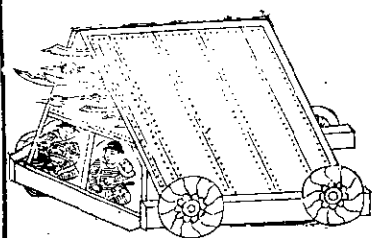
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傍施脚澁以登。

躡頭飛梯之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木。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爲爐。上施鐵鑊。滿底以油。熾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近說常油未必驗。須石油更效。

轒轀車
兵錄 卷之十二
木牛車
尖頭木驢

轒轀車。下虛上蓋。如斧刄。載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攻撅。

尖頭木驢。形如轒轀車。惟增二輪。上橫大木為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皮革裹之。內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木牛。以堅木厚板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車輪。自內推進。以蔽攻城人。亦木驢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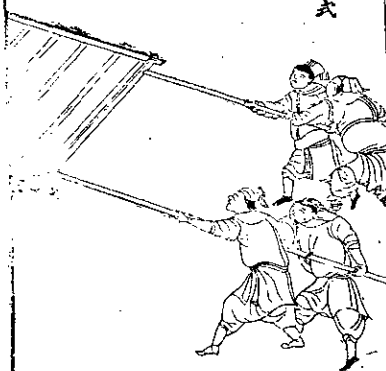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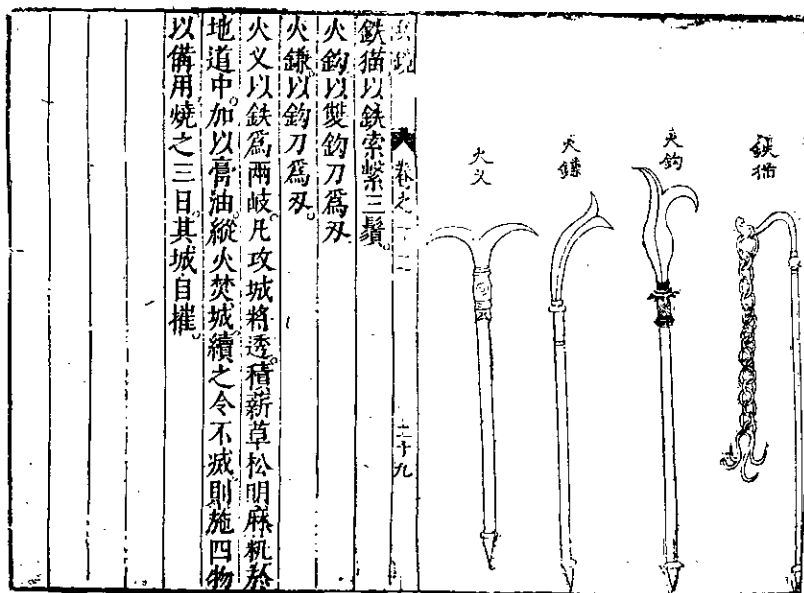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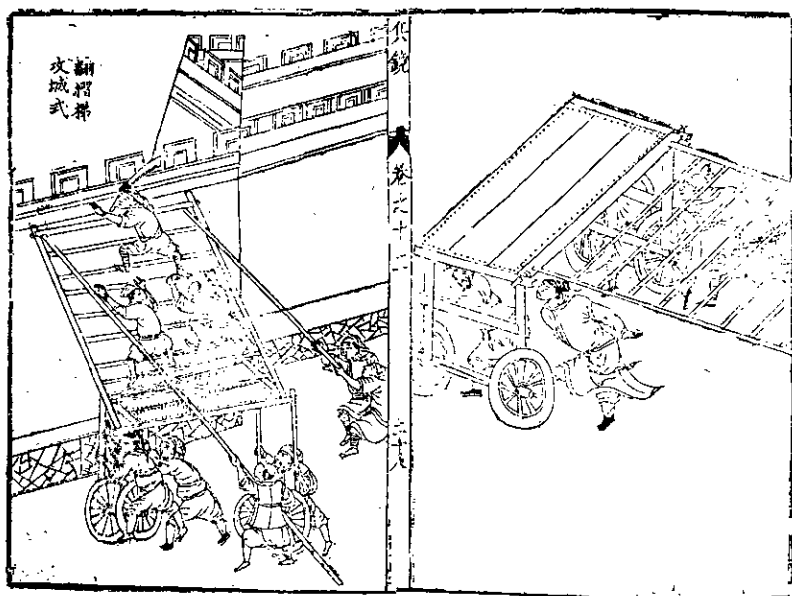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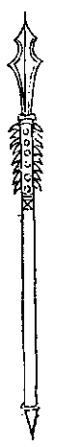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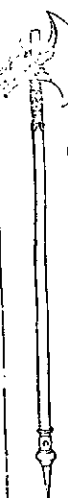
木幔。以版為之。制如屏車。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槹。載以四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則以幔禦當面矢石。

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為一制。（具守城門）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為車。坐并轅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桅類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尺。下徑一尺二寸。（如乏長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叉手木。繫麻繩三棚。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鐵橛十條。皆下銳。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釘橛繫繩。六面維之。令固。餘制及候望法。皆約如城中望樓也。

行女墻
避雷木飛車

颺塵車。約行煙置二三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其車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灰最佳。

右巢車。其制如八輪車。當中建高竿。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兵鏡
卷之十二
二十六
鈎撞車
鉞𢧐車
兵鏡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攻城翻摺梯式
攻城避矢石半截船式

鐵貓以鐵索繫三鬚。

火鉤以雙鉤刀爲刃。

火鐮以鉤刀爲刃。

火叉以鐵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秸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短刃鎗并袴長二尺桿六尺。
短錐鎗并袴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抓鎗刃長一尺五寸刃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刺如雞距。
蒺藜鎗刃并袴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蒺藜皆頭車緒棚中所用之戰器。
拐鎗刃連袴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敵來迎我則與前四鎗通用捍敵也。

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濶八寸柄長二尺有拐。
驢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後用地鍬鍤
鑵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否。
蛾眉钁長九寸刃濶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內撅土用之。

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櫃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臭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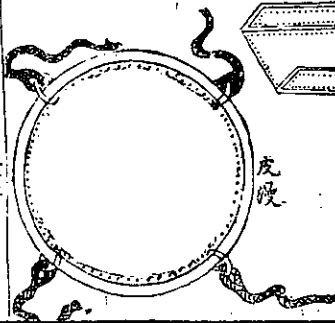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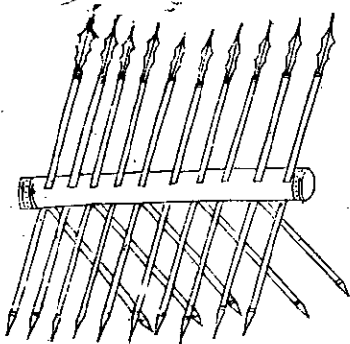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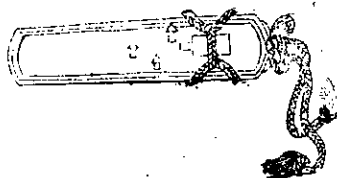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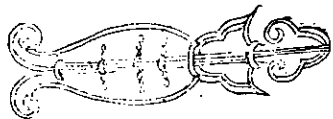
皮透槽長四尺濶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鉄連環

環貫大繩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翻

煑人清臭藥自翻身窗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身

謂城中鑿地道迎我以甕聽審知所自我則傍穿牆道疊級漸高直至敵人所鑿地道上爲穴穴口施注盤以透槽注藥以灌之

皮漫凡我鑿地道敵人作翻身窗注藥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柱端以蔽之則無害。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略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以圍而守之城實者不可圍而守之虛者謂其無人馬糧草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糧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為抽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

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留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斯為智將也

攻城條畧

一用鵝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出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出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便有距堙可望却揉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濶為妙其洞子上多設泥漿桶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直抵城下用鵝觜钁鑿土開作一篇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雲梯上城則檑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柵

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關偷門亂燒積聚

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矢石鼓噪攻之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權且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驍捷勇悍之士上城偷門斫關引大兵入城

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

更分兵支吾

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諜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遥相誘說令內外相應

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伐也

已上攻城之法陳其大畧耳巧策多途不能盡述也

兵鏡卷之十二終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汪 梓茂才父 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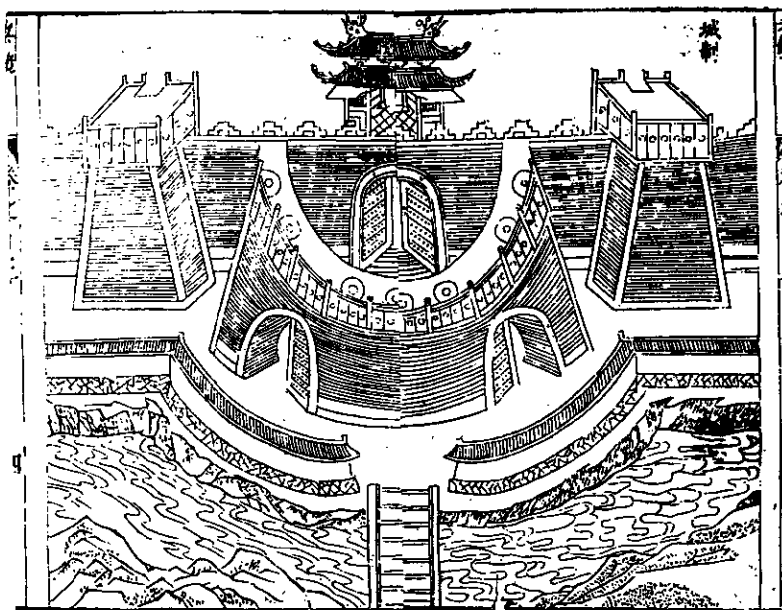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彊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誅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

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彼我師或彼求鬬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湟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

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來逼城靜默而待無輙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過主將自臨度其便利以彊弩叢射飛石併擊虀之則軍聲自衰其勢必遁若得敵人稱降及和也勿弛備當益加守禦防其詐我若敵攻已久不拔而去此爲疲師可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檢也

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容一軍人馬如築於閑時須稍寬潤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釣橋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團敵樓甕城敵團城角也有戰棚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牐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棚至

城門常設兵守以覘候敵人圖形于左

平陸築城。下濶與上倍。其高又與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則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爲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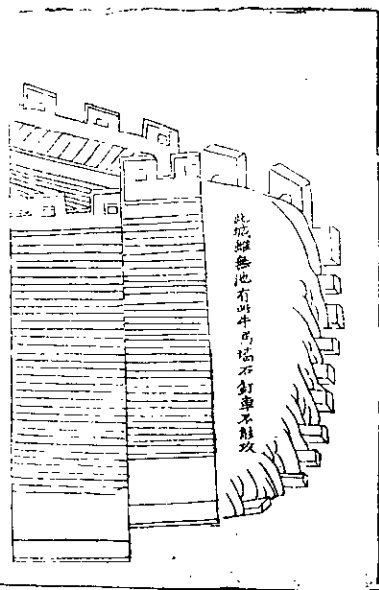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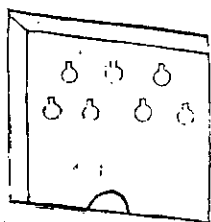
羊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與甕城相背。若甕城門在左。即羊馬城門在右也。女墻高可五尺。壕面各隨其地爲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難及即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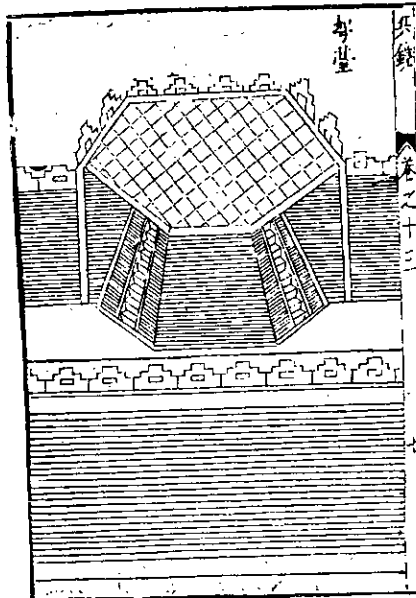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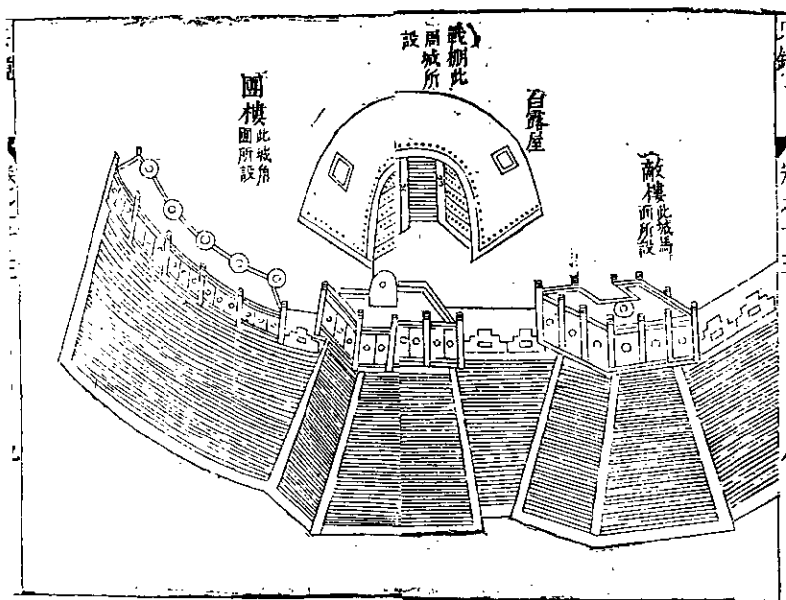
壕橋直對羊馬城門。若城門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各更對開一門。以通汲路。惟不得對大城。若

依山帯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爲偃月形。開三門而已。餘不收平陸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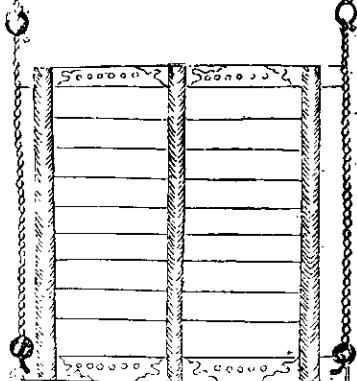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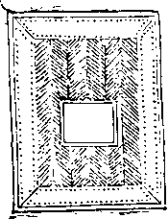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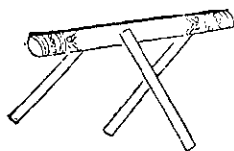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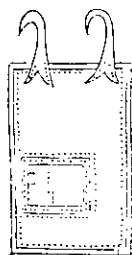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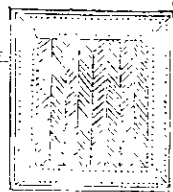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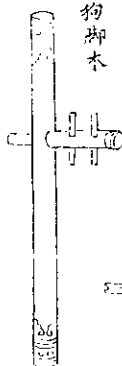
甕城上。各設戰棚。其制與敵樓同。間數視城之廣狹。

其山城。則又擇前後左右。取去大城近處。隨山形別築一城。令與大城相接。必盡據高地。外亦開塹。兩城之中。或設烽臺。以爲遠候。賊至。即以兵專守。免先爲賊所據。下窺大城中虛實。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

一說。築城之法。每下闊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闊五丈。上收二丈。尤堅固矣。

牛馬墻。在城外濠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則一丈。寛不過二丈。其外爲墻。或磚石三合土俱可。墻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不可鑽入爲則。凡此墻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爲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可三寸。高二寸闊。以便眼瞭。可以高下應賊。自此眼之上。再三尺。又眼一層。寛狹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銃。不用大火器。墻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或登此墻。用長柄大斧棍擊落。無可偷襲。或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昏夜難辨。不敢開城。皆可暫于墻內收避。此墻恃城爲險。城恃墻爲衛。緩急則

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若守墻人不用命。城上可以瞭見。但此墻施于水深河寬之城。未見其力。若施于無濠之城。萬分賴之。且避難之人。可無入城矣。

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與城等。面濶一丈六尺。長三步。與城相接。毋臺相拒亦如之。上通濶道。臺上架屋制如敵棚。三面垂以濡氈。以避垂鍾板。亦備繩梯。內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旗各一。鼓一。弓弩檑木砲石火藥等。皆蓄之。常伺寇至舉旗為表號。令臺及城上見之。皆舉旗相應。寇來自東。即舉青旗。南舉赤旗。西舉白旗。北舉黑旗。已來復還。舉黃旗。寇來漸近。則望其主將。發弩叢射之。其砲檑用如城上法。

白露屋以江竹或楡柳條編如窮廬狀外塗石灰有門有竅中容一人以爲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傍施木拒馬笓籬笆隱人於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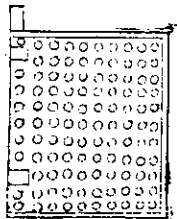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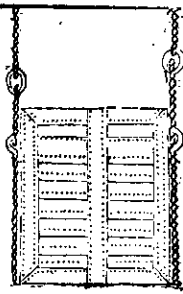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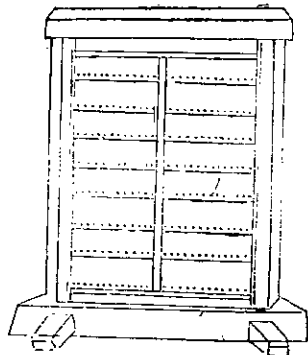
敵樓前高七尺後五尺每間濶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十二人若城愈濶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雙柱下施地栿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二柱此用兩柱以備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灰泥之被以濡氈及椽栿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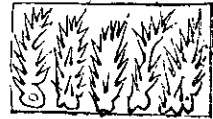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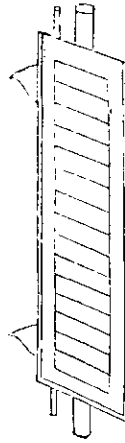
敵樓之制與戰棚同

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爲槽以架鐵索并繩貴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處以火熾燒及被攻斫

垂鍾版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牕施於戰棚前後有伏兎楞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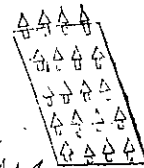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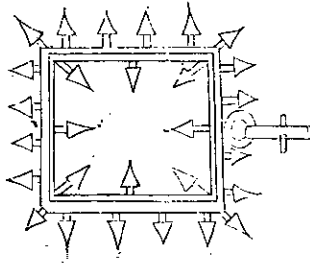
篦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橫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墻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爲之高八尺濶六尺施於白露屋兩邉以木馬倚定開箭牕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於女墻内相去五尺準墻爲高下柱上施横木鈎掛

牐版與城門爲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浸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傍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閫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冦至卽以絞車自城樓上抽所貫鐵索下牐版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内枝以柱防傾折

暗門者不用牐版則鑿門爲數十孔敵逼城門則出矛戟以彊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於兵出入便處潜鑿城爲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内施排沙柱上施横木搭頭下施門閫常伺敵間出奇兵以襲擊之仍於城上多積巨石及虞敵人犯門卽下石擊而斃之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一字或觧鎗爲之覆以芻草或上種草苗務令敵人不覺凡敵來路及城門内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爲轉軸兩端施横梧置溝塚上賊至去梧人馬踐則翻

鐵菱角。如鐵蒺藜。布水中。刺人馬足。

鐵蒺藜。並以置賊來要路。使人馬不得騁。古所謂渠答也。木蒺藜。以三角重木爲之。

鹿角木。撑竪木如鹿角形者。斲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閡馬足。

地澁。以逆鬚釘布版上。版厚三寸。長約三尺。濶約二尺五寸。容鋪要路。鈎絡相連。

搊蹄。鬭四木爲方形。徑七寸。中橫施鐵逆鬚釘其上。亦擱馬路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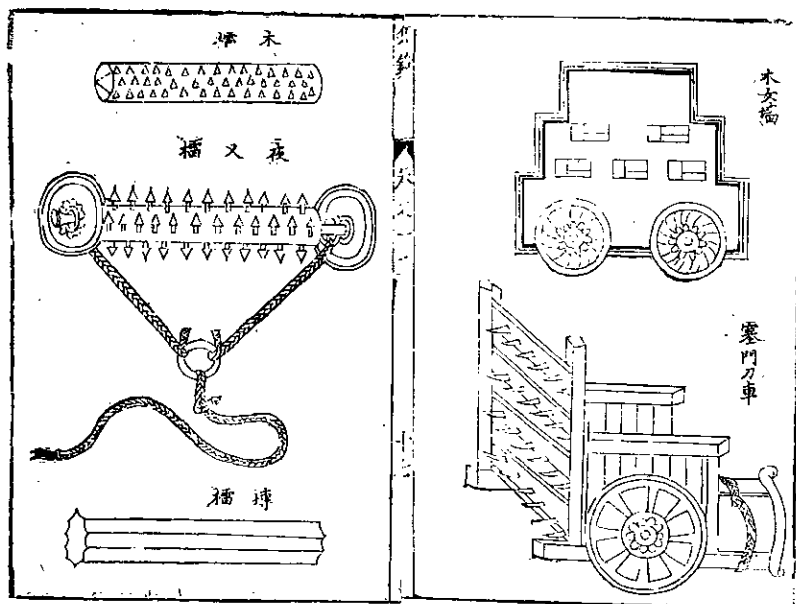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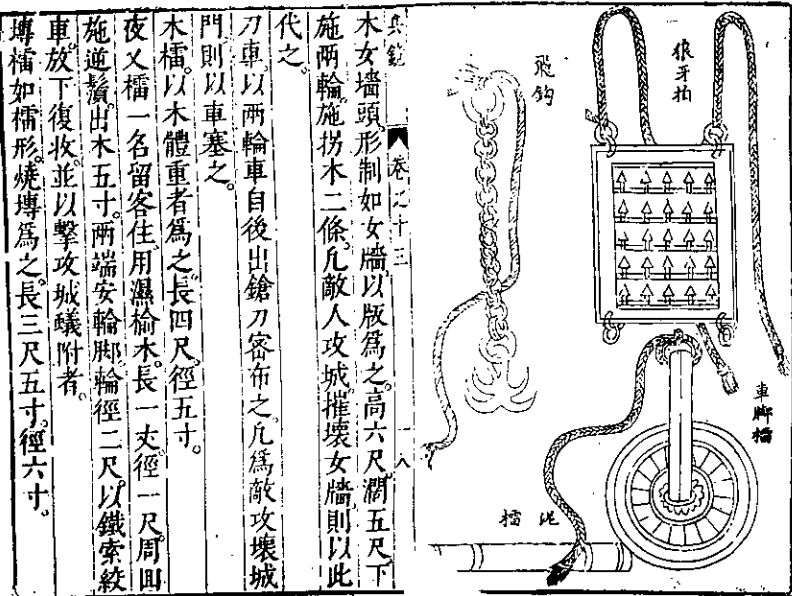
凡壕中遇天旱。水淺則布鐵菱角於水中。城外有溪澗可絕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木女墻頭形制如女墻以版爲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摧壞女墻則以此代之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爲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木檑以木體重者爲之長四尺徑五寸

夜叉檑一名留客住用濕楡木長一丈徑一尺周回施逆鬚出木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鐵索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蟻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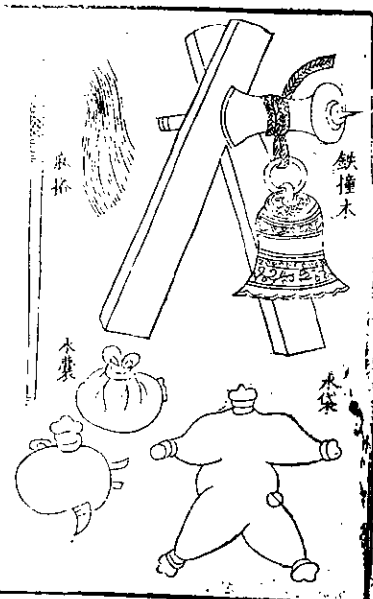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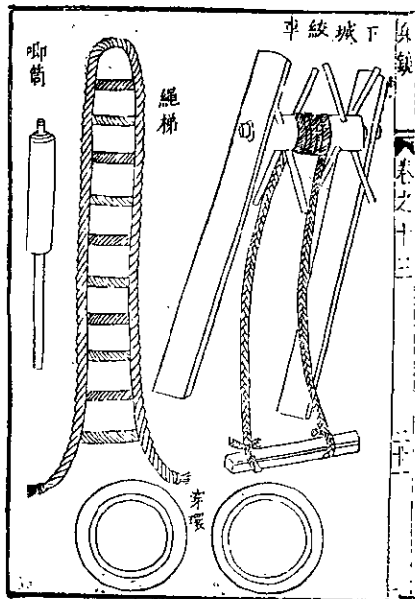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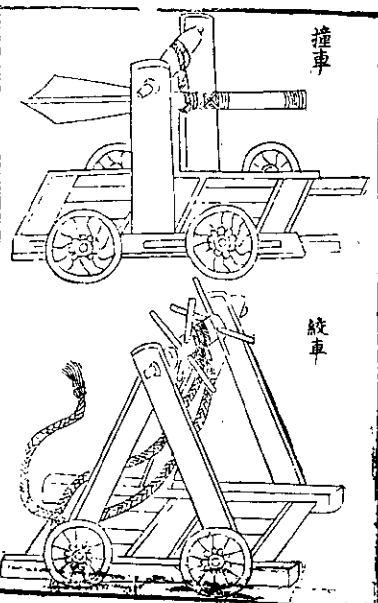
塼檑如檑形燒塼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狼牙拍合楡木爲箕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鐵釘二千二百箇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於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鐵環貫以麻繩鉤於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挈起下而拍之

車脚檑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泥檑用緊慢土調泥入猪鬃毛馬尾毛麁三十斤搗熟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飛鉤一名鐵鴟脚鉤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鐵索以麻繩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處則擲鉤於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鉤可取三兩人

絞車。合大木爲床。前建二叉手柱。上爲絞車。下施四卑輪。皆極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飛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拋鉤索。掛及梯幔。併力挽令近前。卽以長竿舉大索鉤及。而絞之入城。如絞木驢。待其逼城。且擲大木檑石擊之。次下小石勿絶。使木驢内驚懼。人不致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轤繫鐵索。縋至木驢上。二人俱出。引絞車鉤索掛搭木驢畢。復拽上。卽速絞取入城。皮屋以鐵捲爲質生牛革裹之開出入竅可容二壯士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樁油撞法以鐵葉裹其首。逐便移徙。伺飛梯臨城則撞之

鐵撞木。木身鐵首。其首六鐵鋒。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爲逆鬚。其竅貫鐵索。凡木驢逼城。即自城上以轆轤絞鐵撞下而斷之。皮革皆壞。乃下燕尾炬燒之。

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爲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於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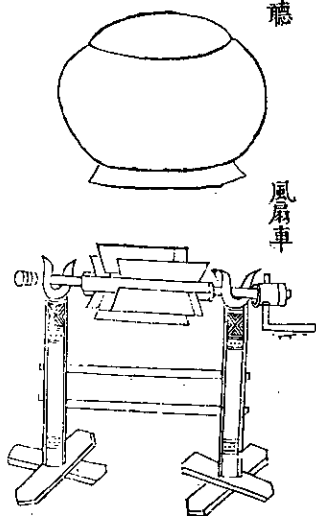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軍法作油紙囊亦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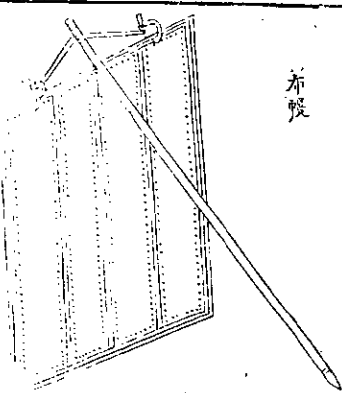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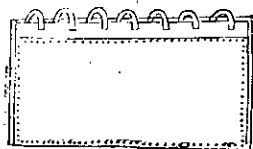
麻搭。以八尺桿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蹙火。

絞車。立兩頰木。横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兩繩。下貫蹋版。乘之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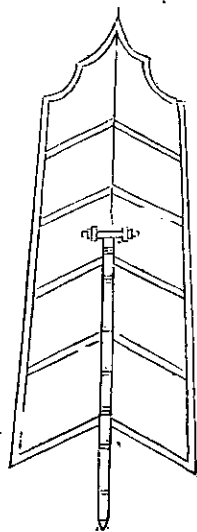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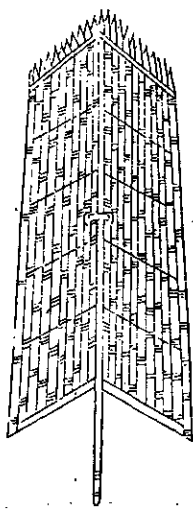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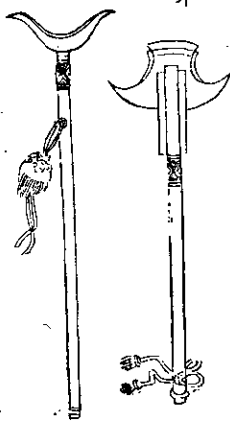
繩梯。以巨繩繫横桄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桿。自竅唧水。

穿環。鍛鐵或屈桑腮木爲大環。以索繫之。則用撞車及城。則舉環穿掛車。一併力挽繩。隨以弓弩兩傍射之。其車必翻。射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縋從卒擲薪芻以焚之。

甕聽。用七石甕覆於地道中。擇耳聰人坐聽於甕下。以防賊鑿地道迎我。若賊開地道迎我。則急以霹靂火毬毒藥烟毬熏灼之。其樺燭鉄燈籠木燈籠皆用地道中點照。

風扇車。二柱二桄。高濶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灰糠火毬煙以害敵人。

布幔以複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麄繩爲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墻樓櫓

皮簾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横綴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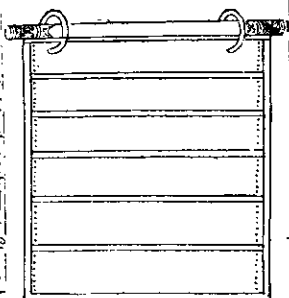
木立牌高五尺濶三尺背施横楅連轉關拐子長三尺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牛皮條編成上鋭下方餘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巡城及敵棚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拐突鎗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

抓鎗長二丈四尺。上施鐵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袴長二尺。

拐刃鎗。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長六寸。鉤竿如鎗。兩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釘如雞距。

剉手斧。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濶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於敵樓戰棚踊空版下。鉤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叉竿長二丈。兩岐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

土色毡簾

毡簾制爲土色。凡地道兩傍皆橫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刃藏穴中。外垂簾爲蔽。與土色無别。若敵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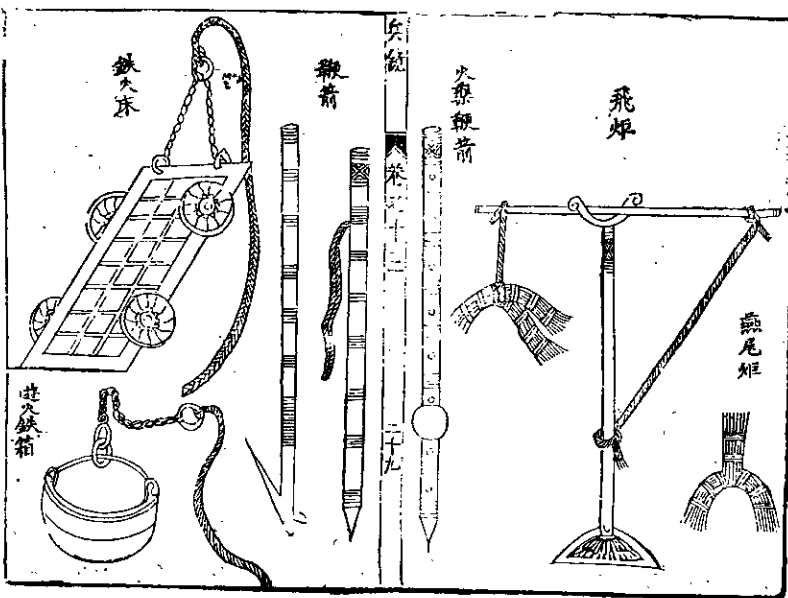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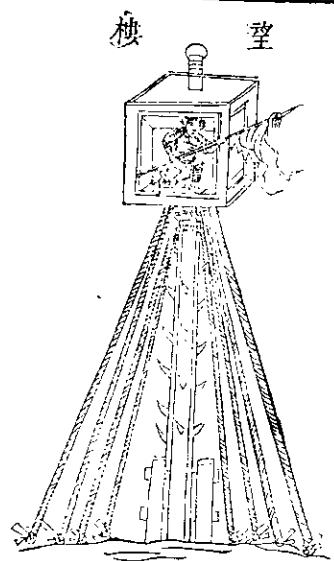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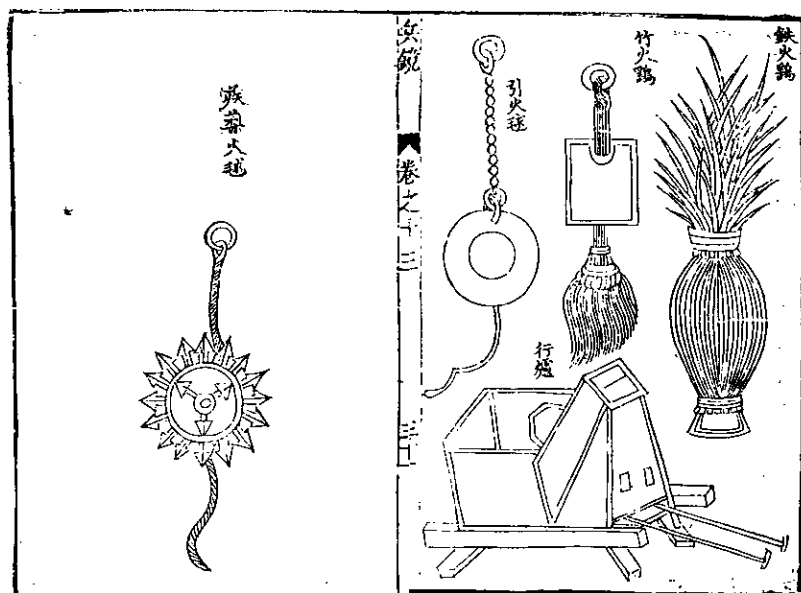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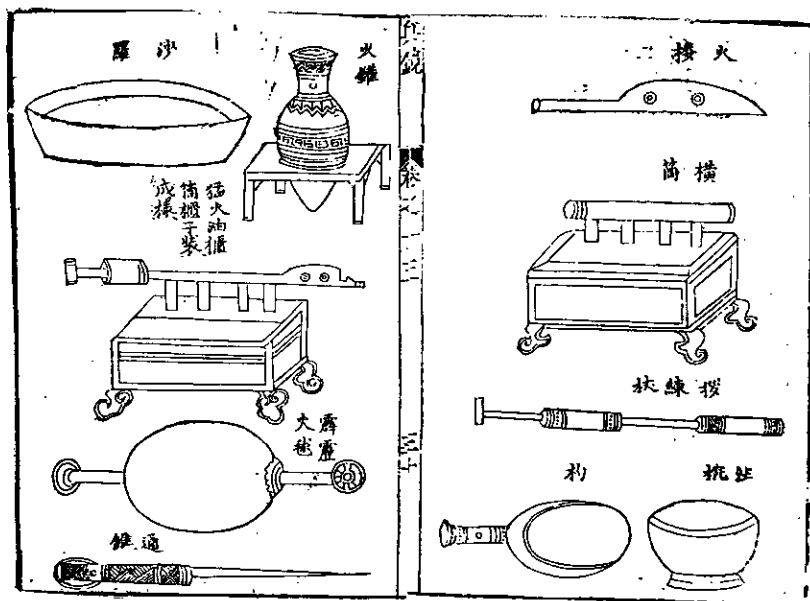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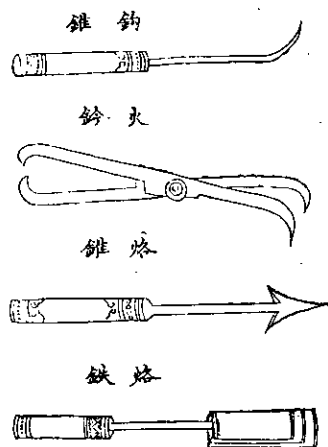
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爲竿。上施版屋。方濶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釘尋峰八十箇。用索三棚。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鉄橛十二箇。各長三尺。橛端穿鉄環。凡起樓用肫頬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鉄叉層竿數條。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二十尺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候望敵人。無寇常卷旗。來則開之。旗捍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卷之。此軍中預備之道也

兵錄
卷之十三
沙羅
火罐
霹靂火毬
通錐
火搭
橫筒
杓
蒺藜火毬
引火毬
竹火鷂
鉄火鷂
行爐

鉤錐

火鈐

烙錐

烙鈇

燕尾炬束葦草下分兩岐如燕尾以脂油灌之發火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飛炬如燕尾炬城上設桔槔以鐵索縋之下燒攻城蟻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爲竿下施鐵索稍繫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爲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臬（亦謂之鞭子）放時以繩鈎臬繫箭於竿一人摇竿爲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鐵火床用熟鐵長五六尺闊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縋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遊火箱以熟鐵如藍形盛薪火加艾蠟以鐵索縋下燒灼穴中攻城人

行爐鎔鐵汁舁行於城上以潑敵人

引火毬以紙爲毬內實塼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黃蠟瀝青炭末爲泥周塗其物貫以麻繩凡將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蒺藜火毬以三枝六首鐵刃以火藥團之中貫麻繩長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傅之又施鐵蒺藜八枚各有逆鬚放時燒鐵錐烙透令焰出（火藥法用硫黃一斤四兩焰硝二斤半麤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搗爲末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兩半蠟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傅用紙十二兩半麻一十兩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以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鎔汁和合周塗之）

鐵觜火鷂木身鐵觜束稈草爲尾入火藥於尾內

竹火鷂編竹爲疎眼籠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藥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重束稈草三五斤爲尾二物與毬同若賊來攻城皆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放猛火油以熟銅爲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櫃中相通橫筒首大尾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爲圓口口徑寸半櫃傍開一竅卷筒爲口口有蓋爲注油處橫筒內有樧絲杖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撳入則用閉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於中使然（發火用烙錐）入樧絲放於橫筒令人自後抽杖以力壓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椀有杓貯油有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鐵有鈎錐通錐以開筒之壅塞有鈐以夾火有烙鐵以補漏（通櫃筒有罅漏以蠟油青補之凡十二物除鐵鈐烙鐵外悉以銅爲之）一法爲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爲之）亦施樧絲杖其放法準上凡敵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傅城上頗衆勢不能遏則先用藁秸爲火牛縋城下於踏空廠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於上流放之（先於上流撥糠秕熟草以引其火）

霹靂火毬用乾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勿透用薄瓷如鐵錢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爲毬兩頭留竹寸許毬外加傅藥（火藥外傅藥注具火毬說）若賊穿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毬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煙焰以薰灼敵人（放毬者含甘草）一說用乾艾一石燒煙亦可代毬

地聽於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聽事聰審者以新甕自覆於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去城數百步內有穴城鑿地道者皆聲聞甕中可以辨方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靂毬說）

托叉　火鉤　火鎌

鐵貓　[illegible]　甕

柳罐　[illegible]水瀧

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鉤火鎌鐵貓濡氊以救焚甕柳罐以貯水唧筒以使水

水燈籠　鐵燈籠　燈搭子

蠟燭　樺燭　油

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鍬　钁　鐵鏟

尖斧　牛皮　石灰袋

右常置城上鍬钁鏟斧牛皮以應緩急石灰袋飃颺以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更不圖形

糞砲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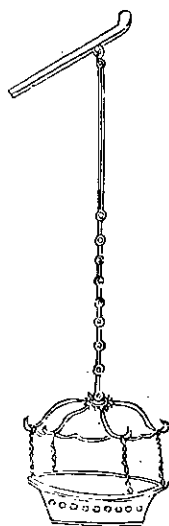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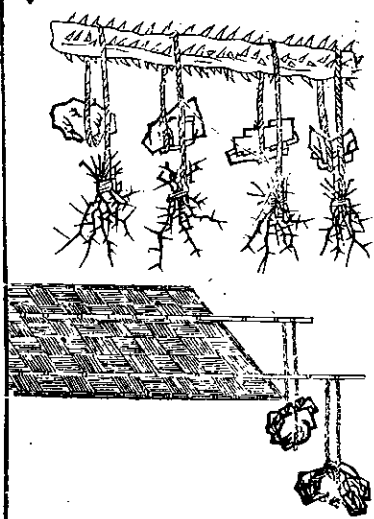
先以人清。干塼槽內盛之。揀淨晒乾。打碎用篩羅細盛在甕內。毎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班猫四兩。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鑊內煎沸。再入薄瓦確內。容二斤半者。以草塞口。砲內放出。以擊攻城之人。可穿鐵甲。中則潰爛。放毒者。亦先以烏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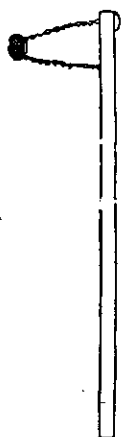
金火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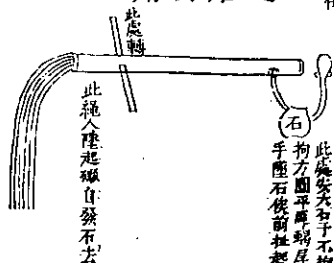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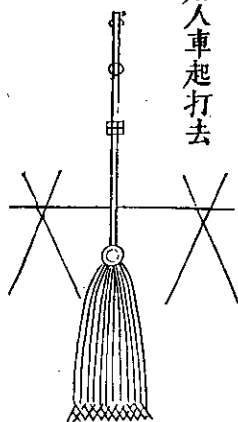
其制圓九寸。高四寸。其形圓口徑八分。先用麻皮泥。次使麥麵泥。次又用猪鬃泥。逐層塗傅。煨燥後盛金

火汁。以麥麵土泥塞口。用濕氈裹入砲內放之。其盛金汁之器。則有生鐵篩盆。乃鑄成者。挹注則有生鐵杓。熟鐵杓。若敵來攻城。有團隊者。以金砲打之。人馬中則解散。放時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擲三聲則放。此可一聲放之。

有警備照式

火毬式

鉄火毬。防夜之攻城用也。墜之半城中。燃以松油。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毎十垜置一具。較燭減易。

石火毬既設然慮風雨息滅或守城人役偶尔困倦則置柰何木每夜喇叭一通即將此木置梁墻上木上倒縈虎怕刺用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刺一束一頭縛二三斤重石將石連繩纏于木刺垂墻頭外邊賊若盜城一經移動則此物隨落可能傷賊梁夫得以驚覺又於此木下梁口之外挑出七尺長兩竿梁口竿頭繫大石鋪駕浮籬於梁外竿上又以一大石縛繩頭繩繫于木盤綴其繩又多取亂石均鋪籬上賊若以梯襲城則頭觸浮籬石俱墮下兩竿翻入城內則人又驚覺

麃石

此圈石掛上打去石發圈落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提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每繩長如稍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稍可矣每繩用二人扯之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之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罩架者甚明鮮人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被圍

許洞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曰盡我力爲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光武昆陽水上鼓譟而出如田單即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即戰。曰即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閑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

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四面皆如之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陰將冲突也。夫被圍者。當必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限隔

今夫百雉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于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正不知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能城上設伏。每門設伏。每巷設伏。使賊欲登城。一登即死。賊欲入城。一入即死。夫野戰尚欲取勝。况有城可恃。有門可恃。有巷可恃。定險設伏。賊不我測。巷戰不更易于野戰乎。

用砲

凡賊人用砲攻城。禦人亦嘗用砲。城闕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矣。假令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倘以爲砲在城裡。砲手不能見城外事。無由取的。則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裡砲少偏。却令砲手

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拽砲人橦轉砲座。如此照料。施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

新城

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笆籬。但可遮隔弓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笆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曰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上頭墜下害賊之物可也。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或難遏。宜

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不可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裡壕賊若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于裡壕埂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新城上入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之死地必不敢入既出正門入城尚猶不敢豈肯用命打城如此爲備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矣

突門

宋汴京城周圍之地約一百二十里當時禦賊者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宜大啟諸門仍于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碍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備多則兵分兵分則兵寡兵寡則兵疲彼自不能久攻所以敢自搠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也蓋恃其自于城內設險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昔晉王浚遣鮮卑末柸等部五萬之衆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

孔萇以爲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候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余里此守中有攻者也

門樓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賊用火砲擊樓城外有壕而賊用洞子壘填壕城高數丈而賊用天橋鵞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賊人攻械亦前古所未有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于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尺許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鎗路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便是陷穽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一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横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耶

羊馬墻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埂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濶

四尺雀臺上與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鎗路一如大城上女墻頭墻墻重叠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墻至城脚下則賊于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雀臺上與大城下所施矢石則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仍于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于羊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

遠者慮大城上抛擲磚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耳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鎗又于大城內脚下作深濶裡壕廣地五六丈可作往來路壕內又築裡城排杈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用此設備雖使賊人善攻不足畏也

城堡懸樓　楊經

凡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垛口即不用人亦可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即雜以弓矢亦可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緊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其益四也夾墻之內時置滚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墻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施其一面專攻之計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使巧便能知覺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其益八也況支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與

在城墻內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以致潛爬上城者異矣其益九也又況戰守者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鋪或睡着隱藏以致賊因雪上墻者異矣其益十也

無城能守　汪鋐

或問守城之法固聞之矣無城堡者柰何曰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也何謂善守曰戰是也曰戰守二道也以戰爲守吾未之

前閙也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吾於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士卒雄猛糧餉充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吾常用計以撓之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陷穽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而待饑以逸而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而待其有限之衆彼將鬭之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更於街市而習爲巷戰之計豈有不能自保者哉曰巷戰之法不傳久矣奚從

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得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單擺或於街左或於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當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曰是法也但宜于陸地也其在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爲野營水鄉以水兵船爲野營其以戰爲守一也曰敵強我弱不勝柰何曰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戰者非徒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怯乃痴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爲幸攻即破焉者也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即彼安危不保亦痴愚之將以三軍之命爲僥倖之圖易於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一端耳是故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爲將

援城

夫攻城者其兵必分一分爲攻城兵一分爲備戰兵一分爲運糧兵一分爲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假使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何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作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在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

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至于一齊敗衂也。

守城條畧

一寇賊將至。城外側近有高原大泉。及有江河。須防決壅灌城之患。或山或木或要路。須先四面引兵結砦。以爲犄角。以戰爲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門自投絕路。

一于城外聚集軍民。折斫房屋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密下枯簽七星椿。外開深濠。置起吊橋。過夜下鐵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城裡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

一于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草撤屋。凡井中有泉。皆投毒藥。至木石塼瓦芟芻餱糧畜牧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逮者焚之。

一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無數。并但不可近城。又備糧草布帛蒿荻石灰沙土鐵炭松樺蒿艾膏油麻苧皮毛荆棘笆籬釜鑊盆甕桶缶。木石塼竹鍬钁鑱斧錐鑿梯索之類。

一凡委積及樓棚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氊覆泥塗。

一棚樓下。隨處積檑木檑石鎗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車砲架。棚樓女墻上。加笆籬竹笆。城中立起望樓

一賊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樓。窺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與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于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在前。老弱在后。俱要相接。

一籍民中壯男爲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爲一軍。以隷雜役。老弱爲一軍。以供飲飼放牧樵採。三軍毋得相雜。恐生奸邪。

一主將延問軍中或民間奇謀勇力。機捷跅弛。精佼辯口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一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數十枚。有呼索即大書物名貼于旗上。舉以示城下。仍預檢備用之物。各爲部分。使吏支當謹伺。見舉旗則應送城上。城下三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需之物。

一街巷各遣一官督領。通夜張燈。以察奸人出入。與軍士之私相過從者。

一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以防非時抽

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虞候
領戰隊作雌雄契持以廵城所至與守隊勘同乃
過
一若賊勢外扼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
軍以爲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
僞契廵行以驗試將士
一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賊至城則舉二表
賊登城則舉三表賊攀女墻則舉四表夜則加燭
于表上虞候戰隊視舉表處急援
一如賊已向城乘城壯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上以

緋旗詐爲颸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颸糠粃
石灰眯其眼目次用金斗猛火油灑之施放弓弩
火毬火鷂鞭箭射之以糞砲汚磚石打之
一賊在城下則用大鈎燒紅垂下賊攀懸之則損其
手賊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
一賊倂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檑木檑石以擊之墜飛
炬以燒其攻器下火床及以行爐鎔鐵灑灼之樓
棚踏空版內雜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漸多則
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剉手
斧斷之

一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環放猛火油賊以
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
一賊以木驢控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賊飛
石砲則張布幔繩以遏
一賊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以
霹靂火毬雜兵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進火箱
灼之
一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
其堙自壞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
一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鈎火

鐮枷鏈鐵猫手唧筒之類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
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已塗覆亦須舉
麻搭潤護
一賊以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永加
則油熖愈熾
一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
覆面于上其煙不能犯鼻目
一賊夜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
城上聞犬吠則縋火下照舉表加備又于城半腹
一每十步係一燈籠或以鐵火架燒松節或束蘆蒿

爲櫓插松明樺皮可照城下

一賊或攻推女墻者則以木女代之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一于城外預設伏路人不拘晝夜但放起火三枝砲響三箇就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車起大旗軍馬火速上城守禦

一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濶墻墻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

洩跡之若水已入城則于新築墻外作船二三十隻選勇士習水戰者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钁遣暝夜從門啣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一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于道路設陷馬坑機橋于重墻曲巷內出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捕校使其前敗後絕

一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慕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啣枚擊之擊敗不可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裡迸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一城中日給百用至于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俱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內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走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主將命擊鼓三通有安頓城上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

街巷

一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

一凡城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禆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得賊中飛書不得輒讀持就本營對衆封送主將

一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恠異以惑衆心

一凡號令一出主將並副將以下不得專與指揮違者論以軍律

兵鏡卷之十三　終

兵鏡卷之十四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邑汪仲弘納銘父 較正

火攻

夫火之爲用，爲五行之最烈。古人知火之性烈而不可犯，又察其性之同者而共成其勢。如礦生於土，硝生於水，灰生於木，鑄金爲器，納藥於中而閉塞之，發之以火，其聲如雷，乃萃五行並用之妙，以象天地之威也。後世復推而廣之，千百爲種，皆起於心上之經綸，巧難盡述。然而火攻有三要：一曰察天時，二曰審地利，三曰士慣習。能明此三者，而火器斯可用矣。夫天時何以察也？火攻之用，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之時，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於箕十一度 軫十七度 壁十七度 參十九度四宿之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又仰觀星宿，光搖不定，如眨眼狀，三日內必有大風。若黑雲夜度斗口，或黑雲飛塞天河，如魚鱉猪龍之狀，主次日午未時風雨交作。天河惟有雲來往，無黑塊相接而行者，其日不久。四季各有天方度數，詳讀風雨賦等書。其後天文卷中則百無一失矣。此天文之道，不可不察也。

夫地利何以審之？夫火攻之法，固在于得天時，而尤貴於明地利。不明地利，而施放不得其宜，是以有用之器而施於無用之地也。夫曠野平原，遠擊者勝，謂用遠到之器而預摧其鋒。蒙林窄隘，近擊者勝，謂用巧準之器夾擊之，使首尾難救。漫坡盤谷，埋擊者勝，謂如孔明之計而設伏葫蘆。長江大河，迎擊者勝，謂先用大船乘風順擊，後用大砲沉溺其舟。憑高臨下，用重器以壓之，謂用駁石之類借勢下擊，如兵法云走圓石于千仞之山者是也。以下擊上，用銃器烈火以噴之，謂用銃齊擊，使敵不敢出頭，順風噴火飛砂之類是也。若彼此皆有火具，卒然相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若不先用遠器擊之，何以摧彼之鋒而定吾之氣？彼此皆札營，欲劫輜重，若不先明伏路，其勢易疑，故先用號器四面邀擊，則敵兵可駭而走。城外擊內，必攻其瑕，一入其瑕，堅者無用。城內擊外，當攻其堅，敵堅一挫，其圍即解。水戰必占上風，陸戰莫近草木。兵少必用號火，兵弱必資煙障。此地利之道，不可不明也。士慣習何以言之？夫火器與諸器不同，非膽

大氣雄者不可任。其聲大。其器重。兵多不願習學。且銜鋒勢必在先。論功易至落後。使非教練有方。賞罰獨重。則雖有天時地利可乘。而兵不堪用。亦無濟也。今之火器。凡遇敵人。須定班次輪打。技有長短之分。使其聲勢不絕。則敵人自畏。若見敵即放。及至近敵。其已放者。急裝不備。是與空手之兵何異哉。大抵火器之用。宜長技短用。不可短技長用。此亦至當之論。敵人縱千百而來。其驍勇者亦必無幾。蓄吾神器。有矢道同俯之妙。專致其驍勇者。又何敵不摧。此握機之妙用。又不可不審也

火攻問答

王鳴鶴

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爲我一一言之。荅曰。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中國之與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後此交趾亦且律有明禁。在　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踈。而舶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黃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故必嚴厲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　國初私販硝黃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輦兒之後。火器收之于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今人非不或得其方。或曉其制。殊不知制

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有機。而精器在人。彼見吾巨鬪器非不利也。以懦者持之。見敵而走。雖利何益于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荅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熕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兼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千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使振壞。實爲圓機

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蓋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也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叠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内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鉄體骨亦重今用竪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

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嘴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冽鳥嘴必用手擊常易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嘴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伺敵三四十步内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鉄盔鉄甲雖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銃也南方倭苗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澗田之内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針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之利也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

闇者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客曰鳥銃三放而熱三眼三放而止必待另裝雖有輪班次第恐敵人不退倉卒不濟柰何更有出于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矣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卽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

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田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鋌一肩與箭竹相凑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跳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鏃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畜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

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内名曰一窩峰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内間隊而出平接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摧況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即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

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黄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澁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内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刀刳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蔴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礙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内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内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厮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

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于半生妙用專在于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心也然此法無難無分智愚一說就解縱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即成精兵矣然就裡尚有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敵之器縱以余當之亦難破也客曰火毬火磚火礶之制願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

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余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礶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擒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

或焚其帆篷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礶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礶外遇船燃着丟去然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礶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礶破礶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

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當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礶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己而後思致傷於敵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方爲萬全之計微倖之事安可用之今之火礶惟多以投之似不在戚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礶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絕可以持久極善之製

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荅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鉄桿鏃打二萬鏃不可其頭盡處画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鏃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画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益于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慮透過嘗于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如

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堅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另火藥裝滿週圍其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接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

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爲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答曰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於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或炒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

事客曰其制可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鉄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各日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聞有七利

可得聞歟答曰竹將軍即竹發熕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熕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鉄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於分佈易於捨棄其威猛與銅鉄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默會一言吾已

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鬭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群鷹逐兎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爲最。荅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別無奇巧。爲將者量敵之衆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歟。荅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桶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

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于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繫以棕麻。侵以油。㸃其信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㸃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单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单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群。萬一不肯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爲少。人將柰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爲可用。至于用竹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帯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于用弓矢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潤作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荅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乘紀國。莫重于車也。後狄人毀車爲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于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以我

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咲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于搶掠。無補於敗亡。來不能遏其入。退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荅曰。曷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

知壁堅清野。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

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厮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九邊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損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爲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爲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爲聲援。乃爲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爲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爲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潮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

奇功而神妙用。端在是矣。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荅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相并。中用木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就作前拽之把手。其鎗直貫于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

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為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太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鉄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偏箱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夷險無施不可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中生巧可成卒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

意我

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答曰知言哉獨不覩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昔余練兵陝西有閫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既而大响損銃主者莫知其故疑而問余余曰有說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

加水舂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綠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包或用竹筒裝乘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篩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凈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瓢蒂性亦不同至於茄稈灰苧蔴稈灰其說甚

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舂如綠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爲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于藥乎答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客曰製藥已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客

曰對眞而又不中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个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余舊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闇藏火器

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于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徇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何敵船之來或桅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余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檳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將檳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朦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

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之先拵一二具照賊來路打去計砲幾許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椿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水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銃今筏以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墻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旣不得入何看倭船將入

吾原識椿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聳發。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造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部將戰船捨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斬撈首級。全使走舸萬一有不測。余所謂用其害泗者。正慮此也。客曰。海潤浪大。泗不能前。柰何

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中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彎鐙。人騎其遮。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揷。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鞄片爲甲葉。鞄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桡一件。桡首用鉄爲刃。可爲戰具。而桡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余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鞄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于兩腋。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碍戰鬬。至于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爲馬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攻法藥料品

主藥　硝石　硫黃

主灰　椰灰　杉灰

鈍灰　槐皮　樺皮

烈火　葫蘆楫灰

爆灰　箬灰

法灰　石黃

無聲灰　麻楷灰

神火　雌黃

毒火　雄黃

從火諸藥

紅　桃紅砒　煮　麻油

黑　鐵腳砒　燒　桐油

王色　馬瑙砒　熱　狠毒　附子　天雄

陰火　潮腦　嘔　常山

炮　辰砂　瀝干油　水銀　迷　姜粉　礦灰

爛 銀銹 金汁 泛 闘羊花
吐 巴荳 嚏 牙皂
毒爛 巴油 川烏 鬧 草烏
噤 半夏 斷 鈎吻
信 班猫 利 川廣
逆 甘 風豚灰 狼糞 乾漆 銀杏葉
毒 江子油 巴霜 蒜汁 巴戟 人精 槃蝥 虺蛇 蛀蛇 銀脚逆 大小蓼 竹黄 爛骨草 封喉草 斷腸草 菌花草

右藥六十味。製煉神火毒火法火爛火。各火配合有方。煆煉有法。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專闢外者。毋輕用焉

神火歌訣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來麻油炒。定用三斤性太剛。加上雌雄并異信。蘆花艾胸共松香。豆末攪和銀杏葉。更加于糞與巴霜。松香二斤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裡深藏貯。落地喧天放火光。噴霧吐烟紅滿寨。雖多寇賊盡皆傷。破軍衝陳誠利害。又燒衣甲及輜糧

又

黑砒先擣巴油浸。毒氣冲人嘔見心。乾漆細研乾糞

炒。松香艾胸要均停。雄黃一味為君主。透出光明要一斤。石黃諸藥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装入砲內攻打法。破敵冲鋒便殺人。

又

二十八宿接天曹。二十八味藥神高。開天闢地安邦國。用之鬼哭與神號。蛙蛇一味毒為尊。上應天垣名木星。此物一斤各二兩。除殘去暴顯威靈。上風揚者號神砂。迷人眼目瞎昏花。砲中發者號神烟。九竅湏臾噴血鮮。但得毫釐鑽鼻竅。腦漿流出命歸泉。注於溪澗號神水。寸腸立斷連肝碎。順流送去賊營中。百萬賊奴一陣空。不用干戈并汗馬。奪取凌烟第一功。

又

銀豆松香各一斤。一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兩。提過水硝要七斤。毎斤四兩灰為使。刼寨燒營功最深。

又

蘆花合用桐油拌。窨室炙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可見。一見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香與豆黃。銀葉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各八兩。一一分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砲

風烈焰揚。燒人衣甲鑽人眼。滿面肌膚爛作瘡。任他虜賊雖千萬。砲响連聲一掃光。

又

牙皂爲君足十斤。二椒三蔘細羅成。白砒須用巴油拌。礦灰燒酒製須精。六味加和斤半足。烏梅淨末一斤均。諸味共和成一處。便將紙砲巧裝成。週圍却把松香蘸。霹靂小砲在中心。响喨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瞎人睛。眩暈昏花無可柰。噴熿綿延不絕聲。只見一物無容避。滿營撩亂自縱橫。揮戈一陣前來捉。个个活縛與生擒。

又

鉄子磁鋒巴荳粒。硇砂銀銹人中汁。連三年火要焙乾。再把桐油沙燥炙。取將火藥輕輕滚。一砲不過二三合。假使虜人十萬餘。此砲只用三四十。飛砲打入賊營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人孔竅透入腸。開口封喉不可說。項刻橫屍滿戰場。此是火攻真妙訣。

又

狼糞多收與艾䕡。須教加添江猪骨。骨髓爲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逐風愈勁真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内神仙訣。

訣法

飛毒神三火合一。每火一斤。硝六兩。硫一斤。箬葫梛灰各四兩。入硃砂三錢。水銀三錢。研不見星。

火種方

不木灰一斤。鉄衣三兩。炭末三兩。焚皮三兩。紅棗肉六兩。略拌米泔水爲餅。每餅管一月。

引藥方

硝一兩。火酒製過。箬灰班猫各三錢。硫三分。

砲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班猫一錢二分。灰七分。

銃藥方

硝四兩。硫一錢。灰一錢二分。

地砲藥方

硝四兩。硫三錢。蜜陀僧四分。灰三錢。

起火藥方

硝一兩。黄三分。灰一錢五分。

噴筒藥方

硝二兩。黄四錢五分。細砂七錢五分。製用桐油巴荳灰三錢五分。

鳥銃藥方

硝四十兩淨黄六兩柳灰或浮萍或茄桿灰六兩六錢

右各另用木柏搗爲極細末照前分兩配合用水略拌濕杵千遍取起晒乾如此三次爲細末每一銃用藥二錢五分要打遠再加五分鉛子大小照藥輕重用

大砲火藥方

晋州硫十四兩窩黄七兩焰硝二斤半麻茹一兩乾漆一兩砒黄一兩定粉一兩竹茹一兩黄丹一兩黄臘半兩清油一分桐油半兩松脂一十四兩濃油一分

右以晋州黄窩黄焰硝同搗羅砒黄定粉黄丹同研乾漆搗爲末竹茹麻茹郎微炒爲碎末黄臘松脂清油桐油濃油同熬成膏入前藥末旋旋和勻以紙五重裹衣以麻縛定更别鎔松脂傳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煙毬法

毒藥烟毬方

毬重五斤用黄一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硝一斤十四兩芭荳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黄臘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

右搗合爲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爲絃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黄臘二兩半黄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傳於外若其氣薰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又煙毬方

毬内用火藥三斤外傳黄蒿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

藥信方

好硝一斤硫黄四錢八分杉木灰四兩八錢滴水研極細晒乾再研

水裏藏火種方

以紅棗去核用老茄枝石灰要成片的不曾見水者各等分調和一處晒乾用火煆煉存性聽用

火弾子方

用松木炭一錢僮腦七分黄一兩硫黄三錢松脂三錢共爲細末用燒酒調均做小模子打如櫻桃大每个約重二錢四五分爲度其鉄筒一様如是

飛空藥火方

用樟腦七錢松脂二錢石黄五錢共研細末用燒酒調作圓餅如小酒鍾大晒乾聽用

長生火葫蘆法

用大葫蘆一个嘴上開一孔可容一指倒去子穰用好金墨研鷄蛋青入内盪過晒乾又復如此三四次入長生火藥于内外用紙筋熟泥固封之以乾葛爲塞塞住葫蘆口其火經年不滅拔去乾葛塞火藥噴出如放花一般遠如不用仍塞之

製火種方

用杉紙燒過存性一兩火硝一兩用童便浸二七日

去性炒乾又用荳腐漿炒數次凈用八分硫黄三分用桐子樹稍燒炭三錢共爲細末入葫蘆内置香頭一寸燃着爲准

裝火銃法

如裝藥似裝花筒一般只要層層打築得緊裝藥一寸四分仍裝弾子一个層層如是後塞泥留三寸

發藥方

用硝一斤炒玉色用火酒一斤陸續添炒酒盡爲度慢火焙乾用硫黄二兩二錢四分用栁木炭二兩八錢八分或用葫蘆炭三味俱爲細末再用燒酒半斤拌研作薄餅用刀切碎如菉豆大碎者再拌又切如前聽用如發快銃鳥銃手銃只用菉豆大如發大將軍發千里雷飛空神雷一切神器俱剉如馬茜子大約重七八分一个或一錢二三分一个碎者再剉如鳥銃止米大務要晒乾爲妙

炸藥法

用硝一斤硫黄半斤栁木炭一兩六錢石黄一兩六錢雄黄八錢研爲細末用燒酒半斤調均仍前剉如菉荳大臨用之際毎一斤加汞二兩

行藥法

硝一斤栁木炭四兩八錢用火酒六兩調匀仍前剉如小米大晒乾收用

收藏火藥法

收貯用木櫃多糊紙置乾處永不壞任意聽用

解毒藥方

明雄半斤砂仁二兩將白鴨一隻拌浸九浸九晒又以絲荳漿三浸三晒又以白蘿蔔汁三浸三晒又以樟木煎水三浸三晒研極細末用烏梅肉二兩甘草半斤熬膏和藥爲丸如雞頭子大遇毒藥噙一丸硬製藥時用真阿魏抹口鼻竅烟毒氣不能傷士卒毋

得浪傳珍之

火龍神藥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

角木蛟天罡星在天十二度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蛇埋草應之

亢金龍武曲星在天九度主天乙內相邊塞險阻之地龍尾良姜草應之

氐土貉天后星在天十六度主騎官車騎之象連珠半夏草應之

房日兎明堂星在天六度主天之管鑰爲天衢之大道兎頭雙陸草應之鹽水炙

心月狐多疑星在天六度主五營積卒之象狐狘蘆草應之酒浸

尾火虎剛烈星在天十九度主天之中道虎牙鈎吻草應之

箕水豹文昌星在天十一度主夷蠻胡貉之地豹眼南星草應之

斗木獬忠烈星在天十五度主天之都關搜風甘遂艸應之

牛金牛柔順星在天七度主左右將軍之象牛舌天雄草應之

女土蝠后妃星在天十一度主周秦雍代韓晉陳燕齊魏楚鄭十二國之地鬼頭大附草應之

虛日鼠天倉星在天九度主北夷匈奴之地鼠尾芫花草應之

危月燕吉祥星在天十六度主天之府墨記神仙草應之

室火豬酒食星在天十七度主羽狄之墻壘北方之蕃部豬牙皂角草應之

壁水㺄財帛星在天九度主圖書之秘府㺄牙皂龠草應之

奎木狼天德星在天十六度主兵戈之象狼牙宜姜草應之

婁金狗天鬼星在天十二度主山川藪澤之地木鱉斷腸草應之

胃土雉天廩星在天十五度主積尸之象雉頭鬼臼草應之

昴日雞天鳥星在天十一度主兵戈之象雞目胡辛草應之

畢月烏天耳星在天十七度主邊兵戈獵之象川烏草應之

嘴火猴天劍星在天一度主行兵之藏府江子將軍草應之

參水猿陰陽星在天十度中三星主三將左肩主左將右肩主右將左足主後將右足主偏將又主夷狄之國川紅辛草應之

井木犴天法星在天二十四度主泉水精之象雷公藤草應之

鬼星羊天目星在天二度主奸謀警急之象羊躑躅草應之

柳土獐天佃星在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大戟紅牙

草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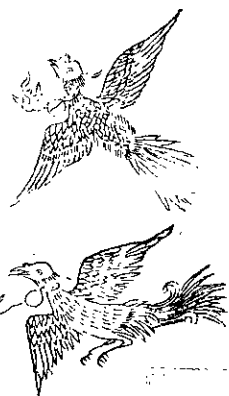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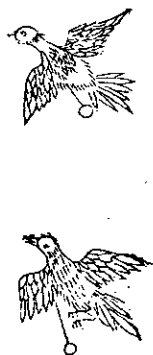
星日馬鑾輿星在天七度主雷雨之神雷丸草應之

張月鹿青龍星在天十七度主胡夷之長垣紫玉金絲草應之

翼火蛇天毀星在天十九度主四夷之地蟠蛇不食草應之

軫水蚓主德星在天十七度主天子六軍之門魚鱗艾胸草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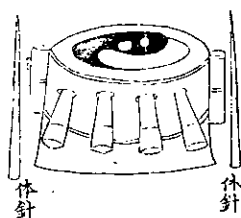
右神草炮煉極乾研羅極細和以砒黃硫霜班猫石黃蜈蚣蝦蟆蜂蛇虺蛇孔雀尾噶尾各爲細末

然後依製而用順風揚之名曰神烟汪流飲之名曰神水砂入賊目頭眩睛瞎烟鑽賊竅血湧髓流水入賊腹心潰腸裂牛羊驢馬等物傷藥者亦然製藥已成須選天將吉日各依方位主將沐浴齋戒盛服淨處設鹿脯酒醴香燭當夜深時于壘中先禱于太垣二十八宿之神東青南紅西白北黑中黃五方旗雷師風伯飛廉火神之位兩傍設歷代軍師名將及本地名山祀典之神主主將率副將等稽首再拜虔誠祭告畢方用法藥一石斃賊百萬非神藥急救命在呼吸以天地好生之心律之恐奪巳筭若武侯之焚藤甲即明鑑也必順天道人心安社稷保生靈可也慎之戒之

火禽以胡桃劊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誘捕敵境中野雞繫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誘捕敵人城中及倉庫中雀數百。以杏縛雀足上。加火薄暮縱之。群飛入城壘中棲宿。器敗火發。其積聚廬舍須臾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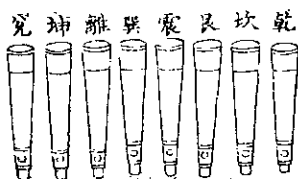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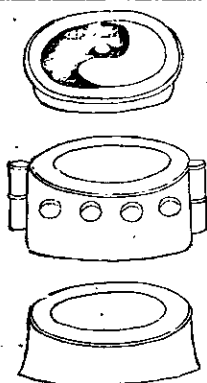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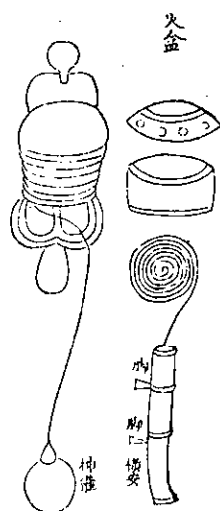
火獸

火獸以艾熅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于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伺營而縱。放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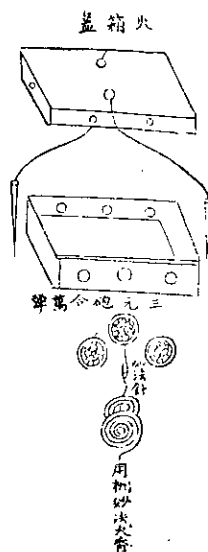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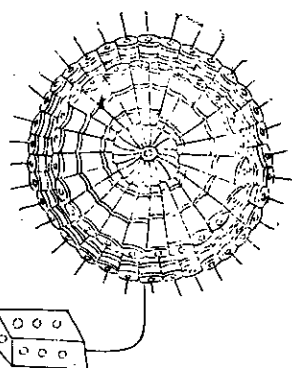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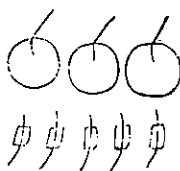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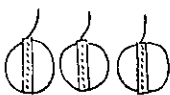
火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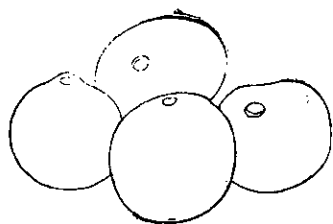
火牛。古法也。用牛前膊縛槍。其刃皆向外。以樺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感[illegible]前奔敵衆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馬。其法略同

太極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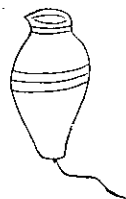
其製式用堅木爲之。或以磁器造。或以熟鉄作上中下三様。上蓋肖太極開一竅以爲動静弛張。中桶似四象安八卦銃下底如地厚載其藥物。此器造之數百遇警設伏要路使賊經過。一動其機銃弾自發。此足以當千兵之敵。誠守隘之竒具也。

神武火櫃

其製或鉄或木或磁造備數千具遇警安在要地之關或以一人傳火或賊入犯經過其傳神銃千里蛇神機針神權彈一發自應數十里之遥若寇虜犯在套內任百萬之衆無一生歸矣

神武默機火箱

其製用堅板作箱一个若大小任意施爲箱盖鑿二孔以通法針盖傍開六孔以通香氣箱底用禦火之物油漆堅固底傍設六孔以引三元弹等砲造此數百具遇警設伏于賊虜必由之路一遇其機萬砲俱發虜馬傷斃無遺神法也

地煞銃 名爲噴地一把連

此砲用生鉄鑄成七十二個相聯結隔爲一層或三層大則每砲內藏千餘弾中砲內藏數百弾隨砲安伏火匣及火槽。遇賊設于要路虜寇卒至擊動其機可滅賊數十萬之衆也。

右天墜砲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墜於賊巢震響如雷黑夜令賊自亂內有火塊數十燒賊營寨必不能救

右地雷以生鉄鑄成實藥斗許。檀木砧砧在底砧內空心裝藥線一條擇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數十里埋地雷于坑中。內用小竹筒通藥線掩覆如舊機關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從下震起火焰冲天鉄塊如飛蝗着人卽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荔枝砲

烟硝一斤。黄四兩。杉木灰四兩。瓦匠造土砲如荔枝形。碗大空腹。容二合藥。留荳大眼。厚四分。燒作瓦砲。將前藥為細末。漫漫磨入砲內。約有九分。以竹一節釘入竹中空處。入藥信。外以紙糊之。如遇敵人。點火從上擲下。砲响瓦破。可擊賊也。

風塵砲

用壙子石灰。羅過。桑柴燒。火炒半炷香。用大口小底瓶數千。底艾蕉一窽。安紙砲在內。藥信從底窽中出。將石灰實藥瓶內。生牛皮固瓶口。則取下風放之。砲响瓶破。灰揚迷目。攻勝之一法也。

紙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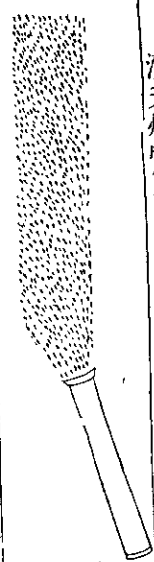
用鷄子殼裝前荔枝藥。滿外以紙糊。晒干再糊。以厚三分為度。

翼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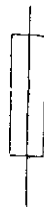
用五寸圍竹一根。長一丈五尺。根上安鎗。如人手形。五股側擬長四寸。稍上安鋼三面。縛徑二寸。用竹一筩長一尺。即裝火鎗藥。離鏃一尺。縛住藥信。合總能上攻下。用大竹作發起勢。如奔馬透壁之力。

其製用木作兩盒一盖一底盖内作兩个木界尺量盒大小底内亦如之又用真正火石二片安在底邊又用煉熟鉄成兩輪安在盒内仍用神權神針亦安在輪内設伏要地待賊經過一踹其機鉄輪打及火石。火引着火藥烟弹亂發敵衆無迯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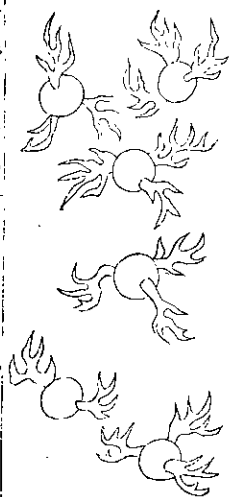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碗一處約賊舟相近以火入粗碗再俟賊更近以碗平放在藥桶内盖了俟兩舟相逼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碰動碗内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差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竹二寸布箍用硝黃砒霜班毛剛子硇沙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煙煤石灰牛蘭草草烏水蓼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沙玉田沙沙壽槊鎗筆頭順風燃火則流淚噴涕閉氣禁口守戰俱用。

火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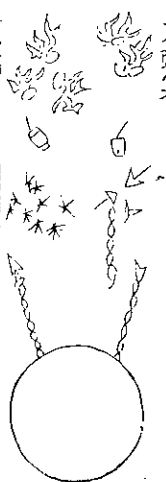
竹筒穿藥線式

包式

用地鼠紙筒砲各安藥線每五個排爲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篾横束合洒火藥松脂硫黄毒烟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俻以油塗搽另于頭上開口以下竹筒藥線自竹筒穿入之

火妖

紙薄拳大內蕩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柄油黄蠟然火抛打烟熘蒺藜戳脚利水戰守城俯擊短戰

飛天噴筒

硝磺樟腦松脂雄黄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併藥送下泥裝　遇用藥線於之下火藥一錢下餅一筒用送入推緊噴之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從桅帆上如膠粘見帆燃此極妙之具也

大蜂窠

範大砲紙糊百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鼠頭帶火磁沙炒毒鉄蒺藜糞汁毒炒包松脂硫黄毒人髮角骨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妙

放鳥銃法 戚總兵製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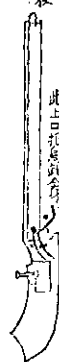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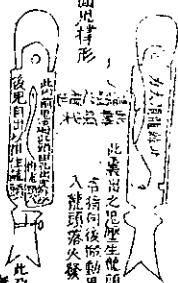
夫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可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毎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搠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搠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銃架后尾人面㕘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銃響

鳥銃之中准在于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于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還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熕一錢四分 柳灰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熕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椿得絕細爲妙秘法先將硝黃炭各研爲末照數兊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桕木杵椿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毎一桕椿可萬杵若椿乾再加水一碗又椿以細爲度椿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荳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多椿數萬杵之工大都如製墨相類若添水椿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爲妙但燃過仍有黑星白點及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椿之如式方止

鳥銃分形之圖

凡造鳥銃之法後門有螺絲轉者此銃腹長放過後內常作濕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搠杖展水布一方蘸水入洗之如鉛子在內或尅火門等項取開後門絲轉以便修整最爲易便

賽熕銃

夫行營之內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狼機又太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曰賽熕銃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鉛子尤勝佛狼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熕其速卽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甚妙

送子形

此用鉄作送子　鉉形

下口圓形送鉛子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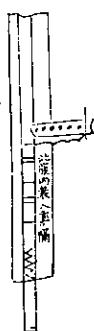
一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觔鉛子藥粗腹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卽如此平臥地下隨其遠近加墊頭高並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項長而鉛子合口故也

連子銃

夫連子銃銃鎗雖皆繁巧放時多誤難以屢中無虞聊亦載之以備兵家之一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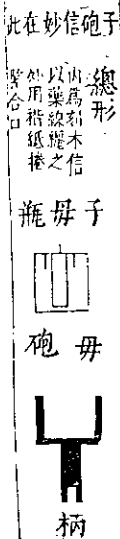
連子銃式

銃如鳥銃但藥盡處用一乳上安一鉄筒入鉛子數枚門定口一个銃放去一个子又落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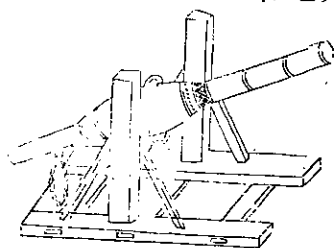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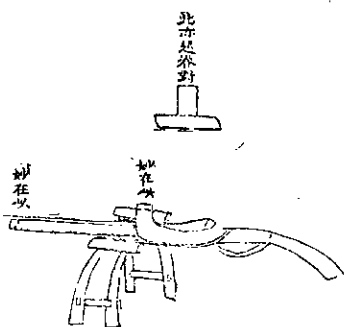
銃內裝藥式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即以厚楷紙錢一个中穿藥線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一个藥入築實又間以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鉄管而止

子母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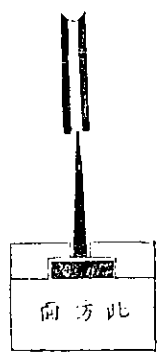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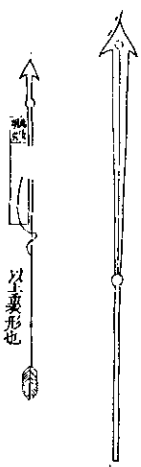
此用驚管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于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勢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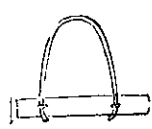
裝放子母砲法

此砲用木信雕成螺絲轉形為渠以藥線隨渠纏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楷紙信外捲緊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入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搖搖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務入到底瓶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即點毋砲線打去若瓶線點早毋線太長則瓶不出口而響矣若點瓶線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凡颪而賊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為妙

佛狼機

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名也。非銃名也。每位約重二百斤。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低昂。可以左右。乃城上所用之具。守營門之具也。

佛狼機式

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妙處要母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弁搏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閂者佳。其妙處在今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荷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今法止用鉛子。預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

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為精器也。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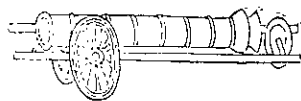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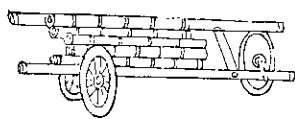
肯綮全係于線眼。眼正則出直。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槊以每个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劄[illegible][illegible]羽長而高。稍筒須用碶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

箭頭式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安長而利爲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一窩蜂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然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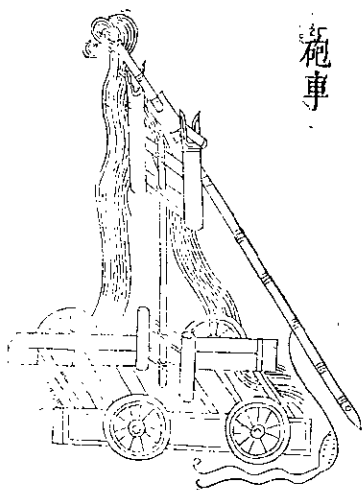
止傷一人。此器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狼機並稱矣。但佛狼機器重難帶。此器輕於鳥銃。以皮條綴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駕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樁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

太神銃滾車轅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横檔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盖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寸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車耳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净鉄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

兵録　閔　卷之十四　五一九

滅虜砲車式

此器運以滾車打放郊垧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總一斤勢如巨雷良爲奇法

用車匣一具長一尺八寸濶七寸厚俱稱之每砲一位長二尺用净鉄九十五斤箍五道唇口二寸三分每道箍一寸五分一車三砲合三百斤極其便利

砲車

兵録　閔　卷之十四

右砲車大木爲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羅匡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右单稍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鉄葉後長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梲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扇梲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一丈上會梲一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會梲一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一寸濶五寸厚三分軸一長七尺徑一尺𣓚頭木二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三分稍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鵰頭一長二尺五寸濶七寸厚三分极竿二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一寸鐵雙鵰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二斤鉄束二毎个重七兩圍七寸狠牙釘十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濶六寸繫索六長五丈毎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長四丈用麻四斤凢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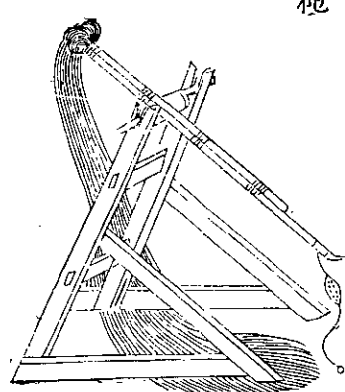
右雙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後觜栗頭至上扇梲二尺七寸上扇梲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梲二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上扇梲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梲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會梲二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鑿孔二圓四寸徑一寸鹿耳四夾軸端長一丈一寸濶五寸厚三分𣓚頭木二長八尺徑七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五寸厚三寸稍二長三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鵰頭木一長二尺五寸濶八寸厚三分搗項一長五尺五寸极竿一長二丈四尺徑六寸鉄鵰尾二長一尺二寸毎條重二斤半鉄束四毎个重七兩圍七寸狠牙釘十六紘子二長二丈五尺毎條十二子用蔴三斤皮窩一長八寸濶六寸小如鞋底様繫索二十五長五丈毎條用凡二斤半拽索五十長五丈毎條用蔴五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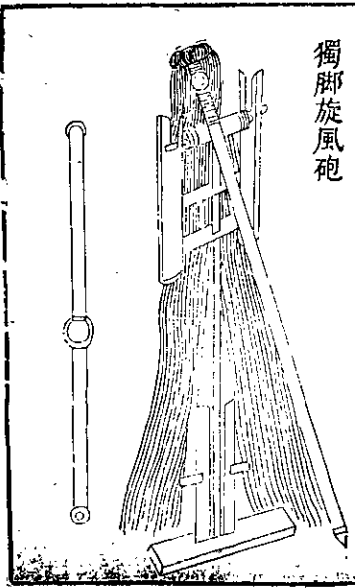
凡一砲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鷂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具設于馬面及甕城內。

右五稍砲用脚柱四長一丈二尺徑一尺二寸仰斜出三寸從觜栗頭至上扇桄二尺寸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軸一長九尺五寸徑一尺二寸鹿耳四夾軸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分卷頭木二長九尺方一尺八寸敘方闊四尺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寸厚三寸梢三長一丈五寸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鵶頭一長四尺闊八寸厚四寸鵶項一長五尺七寸極竿二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鐵束四每个重八兩圈匕狼牙釘十六絃子二長一丈十二寸皮窩二長一尺八寸緊索四十五條拽索八十條

凡一砲百五十七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砲守具設於大城門左右。擊攻城頭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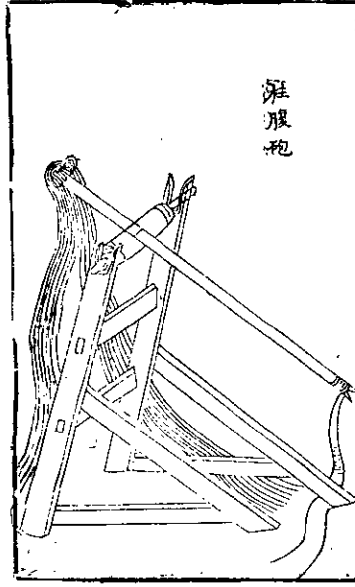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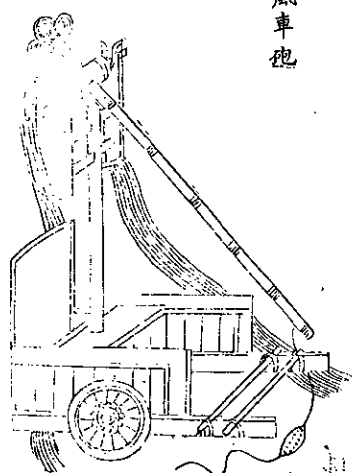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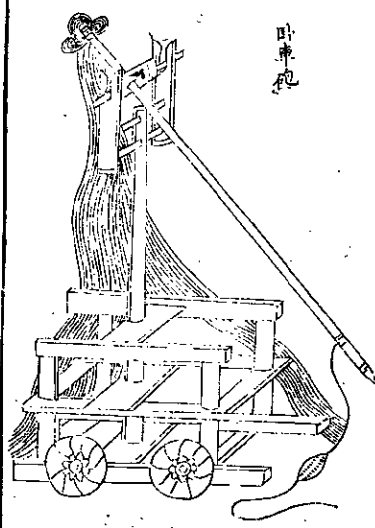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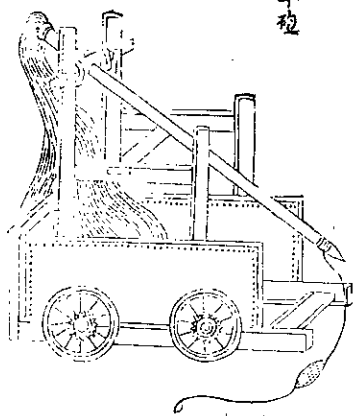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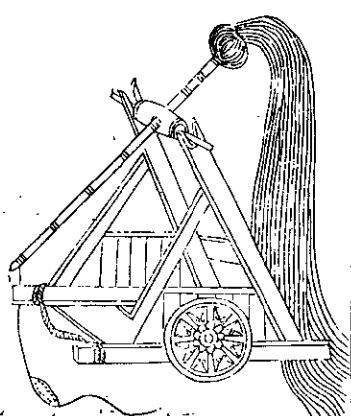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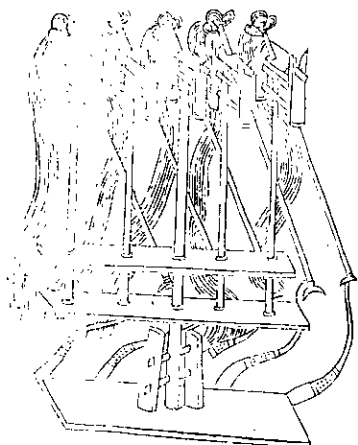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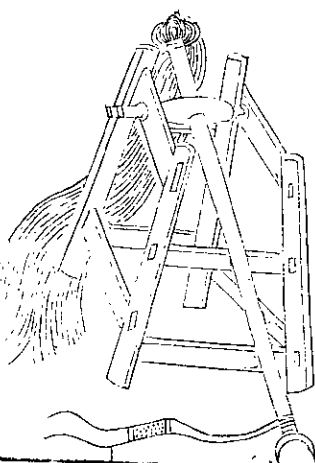
七稍砲

右七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腐栗頭至上扇桄三尺七寸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會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會桄二長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軸一長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徑一尺二寸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丈二寸濶五寸厚三分罨頭木二長九尺五寸目方一尺用轉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濶五寸厚三分稍四長二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鴟頭一長四尺濶八寸厚四寸鵝項一長五尺七寸极竿三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七寸八分鐵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條重三斤鐵束四每个重八兩圍七寸狠牙釘十六。絃子二各長二丈八尺十二寸用麻三斤皮窩一長一尺二寸濶一尺繫索五十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拽索二百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一百斤。

右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鐵葉後長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枕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上會枕二長八尺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會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軸一長七尺徑一尺卷頭木三長七尺徑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三寸稍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䳒頭木一長二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寸扱竿一長二丈三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鐵雙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二斤鐵束二每个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八。絃子二長二十五尺十二子用條皮一斤八兩皮窩一長八寸闊六寸繫索六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右獨脚旋風砲用大柱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埋五尺別置夾柱木二次木二長八尺五寸闊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上下腰槃木二長四尺五寸闊一尺厚五寸軸一長四尺五寸徑八寸兩頭用鐵裹拘鐵束二每个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八。弦子一長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兩皮郊月二每个重十兩稍一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徑二寸八分䳒頭一長一尺五寸闊七寸厚三寸鐵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一斤半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如鞋底樣皮用八兩拽索四條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繫索六條長四丈每條用麻四兩凡一砲五十人拽一人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於城上戰棚左右。

手破敵近則用之、砲竿一長八尺蝎尾一長四寸鐵環一。皮窩一方二寸半繫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兵鏡
臥車砲
旋風車砲
兵鏡
行車砲
行車砲

臥砲

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行師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单稍虎蹲尤便于師行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使其行伍不整若燔芻粮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毬火鷂等器以放之

隨砲動用

長木十二條（長一丈徑三寸）木杠四條簽頭木十二條大斧三具界索滑椽四十條拐頭柱十八條皮簾八片皮索十條散子木二百五十根救火大桶二个鐵鈎十八个大木擋二个界扎索十條水灑二个拒馬二个麻搭四具小水桶二隻唧筒四个土布袋十五條界

椽帶十條鍬三具毡一領钁三具火索十條

右隨砲預備用以盖覆及防火箭

火攻條畧

一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合人謀参三才而後行不得妄用當戒一也

一除攻夷破虜之外不可漫焉嘗試當戒二也

一遇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都邑閭巷輻輳之處前後無路用火攻之不但失忠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矣當戒三也

一茂林在前水澤在後進無所去退無所奔巳當未

整軍陣未齊凡遇此地用火攻之不但不能取勝他人且恐焚及于巳當戒四也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及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據地險欠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援脫民命玉石雜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謂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六也

一萌甲方長鱗蟲始蟄赤地焚燒傷生甚夥喪德莫甚當戒七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

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擬事當戒八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置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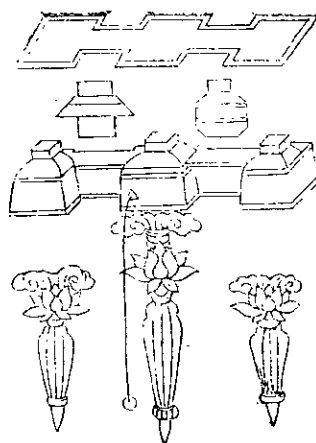
總之火攻者雲飛鳥疾鬼神莫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莫窮其妙其機括神權不能盡述製度輕重豈敢浪傳但在智者因變而妙用之耳

兵鏡卷之十四終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邑鄭 俊秀民父 較正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絶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决沙囊而斬龍沮。

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彊。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絶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决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横濶一寸八分縱濶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濶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濶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濶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轉爲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黒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濟水附

凡軍行遇津渡泛溢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無舍濟則無舟太公對周武王以飛橋轆轤越溝塹飛江天艎濟大水而不顯制度無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無患故韓信以木罌渡河而虜魏王豹鄧訓以繾葦置筏而擊胡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圖之于后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則渡盖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絶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洑險惡者及蛟鼉水怪之屬兵師濟渡須皆先得鄉導問狀預爲防慮

凡將渡先於岸上四面陣列仍令乘高遠望以候騎探之防遮之掩襲然後分隊旋濟

凡濟必先戰隊既登岸勒爲方陣亦令人乘高遠望如前法

凡簰筏謂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毁折爲筏浮渡并束草芻亦可用之

凡遇溝澗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組索推置水中使前後積聚相挽可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繩横絶水面約澌須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遇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濶狹以軍中車用鐵索相維横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勢水稍淺諸軍可渡

蒲筏式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爲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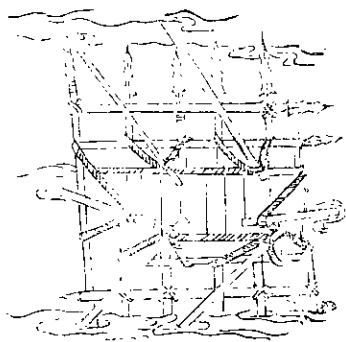
飛絙者募善游水士或使人腋挾浮水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於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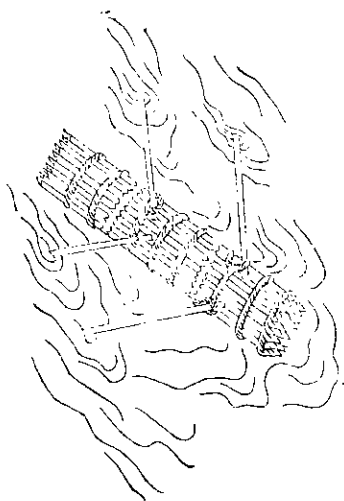
浮囊式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緊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皮船式

皮船者用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更穩。

木罌式

木罌者。縛甕缶以爲筏。甕缶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鈎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或作板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械筏式

械筏者。以槍十條爲束。一束力勝一人。以五千條爲一筏。槍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横縛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繫二大絙。屬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環貫之。施繩聯着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絙爲約。免漂溺之患。

戰船說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爲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爲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櫓輕便爲上。以金鼓旗幡爲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鬬艦走舸海鶻。其潛襲則有

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爲其用利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旗旗前點閉鼓則進旗立閉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爲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亦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前亞不舉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於浦泥廣設旌旗帆檣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遊艇

無女牆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拍竿者施于大艦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拍竿並高

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遏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艦名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舴艋等各有差軍下至荊門陳將以艦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戰船近以拍竿碎陳十餘艦遂奪江路

蒙衝

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窓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以乘人之不備也

樓船

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上樹幡幟開弩窓矛穴外施氈革禦火置砲車擂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於用然不可不備以張形勢也

走舸

船舷上立女牆棹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之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鬭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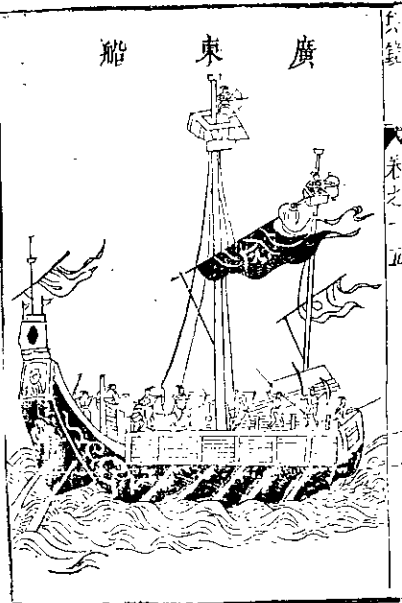
船舷上設女牆可蔽半身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豎牙旗金鼓晉謀伐吳詔王濬修戰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鷁首怪獸以懼江神

海鶻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以前古制其說甚詳圖式不載今按籌海重編近

時廣福浙互船式圖繪于後

廣東船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過之蓋廣船乃鐵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不敢與廣船相冲但廣船難調不如福船為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鉄力木修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廣東大戰艦用火器於浪漕中起伏蕩漾未必能中賊即使中矣亦無幾何但可假此以褫敵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發楨佛郎機是惟不中中則無船不碎一也以火毬之類于船頭相遇之時從高擲下火發而賊舟即焚二也大福船亦然廣船用鐵力木造船之費加倍福船而其耐久亦過之蓋福船俱松杉木鰍虫易食常要澆洗過八九汛後難堪風濤矣廣船木堅鰍虫縱食之亦難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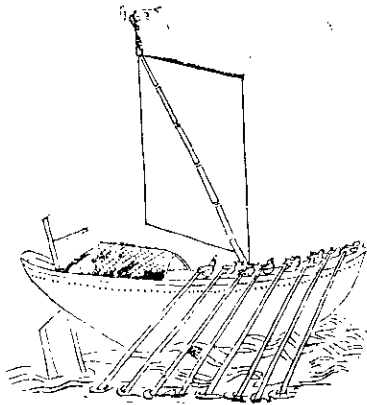
大福船

右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潤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于上其傍皆護板護以茅竹堅立如垣其帆桅二道中爲四層最下一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乃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中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椗繫以棕纜下椗起椗皆於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沉之而敵又難於仰攻誠海戰之利器也但能行于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船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鬭船力而不鬭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喫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裡海沿淺而行則福船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戚總兵所制海滄船即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鬬不可勝之

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於冲犁哨船冬船便於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於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至福建備矣但近時板薄釘稀欲船之堅須加工料可也

又制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内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門亦有。其製底尖面濶。首尾一様。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濶約一丈。長約四丈。末有小官艙。艙面兩傍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邊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竪桅。用布帆。槳斜向後。准作偏柁。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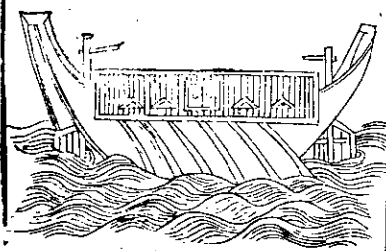
艟𦪇船。改蒼山船制。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用之。登舟其功倍于陸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爲哉。

蒼山船

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兼用。風順則揚帆。風息則盪櫓。其櫓設于船之兩傍腰半以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方櫓之未用也。以板閘于跳上。常露跳頭于外。其制以板隔為二層。下層鎮之以石。上一層為戰場。中一層穴梯而下。卧榻在焉。其張帆下碇。皆在戰場之處。船之兩傍俱俻以粉。盖卑臨于廣福船。而濶于沙船者也。用之冲敵。頗便而捷。温州人呼為蒼山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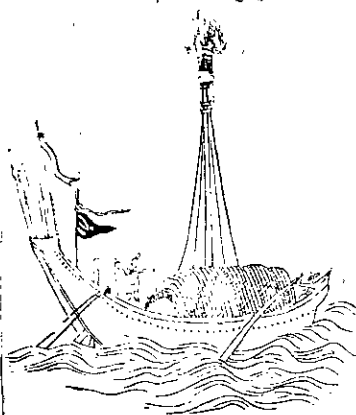
八槳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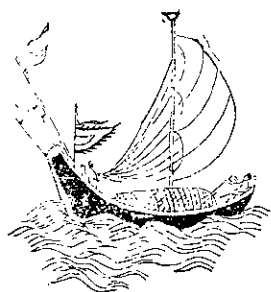
八槳船但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今閩廣淛直皆有之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壅蔽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如飛其傍皆茅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窗可出銃箭窗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冲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邦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矣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沙船能調戧鬪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北洋淺南洋深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耳北洋有滚塗浪福船蒼山船底尖最畏此浪沙船邦不畏此北洋可拋鉄猫南洋水深惟可下木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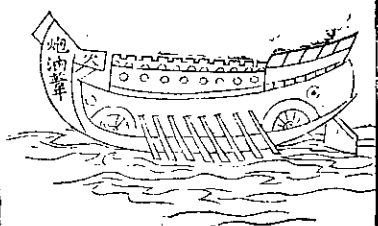
水戰非鄉兵所慣乃沙民所宜蓋沙民生長海濵習知水性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在直隸太倉崇明嘉定有之但沙船僅可于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若欲出赴馬蹟陳錢等山必須用福船及廣東烏尾等船也

漁船

漁船於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爲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烏銃布帆輕捷無墊没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是以近年頼之取勝擒賊焉

網梭船

此船定海臨觀象山一帶沿海地方俱有之其形如梭樣竹桅布帆僅可容二人冲風冒浪專入大洋抵下八山取殼菜紫菜打魚之利舟至山麓二三人以舟舁置灘塗避風潮若欲西歸仍舁舟下水不能禦敵但可爲哨探之用乃魚船之至小者也

飛輪架海舟

製用楠木作船不出三千料之樣長七丈二尺濶一丈六尺四寸兩傍前後兩輪輪外遮板使人不見大槳六枝人在內操駕首尾一大孔風狂浪高即并二舟爲一用大堅木拴入孔中儼然一舟固不可解海戰惟大船勝小多船勝少單以示衆連以示大兩得之矣

套船子母輪舟船

製用飛輪舟外將杉木造一套舟只有前船頭裝以蘆葦油草兩傍幇板腹內空虛凡淌淺洋峻島之間藉以護衛亦免擊觸之患若順風衝打即放火釘賊之舟我舟棄外套而還亦甚便利

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于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小者亦百五十斤其法之烈也雖木石銅錫犯罔不碎觸罔不焦其違之迅也雖奔雷掣電勢莫之疾神莫之追盖島夷之長技也其法沠入中國中國因用之以馭夷狄諸凡火攻之具砲箭鎗毬無以加諸其成造也嘉靖之四年其裁革也嘉靖之

十三年數年之間未及一試而莫知其功用之大也其制底尖面濶兩傍列楫數十其行如飛而無傾覆之患風無順逆皷枻而行一日可數百里也

昔日海戰之船大小制度不同今當兼用如艨艟衝此船之大者也如直道露撓此船之中者也又如艅艎海鰍此船之小者也以船之大者爲中軍座船而當其冲以船之中者爲左右翼而分其陣以船之小者繞出于前後兩旁之間隨船器械各須犀利完足但海寇所恃全在于銃吾亦以銃爲應中軍大船仍用佛郎機大銃數架兩翼中船亦用銅將軍大銃數十架其小船亦載鳥銃鉛筒數十架各船編定字號晝則麾旗夜則振鼓爲節迭出更進則彼此衆寡勞佚之勢不同未有不殲渠魁者也然閩廣浙直船制各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於海勢之不同也廣東船制兩旁設架便於搖櫓福建船制其旁如垣其篷用捲便於使風浙直船制平底布帆便於盪槳此船制之異也所由然者福建海水最深各信地俱近外洋一望無際縱有海島如浮漚之着水耳故有風時多無風時少順則使風逆則戗風此福船所由製也廣東自出五虎門上及大鵬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

礁或斷或續聯絡於外商船來往多從裏海且風氣和柔全仗搖櫓此廣船所由製也浙直海水深處固多淺處時有近岸平沙或數十里潮長水深尋丈潮退僅可尺許故叭喇唬沙船專事盪槳此浙直之船所由製也若易地則風水不同其制亦當少異推此而山東以北危磯暗沙往往有之船制又不可執此例彼矣然欲攻大敵於外洋非福船不可蓋福船之制其艙旁垣墻即古之樓船巨艦其重底堅牢即今之過洋與使琉球船式也故諸省船制惟福建為工蓋大都海上之戰不過以大壓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此中國之長技也故論戰則陸戰難水戰易然論兵則陸兵易水兵難而海將尤難者風濤難狎此善水戰者之難其人也

兵船束伍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扳招一名上斗一名椗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

第一甲佛郎機甲長專管佛郎機賊近管放火磚烟罐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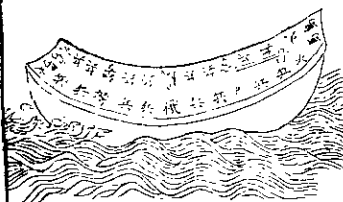
第二甲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攻打

第三甲標鎗雜藝甲長于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發鈴刀石藥等項

第四甲同

第五甲火器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放火箭

今以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艟艚船一隻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為一營立一領兵官分左右前後中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俱用黑布以白布做一大台字在旗上各照方色製一號帶其旗長一丈八尺濶十二幅號帶長二丈五尺前紅後黑左藍右白中黃其每甲長小旗一面方正二尺俱照號帶方色每船五方色旗一副前營俱紅邊後營俱黑邊左營俱藍邊右營俱白邊中軍俱黃邊

平時立船閱視圖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向而立。如遇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閘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每船器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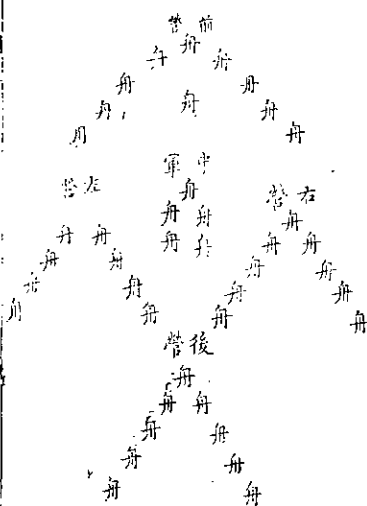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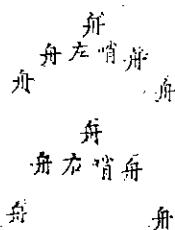
大發熕一座　大佛郎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門　煙礶一百箇

弩箭五百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箇　鉤鐮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礶一百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椗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
扳船索一條　繚後手索二根
椗繳四根　繚椗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盖　花碗八十箇
鐵鍬四把　鐵鏵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
小鼓四面　大桅旗一頂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擦索
燈籠十盞　木梆鐵鈴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簑笠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各兵自備蓑衣箬笠一副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隨船大小增減

以上擺船之說。大都海濤湧港。有灣曲澗狹。當風隱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廻水者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常州水操

一明日操習。隔夜把總官。先擡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示兵知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喇叭一遍。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二遍喇叭。各兵食飯。第三遍喇叭。各官捕帶兵先登岸赴水寨擺立照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闊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闊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船者。以小船摘甲長每甲摘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之畧。

一水操。或風濤潮汐。不能操演。亦于陸地習之。時或

逼賊登山。亦可捨舟步戰也。

一發船隔日。先用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某日該備齎米水數目。限時查點。欠者綑打罰工食。凡中軍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各官旗到齊聽發放。俱照常時操練規矩。各官捕回本船。亦照一體發放。中軍船擂鼓。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傍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䑸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與前把總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治。或因船漏。風水不便。覈實免罪。

遇夜洋行

一各船以燈火為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為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二盞。各梔一盞。右營大小梔。各二盞平列。後營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銃。䑸船到將近。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䑸喇叭。各船依序。隨䑸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夜暮以朦朧為期。中軍船發擂三通。起更。各船齊擊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銅一次。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頭遠覷。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即便鳴鑼。各船齊備。倘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椗。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銃。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割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但加鳥銃手二名。遇敵即便對敵。

一各營如有急務。中軍船五方高竪燈五盞。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二盞。前梔上加二盞。

水攻條畧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各兵夫等。風汛時月。不許偷安。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者。已起椗而方來者。俱係畏避。即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天勢聲響。大聲吶喊。奮勇勠殺。其退縮後至者。其捕盜舵工遇淺者。其拔招繚手使風不正賊船旁邊擦過者

如巳使風逼賊船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船復走者
俱論斬其捕盜各甲長挨報其兵不用心者其兵
斬首甲長止於綑打
一敵人慮我追戰故遺棄什物敢有務拾不追賊者
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我船打敗賊舟一隻其餘船不行分投追打別賊
且相攢爭撈首級致賊走逃者其各獲首級俱贖
先打者其餘船捕盜綑打一百割耳其一船已遇
賊舟未即打敗餘船援應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照派定武藝將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一驗火

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閉乾燥避火之處鎗刀器
械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磨不如法扣罰工
食甲長連坐
一各船火藥須要收蔵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
細倘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
下不然擲而或滅就未滅賊可反手擲來正當發
時反爲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射去高則不可救低則
易救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遇
桶則恐滚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以
鐵鍬執炭火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者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弱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准
一用鷄鴨卵擲于賊船上或用滑泥潑之亦可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向船上擲之
一每船分口石大搖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
分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與賊舟對用船舵繳上用茅竹劈開包裹繳上以

防敵人夜竊違令舵手綑打
一警報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茅竹一段討長一
二丈縛在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舵
手割耳示衆
一泊船山島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
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禀明
方許取水違令拿治
一巡哨遇警即登信地山上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
見就行開帆望火前進聯近烽堠即時按放傳報
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踪跡親報領哨官以

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悮事罪坐該營哨官員若哨船不遍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上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瞭遠致失傳報悮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斬首。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進而卻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卻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不鼓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

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也擲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於淮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逃而遺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齣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刼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謹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將盡不可貪程須防今夜安泊之處恐無收泊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脫點便收澳若高登回避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一 初二 十三 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 初四 十五 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 初六 十七 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 初八 十九 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 初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丑未長 辰戌平

二十五 二十六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七 二十八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九 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丑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未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末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汛潮小而遲。
朝生為潮夕生為汐隨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地下之申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雞腸　三七發甲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徹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別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以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有風雨。
一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一凡風單日起則單日止雙日起則雙日止。
一凡風早起晚和明日須防大風。
一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必雨。最難得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風後雨易晴。

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身肚雨白肚風。
一海豬亂起主大風。
一夜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
聲斷風雨。
一蝦籠張得鯽魚主風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回頭望
下水則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
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

楝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俗云三月三九月九無事莫至水
邊走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
百二十日之内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内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内
十一月忌冬至風。
臘月二十三四。忌掃塵風。

兵鏡卷之十五終

兵鏡卷之十六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族吳騰蛟雲將父 較正

軍需　盛文琳

嘗觀今日急切之務，莫有過於軍需矣。何也？方其募調之始，必家給而戶贍之，而後徐議其所遣，則其費不可勝言也。及既募既調之後，又必果其腹，餙其旅，而後所經之地無侵害，所駐之地無脫巾，則其費又不可勝言也。從古富強兩策，強因於富，富爲基，夫強。未有國瘠而兵強者。竊以今天下籌之，地非不廣也，賦非不饒也。然大司農之束手告匱，曰移，曰借者，幾十年於茲矣。此事闕，移之彼事；彼事闕，又將移之何事？事日積而移之地窮。此歲窘，借之來歲；來歲窘，又將借之何歲？歲遞往而借之日窮。長此安之乎？建酋不當中國一大郡，一旦竊發，輒將疲於戰，士困於糧，設曠日老師，何以待之乎？天下幅幀既廣，澄夷者九，一隅之寇，已爾萬一伺釁蠢動，處處爲奸，其奚以禦乎？頃者羣臣請發內帑，給發固不如所請，設遂如所請，而帑之積有盡，餉之出無窮，不慮抱薪而救火乎？征民，民盡；征商，商盡。而且鬻爵耶，則賞不爲德；贖罪耶，則法不爲威。嗟夫！世有管商，寧使國計至此耶？今夫藩祿日增，工役煩興，芻餉日重，敢謂肉食之謀盡鄙。然就耳目所知，固多所可與者。官不能實，常員矣，乃更爲加員，造廨置屬，不足糜財乎？俊造非不多矣，又更爲加額，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任籍不虞壅閼乎？紈袴之將，疲癃之卒，不當休而易之精銳乎？遊民奸僧，誑惑裝斂，珠玉錦繡，不當撤而佐軍興乎？凡此皆愚所未解也。苟不得如管商其人者，請兵食以救一時之急，講鹽屯以垂永賴之規，崇節嗇以塞利孔之漏。愚恐今之憂不在建州耳。

州郡儲粮　屬軍需　陶望齡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況兵荒之際，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愚熟思之，行輒効，利甚渥者，則無逾乎常平、義倉兩端矣。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遏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贏，是官握利權而民受利實者也。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即常平倉也。義倉者，於口租之外，復出義租，各貯於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

里之貧人貧人易得其惠是薄取於其所有餘而厚賑之於其所不足者也嘉靖間嘗行之矣大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則溝澮不寖恃然通川大河在數里之外而枯槔之於溝澮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而實相濟州郡之倉川河也瀦多而溉溥里社之倉溝澮也利近而捄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今請於常平所入其源有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上額旌之百石以上若中額旌之十石以上者下額旌之其入一也編氓入粟得補掾史掾史入粟得免考試罪人贖鍰悉

用粟視罪之重輕以定粟之多寡不得代以銀錢有司當亦維罰穀之刱意而公庾是歸其入二也又每歲出公家之帑增糴千石費有漸而纍無窮其入三也歉時穀貴則出以貸民熟時穀賤則入以貯廩至於大祲則賑之而不責其償唯是貴出賤入舊出新入不必毋出而子人也期其平而已矣如是行之不過三四年而在在有不饒者乎而又倣義倉之制每鄉立社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穀有差多至於數石少至於一勺皆可望廩而輸所謂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

遇凶札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其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於家也蓋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豈多則糴以泄輕而農不傷遇災多則散以廣惠而歲不病策今者實無善於此矣願天下有救荒之法猶貴有救荒之人非循良之令尹則不行有循良之令尹而轉屬胥吏之手則利入侵漁而澤不下究徒不能行故在牧民者惻吸敄之赤子而施發必親懲積弊之吏胥而剔釐必核庶幾乎有濟也

屯衛屯田 備軍需 徐常吉

大今日邊方之屯不可不舉而內地之屯則有不容

不議者蓋邊方之軍既欸其出力以捍虜而又欸其出力以自給其勢實難若內地之軍既無鋒鏑之憂而又優遊坐食以糜縣官之費 國家亦惡用此冗食輩為也哉

太祖制凡有軍衛處所皆有屯田以使之自食其力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雖江南北浙東西財賦所自出亦皆有之然內地屯法每軍給田五十畝其田多四出不等一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亦有不盡種者屯軍旗甲不辨荒墾並索全糧人之情孰肯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十畝之利

而補五十畝之稅者此所以軍多逃亡田多隱沒而屯政所以不行也今欲行屯政必先召佃其次則在於蠲逋其次則在於薄征蓋召佃而不蠲逋則有佃而莫之或應蠲逋而不薄征則有佃而無以自給先年嘗命御史查清屯田將衛所等官逋負悉行蠲免又發內帑銀五萬於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等處墾田此實惠民足國之政不可不舉行也誠能舉而行之則內地可墾而邊方亦可足食矣故曰內地之屯不可不議者此也

國初各衛皆行屯田軍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

屯種每軍授田五十畝稅糧二十四石半以自給半以給城操之軍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裡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粮者矣若欲一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之先儘現在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富豪有餘之田如宋時役田之制但萬萬不可擾民也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其怠荒者罰有差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粮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裡衛分必皆可行所省倉軍之粮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

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也

西北屯田 屬軍需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空壤最多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造予而問曰恐茲役之不易就也與之孰與無與便予應之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何也西北故稱沃土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

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
可使萑葦之場盡爲庾廩其利一
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
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
逢者利相徙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
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
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
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
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
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因而戶虛自水田墾而人卒

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
史遷導漳於鄴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
水馬援引流於洮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
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
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秄跳靡煩東南之時不與
也濱海青徐有溉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
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
益固聞命矣第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
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多直則內帑匱勸民
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

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
民之騷也予曰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計歲
月而督之吾敢謂不如子之所慮也然晁錯之議實
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爵者民
之所甚歆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
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安行郡
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具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
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田千畝者爵何墾者
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
而爲之差大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

今以田成說而官之利遷得官者必争赴此矣又爲
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
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
民得以力與財贖罪又必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邊將
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
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
争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
以其半之入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召民
怨功相萬也客曰洪武宣德間令北直隸地方聽民
開墾新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然後來遂致權勢侵

占之擾不能無弊則柰何余曰此井田之法可興也其法須遣廉毅之吏各督一方畫爲井田之局募民開墾投報編册除希爵贖罪外無力者計畝授以工食月有課歲有稽收穫之初不遽起科待二十年之後則區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君民有數表裡有界縱權勢不得而奪之矣此萬世無弊之利也

九邊屯田 屬軍需　徐常吉

國初時屯政鹽法兵防並舉不廢而三邊之餉無匱也自弘治間葉淇請變鹽法而邊兵始有枵腹待哺之患正德間馮清奏改折色而邊方始有米珠草桂之謠則今日屯政所不容不講者也然亦有難於卒行者蓋屯政鹽法兵防三者相爲表裡異時鹽法舉行每鹽一引令商人輸邊粟二斗五升以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故邊境之上地無不墾人無不耕不惟軍皆爲農而農亦爲軍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鹽法既廢邊方單弱軍之在伍出操乘塞且有不暇而何暇[illegible]及於屯種乎異時邊防整飭烽火不警故軍士得以其力勤於耕耨而禾稼被野亦無抄掠之虞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邊防既弛虜騎時警飛鏑一鳴城門晝閉其得俊游隴田自食其力乎異時屯政舉行上有優恤之令下無侵占之虞歲時屢豊米粟充溢此屯政所以得行也今屯政既廢或侵占於豪右之家或拋荒於逃亡之卒黄茅白葦一望無際雖欲清還軍戸已無籍可據雖欲召彼流亡已無人應募其可以復祖宗之故乎此屯田所以難卒行也建議者以爲不設防以護之不重勸以來之雖議屯無益故欲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爲捍禦此一說也又謂倣周人之田畯命官秦人之力耕命晉漢之孝悌力田唐之給牛假種以鼓舞邊民使樂於趨事此亦一說也又謂宜復祖宗流徙之法凡富民害衆者贓吏情重者武職犯徒者率令徙邊夫富民贓吏則有家武職則有官是皆有所係恋而不逃且其子孫滅獲之多又可助力而能耕此又一說也是在司國計者加之意耳

太平第一策 屬軍需　吳擿謙

恭陳太平第一策以足兵食以固邊防以隆萬世治安事何謂太平第一策西北屯田之政是也按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

政之有裨軍需也尚矣顧是策也可以足食亦可足兵可以餉邊亦可安邊蓋不獨塩政所由以廢興而其所關於千百年九邊虜防者甚大也寧區區目前近利之足云顧北虜之毒為中國害自古記之兵革不能屈其威長城不能限其入和親不能結其好金繒不能厭其欲而臣獨謂屯政為千百年制虜之長策者何其說在易之師卦地中有水何以取象於師此即古人晝野而井寓兵於農意也蓋虜之敢於狂逞者所恃驍騎為長技耳惟古井田地中之水常溢胡騎安由陸騁[illegible]戰國道廢偏小終趙之世降虜不

受虜患而李牧得稱北邊良將者恃有此也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西北萬里悉成平原虜騎自此長驅遂世為中國大害史稱白登之圍五胡雲擾之變回紇吐蕃之害不可勝紀至北韃南庄尤有不忍言者皆自費井田始今天下可復井田乎不能矣顧屯田之法井田之遺意猶存與師卦容民畜衆之意相合然欲令各邊各屯其田而於經界之說烏可畧而不講試於九邊地方可屯之處大脩屯政不論田之公私與夫地之高下倣做方里而井之制或數百畝或數千畝相地形寬窄遠近風土水旱相宜深濬溝渠高築圩埂溝渠蓄水以備旱圩埂防水以備潦地勢可一井則一井可二三井四五井則二三井四五井屯不可屯者聽即有山岡砂磧難以溝埂則二三里相間挑挖品字溝塹以限之不然宜樹者多植榆柳棗栗之類總使我收地之利以養軍民不使戎馬橫行我之彊土而已故先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又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隨其近邊田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備邊塞之蔽於以限虜人之馳騎於以為官軍之伏地真確論也誠循此力行之

不十餘年遍九邊皆金湯皆膏沃不惟可省歲輓之儲且可省防守之兵半移為屯兵半移為戰兵虜患未有不息者所云九邊之井勝萬里之城者此也顧難臣者曰談事易任事難成事尤難屯田水利之議講求者非一日矣卒未見行間一舉行卒未奏効何獨今而易之况邊腹田土不為將官勢要巳物則為軍丁百姓恒產將公為之屯抑令自為屯耶噫臣亟慮及此也獨不聞通變盡利神化宜民之說乎世之屯田者僅指清屯開荒而言不知一以清屯為事則難乎巨室之有力者誰則與之一以開荒為事則難

乎孤弱之無力者誰則應之君臣之屯田乃活法法也總不過借墾田之名行井田之法假田工之力嚴溝洫之制正惟將官勢要有世業者責以行之而將民疲軍不强以所不堪正惟軍丁百姓有恒業者責以行之而磬㡳窶夫不强以所不欲即有荒蕪應墾地土亦惟多方召募任民之便不願屯者聽或黍或稻惟上所宜只責以經界分明而不緊取必於水田此於民情既不甚拂矧井田之法分之雖有溝塗封殖四者之名總之惟盡力溝洫一言盡之有如曠野平原[illegible]令甲乙名業之中左右各浚一溝為界中留一

埂可行為塗歲歲掘溝取土加于塗之上則為封土厚溝深樹以榆柳梨棗等木以衛之并資其利則為植其實一而已矣又隨其各田土之廣狹多寡以為井并隨其村落以為黨而不責以九人共井之制其有所經畫此之東界即彼之西界甲之南界即乙之北界彷彿通力合作之義其於工為甚省如之何其民不樂于從也又有難臣者曰方今邊軍嗷嗷待哺無異涸轍之鮒而必欲行此屯田以濟之是何異決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困耶臣慮又正及此也獨不聞七年病求三年艾之說乎苟不早為綢繆計而徒欲取資于帑藏竊恐帑藏有盡而邊需無窮其何能繼此屯田之說為今日所當亟講者無已臣猶有說邊境屯田以餉軍禦虜也其道有三為之倡力耕之議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如此而塞下官軍未有不嚮應者內地墾田以興利阜民也其道亦有三為之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寬贖罪之條如此而內地軍民亦未有不樂赴者總之鼓舞來衆之道勝也然使行之不以其漸則有欲速不達之患故在北必先之豐潤等縣在南必先之鳳泗等處以肇其端任之不得其人則又不免負山徵倈之虞故當責之督

撫大臣必擇其真心體國忘私忘家者任之以責其成其行之之法又在慎揀縣令之廉幹有為者信賞必罰久任超遷以期功之必效不然者更調降斥有差總之又在內外一心無掣肘紛紜不相牽制不分人我見以共襄大事即今山東滕縣溝渠樹藝之蹟固自在也滕自古稱褊小滕可屯也詎不可屯先臣王崇古所建市賞議原為暫餌犬羊修我邊備實政而旋可報罷非為專恃市賞弛邊備即可以弭虜之謂也往者不可諫而今日內治之當修者無如屯田一策矣況屯田鹽法相為表裡屯政既舉粟價自平即

國初每引二斗五升之值。不可復見。自是粒米狼戾
亦可漸復弘治每引三錢之舊矣。計歲課九十余萬
引。歲兵省銀十萬有奇。萬商之困極復甦。鹽法之救
極復興者。固在此一舉。昔禹抑洪水八年。胼胝疏鑿
其大要總在盡力溝洫一語。今沿邊沿海溝渠之制
既環寧直可限虜騎于漠外。即可遏諸水行于地中。
黃河更無復衝突崩決之患。其歲省導河夫銀。修河
米銀。又不知以幾十萬計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
爲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故臣曰屯田爲太平第
一策也。

屯田十政

一西北稱土平曠。宜營田。患在所轄鷄鵝魚麗聚城
中。資私役以妨屯。若諭所司善撫屯卒。毋擾以征
徭。毋擅役他作。而人得以服力農。農暇肄武。此古
寓兵于農意也。其政一。

一在易坎爲水。爲溝瀆。溝以行水。去害備澇。瀆以停
水。鍾利備暵。即今西北間多旱陸。衍沃如一。營而
某圩可溝。可瀆。何利何害。畀隸田使者籍奏。疆理
所在。因勢利導。旱澇有備。而營田得勢。因勢得險。
蓋原隰皆可堅壁。而丘甸皆可淸野。不亦善乎。其
政二。

一趙營平策虜易以計破。留屯要害。待其敝卒破先
零。近若嘉靖間李承勳巡遼。于故興水縣地立大
營三。且耕且戰。以絕寇路。故欲屯田苦虜攻掠。必
須阻山築墻。建臺守望。庶可爲永久計也。其政三。

一烽燧偶息。鎧艾無資。四顧榛萊。罄室枵腹。何恃而
備單耜。其比偶乎。請貸以牛具渠種。若國初之廣
屯遼陽。徵牛朝鮮。酬以布絹。分給屯軍。屯有資而
喪糧半中均給矣。其政四。

一在昔魏晉置典農。而中都足食。開洨穎而河汴委
儲。腹宜屯。則邊可知。況頃謀臣如甬。必有衆祇任
峻柱當陽其人。患不任耳。誠設官專督。歲課虛實
而賞賚之。則子粒自多。而屯益修矣。其政五。

一漢置都護。塞內外護羌尉。侯覇等屯田殖穀。無制
羌胡。今邊幅員千里。鎮將如護軍者。不知凡幾。有
事蒞戰。無事護耕。若洪永間十三守城。十七屯種
大要分軍立屯。分屯成營。不必若前代于軍伍外
分兵置司。而事可舉也。其政六。

一南北屯同。而事異。南屯一二年可成。北屯非遲數
載不底績。畜艾烏可不早。況東邊今日半客兵。計

屯所獲升斗不可以代鍾釜乎若魏祖與諸將議
僉以急務在盡敵韓浩獨急田租乃大興屯贍軍
其政七
一五才十過五危四誠具在韜鈐要以兵戰無上策
而歸之地利人和和生於富足足而恩洽氣倍守
固戰克天順中葉盛屯宣府墾田廣穀多以其羸
築城堡易戰馬馬騰士飽兵精強可用其政八
一凡天下事無纖鉅貴有終始屯之始在規畫在綜
理而終在寬租租寬而佃軍[illegible]苦雜稅雁戶永免
佃臨在嚴限限嚴而收丁悉[illegible]伍因藉抽

屯在均戍戍均而蒐狩囮寓簡練休息亦鼓舞赫
在專責責專而十羊可汰九牧一瓢詎濫百輿其
政九
一周禮三農曰山農澤農平地農今邊兵四集山澤
平地盡可界畫墾藝而又令其各隨便宜樹桑棗
柿栗以備歉若
高皇帝命秦晉二藩凡邊地屯種樹藝五月報屯養
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夫以廟廈精神流注部
屋咨茹罔懈 ▪ 家法宜遵其政十

軍需條畧

一邊警日熾軍需爲急彝[illegible]啟無非剜肉醫瘡耳
爲今日拯溺救焚計莫如亟發內帑藏富於君不
如藏富於民天下其外府也竭內帑以衛外府外
府無恙而竭者有時乎盈故當鑒瓊林大盈之轍
而不惜一發屢發誠便計也
一君與臣同休戚國與家共傾夷平日食君之祿享
民之奉業已酬育衿之苦矣當此告匱之秋忍坐
視而弗救乎崇墉比也何如奠社稷美輪奐也何
如壯金湯列隹冶豢梨園也何如購將士當亦鑒
造物之忌盈裔盜之無及而少輸以裨廟堂之不

足實自固之策也
一足軍需須清積弊如一饋餉也而侵牟幾何一鍪
甲也而侵牟幾何一器械也而侵牟幾何層累而
上轉屬而下弊積如山而胥吏其奸之藪也獨不
思此何等時候而尚欲多藏厚亡乎正宜上下相
體貧富融通他人不能剔其弊而人自爲剔諸凡
大竊小竊之蠹在在耙蔬不唯可以培元氣挽世
運而軍需之所出亦多矣
一軍需欲足則冗耗務汰今貂璫飽噬而未有已也
籍不能無冗員員不能無冗屬冗屬之打多以例

納誰非取償于民之膏脂而未有已也椽吏皂役計一公門朝所入者不下千百誰非取給于民之骨髓而未有已也由類而推一切陶汰未必無補於國計云

一則壞成賦任土作貢今寺宇僧寮何在無之不可爲稜租地乎木偶之香火日增而　明聖之幅員日减爲今日計從前毋論姑禁其後焉可也

一神明無像而釋氏強爲之像叢林如市法座如雲甚至一像微費不貲而鐘簴巨器動費千金銅鉛之梲闡法之利所自出也愚昏惑于因果且樂輸之而不知膏脂之浚也多矣自今宜爲之禁像與鐘篪踰數寸以上者治其越制之罪可乎

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外示有餘之形而内坐不足之實如官府無積而技巧滋民家無積而文采飾以貴當爲榮侈以糜濫爲充盈若是而不已則上鈎其君下搆于民天下始脊脊空虚而日虞不足矣愚謂財出一孔者國無敵出二孔者國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事出四孔者國必亡是以君子養其源必守其孔養其源者百姓和事業叙田野辟也守其孔者除去一切奢靡淫巧之習也

一承平日久遂致五臟成痲四肢都痿故各各只顧眼前如燕處堂如魚遊釜獨不思倘遇有事父母妻子可能團圓春秋墳墓可能無恙房樑屋舍可能安堵朋友親戚可能往來洲塲田地可能收割堆金積玉可能袖藏農工商賈可能安業婦人女子可能偷生公子王孫可能尊大府史胥徒可能攢錢聚監生員可能詩書武弁官軍可能吃米上人羽士可能誦經扮戲吃酒可能下咽做官的可能快活褻暱的可能平穩林下的可能高譚濶論山人的可能飲酒賦詩好色的可能歌童舞女倉賊的可能黃金白銀到不如意回想是遲曲突徙薪今尤未晚寧爲太平之狗莫作亂離之人倘有左袒之心同奮楙戈之志臥薪嘗膽乞各顧其身家破釜沉舟共藉平乎賊寇有技藝者各呈技藝之奇有謀畫者各求謀畫之善有家財者畧輸家財之一或自學習兵法或速出來效用或輸田産府縣或勸親戚路人賣子鬻女尤有見時馬亂兵荒那認得你而上面官長尤當憂民憂國政簡刑清各各悚念事尚可爲吾輩書生敢不淬激

兵鏡卷之十六終

兵鏡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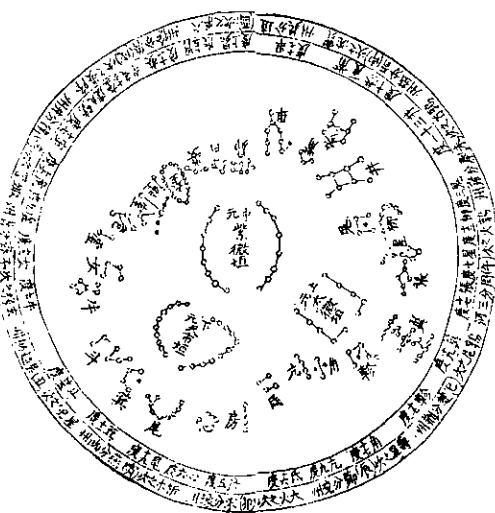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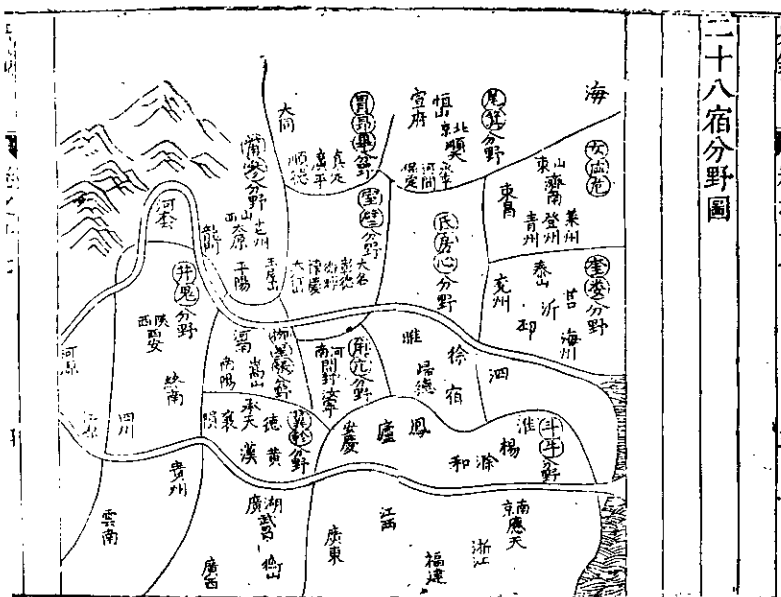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吳鳴球玉宣父 編輯

同邑程廷允賓王父校正

渾天

天者至健至大之形，地者至靜至厚之質。天包地外，地上下皆天，地在天中也。天表裡有水，其圓如彈丸，而無端，其轉如車轂而不息。無極之氣充其中，太陰之虛因其體星也者，精淡于天體，生于地，列宿乃山川之精，日月本陰陽之氣。萬物不可勝窮，萬象不可勝計。度紀其廣，三百六十五度少強，天運循環五十一萬三千餘里。列宿乃半見而半隱，緯星乃或順而或逆，日有發斂之殊，月有遲疾之異，分道環乎帶天體之紘，黃道勢斜，爲日月之軌。

天文圖

星有大小明闇者三色，其最大者紅，次者黑，最小者黃。

星宿四時晝夜運轉無定形而有定位，攷諸圖象不同，猶擬一說以備便覽。其三垣可定南北，而二十八宿則反觀逆布，勿泥方位而視之可也。

七政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寔盛而常盈爲君父夫兄中國之應有遲疾發歛南北之形春行西陸在陸南謂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日周乎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于朔而有食由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陽曆則虧西南而圓於東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于東北食分之有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太陰

瀛州水精爲月分日所主爲夜稟日照以爲光其盈極則必缺爲陰后從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月青赤白黑表裡八行出入黄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于日道其食也必食于日沖食分少者由侵闇虚之徑淺食分多者由侵闇虚之徑深行陽曆食則東北初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再盈食既以正東西爲限由全沒于虛闇之所生

歲星

東方歲星司春爲貌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營室之清廟爲廟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播植百谷拖賞慶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上古百二十年而踰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積三百九十八日太強之數計行乎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當旺色如左角而大歲星不居常則人君失政于春

熒惑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係則順軌伏見于二十度之内外周天于二十月之表裡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爲妖邪爲童兒歌謠嬉戲在夏比心宿大星逆行則夏政乃失

鎮星

土在中央爲鎮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巳所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因南斗之

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工之徭無興師旅之衆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隱顯積三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強爲終率離次失位爲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常之論季夏比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而君德虧信

太白

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兑亢爲疏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

動衆以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詰暴慢修法制繕囹圄決小罪伏見于九度之間周天于一載之際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率終行五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定例失位降爲壯夫處于林麓之內秋比狠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戲義

辰星

辰星司冬位乎北方爲聽主智于日壬癸于卦坎位隸七星之負官爲廟分燕趙之雁門爲邑一主殺伐戰鬬一爲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謹關梁戒門閭而修

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爲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畢所在則有權智有爲之主失位則降爲婦人幽潛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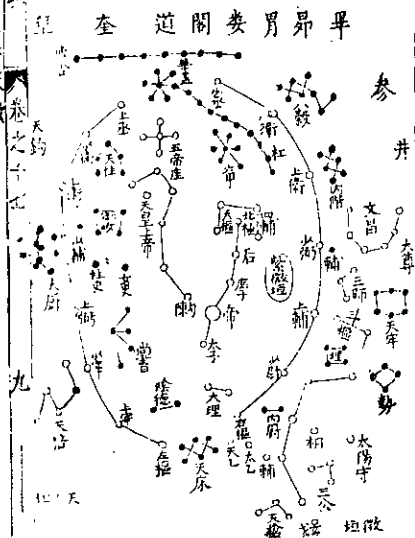
三垣

紫微中垣宮寢之所朝夕在焉

紫微圜圍皇極不移衛分乎樞丞宰輔弼之異極兼以后宮庶帝太之殊六甲所以出入省察而授農事四輔所以出度授政而佐萬機天皇執萬神之圖象勾陳爲太帝之正妃內助集議之所華盖覆蔽之儀傳舍賓客之繹館閣道游幸之旌旗天柱懸法于象魏御女乃侍帝之御柱史主紀過史臣之職女史主記禁婦人之微咨謀出納兮尚書之象施恩賑濟也陰德之爲大理主平刑而斷獄天牢主繩愆以禁非大帝升降之陛爲內階而主明堂天子休憩之所爲寢舍而曰天床天廚主盛饌之事內厨主飲食之常天乙治十二將而司戰鬬太乙使十六神而知凶荒豊儉須占八谷桑蚕必察扶筐斗象帝車出號令而斡旋萬化輔爲丞相主燮理而佐斗平章三公位尚

幾而宜德化三師爲模範而和陰陽總領百司兮天相集計六府者文昌衆主兵馬僕御鈎爲服飾鑾輿天理貴人之獄勢爲內侍刑餘天槍天子武備天棓天子先驅太陽守爲大臣將相設武備主戒不虞

紫微垣圖

畢昴胃婁閣道　奎

步天歌

中垣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三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乙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衞一十五東蕃左樞連上宰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衞少衞八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西蕃右樞次少尉上輔少輔四相視上衞少衞七少丞以次却向前門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黃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并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星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天床六星左樞在內廚二星右廚對文昌斗上半月形稀踈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師天槍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杓下玄戈一點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瑤陽淡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爲樞星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紫宮之次北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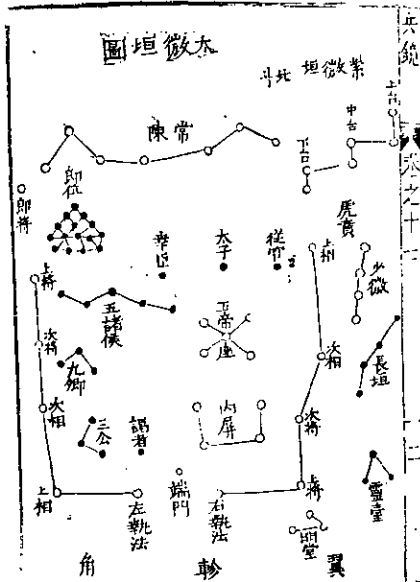
考

紫微垣十五星東蕃八星西蕃七星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內其紐星天之樞也　四輔四星抱北極樞星　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陳口中　勾陳六星在五帝內座下　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　天柱五星在華蓋杠傍近東垣北　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　女史一星在柱史北　御女四星在勾陳東北　尚書五星在女史東南維　大理二星在宮內垣門之左近陰德　陰德二星在尚書之西南　六甲六星在華蓋杠左傍蓋七星杠九星在帝

座上。天乙一星在閶闔門外右樞之南。太乙一星在天乙南。傳舍九星在華蓋上。內階六星在文昌之北。天厨六星在少弼東。天床六星在閶闔之前。內厨二星在北極垣外西南角。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輔一星輔于開陽之旁。天理四星在斗魁中。相一星在北斗第五星旁。太陽守一星在天相西。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　三公三星在北斗柄西。三師三星在斗魁第一星西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牢六星在文昌斗魁之前。太尊一星在中台北。八穀八星在內階前　天棓五星在女床東北。天槍三星在北杓東。玄戈一星在北斗杓端

太微上垣朝庭之所日臨之

太微天庭爲衡主平其星爲執法上次將相之職其間有東西左右端門之稱蕃蔽帝庭而剌舉者爲內屏輔弼天子之政治者爲九卿五諸侯內侍天子而不之國五帝座各隨方色而施其行太子帝儲幸臣侍太子而爲親愛從官侍側謁者賛賓客以辨域情

位爲守衛之司亦元士尚書之象三公郎內朝之列爲燮理輔弼之臣宿衛之武官爲郎將侍衛之武士爲虎賁宿衛虎賁設強毅太微之北號常陳。

歌

上垣天庭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烏天公。三黑九卿公背旁。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座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位虎賁居左右。常陳郎將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面星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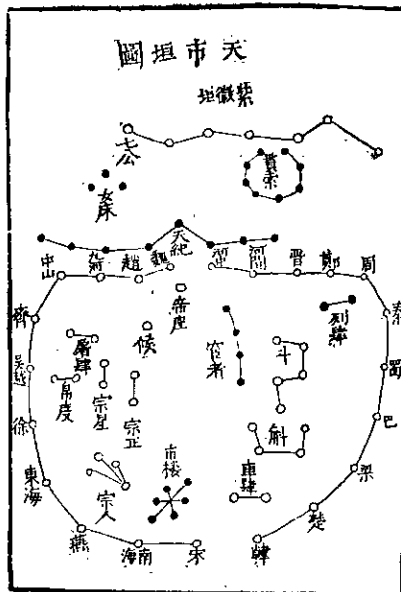
考

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帝座五星。在垣內西藩中。屏四星。在五帝座南。近右執法。幸臣一星。在帝座東北。太子一星。在幸臣西。帝座北。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謁者一星。在左執法之東北。三公三星。在謁者東北。九卿三星。在三公北。諸侯五星。在九卿之西北。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虎賁一星。在垣外下台南。上相之西北。常陳七星在郎位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明堂三星。在垣外西南陬。靈臺三星。在西垣外。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垣外。南北列。長垣四星。在少微南。西北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

天市下垣明堂之所歲館之

天市爲國都交易之市。車肆爲百貨貿易之肆。帝座天庭也。神農之所居。宦者近臣也。君側之所侍。市樓乃市府制令之司。居肆主屠宰庖饌之事。宗正宗族之官也。以司宗室。候星輔弼之臣也。以主伺候。宗星乃疏近之宗。支宗人餘裔之享祀。主度量買賣者爲帛度。貨金玉珠璣者爲列肆。斛主度量分銖斗爲平量之事。

天市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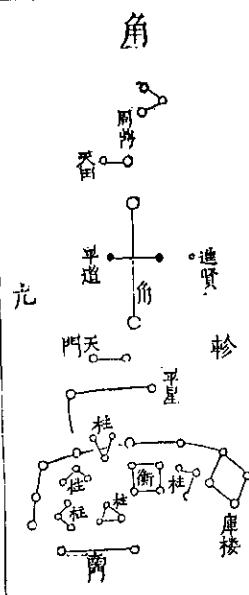
歌

下垣一宮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黃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芒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橫着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座還依織女旁。三垣之象[illegible]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此[illegible]吟。

考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　車肆二星。在南門之內右旁。　市樓六星。在天市門內東旁。　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　宗人四星。在宗正東。　宗星二星。在候星東北。　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　屠肆二星。在帛度西北。　列肆二星。在斛星西北。　斗五星。在宦者西南。　斛四星。在市樓北斗南。　帝座一星。在候星西北。　候一星。在帝座東南。　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南。　貫索九星。在七公前。　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橫貫索上。　天紀九星。在貫索東。　女床三星。在天紀北。

二十八宿

角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又左角主刑。右角主兵度十二度一十二分。其中爲黃道。自軫十度外。末氐一度內。于辰爲辰。于分爲鄭。于野爲兗。賦壽星鄭兗。角之與亢。自武牢之汴潁。東抵壽域。濱河濟逾淮源。南及弋陽。五月在亢。昏中。西十一月在軫旦中。東八月爲太陽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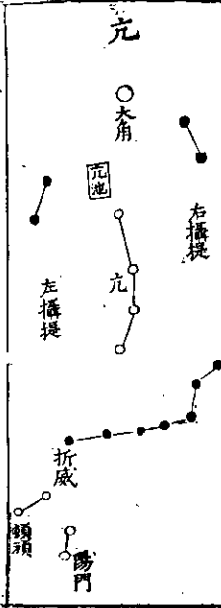
歌

兩星南北正直看。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

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考

平道二星。在兩角間。主道路。　進賢一星。在平道西。主薦舉人荐賢士。　天田二星在右角北。主畿內封域。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北。主朝聘待賓客之所。　平二星。在天門東南。庫樓北。主平獄訟。　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主流亡。　庫樓十星在角南。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為兵車之府。一曰天庫。柱與衡皆主陳兵。　南門二星。在庫樓南。主守兵

亢主天子內朝。總攝奏事。斷訟理獄錄功。又主疾疫。

度九度二十分外三尺為黃道。余見角宿下。

四星卻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亢池六星角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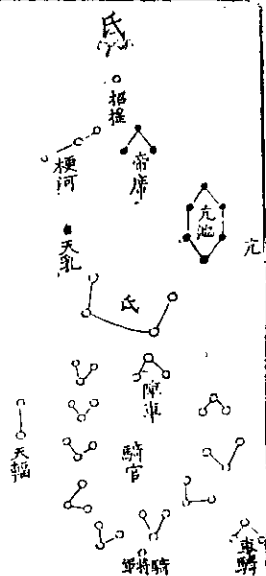
考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人君之象。　攝提六星。夾輔大帝大臣之象。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考囚情察詐偽。　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察囚情偽。　陽門二星。在樓東北。主邊塞險要。

氐[illegible]度二十六度外四尺為黃道。初氐一

度外。末尾三度內。于辰為郊。于分為宋。于野為豫州。賦氐房心宿大火宋豫隣齊魯分。襄邑小黃之亳。壽當歸德。盡曹單宿之邳徐。于六月在房心之昏中。十二月為旦中。九月為太陽躔次。

氐

歌

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立陣旁。將軍陣裏鎮威霜。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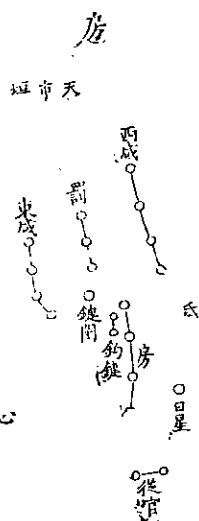
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　亢池六星在亢北。主水道。　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天子宴樂之所。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兵胡夷之象。　梗河三星在大角北。為戟鉞之星。主誅伐又主胡兵。　陣車三星在氐南。革車之象。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主布列行陣。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宿衛之士。　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騎將也。　天輻兩星在房西。主鑾輿。

房主為明堂布政之宮。又為天駟。主車駕。度五度六十分中為黄道。餘見氐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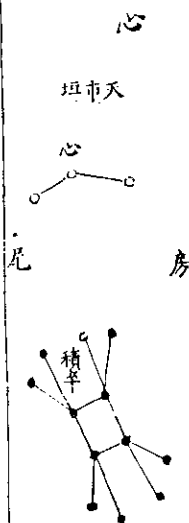
房

歌

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黄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旁。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為日。從官兩星日下出。

考

鈎鈐二星在房東。天子之心腹喉舌。　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鑰司腹心喉舌。　罰三星在二咸間。主受金贖罪。　二咸各四星在房星北。七政之道也。為帝側之屏。表障后宮。防姦私。　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　從官兩星在房西南。主天子巫

心主爲明堂又爲天王正位度六度五十分內二尺爲黃道餘見氐宿下

歌

三星中央色最深下頭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星下是

考

積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一曰衛士所以守衛明堂掃除不祥

尾主后妃之府亦主君臣又主八風主水度一十九度一十分內十二尺爲黃道自初尾三度外木斗四度內于辰爲寅于分爲燕于野爲幽州賦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濱渤碣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之保定終薊北之所窮七月在建昏中酉正月爲旦中十月爲太陽躔次

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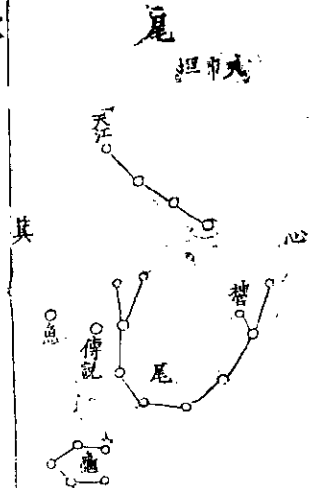
歌

九星如鉤蒼龍尾下頭五黑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尾東一箇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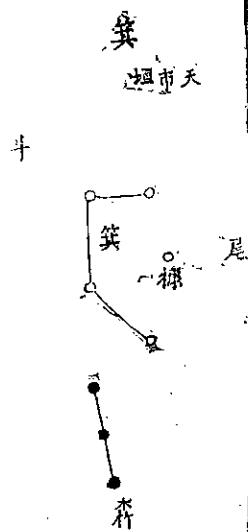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　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王宮巫祈祀　魚一星在說東河中主陰雨　龜五星在尾南漢中主贊神明吉凶　神宮一星在尾第二星旁天子解衣內室

箕主爲嬪御又主八風又主口舌又主蠻夷度十一度四十分內六尺爲黃道余見尾宿下

歌

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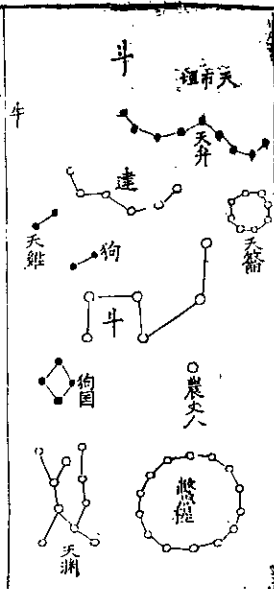
考

杵星在箕南木官也舂杵之用。糠一星在箕口前。主簸揚給犬豕。

斗宿主天朝宰相。又主薦賢良而授爵祿。度二十五度二十分內一尺為黃道初斗四度外。末女初度內。于辰為丑。于分為吳越於野為揚州。賦斗中星紀吳越隸楊頁淮水南及瓊崖之雷萬濱彭蠡東逾兩浙之蘇杭。於八月在牛昏中酉。二月在建旦中酉。十一月為太陽纏次

歌

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鷄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鷄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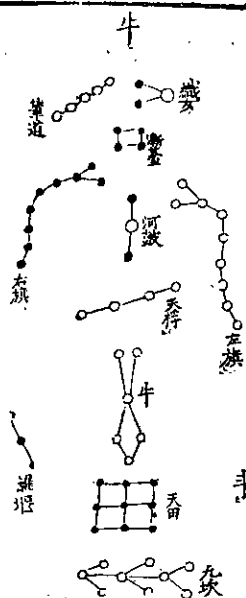
考

建六星在南斗北。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為天庫。中二星為天市上二星為旗鼓。斗建之間。三光之道。陰陽始終之門。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主市利商賈之事　天鷄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令以催耕。狗國四星。在斗魁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狗二星在斗魁前。主守禦。丈人一

星在南斗西南主稼穡 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開閉門戶 天淵十星在鱉東主灌漑 鱉十四星在斗南主水族

牛宿主道路關梁南越犧牲度七度二十分外七尺爲黃道餘見斗宿下

牛

織女
漸臺
輦道
河鼓
右旗
左旗
天桴
牛
羅堰
天田
九坎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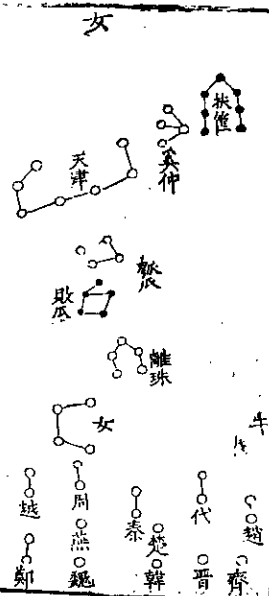
歌

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如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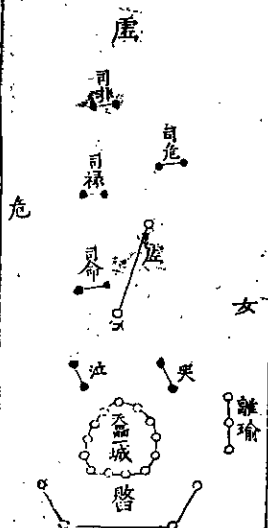
織女三星在河鼓北主瓜果絲綿珍寶足常向扶筐 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臨水之臺主晷漏律呂之事 輦道五星在織女東天子嬉遊之所 河鼓三星在天桴北主軍鼓中央大星大將軍也南星爲左將軍北星爲右將軍 二旗各九星列河鼓左右皆

天之旗鼓主設備知謀 天桴四星在河鼓南右旗端南北列主漏刻 羅堰三星在牛宿東主堤塘水源灌漑田疇 天田九星在牛東南天子畿內之田 九坎九星在天田南主水旱溝渠水泉

女宿主布帛裁制又主嫁娶度十一度三十五分初女二度外末危十三度內於辰爲子於分爲齊於野爲青州賦須女虛危玄枵齊青循岱岳北濟滄濵棣之悖德涉平陰東萊夷淄維之青登於九月在虛昏中西三月在牛旦中東十二月爲太陽纏次

歌

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

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
晉伸韓魏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
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鄭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
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
之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弹弓形兩
星入牛河中横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考

扶筐七黑星在東籓之外與天厨相對主蚕桑 奚
仲四星在天津西北天子之車正 天津九星在女
虛之北横河中天漢之河梁以度百神通四方 瓠
瓜五星在敗瓜東北 敗瓜五星在離珠北主掌瓜
果 離珠五星在女西北后宮之藏府夫人珮環之
飾女子之星也 十二國共十六星在牛女之南近
九坎分土而居列國象也

虛宿爲廟堂冢宰主理天下覆萬物主風雲又主死
喪哭泣之事亦爲祭祀祈禱度八度九十五分七
十五杪外六尺爲黄道餘見女宿下

歌

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泣
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圓圖十三星敗臼四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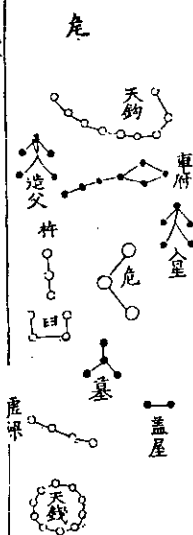
下横曰西三箇離瑜明。

考

司命二星在虛危北主死生。 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爵祿。 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喪亡。 司非二星。在司危北主譬過。 哭二星在虛南主死喪號泣。 泣二星在哭東危南主墳廬悲泣。 天壘十三星在哭泣星南主北夷包奴鬼方之屬。 瑠瑜三星在十二國東主婦人服飾。 敗臼四星在虛壁之南主司年災。

危宿為天府主宗廟祭祀之事又為禮堂主死喪哭泣度十五度四十分外七尺為黃道餘見女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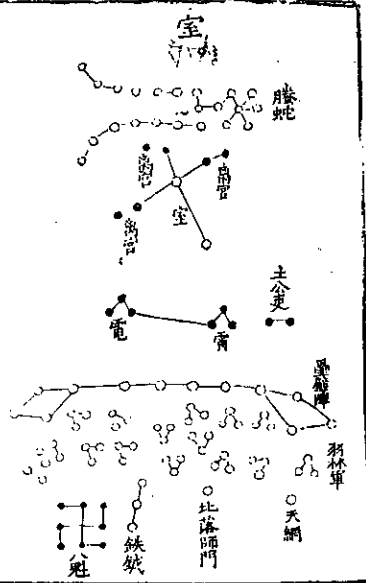
危
天鉤
車府
造父
杵
人星
危
臼
墳墓
虛梁
蓋屋
天錢

歌

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黒號人星人畔三四杵臼形人上七烏車府星府上天鉤九黃晶鉤下五鵶字造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下横墨傍兩星名蓋屋身着皂衣危下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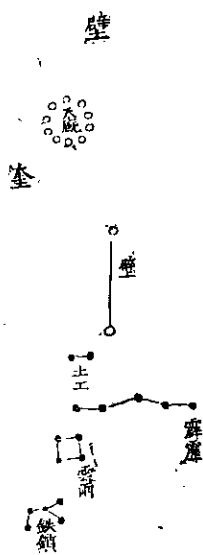
考

天鉤九星在造父西主輿服法式。 造父五星在傳舍南河中御馬之官一曰伯樂。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南首抵司非尾指天鉤主官車之府賓客之館。 人星五星在車府西南主萬民。 杵三星在人星東主給軍糧。 臼四星在人星東南主春臼之具。 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山陵死葬之事。 虛梁四星在危南園陵寢廟之所。 天錢十星在虛梁之南錢帛所聚。 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

室宿主宮室土功度十七度一十分外十三尺為黃道初危十三度外末奎三度內於辰為亥於分為衛於野為并州賦營室東壁之躔娵訾衛并之野自太行懷湘東抵大名之鄆濮起白馬衛澶北負河內之障鄣十月在危昏中東正月為太陽躔次

歌

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為群軍西四下多難論仔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鐵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旁兩黑土公吏螣蛇室上二十二。

考

螣蛇二十二星若蟠蛇之形在室北河中主水族之類。雷電六星在營室西南主興雷電動蟄虫。　土公吏二星在室南主設備司道。　壘壁陣十二星橫列室壁之南天軍之垣壘。　羽林軍四十五星散在壘陣之南守衛天子之宮。　北落一星在羽林軍西南天軍之門主候非常。　天綱一星在北落西南主武帳宮舍天子弋獵之所。　鐵鉞三星在羽林西主行誅罰。　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張禽獸之官。壁宿主文章圖府土工度八度六十分外十四尺為黃道。餘見室宿下。

歌

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着行雲雨之次曰四方壁上天廄十圓黃鈇鑕五星羽林旁土工兩黑壁

下藏

考

霹靂五星。在土工西南。主奮擊。　雲雨四星。在霹靂東南。　土工之星二。在壁南。主土工之官。　天廄十星。狀如天錢。在壁東北。天馬之廄也。主傳舍。　鈇鑕五星。在羽林天倉西南。斬芟之具。主刈芻餉牛馬。

奎宿主溝瀆兵戎。度十六度六十分。外十三尺爲黄道。初奎三度外。末胃四度。於辰爲戌。於分爲魯於野爲徐州。賦本婁降婁分野爲徐。循岱岳衆山之陽。道分淮泗。今沂海密之郡。居四皆衛於十

一月在壁昏中。東二月爲太陽躔次。

壁

奎

歌

奎

策

附路

王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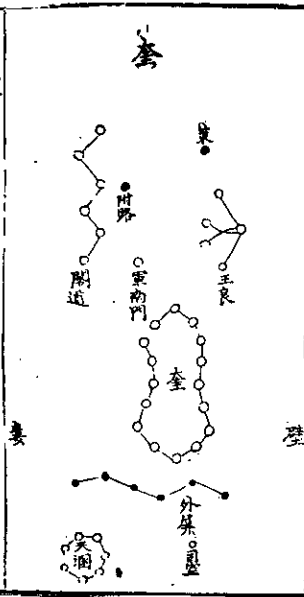
閣道

軍南門

奎

外屏

天溷

婁

屐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遶鞋生。外屏七烏奎下横。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旁明。五箇吐花王良星。王良近上一策明。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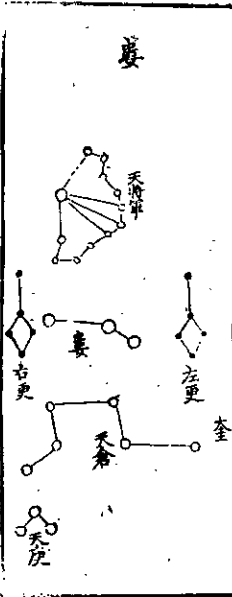
策一星。在王良北。主執天子之御。　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子遊別宮之路。　附路一星。在閣道傍。備閣道之敗缺。　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四星爲天駟。一星曰王良。主天馬。又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　軍南門一星。在奎東天將軍西南。主軍出入。　外屏七

星。在天溷東北。以蔽溷也。　天溷七星。在屏南。豢養之處。　土司空一星。在天溷南。主水土之事。

婁宿主天獄苑牧及興兵聚衆。度十一度六十分外九尺爲黄道。餘見奎宿下。

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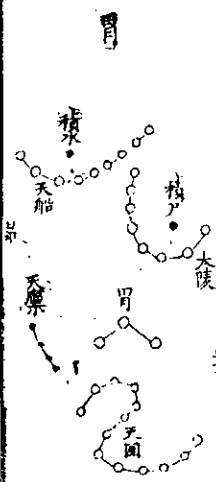
婁

歌

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婁上十一將軍侯

考

兩更左更五星在婁東。主山林藪澤之事。右更五星在婁西。主牧養牛馬之官。 天倉六星在婁南。主管倉庫。 天庾三星。在天倉東南。亦為積粟之星。場圃之所。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中央大星。天之大將。外十一星。吏士將兵。

胃宿主倉廩五穀。度十五度六十分外九尺為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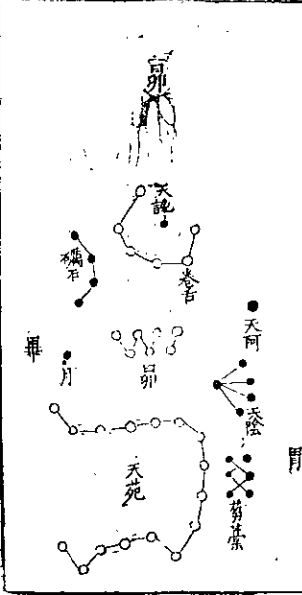
初胃四度外。末畢七度內。於辰為酉。於分為趙。於野為冀州。賦星胃昴畢大梁趙冀。自刑磁祈趙定深洛恩冀之真定。當漳古魏郡。鴈門雲中之北紀于十二月在婁昏中。東三月為大陽纏次。

歌

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大陵。陵北九箇天船星。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精。

考

天廩四星。在胃南。主蓄黍稷。以供享祀。 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御糧百庫之藏。 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 積尸一星。在大陵中。主死喪。 天船九星在大陵北河中。主濟渡。又主水旱。 積水一星。在天船中。主候水災。

昴宿主胡王喪獄。度十一度三十分外五尺為黃道

餘見胃宿下。

歌

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烏芻藁形。營南十六天苑形。河中六星名卷舌。舌中黒點天讒星。礪石舌旁斜四丁。

考

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主獄事。主口舌奏對。又爲旄頭。又爲白衣聚。又曰胡聚。胡星也。　卷舌六星在昴北河中。主樞機知佞讒。　天讒一星。在卷舌中。　天阿一星。在胃東昴西北。主察山林妖變。　月一星。在昴東大星西。主太陰。女主臣下之象。　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　芻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草供牛馬之食。　天苑十六星。如圈狀。在昴畢南。天子養禽獸之苑　礪石四星。在卷舌東。五車西。主磨礪鋒刃。

畢宿主弋獵邊兵。度十七度。左角爲黃道。餘見胃宿下

畢

歌

恰似丫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旁。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皂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黒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閒。旗下直建九斿連。斿下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脚邊。

考

附耳一星。附畢大星之下。次天高東南隅。主伺兕方之動靜。察奸謀以備外患。以爲胡夷之候。　五車五星。在畢東北。爲五帝車舍。主天子五兵。又主五穀。三柱九星。在五車中。一曰三泉。車之柱也。　天潢五

星在五車中天池也主渡神人通四方亦主關梁濟渡之處 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曰天淵水虫之囿也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街南爲華夏街北爲夷狄街北昴以西也街南畢以東也 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主關塞 天節八星在附耳南使臣之所持也 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中主藩屏王室 天高四星在諸王南參旗西北察戎之門 九州珠城九星在天節南主毀方俗之語 參旗九星在參西畢東天旗指揮遠近而從命者也 九斿九星在玉井西南天子之兵旗也所以導軍進退 天囷十三

星起天苑之南屈曲而横列養花果之處

觜宿主行軍葆菰度初度五分内八尺爲黄道初畢七度外末井九度内於辰爲申於分爲晉於野爲益州賦觜鎸參伐實沈晉益自能門以東而太行以西當雲中之南而洛邑之北正月在參昏中西八月爲旦中四月爲太陽躔次

觜

座旗
司恠
觜
畢

歌

三星相近作參蘂觜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恠曲立座旗邊四烏太近井鉞前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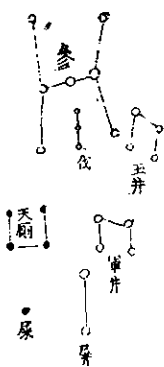
座旗九星在司恠西北主別尊卑君臣之位 司恠

四星在井鉞前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草木禽獸魚虫之類

參宿主殺伐度十一度一十分内三尺爲黄道餘見觜宿下

參

參
伐
玉井
天廁
軍井
屎
屏

歌

總是七星𥙷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厕臨。厕下一物天屎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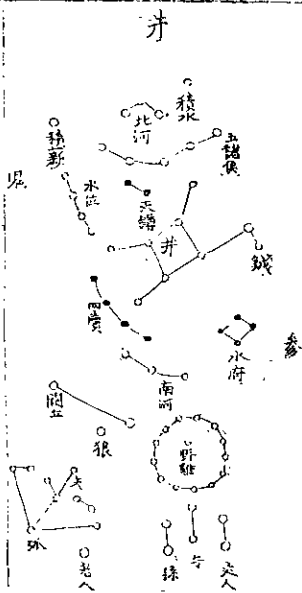
考

伐星三。居參腹。爲斬艾之事。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　玉井四星在參右足下。主水泉給厨。屏二星在玉井南。爲屏以障厠。主疾病。　軍井四星在玉井東南。軍中之井也。主給軍用。又主水旱。　天厠四星在屏星東。溷也。主疾病　天屎一星在厠南。主司吉凶。

井宿主水府。度三十三度三十分。中間爲黃道。初井九度外。末柳四度内。于辰爲未。于分爲秦。于野爲雍州。賦鶉首秦雍。井之與鬼東井當洛之西北。盡陝西西夏之邪。與鬼當洛之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二月在弧昏中西。五月爲太陽躔次。

井

積水　北河　諸侯　積薪　水位　天罇　井　鉞　四瀆　水府　南河　闕丘　狼　野雞　弧　矢　老人　孫　子　丈人　鬼　參

歌

八星横列河中靜。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罇三星井上頭。罇上横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覔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畔四星序。四瀆横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鷄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闕丘二星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横射頑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窮。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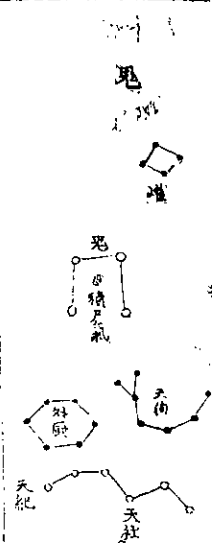
鉞一星附於井足前第一星邊去二寸。主司淫慾而行斬斷　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天之關門。主關梁

南河曰南界。北河曰北界。南界以限蠻夷。北界以限戎狄。天罇三星在井北。五諸侯南。主盛饘粥以給貧賤。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理陰陽。察得失。主扶顛持危。發奸摘伏。積水一星在北河西。主聚美水。以給天子酒官。積薪一星。在北河東。主聚薪以給享祀供庖厨。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鉞星下。主說隄防以備水。水位四星。在井東南。主水衡以洩淫溢。四瀆四星在東井南[illegible]轅之西。江淮河濟之精。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野鷄一星在軍市中。主知[illegible]變。伏姦虞。又曰野鷄大將。主屯營號令。警急設備。丈人二星在軍市南。國家之老臣。子二星在丈人東。孫二星在子星東。所以侍丈人而扶持之。闕丘二星在南河東。天子之象魏。天狼一星在南河東南。主殺掠。一曰夷將。主南夷。主盜賊。弧矢九星。在狼東南。天子之弧矢也。以備盜賊。狼爲奸寇。弧司其非。常注矢以向。老人一星在弧矢西南。曰南極老人。主壽考。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夜沒於丁。

鬼宿主祀祠死喪誅斬。度二度二十分內四尺爲黃

[illegible]見井宿下

鬼
爟
鬼
積尸氣
井
天狗
外厨
天紀
天社

歌

四星冊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星弧東倚。社東一星名天紀。

考

爟四星在軒轅尾西。亦曰熢爟。主烽火。備警急。天狗七星在狼北。鬼宿西南。橫河中。以守賊也。天社六星在弧東南。社神也。外厨六星在柳南。祭祀宴享之厨。天紀一星在外厨南。主知禽獸齒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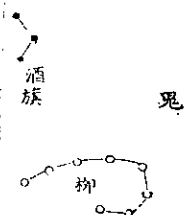
柳宿主庖厨宴祭。度十三度三十分。內五尺爲黃道初柳四度外。未張十五度內。於辰爲午。於分爲周於野爲三河。賦柳星張鶉火之次。周三河爲地之心。自武牢之右。而抵函谷之左。負北河之南。而當

瀍水之陰。三月在星昏中西。九月爲旦中。六月爲太陽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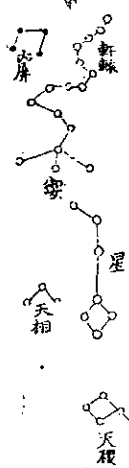
柳

歌

八星曲頭似垂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星守。

考

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南。酒官之旗。主享宴酒食。星宿主后妃御女賢士。及文綉羽衣。度六度二十分。內十五尺爲黃道。餘見柳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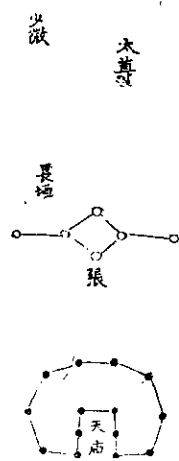
星

歌

七星如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

考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主雷雨。又爲后宮后妃之舍。　內平四星。在中台之南。軒轅之東北。執法平罪之官。　天相三星在酒旗南。大臣象。主爵位。及五色作服之事。　天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主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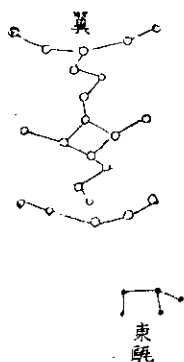
張宿太廟明堂御史之位。又主珍寶衣物。天厨賞賚飲食。度十七度二十五分。內十八尺爲黃道。餘見柳宿下。

張

歌

六星似軫在星旁。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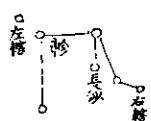
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數歌在太微旁太尊一星直
上黃。

考

天廟十四星在張南天子之祖廟。太尊一星。一曰
天尊在中台北貴戚也
翼宿主天子樂府及東狄遠客負海之賓度十八度
七十五分內十六尺爲黃道初張十五度外末軫
十度內於辰爲巳於分爲楚於野爲荊州賦翼軫
鶉尾楚之與荊自襄房南盡鬱林之夾獨濵彭蠡
內抵白帝之夾陵固月爲昏中十一月在軫旦中
西七月爲太陽躔次。

歌

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箇郟似
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
處所更請向前看野次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
是東甌。

考

東甌五星在翼南主東越穿胷越裳諸國蠻夷之星
軫宿主車騎風雨度十七度三十分內十二尺爲黃
道餘見翼宿下。

歌

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
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西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青
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已上便是

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

考

長沙一星。在軫中。　二轄附於軫旁。左轄爲同姓。右轄爲異姓。　軍門二星。在青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主營候。　土司空四星。在軍門南。主土功。主九土地界。正疆界。辨風土。均貢職。來遠人。　青丘七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之國。　器府三十二星。在軫南。樂器之府也。主音律。

同名八座

兩三公星　一在紫微垣開陽之下　一在太微垣左執法之上　皆三星

兩司空土星　一在奎宿之下只一星　一在軫宿

共四星

兩太子星　一在紫微垣　一在太微垣　皆一星

兩從官星　一在太微垣只一星　一在房宿二星

兩天田星　一在角宿二星　一在牛宿九星

兩積水星　一在天船中　一在井宿　皆一星

兩御女星　一在紫微垣四星　一在軒轅下一星

兩積尸星　一在鬼宿下　一在大陵中　皆一星

附錄

紫微垣三十八座計一百八十四星。

太微垣十四座計五十八星

天市垣十四座計五十九星。

列舍并附官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

中外官一百八十二座。計九百八十一星。

以上共二百八十三座。計一千四百六十。外徵星壹萬一千五百二十。

兵鏡卷之十七終

兵鏡卷之十八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宗吳之奇汝才父較正

天時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啟閉。蟄蟲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蓋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其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其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灾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氣出壘。赤氣臨軍。而六竊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覯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擇日。恭受謹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今所列時日雲氣曆象之門。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耳。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灾咎不見。率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

天鳴　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

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角

雨血　五行傳曰。天雨血。是謂天妖。不出三年。當有兵起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墜地。大可一尺。或如鷄子。兩頭尖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隋開皇七年五月巳卯。雨石于武安滏陽間十里

雨草　五行傳曰。君修爵祿厭妖。天雨草　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本于水。天雨者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

雨鱉　甲兵之象。主國有兵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其性。則天雨毛

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五六寸其月梁士彥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人築長城役賦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消五者德喪政令不行主有內兵

梁惠成王八年大雨骨于赤鞞其後國饑兵役並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鈇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有兵災

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

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家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天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天下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

雨水銀　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與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雨釜　五行傳曰天雨釜人相食

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秦穆公伐晉是歲饑荒人民相食

雨木冰　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　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雨骨如蝨　主將帥敗

雨絮　主有兵

雨墨　多陰謀

雨物并人　所見者皆主大兵

雨穀麥豆等類　臣佞民災多寇兵起所見者糴貴不三年主換

蒼雲經天　五行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

後周武帝天佑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丈許經天自以爲賀後齊國公憲拔其新築五城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則世多災

無雲而雷　五行解曰雷者天皷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

非時而雷　五行傳曰非時而雷者賊臣起也

當雷不雷　雷聲不發君失威武也

非時降雪　五行傳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之象　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亂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冐陽邪臣謀上擅竊主威　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積陰不解天下分離

晝夜陰晦　五行傳曰天晝夜陰晦下有陰謀　漢夏侯勝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天久陰不雨下必有謀上者昌邑王果被霍光所廢

星人　星墜爲人言善惡如其言

地占

地震　五行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相擊地故震動　李國曰地陰也法當安靜小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　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羌夷叛　地動陰有餘皆下之疆盛

地裂　五行傳曰地折裂者士庶分離若裂而有聲天下不寧四方兵動其主失國　河圖秘徵篇曰地之裂有臣叛

名誅　岑彭伐蜀去城都數十里下營有地名彭亡聞之欲移營會日暮是夜彭爲公孫述刺客所殺　魏太祖圍呂布布將睦固屯兵射犬有巫誡之曰將軍字白兎而邑名射犬兎見犬必驚宜急去固不從明日戰死

山鳴　山鳴天下大亂

五行占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也）金曰從革（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爰于也可于其土稼穡也種曰稼收曰穡）

木行

傳曰田獵不宿（不預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姦謀增賦歛之事也即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坤下巽上觀巽爲木故云地上之木也）　其于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揉輪不曲撟矢不直也）及木爲變怪（梓柱

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是爲木不曲直。
木非時枯落是爲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從外國來。
枯木冬生是謂陰陽易位。
木生一夜盈尺凶
木卒生道中忽自鳴作金聲地將分裂。
軍壘中草木自死凶
軍中地忽生五穀一軍受賞天助之兆。

火行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

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星墜爲赤烏有兵
赤烏飛入營府其軍將去。

土行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于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石自移主分野亂
軍中地生礌石其地吉可久居養士卒
小兒里巷戲以土自壅是謂熒惑不守一年有兵攻城
小兒聚土爲城有兵起。
小兒以土築車轍者四夷侵擾
國城郭門府寺門無故自崩

不出三年兵從城郭起。
凡城邑門及人家門戶忽夜鳴者有兵。

金行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

凝滯沍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惟是爲金不從革
星墜爲金鐵天下有兵。鍾鼓自鳴不出三年有兵
金鼓鳴將有功。刀自鳴兼出血戰勝。戈戟鋒
有火光主兵。軍中釜鳴將有功。

水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
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
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
百神罔不宗事愼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

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
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
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
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
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星墜於水有兵。陂澤忽自竭主城邑虛。秋水漲
江臣下有變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濁及有聲主
將帥亡、井中氣出上兵起。

太陽占

日旁雲氣　雲氣近日黃潤皆爲吉祥。日黃光大
旁有雲氣經抱者。當有鄰國臣佐來降。日有一
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歸者
喜。日有二黃人守日中李經雌雄圖曰外國人
來降。日有戴氣者瑞意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
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日有纓氣者謂氣
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
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
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承氣者謂氣
如[illegible]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志曰承者臣
承君之象也　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illegible]人

生有喜得地。天文總論曰赤氣如布席掩日大
戰。白氣如席萬人戰　黑氣如龍來御日及如
人臥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貫日其下有謀
亂者赤氣尤甚　氣如青蛇貫日主疾疫。氣如
白蛇貫日起兵　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氣如
黃蛇貫日下有交兵。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
、氣如人頭旌旗皆爲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雲
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　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
有叛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
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

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破軍者。雲如赤烏豕，日兵起。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蹲者，大將叉。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弩外向，軍出勇力。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反。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

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雲如蛇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雨。日出沒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則解。日旁有赤雲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赤雲如雄雞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雲如青赤蟠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有赤雲如烏夾日而飛，其分野憂。有氣在日旁，去[illegible]

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　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當破軍死將。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

兩旁飛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鈒者，有戰必勝。日有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穀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蝗旱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在下，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國多風雨，百姓不安，有兵，穀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暈有赤雲如車輪，凹向日為內提，內臣叛其主；凸背向日為外提，外臣叛其主。

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璚無兵兵起有兵兵罷。日暈有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李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暈一背璚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敗期三年。日暈珥兩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璚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璚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中青外赤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

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青雲貫有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戟臨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虵大軍憂。天下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雲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

重主戎狄強盛。日暈八重民亂軍憂。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辰及日辰占之

日並出　武密曰兩日並出天下用兵無道者亡。又曰兩軍相當數日並出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鬭　武密曰兩日相鬭其下國亂。

日隕地　其下失政。

日中見烏　主其下國分若是三足烏見其地受殃出軍遇之軍敗。

日中黑子黑氣　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凡日蝕皆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　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災。又云奸臣盛則日晝昧。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鮮有大水。日失光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日赤　日赤如赭色大將軍對戰。感精符曰日赤如火炭主兵急。考靈異曰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郗萌曰。日有赤足。則其國謀叛。　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憂。臣背。灾癘盜賊並起。

日夜出　廣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　廣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虹白氣貫日　天文志曰。虹貫日。諸侯有叛。　白氣貫日。主其下君憂。

日蝕　日蝕皆從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蝕者。陰氣盛。陽不克也。　夏氏占曰。日蝕而出。軍者軍傷亡。後有疾病。有軍必戰。　日蝕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

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李淳風占曰。日始出而蝕。有兵失地。　日午時巳後蝕者。有兵兵罷。　日蝕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主兵起。　日蝕而旁有雲。似兎如鹿守之者。不出期年。其分野兵起。　凡秋有日蝕者。兵戰客勝。　八月日蝕。兵起

京房占曰。若十二月日蝕。主有兵。　日蝕既。夷兵起。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正其灾。　日以甲乙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白雲從中出。有兵。　日以丙丁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疫。　日以戊巳日。有二珥四珥而蝕。有雲從中出有兵。　庚辛壬癸日。不占兵。　武密曰。日蝕大寒者。夷兵動。　行軍占曰。日從下蝕。將有憂。凡日蝕從虧處擊之勝。

太陰占

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上有憂。　月終歲不並。主天下偃兵。隣國來和。　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　月中有如人行者。有兩主爭。客勝。　有赤雲黑雲。相交繞月。當其國有千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杵抵月者。則六十日外有戰。破軍死將。　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

爲兵勝。多黑爲兵敗。　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　月始生而復沒者亂。　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　月生爪。其下軍憂。　河圖帝覧嬉曰。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　月有四珥。主喜。　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　月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日見南方受其害。戊巳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　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

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軍殺將。 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 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 春秋日。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 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強。

珥背璚 河圖帝覽嬉曰。凡月暈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暈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 月珥青赤有兵。黃有喜。白有喪。黑失地。皆期以三年。 月不暈而有四珥。有臣下有謀不成。 高宗占曰。月有兩珥三珥者。主國喜。 荊州占曰。月昏而珥者。有半喜。夜

半而珥者。邊地有恐。 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 李淳風曰。月有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 武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 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璚。臣下弛縱。欲相殘賊。

月暈 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 河圖帝覽嬉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 月暈有蜺雲乘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 月暈有雲如厚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 荊州

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主暴風雨。 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 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 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 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國亡。 月暈有光。主兵降。

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二年遇兵。 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 月暈再重。背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內者。私成於內。 月暈不合。外者四背璚外。有謀不成。 武密曰。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白光起者。戰勝。 月春暈歲星

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塡星。皆主其下有兵。 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勝。五星色明。客勝。

月蝕 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下有大戰拔城。兵在內。而月蝕者。其國受殃。 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 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於野。 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臣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 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 月犯熒惑而蝕

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　夏氏
占曰月蝕東方其月惡風　月蝕西方主兵利
荆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　月
蝕不盡軍破將憂　月蝕青色五穀貴　月蝕赤
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　月蝕黄色有立諸侯國
王者　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黑者糴
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　月巳蝕而青者爲憂
月巳蝕而赤者爲兵　月巳蝕而黄者爲財　月
巳蝕而白者爲喪　月巳蝕而黑者爲水月秋蝕
西方起兵月並歳星而蝕者天下大戰　月暈太

白而蝕者其國兵強若戰大將有二心　巫咸曰
月犯塡星而蝕者主將亡功　武客占曰軍在外
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　月蝕而鬪有軍必
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　兩月並蝕天下亂
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
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
月蝕後三日有雨則事解　月蝕有彗星入月者
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歳星　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　晉書曰月蝕
歳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歳星同宿而蝕
粟貴

月犯熒惑　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
臣民饑　月犯熒惑小戰　河圖帝覽嬉曰熒惑
入月中憂在内非兵乃盜　熒惑入月中有兵以
戰不勝　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主死
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起兵　月犯
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　月蝕熒惑其師破敗
天官書曰月蝕熒惑其國地亂

月犯塡星　巫咸曰塡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若星

揺徙其下亡地　荆州占曰月與塡星合其下國
饑先舉事者敗　月暈塡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
天文志曰月蝕塡星民流千里　高宗占曰月
暈塡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　河圖帝覽嬉曰月
暈塡星所守之國有德

月犯太白　天文録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
下有兵　荆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
更城守吉　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　月暈太白
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
客勝　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降

二寸憂兵 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 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 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 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 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 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為陽北方為陰 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名月蝕太白強國君死 太白在月名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 太白出月右臣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 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國以戰敗 鄒萌曰相去五寸天下發兵 又曰太白入

月中國失政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 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地 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 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 又曰必有內惡戰不勝 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 巫咸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 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不勝 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與月相并舉指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容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月犯辰星 巫咸曰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 海中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 河圖帝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 月與辰星合宿其國亡地 月犯辰星兵大起 月蝕辰星其國憂水饑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 荊州占曰辰星入月後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有

臣憂 又曰月與辰合所宿國兵起 海中占曰月暈辰星春主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彗星犯月 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二年大饑 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期年有亡國 荊州占曰彗星貫月有臣謀主 彗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犯月 河圖帝覽嬉曰流星入月中無光有兵有光亡國 荊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暈中青色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敗

月犯列星　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荊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蝕列星不見者國亡。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大臣盜賊星多者盜賊多。荊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見其國饑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諸災變稽日辰以辨之有歲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

甲爲齊　乙爲東夷

丙爲楚　丁爲江淮南蠻

戊爲中國　己爲韓魏

庚爲秦　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

壬爲燕趙　癸爲常山北北夷燕趙之國

子爲周　丑爲翟亦主遼東

寅爲趙楚　卯爲鄭

辰爲晉　巳爲衛

午爲秦　未爲中山梁宋

申爲齊晉魏　酉爲魯

戌爲趙　亥爲燕代

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地太歲在丙爲楚辰爲晉七月申又爲鄭又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有災也他倣此。

五星占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

氣罰見熒惑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巳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塡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移國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
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
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
日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
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鬭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
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凡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

用兵金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
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
用兵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饑水與金合爲變謀
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
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火戰客
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鬭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
相陵爲鬭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
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
用兵者利 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
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
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
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
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
凡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王者奄有四方五星
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四星合是謂大
盪其下兵喪並起 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
外兵內喪王饑

塡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亡地戰不勝 歲星熒惑
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
臣塡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
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 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 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
赤而角中國大敗 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
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
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
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 辰星與太

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併出東方。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併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匿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劍小戰客勝居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有數萬人戰主人

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客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
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有兵。
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劍在西北陰國有兵在西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國之事在西北北國之事在西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追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
辰星太白會為兵為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西北則陰國兵起居西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
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熒惑必有覆軍死將

二十八宿次舍占

東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二度為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

曜之所行左為天田主刑右為將主兵。月暈左角主兵左將軍憂。月暈右角主兵右將軍憂。
填星犯左角大戰。太白犯左角不可戰。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內朝也 月暈亢多雨。月暈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軍將死。歲星凌犯有小兵。熒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邊兵。
氐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 宋之分野）王者之宿宮也。月暈大將憂。月犯兵起。太白入氐主兵疫辰星守氐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其四星四輔

也下一星上將次星次將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 日暈主兵 月暈主大風 歲星太白守犯將相憂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主天下賞罰 熒惑太白凌犯戰不勝 塡星守光明赤黄主慶賜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度八五十三分燕之分野）后妃之府 太陰凌犯陰國將軍死 日暈陰國弱 歲星守犯主旱

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後宮妃后之府也 月從箕星多風

雨又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必先占此 日蝕主疾風雨飛石折木 月暈西北兵不勝 月蝕主饑車騎滿野 月并歲星犯守穀貴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吳之分野）丞相太宰之位亦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天庫也天梁也北二星天府庭也 月暈大將刑 月凌犯占風雨之變

太白辰星犯守有兵 塡星犯守臣下不軌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關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路次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粤動搖變色則占之

日暈陰國主死 日月蝕兵起 月凌犯大水

塡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夷來服

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齊之分野）主婦之卑者 太白犯之布帛貴亦主兵

虛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廟堂 日暈齊地主兵 月暈主兵 日月蝕軍旅饑 歲星入齊地饑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衛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爲軍旅之府主二中一星爲宮

一星爲三軍之廩故置羽林之衛無芒角不動天下安 離宮六星在側日蝕衛地有憂 月蝕民乏食月暈蠻夷來 熒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謀主兵起 塡星主關梁不通斧鉞用

壁宿二星九度主文章 日暈風雨主大水

西方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四度四十分魯之分野）天之武庫一曰天豕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横也又主溝瀆 歲星守之北狄懷服 熒惑塡星入分野凶

婁宿三星十三度大爲天獄 月暈所守犯有兵在

外不戰　日蝕魯地凶歲星守之天下安。　熒惑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趙之分野）天之藏庫。主食廩五穀府也。一曰主誅捕殺。　日暈年穀不熟。　月蝕將軍憂．　月犯之趙地兵。　歲星犯之五穀不實　熒惑守之旱饑。　塡星留舍三月客軍敗。　太白犯之兵起　辰星犯之吉

昴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畢昴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　七星皆黃兵大起星動若跳躍。胡兵起　日暈陰國胡王死　日蝕臣下憂　月犯將軍死胡不安。　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王死　熒惑守犯胡人病疫。　塡星守犯國安。　太白守犯趙地旱　辰星主疫

畢宿八星十六度（十度四十六分晉之分野）其星太白天高。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犯主陰國憂胡王死。

觜宿三星一度爲軍之候行軍之府藏也主師旅收歛萬物　日暈陰國弱夷狄多疾疫。　日蝕邊兵憂月犯主小戰。　歲星熒惑塡星辰星守犯魏地兵起。

參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參伐。一曰鈇鉞。主斬刈。所以

斬伐萬物助陰也。　日暈鮮卑死。又曰邊將憂。月蝕兵起晉地。　熒惑犯之兵火。　塡星太白辰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天之南門黃道之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其明明與井齊鉞斧用。　日暈主風雨日蝕秦地凶。　月蝕年穀不登。　月犯之斧鉞用。　歲星太白犯守上秦地兵　辰星入井在外星進主兵星退守井若角動色赤主兵黑主水黃開主喜。　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視明察好謀東北星主積布帛西南星主積金王隨變占之中央爲積尸。一曰鈇鑕主誅斬。　鬼星明大五穀不成不明則民流鑕散。　欲其忽忽不明明則起兵。　日蝕月暈秦地有兵粟貴人民憂。　塡星熒犯之鑕用　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積尸貴臣憂。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廚宰。又主雲雨。日暈主兵。　月暈周地不安。　塡星守犯周地

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盜賊。星明王道昌

日暈周地憂。月蝕其地饑。月犯守，兵在外

戰，主民饑。歲星守犯，主盜賊起

張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一分楚之分野），主珍寶宗廟天廚

及賞賚之事。日暈將相憂。歲星入內外兵起

熒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二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客

負海之寶。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來；動則夷狄使

來；離徙則天下舉兵。月暈士卒逃逝。熒惑

太白辰星守，兵起

軫宿四星十八度半（十二度十二分鄭之分野），主車騎，凡軍出皆

占于軫。日蝕楚地災，日暈楚地兵。熒惑填星

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諸星占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為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曰

天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

兵革。

天門二星在左角南，不見則大兵至。日暈天門闕

梁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角宿南，為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

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

星衡。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干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

叛陣。車三星在氐南，天之華車也。金火守犯，

兵革滿野。

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五星

守犯，兵起。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

之道也。月犯東西咸，有陰謀事。五星犯，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五星入

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強，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金火入守，兵大起。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之屬。

五星守犯狗國，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為旌表，主設險備

知敵謀。

天壘城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興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不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藩落亦主候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　五星入壘壁陣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上天軍營

陣翊衛之象　月犯羽林兵戈起　五星入羽林關梁不通兵起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　主天之大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直揚者隨所擊勝

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官牧養牛馬之屬　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爲陰陽之所分　月犯天街兵塞道路　金火犯守兵起

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起旗星偃曲也　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東南爲野將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常屬矢而向狼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禍福

星變占

景星　傳曰景星者德星也　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巫咸曰景星見其國有文士出

周伯星　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含譽星　孝經援神契曰含譽光耀似彗其國喜則含譽射之蠻夷奉貢則含譽射之

天保星　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　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下一統

妖星十三條

天棓星　傳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

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名天棓。耳德曰天棓出其國內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餘主鈇鉞動。

蚩尤旗星　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上黃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　孟康曰蚩尤旗者熒惑之積也。唐中宗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尤旗也主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領娑葛犯塞。

國皇星　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強或曰內外有兵　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起。

照明星　天官書曰照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大變。孟康曰照明星形如三尺機。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　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不利　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讒星　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讒。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劍長可四丈名曰天讒見則兵起。

五殘星　巫咸曰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城圖曰蒼彗散為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為毀敗之兆。荊州占曰大而赤類動察之而青為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　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　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皆為其下主兵衡不利。

天鋒星　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下兵起。

長庚星　天官書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兵起

柱矢星　晉書曰柱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角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　又曰柱矢黑軍士不勇　漢書曰秦兵亡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項羽執正亂也。

天狗星　巫咸曰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

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熖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郄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逸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 一日流星晝隕爲營頭

客星

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西或守東日多者事大而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殺之兆其色微小即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城奪邑。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帝南討孫權是後累有兵殺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有兵 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數百四面行者衆庶徙流之象 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起事。

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中者軍旅敗散之象 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止必當有間諜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離散若墜吾軍營中大凶可以速退軍避之一云易將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 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 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馬旱黃爲喜爲上功之事白爲兵爲刑

罰。黑爲疾疫爲死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
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　流星有光尾狀
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死喪。　流
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旁者。五穀不登。
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西流者。天下不安。
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流星從午没丑。
潯桂州山僚陷州城逐刺史。　衆流星者陰陽之
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耀在上。衆星流者萬人
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共隨流星所向擊
之勝。　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

西行三年十八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　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熒惑　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
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塡星　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姦人入國。　流
星來衝塡星。其塡星光潤。其分野有福　流星犯
塡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　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
軍弱。無兵起兵。　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
師有憂。　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

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卽還。
飛星　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
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甕。復皎然白。前
卑後高。此謂頻頑。其所從者多死亡。
奔星　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
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走曰奔。
隕星　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　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　晉書曰。彗星
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
見則兵起。火水掃除也。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

行本精所生。　按彗無光。假日而爲光。夕見則東
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
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爲災。　天文總論曰。兩軍
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　彗星有行
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
荊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
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　凡彗星所干曆百日
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
期七年。　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本者勝　彗星
昏見其國受兵。　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

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曰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 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孛星 傳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虹霓 武密占曰虹霓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霓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嚙也災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嚙 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則爲之 一曰陰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霓雙出色鮮者

爲虹暗者爲蜺 若攻城有虹從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 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 若城上有黃虹貫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 虹霓有指者從所指擊之勝 二屈虹東出其下有大戰亡城破軍將死 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 虹霓似日月暈者必有破軍先起者勝 虹從井中出或飲井水者主兵起

雲氣占

將軍氣象 將軍之氣上達于天主名將多謀 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發其上則其將猛銳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發虎氣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決之 又猛將之氣或如烟火狀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張弓弩或如塵埃頭銳而大住於營壘軍上者皆猛將氣也 敵軍上氣如困倉日見而益明者此猛將之氣不可擊 敵上氣黃白而轉澤者將有盛謀不可擊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 若大戰覩氣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弱士勇前大後小者將怯 敵氣上黑下赤氣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 軍上氣發漸漸如

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上速戰必大勝 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有名將

軍勝氣象 凡將帥士卒勇銳則爲勝氣可察而行之 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盛不可擊若在吾軍可戰必勝 軍上氣如火光將帥勇士卒猛不可擊在我軍上速戰大勝 軍上氣如山或如林木將士勇不可與戰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赤如旌旗無風而颺

此軍欲勝不可擊在吾軍上戰必大勝　營上氣黃白色光潤重壘者勿與戰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向我主凶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必大勝　敵上有氣如疋帛者此是雄軍之氣不可攻若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敵上有雲如牽牛未可擊　遥望軍上氣如鬬鷄赤白相隨在他軍上主得天助不可擊若在吾軍上可戰大勝　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于天亦不可攻　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　其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主

士卒銳　軍上氣似堤覆前後者必勝若覆吾軍上急往擊之大勝　軍上氣銳色黃白團圓而潤澤者敵將勇猛其士能驍戰不可擊　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敵上氣如雲常有氣不變者堅固難攻

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　軍上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軍上氣如華蓋勿與戰　雲如旌旗如鋒刃向我者勿與戰　兩軍相當敵有氣如飛鳥徘徊在軍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　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強我弱　軍上氣如馬首低尾昂者勿與戰　軍上雲如杵勿與戰　望四方有赤氣如赤鳥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黑氣中如人十十五五及狀如旌旗在黑氣中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　敵上有雲如山嶽不可擊　有雲長如引索在陣前後或一或四黑色者主陰謀青赤色急去

月暈有黑雲氣入暈中者隨所入擊之勝　暈有抱所臨者勝　日暈相交居上者勝　虹直指順之而擊可勝　暈有抱有虹順遶抱者勝

日旁半暈兩頭尖有大戰隨所指擊之勝

戰陣氣象　氣青白而高者將勇大戰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　四望無雲獨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立蛇其下有流血　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覆船者其下有戰　初出軍日天昏溟漠雲氣陰沉寒慘者必敗　若清暢晴和風塵不動者不見敵亦不戰　有青氣見軍之旺相方者當成交戰不見者不戰　若白虹赤虹見敵上其下必大戰流血　赤雲屈蟠停住者其下有流血　白氣如車入北斗中轉移者下有流血大將

死。　雲如農夫耕壠者，兵必大戰。　日旁有氣相
交貫穿，或相背，軍中不和。　日有白氣若虹交見
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兩軍相當，
必交戰。　有白虹四五六見者，亦必大戰。　日旁
有一缺，主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月
初滿而傾，有軍必戰。　日月有赤雲截之如大杵，
軍在外，萬人死其下，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陰謀氣象　白氣群行徘徊，結陣來者，爲他國人來
欲圖人，不滿見其所陷而擊之可得。　日月濛
濛照蔽主，內有亂將，軍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

及有兵內發，用嚴刑而伺姦人者勝。　天氣陰沉
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陰謀也。將
軍宜謹左右及敵人。五日至七日，有謀擁蔽將奪
其權，主刑殺事。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
曰濛，主臣謀上。　天氣陰沉，日月無光，晝不見日，
夜不見星月，雲障而不雨，此謂君臣有陰謀，兩敵
相當，共圖議事。　若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
日出，下謀上。　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
欲來求，無誠實之言，九日內宜警備之。　黑氣臨
我軍如車輪，敵人謀亂我軍。　黑氣遊行，中含五
色臨我軍上，敵必合謀來伐，諸國反謀，軍自敗。
守城氣象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
不可屠。　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
有突軍出，客敗。　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
其邊，精銳不可當。　赤雲臨城，有大慶。　黃雲臨
城，大喜慶。　青氣色從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
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　城中有氣出
于東，其色黃，此天城，不可攻。　白氣從中出，青氣
從北入，及迴旋者，軍不得入城。　諸攻城圍邑過
旬不雷不雨者，爲城有賢輔，疾去勿攻。　城中氣

出於外，如火煙者，主人欲出戰。其氣若無極太極
者，不可攻。　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高後卑
者，攻之可拔；後高前卑者，不可攻。　赤氣如杵形，
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　城上有雲，
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　城上之氣不見於外者，
不可攻。　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
凡城中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上者，敵家氣也。
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　日暈有白虹貫
之，其城可拔。　日暈有青氣從中起四出者，中勝
勿攻。

攻城氣象　凡城上有赤氣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城可急攻必破。　城上有赤氣青如破陣城可攻　城上無雲氣。主士卒敗散　城上營中有赤黑氣狀如狸皮班及正赤者軍破。　城上氣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　攻城圍邑其氣如灰氣出而覆其軍上。士卒多病城可屠。　城上氣出復入城中者人欲逃遁　城上氣聚如樓見外者攻之可得。　城中氣起而上赤者城可居　城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死喪　氣出南北城可尅。　其氣出而東城可攻。　其氣出而西高城可降。　其氣出

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　有氣從城外而來者兵欲盜攻　凡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土圍險之象。黑者水之氣城泄之象。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賊我不可攻　有白氣如蛇來止敵城上者急攻之小緩則失若從其城來指我營者宜急固守。　凡攻城有見白氣繞城而入者隨所入急攻之小緩則失　凡攻城若雨濛霧黑日光無色者主勝勿攻。雲氣如雄雉臨陣其下必有降者。　濛霧圍城而入城外兵得入。　有雲如立人之狀或如立牛圍城上者氣如交虹向內者城可攻。　若有雲內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　日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暴兵氣象　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者急兵至。　白氣如仙人衣千連萬結部隊相逐罷而復出者當有千里兵來。　黑氣從敵方來我軍上敵欲襲我敵人至宜備不宜戰。敵回從而擊之小勝天色蒼茫有此黑氣依日支干數內推之無風雨則此氣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則囚時尅日則敵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人告急　一人來則氣一條二人來則氣二條三人

來則氣三條若散滿一方則有衆來期至依支干數內而筭有風雨則伏。　壬子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盡有兵。　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大天下兵起雲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溝三日內有雨災解。　敵欲來者其黑氣上有赤雲其下敵必至。　雲氣如旌旗賊兵暴起　氣如人色赤白而猝至者是暴兵起。　有氣如人持刀盾有雲如人坐赤色臨我城邑有卒兵至驚恐須臾去。　雲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長

出皆有暴兵流血。有雲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之處有兵。天有白氣狀如白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雲如胡人列陣天下兵起 有雲如疋布亘天下者兵起有白氣起廣六丈東西亘天下者兵起 有雲如狗四五相聚圍者兵起 四方晴明獨有赤雲赫然者所見之地有兵

伏兵氣象 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擊 兩軍營欲戰或對壘相守望彼軍上有白氣如粉沸起如樓閣狀其下伏兵

萬人不可輕舉軍行近山林坑谷間當善防之既是伏兵之地而上有氣者不疑 雲氣紛紛相連及似蒿草數尺此以車騎爲伏兵 雲如布蘆之狀及似蒿萊盈尺許此以步卒爲伏兵 伏軍之氣如幢節狀在黑雲中或如赤杵在黑雲中或如黑人在赤雲中勿先動 黑氣出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 兩軍相當有赤氣者乃伏兵之氣若前有赤氣前有伏兵後有赤氣後有伏兵左右亦如之審察則知伏兵所在 軍上有氣黑乜黑色中有赤氣必有伏兵不可攻 前有黑氣後有白氣必有伏兵不可攻 有雲如山林在外者有伏兵

軍敗氣象 敵上有氣上黄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 敵上有氣因廢若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皆爲將敗 敵上氣乍見乍不見乍聚不聚如霧始起此敗氣可擊若上大下小士卒日減凡軍營上十日無氣此軍必敗有赤白氣乍出即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 黑氣如壞山隨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 軍上氣如火光夜照人軍上散亂 軍上白氣出而半絶者軍欲

敗走一絶一敗再絶再敗三絶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 軍上氣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 敵上有氣如雙蛇或如雙蛇守日疾往攻之大勝 軍上有氣如粉如塵如煙軍欲散軍上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猪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大勝 軍上赤氣炎炎降于天衆亂將死 彼軍上有氣蒼蒼須臾而散擊之必勝在我軍上宜固守 軍上有黑氣如牛形或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主軍散敗 敵上氣如群烏亂飛

衰氣也。伐之則我軍勝。望彼軍上氣如垂衣如人相隨擊之可得。望彼軍上氣紛紛如轉蓬者急擊之。望彼軍上氣色如揚灰。敵欲退去。氣蒼黑形如粉亂者。士卒饑。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後青白散者。此敗軍之氣可擊。雲如覆船。如車蓋者。其軍必敗。雲氣如人頭臨軍營中。戰不勝。主流血。敵上雲如群羊如驚鹿。必退走。宜急擊之。雲如卷席如疋帛亂壞者。皆爲喪敗之兆。可攻而擒。雲氣蓋道蔽濛。其兵有飢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雲如鷄兎臨營者。軍敗走。軍上氣黑而卑。如倒樓狀。軍移必敗。敵上氣如人卧。無手足。或似車徘徊不起者敗。氣如擊牛。凶敗之氣。敵上氣如雙虵如飛鳥。如決堤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爲將敗之氣。凡降人之氣。如人皆叉手低頭拜跪。又如人叉手相向而立。又白氣如鳥聚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須臾下者。當有他兵來降。氣如黑山以黃雲爲緣者。欲降服之象。氣青而漸黑者。將欲死。雲氣如人頭者。是將軍失兵之象。散軍之氣。如燔生

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得歲月利。便擊之必勝。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主敵人畏我。下營守定。終必逃遁。逼之大勝。若在吾軍。善撫士卒。日暈中有氣如死虵者。將軍死。兩軍相當。不利先舉。日旁有赤雲如垂鍾。其下有將死。日月暈有青氣所臨者敗。軍上有白虹及䖟屈者敗。軍上有白虹及䖟入營者敗。日暈氣後至先去者敗。凡日月暈與氣。亦暈以先至者爲發。以先去者爲敗。軍上若有日旁虹䖟及犯逆之戰者敗。日暈有四缺。在外軍盡散敗。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蓋下連星。名曰歸斜。歸斜見。主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花色抱珥直光戴履黃色。皆喜慶之事。軍中多迅雷。其軍卽罷。京房占曰。赤氣如撒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戰有憂。黃氣臨營。東西向並凶。北向吉。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必告吉。赤氣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形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赤氣如龍頭上。又乙夜光見者。臣離其君。爲客所傷人之象。黑氣如死人頭在他營

上敵人有所獻且或降許之不許必有戰功須踐
士卒主多死。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
察之夷兵欲敗中國宜遣伺候。凡出軍向東伐
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
來逆軍者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屯守他做此。黑
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襲我我必堅守經月敵
必離離而後戰大勝 凡對敵在東方白雲東去
而有雲又東來相迎者或雲已去而有風隨之所
享如龍虎之狀者若在我軍皆大勝雖雲從而入
逆者亦不可戰 凡有雲氣橫來者兩軍未合追

先伏止當有遁將若黃氣在吾軍者急令舉兵不
速戰士卒惧必罷軍吉 凡兩軍相當彼軍上不
赤氣狀如疋布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黃白必有背
叛之軍晝見在臣夜見在兵宜備之 凡被圍平
且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芒者其方有救至無者
無救。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
黑氣南北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爲害。白
雲白氣極天南北如陣有慶。黑雲東西如陣有
憂。若天氣蒼茫而東西極天移目不動者爲憂
深此氣以戊巳日出爲災。赤雲歸圍上東西如

陣者兵敗 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
方利中方客勝。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
利西行客利主人凶 凡霧四季以戊巳辰戌丑
未日氣色黃利北行客利主人內亂。凡霧秋以
庚辛申酉日氣色白利東行利爲客先舉兵勝後
舉兵敗 凡霧冬以壬癸亥子日氣色黑利南行
凡與軍動衆雲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
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氣
如陣而厚大多雨 氣若霧非霧衣冠而濡見
則其城帶甲而趨 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

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雲氣如鬼臨軍
營中其軍士死亡。天有青氣入營者兵驚恐。
天有赤氣入營者兵暴驚 天有黃氣入營者有
兵和解 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強 天有黑氣入
營者大王疾病且兵衆相殘宜急移營。有雲如
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
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
亡。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
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
日黑氣在北方。戊巳日黃氣在中央四季之戰當

避此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爲堅敵不可攻他倣此　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加西方者客勝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解不問加南方者軍還天下安他倣此　凡天見五色雲氣從東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至百丈而來如車道行者若與日辰相尅者大鬬不相尅者不戰旺氣所臨有天兵爲兵強相氣所臨爲戰勝死氣所臨爲失敗囚氣所臨爲拔國降敵休氣所臨爲兵罷無功各以旺相休囚言

行軍災異雜占

將帥床帳及棹無故自動者主遠行如無遠行下欲謀之將帥衣服無故血汚下欲謀上宜施恩警備

將帥槍刀劍箭無故出匣主鬬　凡軍馬旗鼓無故倒折主大將失位鼓角刀劍自鳴者陰謀之應　將帥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驚并不覺咄嗟歎淚者並是下人起念生謀宜防之　鼓忽自鳴主敵人來　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帥騎馬之次無故回頭嚙人靴鐙觸人衣裳者主下有陰謀已成防之　大將門扇自鳴者主下謀上　鵝鶴鳥雉等飛入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傷害　大將軍食次其匙筯自動者其下行毒　狗無故上床主下謀上　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勿損之有陰謀相助　將帥睡中高語自覺驚寤計謀必有神助之應　凡城郭中及營砦中木上有鳥作巢忽樹巢折卸鳥去者兵大凶宜別下城砦　若夢得大魚戰大勝　若夢聞雷霹破大賊急進兵大勝　夢見日墮有下人謀上　夢見霜雪軍將失勢夏月大凶士卒逃散　夢見旗鼓大鳴大勝小鳴小

敗　夢見大水泛漲軍陣必勝　夢見食泥土必收城郭　夢見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聲必凶　夢見吐嘔者有病出也　夢見水乾得小魚半死半生者主口舌五日內當戰不勝　夢見牙旗折倒者軍威失利　夢見走馬快利戰勝行遲者凶　夢見身入井者被牢獄厄宜撫士卒

夢見人遺刀劍戰必勝　夢見身飛颺者戰勝名聞千里　夢見天道中走及大戰者有戰　凡爲將帥領士卒察淵奥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常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當以手隱耳角則見其色若見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黃光者必

蒼黑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亦相交主流
血青光者主有憂黑光者主大疫。凡出軍忽見
狼虎在軍前後吼嘷及入軍營中者不出五七日
有戰先衝突者大勝 [illegible]入[illegible]宮[illegible]傷害人
者主大賊至 [illegible]主營空急
移營吉。軍行營幕[illegible]營者走
過軍中者急移必敗。猛獸至軍[illegible]入必
行為人我營之機或有姦覘我軍營之[illegible]相
當[illegible]入我城邑營陣者大凶急移營陣吉 而
[illegible]前有虎豹豺狸走入其中或圍繞軍營[illegible]

者將有凶必大敗宜撫士卒翼日而戰吉若在彼
軍中鳴急進兵攻戰。軍中或有豺狼及雉飛入
營者皆凶急修德揚武吉。營陣前後左右有狐
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軍營城壘往
往捉得狐狸者敵人來戰必破之。狐狸麋鹿之
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可移軍候防候必
得敵人。凡野獸入軍皆與將為應兆兩軍相當
禽獸從將軍命德上來并歲月日德上來者皆吉
慶若從將軍命刑及歲月日刑上來者主失位有
凶之兆。軍行馬無故食砂石者必應兵強戰勝

也。軍中衆馬晨夜鳴者當有暴兵至主士卒戰
敗之兆急防之

人物雜占

婦人好為小服兵革動。人衣服尚寬時平人吉
人死復生者兵起。人生牛兵起。小兒為旗旛
戲者不二年戎馬興。小兒作兵馬戰鬭不出一
年兵起。小兒為歌謠戲語善惡如其言。人尚
胡服戎虜相侵。人尚彩畫衣主兵起。龍飲軍
中水國虛。龍冬見于道或闘邑中其地有戰爭
凡行軍將馬前忽見大蛇攔道宜便作[illegible]不可

進亦不可戰有鄰人來驚我軍。軍行忽見蛇交
者主將凶。軍行前見赤蛇者急警備必有交戰
軍行見蛇道中入水者得敵便利吉。軍營既
成有大蛇入營求食者營欲荒急移營吉。蛇集
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軍營地多蛇蟲散敗之
兆。軍行見蛇在地前有伏兵。鵜鶘鴉鴞巢軍
營官室不出三年夷狄來侵。鴻雁之屬來翔營
府之上三日內群謀將起大兵且至。鳥巢城上
城下不出一年其城被圍。鳥不巢木多在屋[illegible]
上此謂失常。衆鳥集水上有兵革。蝗蟲[illegible]

他處來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有賊衝突軍行逢蜂蝶赤色者必交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軍在野有飛鳥不知名入軍幕中內宜移軍無災。衆鳥集將軍旗上有憂。鳥集鼓上將軍病死。群鳥夜鳴郡邑有憂。大鳥殺物于軍前後有大功。衆鳥徘徊于軍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鳥相迎于軍中有暴兵起若戰有功。衆鳥在軍營上交飛相撃其下必有兵戰　衆鳥翔遶障自飛下有謀宜備之

衆鳥宿城上其頭向內城必被圍。軍出郊野有鳥迎之是謂受福敵人降伏。兩軍相向有飛鳥來而漸高有銳兵來相攻宜備之。群鳥集城上及軍營中鳴噪其地流血。白鵲白鴉此是兵災不宜攻戰。群鳥集于軍營前後凶。有群鵲所向隨鵲攻之大勝。衆鳥起軍左還泊軍右賊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營敵來宜備之。衆鳥飛舞于市邑有兵。鳥雀自死屋上或軍營內其下地凶。有大鳥逆行陣上主兵至。衆鳥四面鳴軍上有暴戰。野鵲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

雉相戲軍砦中及鬬其將憂雞不卵而生子及異其形皆主有兵。雞聚鳴主大兵。六畜能言善惡如其言亦為大水。軍行忽豺狼之類猖獗來衝軍凶。熊羆及害人獸入營中賊欲至。狐貉叫鳴田走軍壘中軍敗將辱。猿猴入軍壘中內有奸謀兵起。狐狸走入軍營中作巢其營主空。野獸突入我軍旅中主其軍分。猛獸在軍前驅如引軍者主有城降。獺入人家及屋上主發兵　麋鹿入軍營兵敗散急去之無害。狐狸向彼軍鳴者彼軍敗宜急擊之若鳴于我軍宜撫

士卒。兎上城邑必空。軍行卒有白兎破軍殺將。牛生兩頭其軍分。牛生犢人面獸身兵起。牛夜鳴有暴兵。犬群會于街衢主有賊兵。軍在野及營中馬食砂石戰勝。軍中安營畢忽有牛馬入我軍中戲軍敗。驢馬相追戲于軍門兵罷。軍行路中見赤鼠在軍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須警備。軍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賊欲來斫營。軍行營陣未整有鼠作雄雞聲者行營凶。軍中夜被鼠穿作地孔者移營吉。營壘中晝夜見鼠走者五日內主有水災。鼠巢于木主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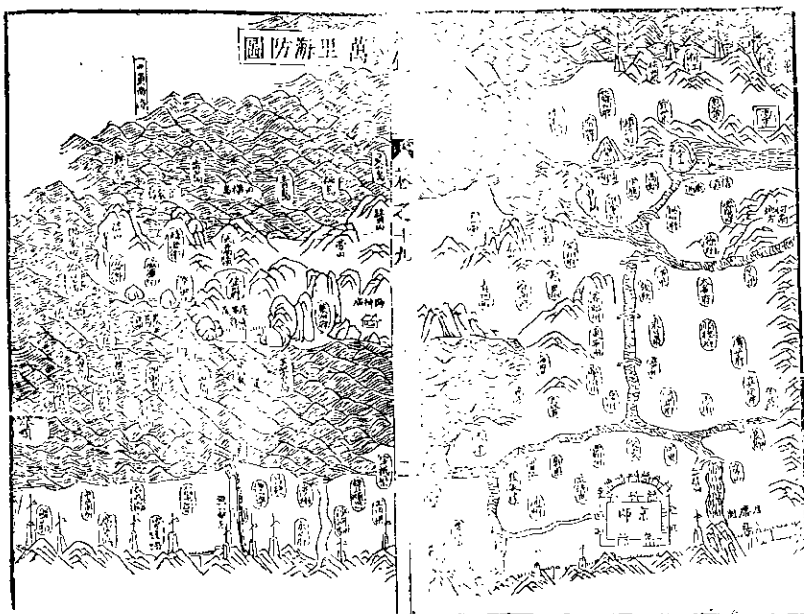
(來如前新風雨)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癸丑日夜半黑雲氣狀如龍在震位辰日有雨)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以日早有雲氣狀如馬乃在離位主午日有雨)月初雨濯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色乾晴。(雨應日月也每月初出日月如青黑則月多雨如黃赤涸月多旱)且候孤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攢行。(孤光日光也日出時雲蔽日不見不散移主日中時雨即降也)朝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幕窺酉上。累蓋之氣象昇傾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雨雷立見躍躍豬氣。山奔而七子之期(七子應在巳卯也)辭辭離風乾去以八辰之索。(八辰亦應八日)雲帶橫列寅卯為甲乙之名。日位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色。午未之間見

戊巳日以無差。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不易。若當炎旱。熒惑少退于河津。(火星守天河及河中星象稀少主旱)或遇霖霪辰象曜繁于漢泊。(天河星多皆生而水)兼以天威雹凍神怒雲霽漫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詳審。上驕下諂。始雨終風而禍占。填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潦。(填星土星逆行河也)熒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熒惑火星也若熒犯辰星主旱)明陰陽開闔之節。達璇璣運行之數。四仲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四仲子午卯酉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移宮有雲掩日青黑明濯必雨朝中日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雨。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月宿干精當是方而遍溥。(春三月丙丁夏三月戊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甲乙日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四十指日不間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或陰雨不應是土王用事時庚辛方應如春三月丙丁應也)金水出入。起風霧以連天。(金水二星初出人之日有風雨)畢月相逢布雲雷于下上。(月犯畢星主雨)銅雀屏氣泄枯而徵鳥超張(銅雀鳥名鳴則五谷熟屏氣不鳴也主旱又珠珠乾有四翼名徵鳥也見處主三歲大旱)石燕翔翔川溢而商羊鼓舞。(石燕藥名飛則主雨商羊一足鳥舒翅跳舞主水災)戚君之德五徵不足以維新。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尊天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譜。一杳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欵火大卒不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剋之理。

則無有不應者。故餘書畧而不録。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玉宣父
同族吳德弘克任父較正

海防圖叙

今夫桀日扼腕而談者。嘗無踰於東事矣。東事一日未靖。則朝廷宵旰之憂一日未紓。主憂臣勞。此忠義所爲日夜兢兢而未遑寢處者也。顧由陸而言。則在在有金湯之固。籓籬之限矣。而汪洋渤澥之區。亦夷虜之捷徑也。邇者守旅順。守天津。守通州。守山海。樹四重臣於四衝。而以一經略統攝之。非不稱善矣。然守非四塞之固。不謂之守。則大海之防。烏可不亟亟也。若猶似往者。旁觀衆而指點多。使當局莫知所歸。抑未鑒夫議論未定。羯已渡河之轍乎。

廣東要害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倭寇。不時出没。東路惠潮與福建連壤。漳舶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初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於中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

於別以記號。違者罰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盖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探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裝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接濟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某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建要害論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舶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澳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

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趨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況乘其疲而夾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中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山南而哨北則

[illegible]自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守之法無踰於此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背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illegible]閩[illegible]衛當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沖心平海[illegible]南之高尾南[illegible]之九[illegible]皆又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危險者蓋大地轄[illegible]日西

[illegible]卷之九

北面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州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防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艏入寇必先犯於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柚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晉居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團受敵勢弱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蹤跡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illegible]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illegible]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

[illegible]卷之十九

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浙江四參六總分哨論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樹爵秀劍山斐嶼雙塘六横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弹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愼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綜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從於沈家門哨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

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倏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游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以遏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盡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漠梁皆其來

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憩。然猶懸於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都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破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

力單弱難有沈家門水寨総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
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汛防之間倘風潮之順襲至
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定海乃
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籬也必修復其舊制
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
安危各有情事相依之勢故以副貴浙江巡撫總督
南直福各省各官互為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己者[illegible]
有限者自相聯比

廟謨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固也愚考海中
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
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
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
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
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
三途窵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
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
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墓
兵船哨至蘇州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
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
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江北
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群力合併齊知紅
門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遏寇艘於一時殆將靖
寇患於無窮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為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
以東海岸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illegible]
之於海沒後宋人[illegible]有一州九縣之地[illegible]
南[illegible]吳淞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illegible]

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窟者各
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
尤為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為陸兵之統領又於其
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
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
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
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
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為水兵
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治營
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僱民間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備所十四外備所三復建兵府譏察司稍資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illegible]

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裡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庄余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門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艟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邀遏賊鋒或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纍之是當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illegible]矣

山東預備論

倭寇之作嶺嶠以北遠於淮揚者[illegible]而山東[illegible]

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沓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強悍慣於戰鬬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岓而後禦之亦末矣

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沙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偵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遼東軍餉論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

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堠星列。營寨碁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馘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餘年。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熾。今數年尚屯兵駐拒釜山西生浦未歸。朝廷下明詔勅諭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叫嗷待哺。甚至困荒。十卒相食。萬一難守。寄遞識者彼寇之日。乘以虜騎來問。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議者欲乘運米遼遼。甚便。惜其不多思耳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日本考略　殷都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其地東南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奥居東爲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

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

勅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
國初十年一貢由浙寧波達於
京師其人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
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
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劫焚雖費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
以華人篡奪山城君吞併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
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辭
以要
中朝封貢其實窺伺遂左天津之意焉幸賴

天子聖明勅諭禁詐萬里海防一戒謹備今考其入
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
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
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
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
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
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
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
非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
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

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
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
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
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
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
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
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
實有大意存乎其間倭奴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

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戰截其往來多延智士聞其
所親時出哨洋撓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
狡悍必不能持久窠中以自老師其成擒必矣

江防叙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淼茫望洋。風濤叵測。御之之法。孤於閫浙揚青四盐口。整我甲冑。振我聲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爲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隷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鷹瀍構黨。不畏憲繩。雖上靳黄中胄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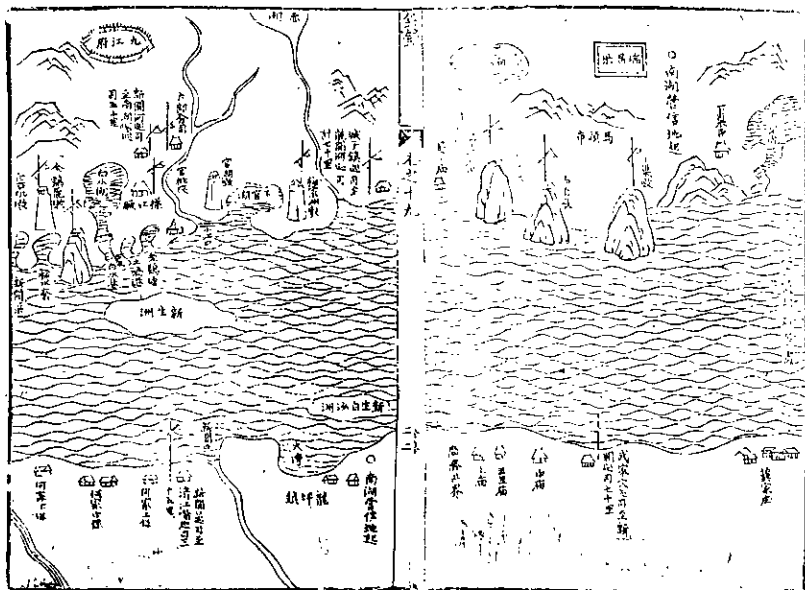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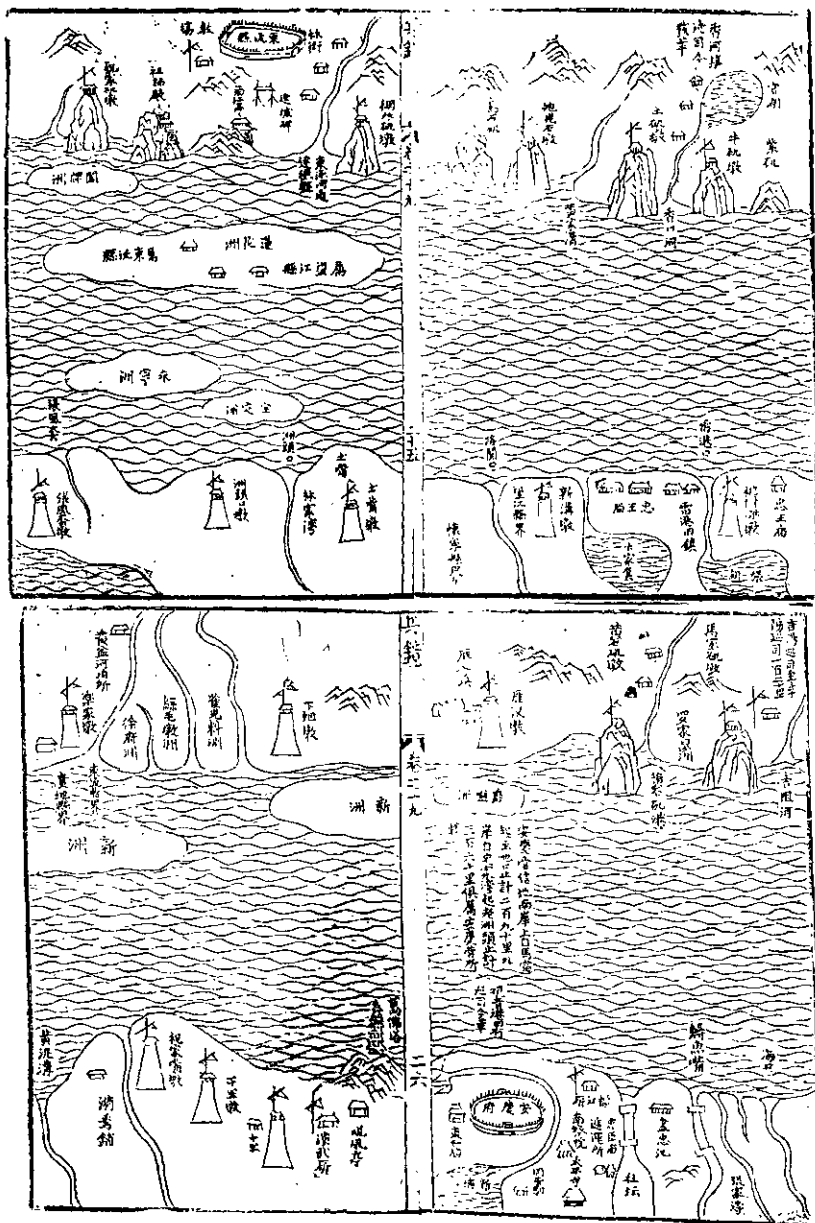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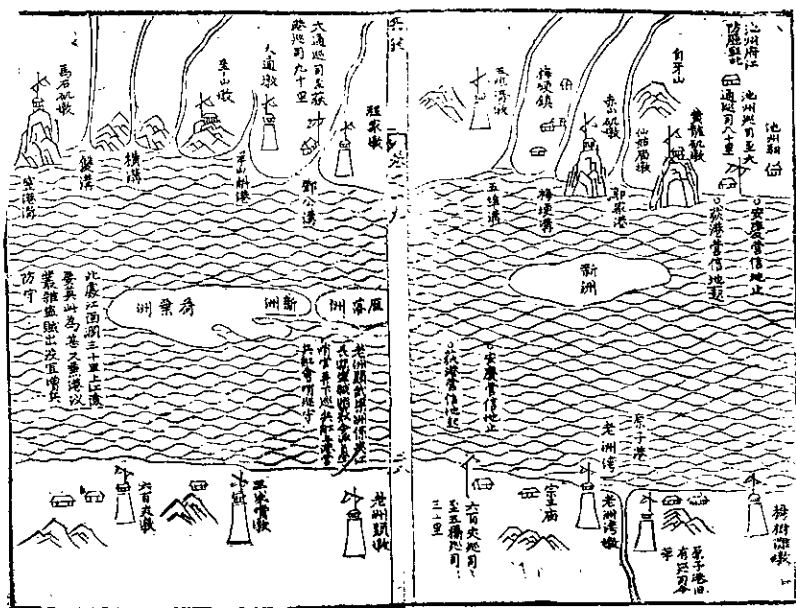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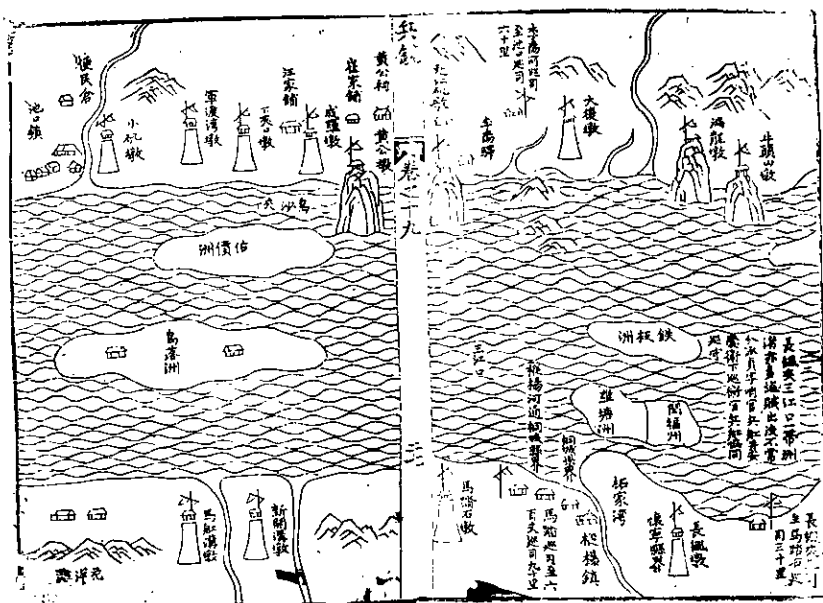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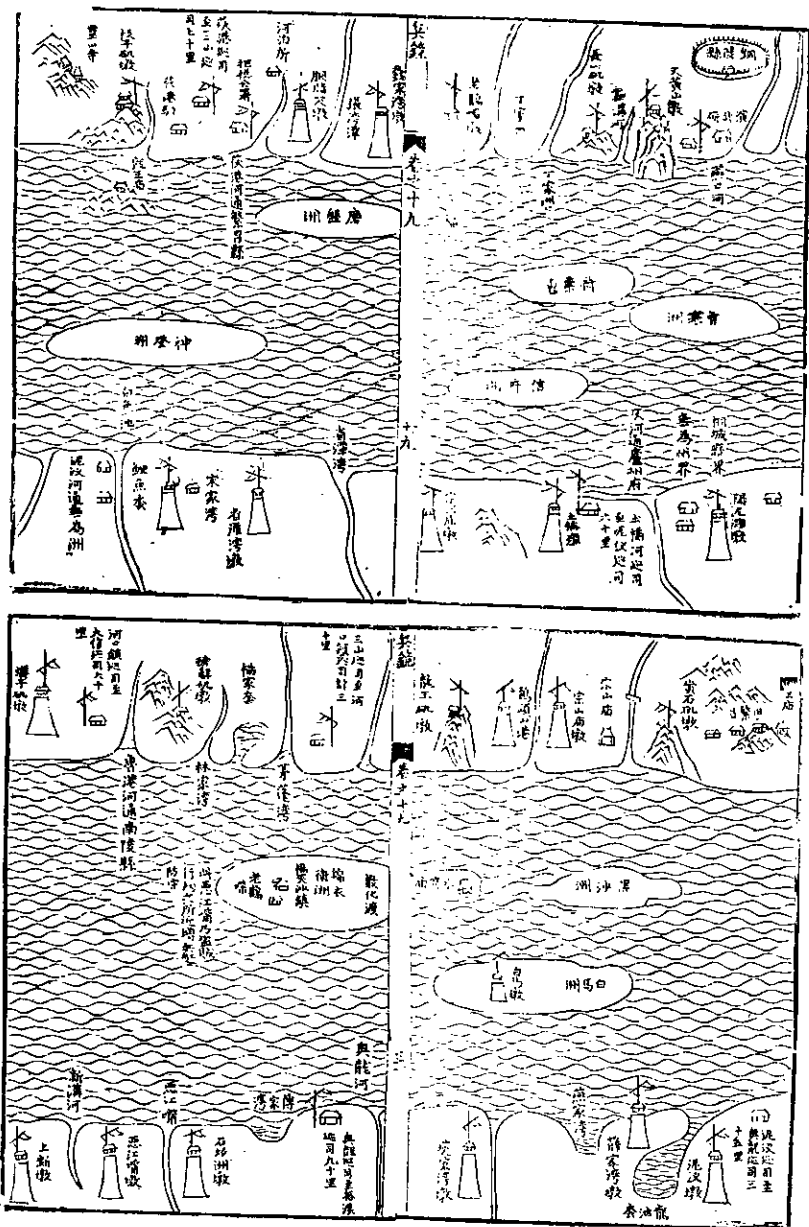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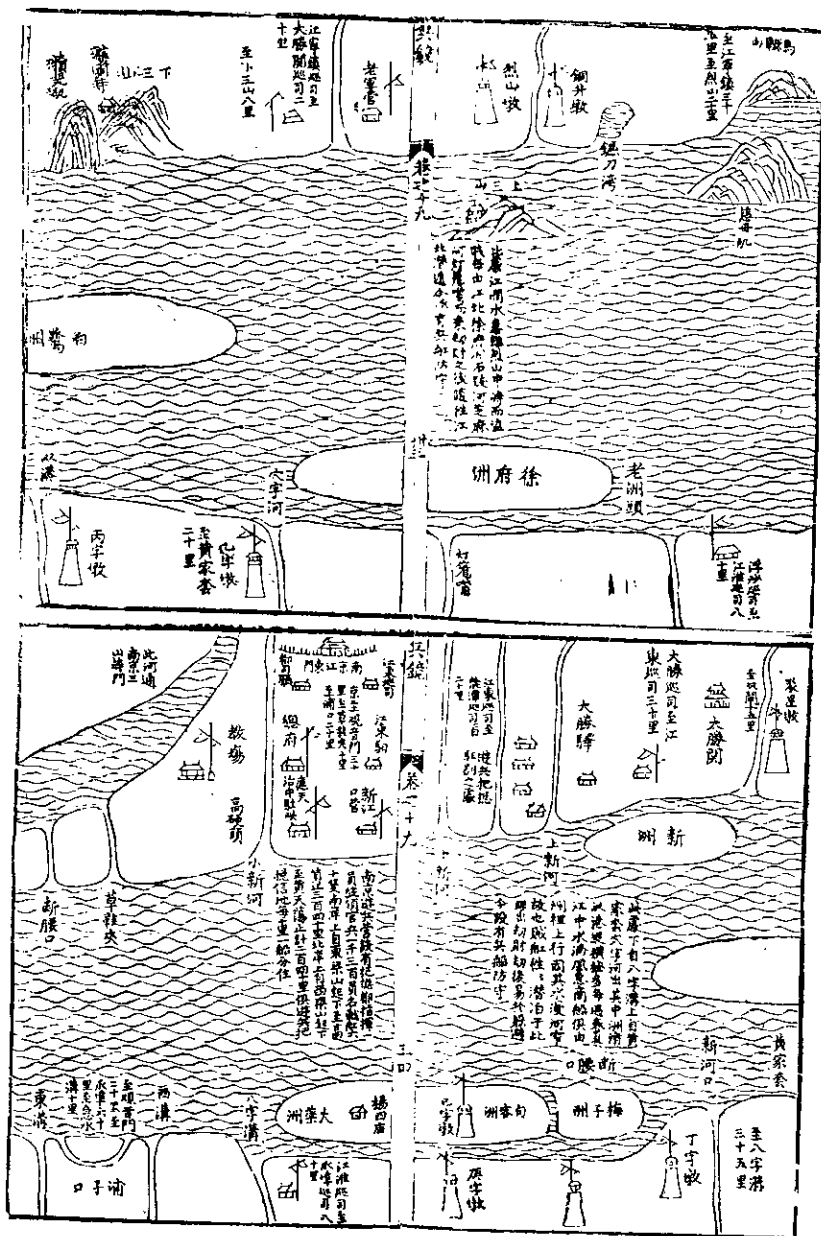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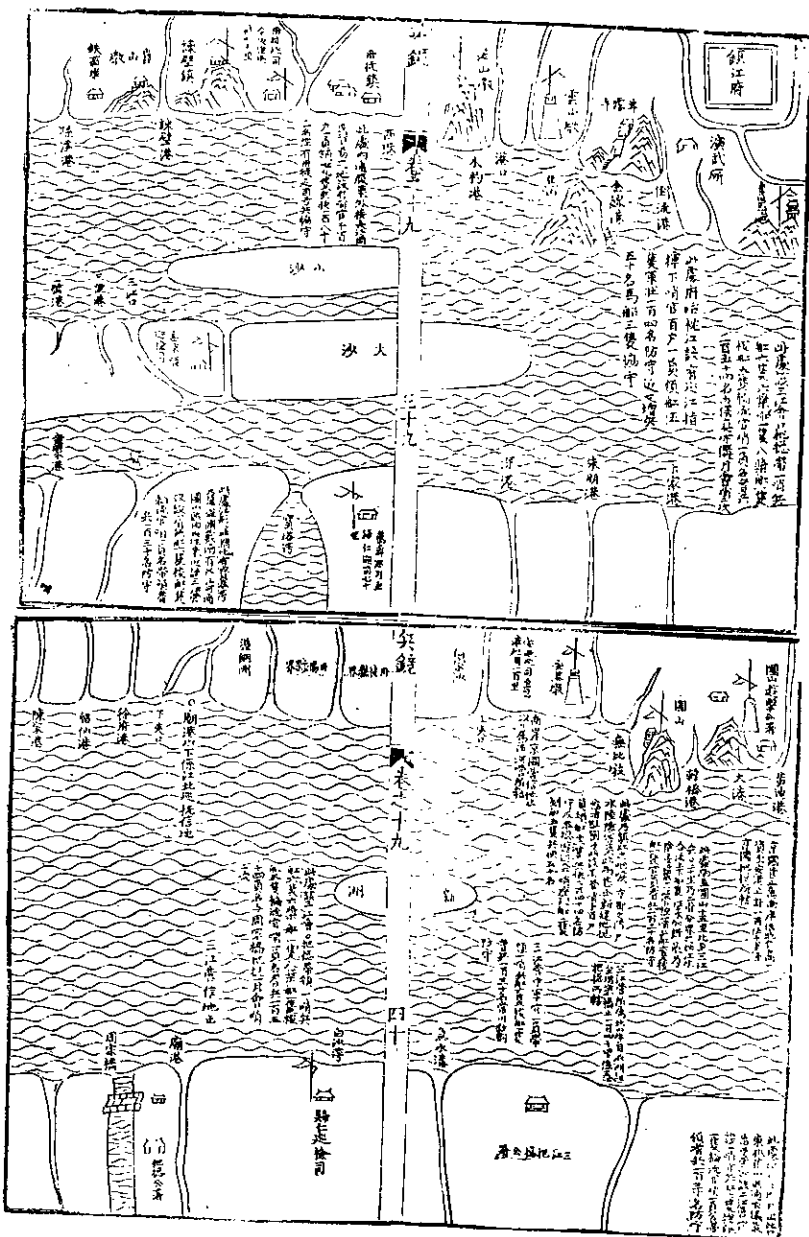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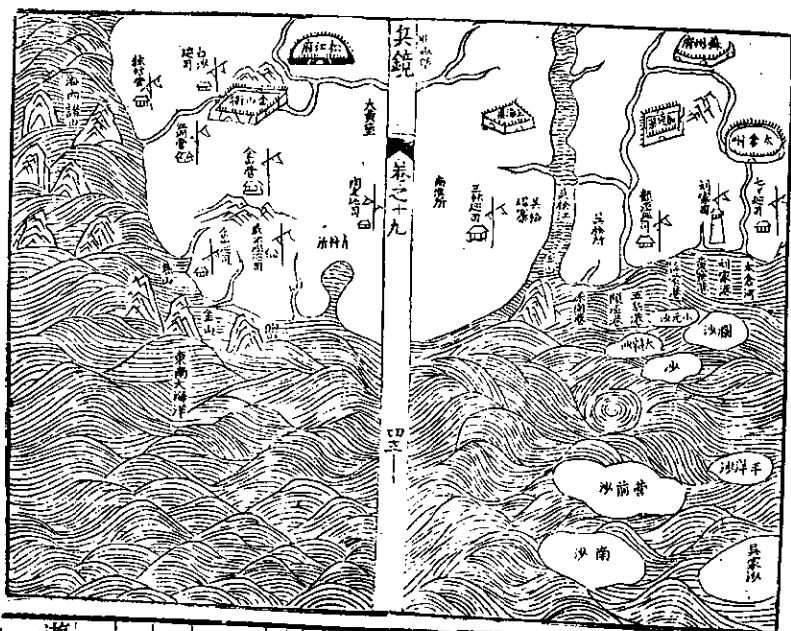
留都冊下自狼。莫不設監司幕府。而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宮闕在望。易令垂涎。且勢與幽燕相表裡。填者醜奴煽毒。杞人之慮注射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而驚江東者。正不必醜奴也。誠如是也。則防江防海。其輕重緩急較然。當事者。何以策哉

磨盤洲
蛾眉洲
安慶府
馬當墩
張家洲
新洲

陳家洲
新洲
新溝
稀泥港
東梁山墩
觀音庵
宗三廟
裕溪河
張家溝
裕溪墩
張家溝墩
田家墩
下新墩
象鼻山
人頭磯
望夫磯墩
打石磯
采石磯墩
魚嘴
青水墩
青草墩
清水灣
新開河
青草溝
中夾口
太陽河
太陽河墩
新河口墩
倪家墩
牛屯墩

下三山
烈山墩
銅井墩
上三山
白鷺洲
徐府洲
老洲頭
大字河
丙字墩
乙字墩
教場
高橋頭
小新河
草鞋夾
大勝關
大勝驛
新洲
上新河
新河口
黃家套
梅子洲
八字溝
西溝
東溝
浦子口
丁字墩
庚字墩

高山墩
炭渚驛
炭渚墩
炭渚港
天寧洲
新洲
上江口
下江口
儀真縣
儀真守備
黄泥灘墩
河東墩
河西墩
銀山墩
鎮江閘
京口閘
龍神寺
善才石
郭璞墓
新洲
瓜州鎮
花園港
何家港
長河鎮

鎮江府
演武所
小沙
大沙
圌山
三江把總公署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澇角止計二百四十里大小黄鷹等戦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灘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梭巡

梭等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

荻港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巡漿梭等戦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

遊兵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

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巡沙鐵槳桉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名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圌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草撇桉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領總指揮信地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草撇桉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余員名上與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福奨桉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

圌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樓福沙撇鐵槳桉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員名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把截指揮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然一帶可以航之苟設防非地計畫非善其與溝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棊布置鎮置兵規制盡善無容議矣今於江防最要者言之京口

與瓜儀相對乃南北之門戶也省漕運之咽喉淮揚財賦之橐籥兩京之根本分脉也故不可不設重鎮以撫之且只今遼左已失則內地爲重京口瓜儀通沽海口欲達非遙且南北召募奸宄奔竄舍此無途倘或小有伺窺爲患匪淺故不可不設重兵以塡之然舊設巡操江而南北闊隔緩急難周其所隸府州縣信地之兵各自屏翰聲勢難及而三江圌山一帶雖不下三四十里設有巡船終屬紛紛究無統攝故不可不設重臣以統之蓋京口瓜儀襟帶江海洲沙盤礴萑葦雜叢實作奸之

淵藪亡命之窠巢也若無統馭或有所警南北推諉何所責成考嘉靖間倭夷犯海奸宄皷煽凡蘇松淮揚皆爲流毒實坐於此故當於京口瓜儀添設重鎮重兵重臣以綢繆牖戶備禦非常聯絡聲勢此所謂扼吭塞喉雖江海廣濶盜賊繁滋豈能揚帆鼓枻得入心腹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苟非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如今之楊州楊府主者亦何取於重鎮重兵之設也

兵鏡十九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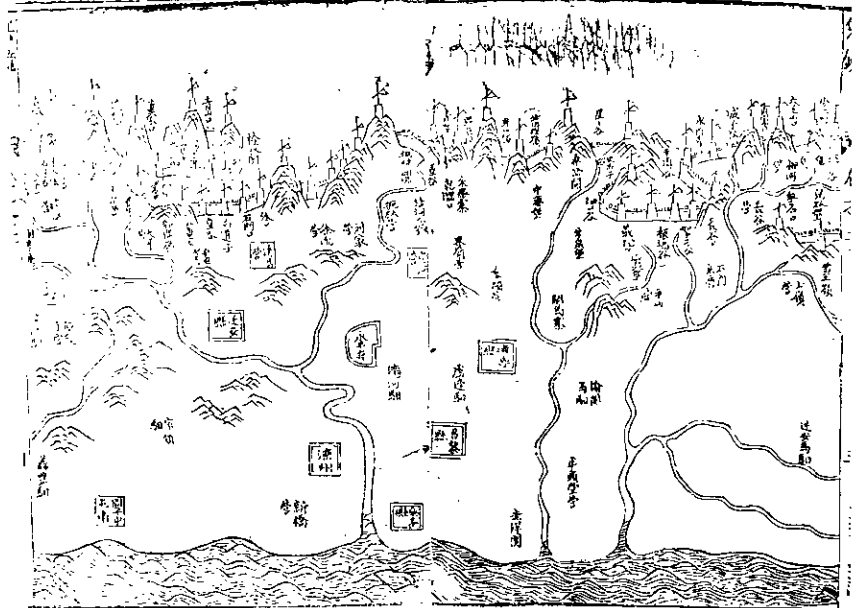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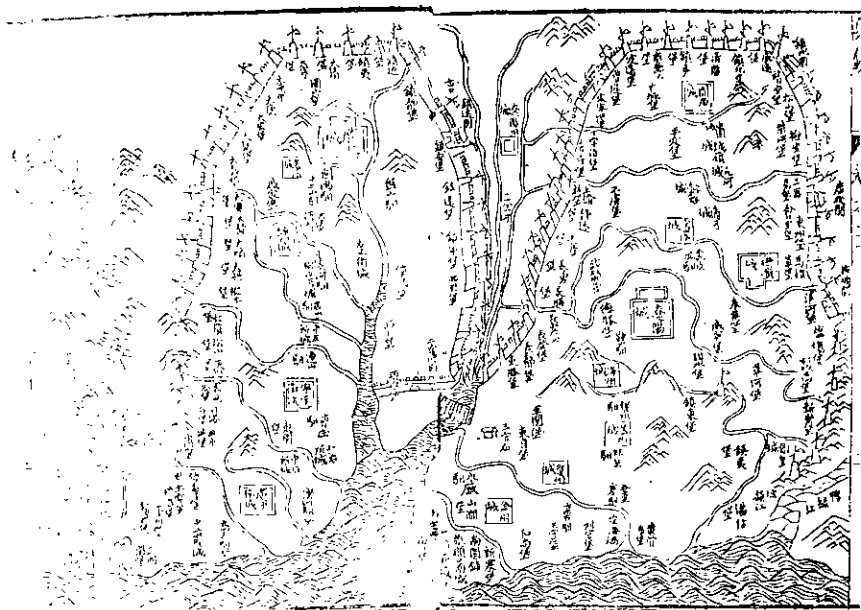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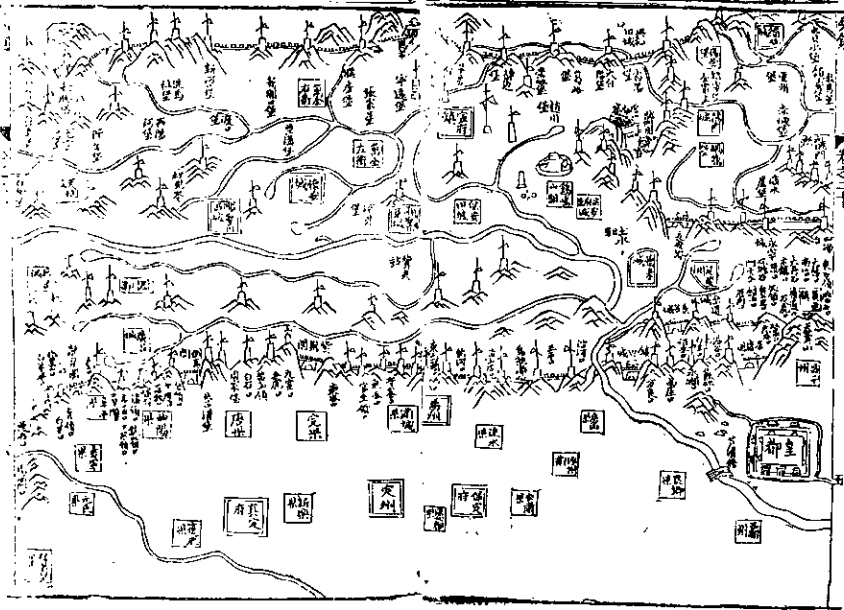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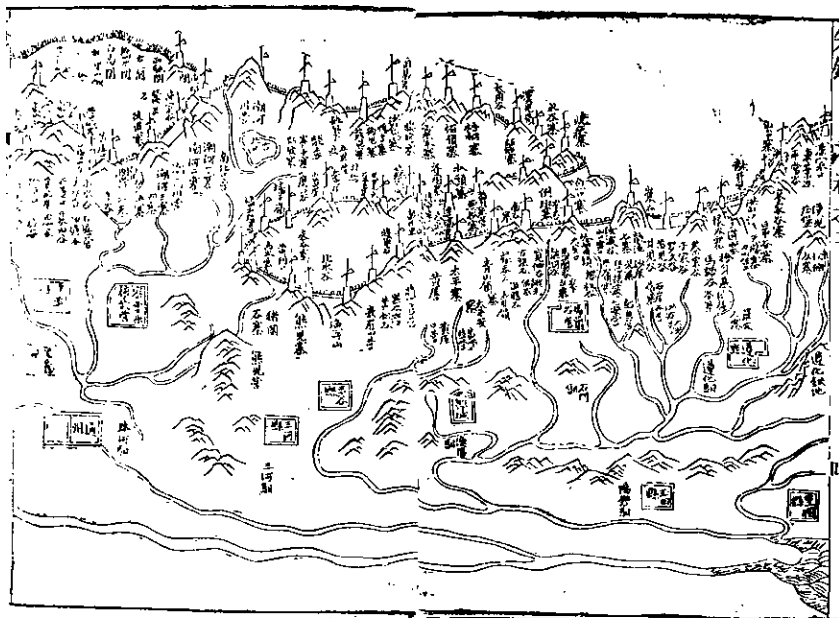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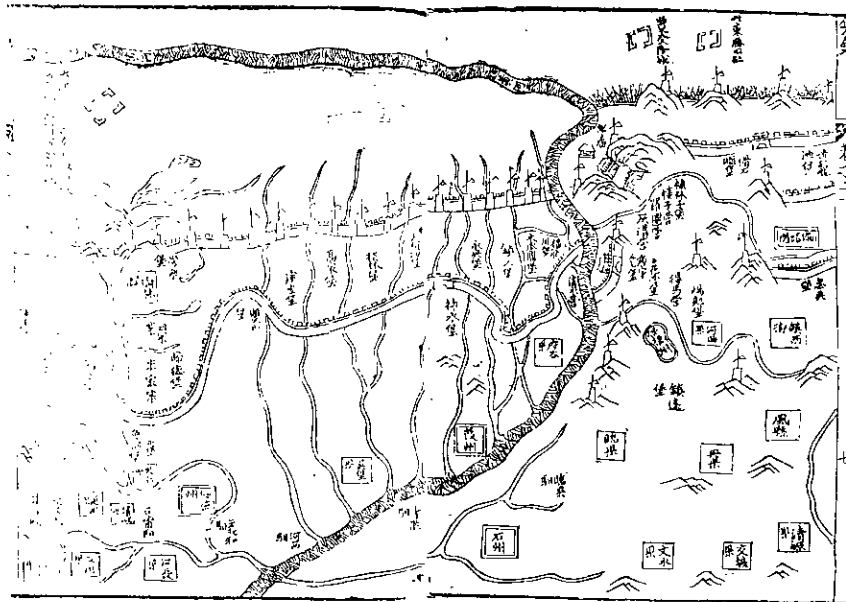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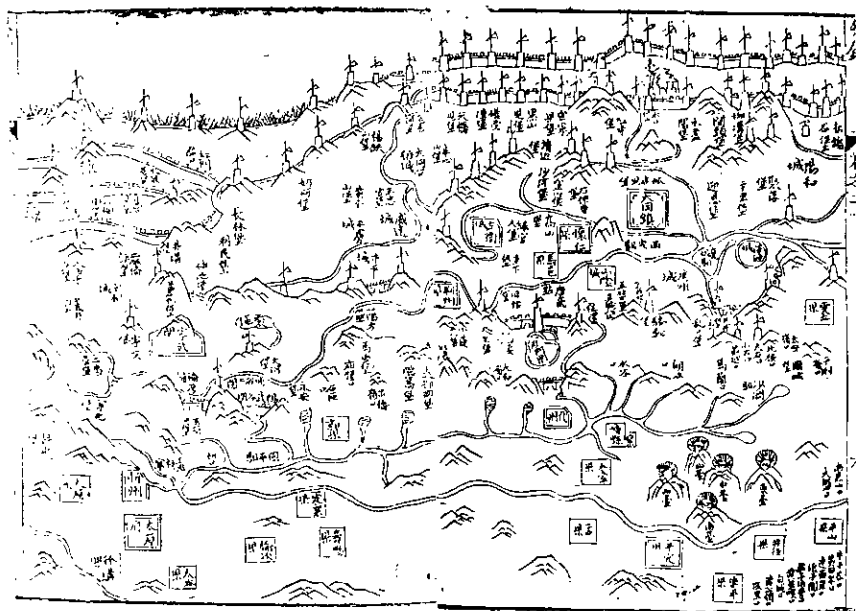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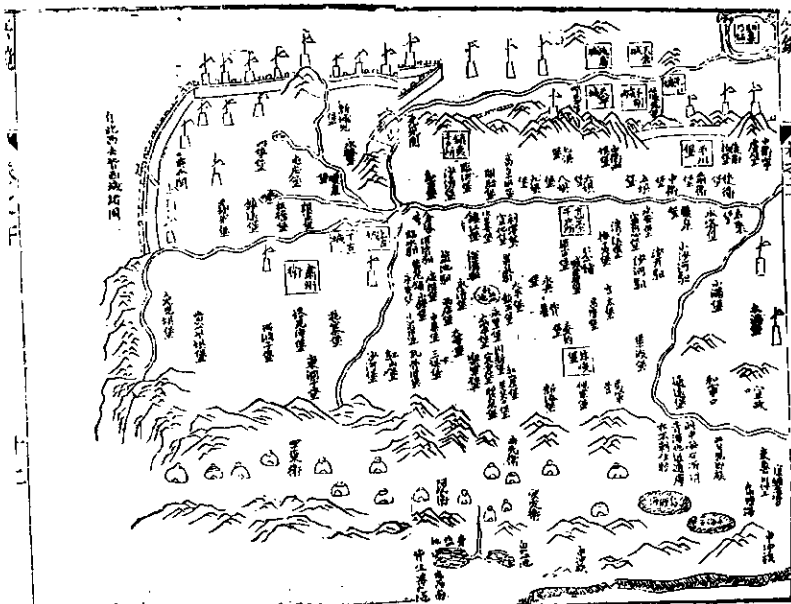
兵鏡卷之二十

新都　吳惟順長卿父　編輯
　　　吳鳴球王宣父
同族吳仕嘉歷台父較正

九邊圖叙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白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皐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袤西鎮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尊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同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

時巡套頭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所賴以衛守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借詞撥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為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還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俟功賞不明而激勸無實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為也

九邊論叙

九邊圖論乃許恭襄公應詔條陳之石畫也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肅等邊于凡山川之險易虜勢之盛衰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糧餉之盈縮一一得於聞見參於稽考傳於父兄八千餘里之形勢了然在目今歷數十年來各邊地勢情弊雖因革損益不同然能依此究心則自能知備禦之道是在北鄙將帥得人而已

遼東

遼東禹貢青與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所變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知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木葉凹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啟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薊州

薊州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胡元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於邊東宣府東西并列以為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神謀逖哉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内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仰朶顏泰

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絶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屢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遍北恐嚇中國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兵屯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壍則漲水易淤舊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内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為贅員且掣肘乎識者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谷雲三叅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外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乃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

於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西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

害可知此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關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窦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三十騎而潰闕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瀉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芰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儲蓄尾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倫歌騰揩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頼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盖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踴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踴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

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繞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次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紀綱明法令今日第一義也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若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南腋間寔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頃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就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月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

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多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由今之道馭今之兵胥火積薪因以爲變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延綏二邊附此

榆林皆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墩勾堡横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畋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仰給腹裡矣弘治中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

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口正德中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貫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他可知矣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一員主之每年子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横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魏公築三城於河外

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

軍衆待哺於腹裡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故云榆林者患在務糧他非所計也。

延綏二邊東起黄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内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城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内地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黄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歐田上上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

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寇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冦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論者以固原為堂奥響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奥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内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毎歲於河東時決其出入入

則戒嚴出即解嚴蓋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脱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内地虚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没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源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抗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絶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黄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illegible]
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
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
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蓋自蘭州為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
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
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
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

兵筴　卷之二十　二十四

關為沙爪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
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
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
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
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
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
已難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
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
恢復之議至靡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
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
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
必須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
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
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
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當緩一
也哈密轉徙之眾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
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
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
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

兵筴　卷之二十　二十五

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
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哈密猶
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
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
於土番安定等衛破於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
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
不可復圖機之上必當破眾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
不剌者逋北遁寇盤據西海吞拜屬番為西南患頃
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顧為失計何也甘
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

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
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尨剌此
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
議者祗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祗云夷心叵
測而不知窮寇易用視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
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
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
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
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兵益欵兵益弱而屯
田益不與矣近日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以有佃

堡未充而更能寔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
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他如李淮
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
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
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
事宜或又令兵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叅一官
專駐蘭州以督邊誤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
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
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
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
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求
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
無益君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
呼病於塞而求通傷於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
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
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

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
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
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背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氷馳突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洮
兵防守候在氷泮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
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illegible]

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烽燧

凡守邉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

爲無用今凡無空心臺之處卽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皷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去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准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兵馬見烽卽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邉者分投趨赴戰守

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卽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營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裡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路自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匆匆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卽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辨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女直考畧

按金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政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

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屯種甚難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紝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屬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竝有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悍詢好盜其戰鬬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尨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稱最強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冶巨艦

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　賜勑印各統分部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開原入朝貢惟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又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
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兀率數百騎奔建州寖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　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　賜勑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　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　詔上

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翺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　賜勑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係心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爲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行朝鮮授山制書以聞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慴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案驗貂皮取純黑

馬取臕壯否卽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産黑龍江
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釁
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
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
史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嶮白歸
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渾河
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
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
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
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

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
此地自漢人跡罕至唯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
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貰之仍安置部夷閩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
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
外無進海東青兎鶻并省諭貢使無濫額六年建州
夷窺邊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諜儆轉
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飾出邊陽衆潰匿　朝
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屯從叛者得

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讐糾掠塞上十
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
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狀徵
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
將以非故道郤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
集諸堡鉞揜近邊番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
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　詔以兵部侍
郎馬文升經略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
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又側寄檄總兵
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

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
媢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
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卽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
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
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鑑兒等目
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邊東塞而陳鉞希直意
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邊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
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
參贊東征軍務直等紿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

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擄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盜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文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强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 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 勑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襘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 命給事中抃廷學往勘

明年廷學還報上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虜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礚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鎮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奴仰加奴亦欵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躙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擣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譸張八年逆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

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郄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擣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歹商稺弱仰加奴雖台壻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 貢勑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掠西虜借恍忽大煖兎等騎可萬餘與歹商搆并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賓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

西虜以兒鄧侵掠歹商挾索貢勑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孳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反攻歹商猛骨孛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因康古陸背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刼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擣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用牲盟聽南關均勑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歹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名陞賞十七年覓孛都督秩以此遂爲長諸夷酋奴兒哈赤伯叫場父塔

失並從征阿台爲鄉導夾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固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慂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賜張矣而歹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孛羅則妙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搆怨項之奴兒哈赤計殺卜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賺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讐于關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巳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酋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殛[illegible]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遣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荅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補僕貢而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齒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有出鎮則議從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勑貢賞明年以萬騎䟫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

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兎折其謀項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堺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堺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濤初至惑其說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婿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匿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懟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衆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兎奴

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
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歿之因齎蕃書請和自
稱建州國汗五月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
都御史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畧兼巡撫七月奴兒哈
赤從鴉鶻關入尅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靉陽塞
外得級百五十四而靉陽寬奠望風潰 賜經畧劍
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
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畤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
占爲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
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

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
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
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
師而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
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乗半渡遮
擊遂大潰松血戰歿宅帥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
事潘宗顏等竝歿之總兵劉綎深入尅十餘寨後三
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清河路者李如栢以
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乗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
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白恣也

六月從靜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
城已殺虜羽書告急
上欲起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
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尅鐵嶺鐵嶺開原爲遼
東藩籬偪臨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
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爲援兎炒花爲助廣布間
諜內地所在殘蹶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
經畧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
奴兒哈赤行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速破金台失
及白羊骨於北關並殺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

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
取窖粟以佗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查訪北
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脇毛大之孫桑
河兒寨一配虜酋虎墩兎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
縻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
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四守瀋陽遏
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令虜覘河西誘我師
疲極乘其敝毋聲言入犯蒲[illegible][illegible]遊騎出沒至發僞
檄招降詐偽無狀廷弼奏激[illegible][illegible]流賊併請恩賞將
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餉金三十萬。一軍盡讙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羡。海內大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搆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祄。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兵鏡二十終

新鐫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三卷

〔明〕趙光裕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將傳序

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在上諸將佐翊賛於下掃氛盪穢以大一統自後隨時建功輝映冊籍者代不乏人故多聆

廟謨受成筭要之攄獨智順機宜而出奇制勝者亦不可枚舉譬諸北辰箕極而衆星則各自為明耿耿朗朗於霄壤間也顧神謀秘畧人莫得其槩趙生訔與江東顧少軒氏編集

皇明將傳一書為後人式茲復刪繁就簡標題合法於

昭代人豪竭智矢謀處靡不闡發與列國正續諸將傳類為一帙其間或述前人所已行或闡前人所未發誠後先相映者矣夫學不通今古不足言經濟誠就前諸傳以知古就是傳以知今則師資有地運用惟心諸葛武侯所謂有能之將者非歟適者西陲多警東鄙貽憂苟得傳古通今者為之將則合利而動見可而進以紓

聖天子宵旰之憂者端在於是矣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崑山李同芳序

新鐫批選皇明百將傳合法兵戒事類卷之上

明　東浙　趙光裕克賢甫　批選

　　　　　趙子奇德卿甫　彙輯

江東　董永遂行吉甫　訂正

江東一湖　元大化甫　仝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江東　顧其言敬修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汝通甫　仝校

○徐達字顯卿直隸鳳陽人

時與徐[illegible]諸[illegible]之說相似後來施為大畧具見于此

三勝雖精用兵大[illegible]

達精通韜畧博覽群書徐壽輝劉福通張士誠皆蜂而起之不赴曰帝星旺在本鄉豈宜遠適他人我太祖諳其廬論驅群雄以救生靈之策達曰定天下在德不在勢今元勢雖強意在必亡諸雄若徐壽輝強而自暴張士誠驕而自奢劉福通行無紀綱方谷珍偷居自逸明玉珍恃險自滿皆無志於生靈未足定天下誠能以仁義道德為心不貪不殺為本傾府庫以固士民則天下不足慮也　上忻然請與至濠因問戰勝攻取之術達曰上勝者以仁中勝者以智下勝者以勇三者不可缺一　上曰公之雄才大畧

料兆先必來而設計擒之正是料敵[illegible]

克鎮江而不血刃是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見於議論有古名將風遂授以鎮撫已而察其動靜語默悉超群英乃命為帥首凡有徵征皆代　上行上與達謀渡江取金陵適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遂渡江東下釆石乘勝取太平時元將陳也先康茂才水陸來犯太平達令湯和擊其水軍鄧愈擊其陸軍遂擒也先及聞也先之子兆先集兵屯方山達曰也先既擒兆先必約倪文秀復擁舟師結砦釆石以窺我太平矣乃東取溧水以阻其援復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合與戰及戰又出奇兵以擒之由是文秀遁去兆先亦擒茂才率所部來降進圍金陵十日克其城遂定鼎於斯焉○達將兵取鎮江　上戒之曰爾當體我心城下之日戒士卒毋焚掠毋殺戮達受命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上喜曰吾用徐達乃王者之師○丁酉上命達取高淳卅徒等處守將虎文明用拐子馬以拒王師達分兵與康茂才攻之仍令軍士善用長鎗者皆立於軍前以中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以城降○上諭達等曰僞漢主陳友諒竊據江左若不勦平則兩河關陝燕北之地非吾所望漢若就擒則吾

得南昌而謂去陳氏右臂是彼得亦利我得亦利者為爭地

棄廬州而救豫章是知緩急輕重

誘偽超出城而別兵突入此即韓信取趙之計

師衆勝長驅胡元可席捲矣乃親督達等分舟師為兩翼夾擊破之友諒懼挈妻子奔武昌達征武昌閩祝宗康太以南昌叛達旋兵討之斬宗太南昌平上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蔽我得其地是去陳氏右臂而張氏亦齒寒矣○張士誠北寇壽春上親往援之達為前鋒張兵敗北命達移師圍左弼于廬州會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　上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遂命達什廬州之圍歸整舟師以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友諒東出鄱陽達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諸將敗其前鋒一巨艦賊降者千五百人

上恐士誠乘虛命達還守建康然自是彼軍勢蹙我軍威振矣○達率兵取信州路時偽漢守將燕繼超擁兵四萬陣于龍虎山下晝夜備禦達謂諸將楊琛等曰昨詰鄉導云山後有小路名通牛嶺竟衝城南角爾領兵潛夜抄出山下深伏勿動待我兵與戰彼見我敗必空壁逐我汝等乘隙急攻之破之必矣乃曉與繼超戰遂佯敗走超果盡衆追之琛急攻城勢不能敵知州梅天佑以城降繼超遁于饒州○友諒死子理仍據武昌上不忍傷民欲招之達曰料彼初立人心未孚不如以書招之一面興兵致討順則撫之逆則致討一舉而兩得乃禦敵之上策也

返達燒倉是奇于前設伏邀擊是奇于一支都是奇兵

用將寡以見寨埠是名我攻之者

上然之以兜罪微人為使持檄諭之書至理不從殺使者遂命達帥兵急攻以正殺使之罪理與將劉勇屯兵益州以拒王師達令郎迁領細作數十人匿入益州城燒其倉粟理無糧可守遂與勇棄城夜遁達先設伏邀擊之漢兵大敗達與常遇春等分兵六路進攻遇春遂擒理賊衆皆遁武昌等處悉平捷聞上喜曰達此舉兵之奇者也○時襄陽守臣龍德光姚天儒畢榮駱貴等合謀嚴守且曰我等不奉陳理號令不屬胡元統轄不受張士誠挾制不懼明王珍

侵犯所恃者惟金陵之兵然內多聚糧外多守兵不亦另是一乾坤耶達率兵攻之不克夜于山下聞鄉民云金陵兵砦於城四門外築高埠架砲攻打破之易耳且內無土石填塞達聞甚喜曉集諸將令軍士築埠架砲四門齊攻復令俞通海俞通淵各領兵伏於東西二門外以防賊遁計定撕戰火砲齊發城中民居火焰張天守門將孫順開門放通海等入城畢榮被擒駱貴戰死德光天儒遁去襄陽悉平○上召達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吾地其議所以討之達曰張氏驕奢橫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伯昇

材晨相不足數其誘觀有餘

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其居中用事王孫蔡葉。闒書生。不知大計。若聲罪致討。可計日而定。上即命達為大將。率兵二十萬伐之。由太湖直趨湖州。士誠悉發境中兵及赤龍船親軍逆戰于毗山。舊館皂林烏鎮相繼而敗。達遂進圍蘇城。塞其六門。時無錫莫天祐與張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焉。被達偵邏卒所獲。達佯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遺蠟丸書。遂郵故陰得士誠天祐之虛實。九月達知城中食盡。督兵急攻之。或曰姑蘇城雉形齊門則其臍也。遂攻克之。達封

以腹心待楊茂是害身屢放間

府庫以待。上用。縛士誠送京師。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尋圍無錫。天祐降○時泗州胡五雖降而偽吳守將福天爵復以兵拒敵。與達對壘于泗水上。有諜者以罪被責來降。達撫以恩信。諜者告以劫營之事。達於夜將二鼓。命軍士銜枚。退屯十里。止存空營于南峯。天爵至三鼓。果率軍渡江。縱火焚營。始知有備。欲走。達先伏兵於岸畔。候賊軍登岸。燒其船。兩處火發燄焰張天。達攻其前。郭英攻其後。天爵危迫。自刎于陣中。餘賊悉降。泗州屬縣皆平○戊申洪武元年。上命達為征虜將軍。常遇春副之。北取中原。上

雜鑑既死初塞元善守者能深知其所攻

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可專主中軍。策勵群帥。古云將在軍。君不御者勝。閫外之事。卿其任之。達遂師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　上至河南。勞軍。與諸將共議取燕之事。達曰。臣與諸將渡河北。行由衛輝彰德磁州邯鄲趙州及河間。取臨清。不數月而元主可擒矣。伏願　陛下駐驛汴梁。以為犄角之勢。　上曰。卿策可謂萬全。及師至通州。常遇春等三路繼至。遇春沐英李文忠自河南由左路取沿河等處州郡。湯和華雲龍康茂才朱亮祖自河南由右路取沿山等處州郡。

請駐驛汴梁以為犄角是其用謀周密處

郭英郭子興薛顯自河南由中路水道。俱至通州。合兵以攻。元主聞之大懼。謂左右曰。吾祖宗基業。至今百年。一旦棄去。情是不忍。然內無謀臣。外無勇將。且聞金陵將驍兵勇。王業已成。不可敵者一也。不尚殺戮。民心已歸。不可敵者二也。劉基為謀士。徐達為元帥。四海悅服。望風而降。不可敵者三也。為今之計。不如北走為愈。乃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守燕京。自集三宮后妃太子妃。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八月達兵至大都。不戰而克。乃籍府庫收圖籍。重器。封宮殿門。命牙將張煥以兵千人守之。

元主不敢拒守是先聲奪人之氣

父人都市市肆不易是金邸馬上

攻太原而北平之闕自潰是攻其所必救

俾宦侍護衛其嬪御妃主禁軍士不得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遂近悅服下令故臣咸按吉身置大興燕山衆清左右共六衛留兵三萬使孫興祖守之以防禦北平○達率衆將向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之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居庸關以攻北平孫興祖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正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曰善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達遣勁卒夜襲

不攻洛陽汴梁亦以分敵人之兵乃是我專而敵分

其營擴廓帖木兒乘騾[illegible]太原○二年上諭達曰朕聞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各結兵據復河南之地也速喇忽種海口以守要害之衝今朕閫外之事一任卿便宜從事卿宜體悉朕心可降則遣使諭之不降則進兵擊之所過居民毋得侵擾達曰臣聞李思齊張良弼合兵十八萬東出關陝西抵峽右沿山砍木連營數百里以示不降之意以臣料之不如分其兵與常將軍使先攻洛陽以撓左翼之憂後涉汴梁以待坐守之困則虜兵分謀亂力不能支吾大軍一臨而席捲之勢成矣如汴梁不下直趨

不攻慶陽而攻臨洮是城有所不攻

陝而先破思齊守將趙琦等由此而進則清山東擣河南不半載可平矣　上曰聽卿議論關陝如在目中及達率兵駐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及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地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鬭其地土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營壘輜重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陽遂移師趨隴州進克鞏昌府遣馮勝徑臨

[illegible]絕其聲援是[illegible]之法

洮以　御札招思齊思齊以城降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良臣亦懼以慶陽降既而復叛達恐其黨與相煽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俞通海將精騎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良臣出戰不利陰遣人求救于寧夏為我軍所獲糧餉之絕其下姚暉等開門納我兵達入城良臣投井引出斬之陝西悉平○三年破石彪降[illegible]等州取廣州海南等郡招降楊文左君輔敗擴廓帖木兒于燕山自是天下一統矣達為將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與士

若達度量不洪必不自明其意而辨讒之讒矣

卒同甘苦。財寶無所私。婦女無所幸。仁厚不殺。功高不伐。是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達之功。為開國功臣第一。 上嘗以漢之韓信宋之曹彬擬之○初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北走遇春欲追之達曰彼不戰而走還我華夏是順天也我激而殺之則逆天矣不可遇春忿恨甚于 上曰達反矣不欲邀前帝宜誅之 上疑達欲俟其歸而收之及歸度遇春必中傷。臥舟中不起 上視迎之達伏地慟哭自明。不擒元主之意。 上感悟。君臣相悅如初○洪武三年論功行賞命為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傅改封魏國公賜第大功坊命宋濂書御製門聯曰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材兼文武世無雙。及卒封中山王謚武寧

按達首取金陵以開基次平友諒次平士誠又次逐胡元贊成鴻業固其謀略精審實以君臣道合蓋有此隆運自有此殄除也

常遇春 濠州懷遠人

料聚無成乃棄而來歸良臣擇主而事

遇春多智畧膂力絕人初為劉聚所得料其無遠圖必無成聞我 太祖駐師和陽威名日著乃棄聚

君臣相遇鬼神默祐如此

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遂乞歸因從渡江及抵采石元兵陳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諸將莫敢先登遇春撜舟挺戈一躍而登敵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進取太平路○丙申元將蠻子海牙屯江上旌旗相望圖為犄角以窺太平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欲兵結砦采石南北不通上命遇春攻之遇春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既戰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俘其兵船海牙僅以身免自是元扼江之勢衰矣○庚子從拔安慶趙普

以正兵合戰以奇兵擣之是以正合以奇勝

縱火焚用此以火攻有明

勝水寨漢人聲言且援安慶遇春曰賊必攻池州此天祭耳乃留羸弱守城而出銳士伏九華山漢兵果攻池州伏起俘斬萬人○丙午命諸將伐吳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遂抵城下塞其六門晝夜還攻偽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偵知之。潛引奇兵由大全港而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五太子及呂珍朱暹遂以舊館降已而進圍姑蘇士誠欲突闖出吾盤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以絕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曰爾以

由大全而出敵背是出其不意

[illegible]兵

猛將名軍中能為我取此賊乎弼即揮雙刀馳鐵騎往擊之遇春亦率兵乘之敵大敗走卒成矣○嘗從大將軍達北伐道行上諭之曰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前在武昌親見遇春[illegible]以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知張定邊者何以解數尚據城指揮過有如大將領與小校爭能邪當[illegible]戒之從征[illegible]太原擴廓帖木兒遣兵救之遇春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不如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必亂衆亂則主將可擒也達從之元將果敗[illegible]封開平王謚忠武

遇春有謀略且謹慎不矜功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戰陳征即能節制諸將故所向克捷

李文忠 盱眙人曹國長公主子

激將士率而衰衆令搶不殺甚者怒也

文忠將兵破苗僚于昌化獲婦女輜重甚衆恐將士恃此驕富莫有鬪志因激怒之使盡殺所俘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衆皆感激遂取淳安○文忠與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即命文忠守之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之取所斬俘馘戮之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士誠又遣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

以巨筏載俘馘而下水寇亦懾其兵形之誘以破之

謝再興告急于文忠以嚴州兵少而裕迎桐廬賊境衛信兵出江西無以援金華文忠乃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何以多為乃張榜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左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進抵諸暨剿捕賊兵見榜果[illegible]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以賊情報德濟乃與[illegible]所與分門而守至夜半令士卒銜枚鼓譟鋭聲振天地大呼出城賊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死者甚衆○謝再興叛降士誠以兵寇東陽文

[illegible]將[illegible]虛張以敵兵

西[illegible]夜督[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忠自嚴州率兵馳救遇賊于義烏擊破之會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文忠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築一新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栅無不畢備未幾士誠復引二十萬衆圍諸全之新城守將胡德濟求救于文忠文忠率兵由嚴陵馳救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德濟潛遣人謂文忠曰賊衆不敵姑且避之以俟大軍至文忠曰昔晉兵八千勝秦兵八十萬何為衆寡不敵衆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無能為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遂下

築新城以賊不能拔是守之而必固

以衆寡不敵欲于死中求生是死地則戰

借釜一卒暴之令斯行

古今名將傳

不俟進止而急援大同是君命有所不受

還營而反擣元將是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令曰彼衆而驕我兵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也
敵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循溪搏戰
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
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德濟亦率城中將士鼓
譟而出呼聲振天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偽吳
五太子僅以身免士誠自此氣奪勢衰皆文忠一戰
之力也○文忠引兵攻錢塘守將潘原明出降文忠
入城秋毫無犯令曰擅入居民者斬有一卒借民釜
立碎以徇○三年文忠領兵往援慶陽行至太原聞
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諸將曰吾受

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
敵將吏進止吾恐敵愈熾而不可復制豈不失機哉
衆曰諾遂出雁門關進次白楊門擒點虜四大王時
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自引數騎入山覘之前軍已
安營與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
水為營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軍士
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之督衆死戰自寅至辰
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
生擒脫列伯○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遇敵膽
氣益壯每戰必克且嘗從金華胡翰明性理之學人

大開四門而苗軍疑不敢入是善其所之

擐甲夜趨而克明單騎遁去是衆人之不及

鄧愈靈田而江右室家胥慶是全忠為上

此封卻好惜任事者錯之

稱文武全才以功封曹國公及卒封岐陽王謚武靖
按文忠以甥舅之親附龍鳳之會早平東浙晚靖
北虜當時定功第三夫亦輿論之公歟

鄧愈　虹縣人

愈從　上為管軍總管將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衆數
攻徽州徽州城郭未完器械不備愈大激攻整原未
西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
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愈統兵於臨江之半塘
會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
其詐擐甲夜趨之比日入城克明單騎遁去遂取撫

州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之民室家胥慶論功
封衛國公卒封寧河王謚武順
按愈器量宏偉沉毅簡重禮賢下士寬惠愛人臨
大敵不懼有大功不伐歷鎮宣德宣城徽嚴饒撫
南昌襄陽八郡而民懷其德

湯和　鳳陽人

時滁師乏食　上為滁陽王謀所向欲圖和陽選士
三千椎髻左衽衣青衣得為元兵以四騎載貨物
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賚將士使和陽兵納之
又以絳衣兵萬人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伏青衣兵入

以太祖之神算擬人相謀至此非得和必大挫矣

城樂大為號。絳衣兵即鼓行而趨。乃青衣兵從他道
就食。致誤前約。而絳衣兵候之過期不見。樂大意謂
我師已克。率衆而前。直抵城下。城中人覺之。急閉城
門。以飛橋縋兵出戰。我師不利。會和日暮。引兵至與
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和州小西門。和奪其橋
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其城。○和守常州十年。防禦周
密。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
藩保障。乃張士誠既平。方國珍猶據明州。和經兵討
之。徙遣人持書諭以朝廷威德。國珍遂遣子明完奉
表乞降。○上初以和為征西將軍。討明昇。四年三月

皇明將傳卷之二

合謀律

克前瞿州。會以水暴漲。不能進。平師大潦。而傅友
德之兵已克階文。美和。欲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
兵遲緩失事。適友德捷至。乃詔和曰。偏將軍率精銳
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夔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
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
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乎。和乃進兵破瞿塘峽
橋。偽部降。明昇封信國公。○上論和曰。日本小夷
屢擾東海。卿雖老矣。強為朕視要害。築城增戍以固

近今海防類之經守習者不察

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
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卒。封東甌王。諡襄武

授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行師受任。奉詔即行。臨
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慨然曰。臨
陣決機。在智識明達。何泥古為。故成大功

木英　定遠人

英八歲喪母。孤貧無所歸。上因育為己子。壬寅。上以
徐達為大將軍。下溧水。命英統兵一枝。先取傍郡。以

前見攻溧水之固根本之謀

為備禦之計。英曰。溧水乃金陵襟喉。遲緩不取。必
為他日患。守敵已離心。有快我之意。宜提兵轉出州
後。以攻其背。大元帥統兵以擣其前。彼欲戰則我堅
壁不出。彼欲不戰則我師急攻之。不一月。城中糧盡

皇明將傳卷之二

治兵合法將律

矣。此兵法所謂老師坐困。自斃之道也。上以英言
諭達。達曰。汝將略無遺策。不意少年有老成之謀。
遂如英計。竟以成功。○元將脫火赤等屯衆和林。為
邊患。上命英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

分軍為四是知分合之變而伏兵圍之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攻其不備

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
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而自率驍騎當其前。夜御枚以
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驚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
擒其前部而歸。○十四年九月。副穎川侯傅友德討
雲南。兵至普安。下之。遂取曲靖。故元梁王家遣其將

信道兼行而敵將未料我兵猝至

達里麻將精兵拒戰。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

設疑兵於山谷示彼有大衆先彰人而奪其形

虞心。及其無虞。乃可破也。于是倍道兼行。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乃擁兵逼水而陳。友德欲渡。英曰未可。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大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陳師。既濟。英與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大敗。生擒達里麻。遂克曲靖。梁王投水死。右丞相觀音保舉城降。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

【今】皇明將傳卷之上

古今名將傳

[illegible]非久

然而勢不易。自九月出師抵下雲南僅百日。○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為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拒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而自以兵綴下關為掎角之勢。又令胡海將一軍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下關兵見鼓譟讙呼。蠻衆驚亂。英麾軍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而入。山下軍亦下擊之。諸蠻皆潰散。遂克大理。擒段世。九月諸蠻見大兵出攻別部。鶴城守虛弱。復相煽為叛。土官楊苴謂其下曰。總兵已領大軍回

胡海兵登山而示下關之兵見之則攝呼蠻兵見之則驚亂是奪士卒之耳目

因雲南土地險故命英留鎮屯田故雲南可久守

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攻城。圍之時英駐師烏撒。聞之。即選精騎萬餘來援。賊聞之。拔營遁去。○上命英留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斟度。英定貢賦。均力役。疎其節目。民夷大悅。又以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最多。請置屯田。令軍士闢耕以備儲蓄。上從之。○二十一年。平緬蠻叛。聚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與交刃。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命諸將置火銃神機箭。分將士作三行。俟敵象近則前

【今】皇明將傳卷之上

古今名將傳

火箭銃砲最是破象陣之要法

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探之。恃以張勢。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前軍。寧正領左軍。湯昭領右軍。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陳既交。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不絕。星流烟飛。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驚奔。賊將昔剌亦勇猛殊死戰。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

分軍為三是知分合之變

命取師首而三軍奮戰是法令執行

雲南既內附英一變

來左師選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與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麈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蝟而死訖是諸蠻讋服不復叛○英沉毅明達臨事果斷用兵如神賞罰明信得賜悉頒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繕城堡謹斥候通鹽井於是軍食充足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及卒封黔寧王謚昭靖

按英行兵最知分合之變或分為三或分為四而未得合擊且復神速故克建殊勳

兼程進破苗軍走其疾如風

薦宗顯而婺州遂破其主將務留英雄命大海守婺州為捍要害

胡大海 虹縣人

大海智力過人初同鄧愈取徽嚴已而元苗帥楊完者攻徽州大海鬪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於城下完者遁去○時群雄割據　上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釁謀欲取浙東命大海攻蘭谿克之初和州人王宗顯少時業儒避亂嚴州大海薦於　上　上命探婺州城中虛實因攻破之　上以婺州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大海為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反灌珍軍珍窮蹙即

以重兵下信州由王愷之策果負大海之勢甚也

馬上折矢而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時王愷諫曰賊狡獪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悖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竟縱之去人服大海威信○陳友諒犯龍江　上命大海出精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葛俊往過衢州王愷止之馳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守之今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或挫衄非惟廣信不可下吾衢先已騷矣大海曰善即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遇友諒兵大敗之遂督兵攻城拔之一如愷謀○苗軍元帥蔣英劉震作亂殺大海　上痛念之追封越國公謚武莊大海為將號令嚴明嘗惜部曲嘗自言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室故軍出人爭附之有祭征虜之風

按大海左卻士誠右遏友諒皆有大功由其智力過人故耳惜其死於非命否則其所樹立未可量也

傅友德 其先宿州人後徙潁川又徙碭山

洪武三年夏將吳友仁率衆犯漢中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衆寡不敵遂圍城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令友德帥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

列炬山上而友
驚遁是形之虛
設也

羊山巖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〇上欲取蜀以友德為征西前將軍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征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不勇耳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為前鋒鑿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至直抵階州守將丁世珍戰敗遁去遂克階州引兵趨文州

直趨階文而拔其
腹郡是出不虞之
道攻其所不戒

世珍復集兵據險以拒友德急攻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友德又引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以為固及聞造州進取益兵恐戰艦成將進攻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綿文州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及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守將向大亨戰敗於城下偽相戴壽在瞿塘聞之留鄒興守瞿塘而自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既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聞大

大書木牌以解蜀
將是亦軍可奪心

亨兵敗眾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軍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友德進圍成都壽與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被傷卻走壽等遂率官屬出降蜀中大定〇時邊境咸寧惟雲南恃其險遠殺信使納逋逃上以友德為征南將軍率師討之濱行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眾論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併力

以弓矢火器衝擊
象是卻象戰之常法

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友德恪遵成算竟平雲南攻友德帥師擊烏撒克之令諸軍城烏撒城築方具而元將實卜引諸蠻來攻友德據高崗嚴陣待之諸將欲戰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蠻眾大潰實卜背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

論度取雲南先計
險要遠近上將之
道

[illegible]據高崗以待
卜是以逸待勞

下令班師而從征者是用而示之以寡用

以通畢節○元遣阿禮失理寇邊上命友德總兵
討之及至哈者含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
為信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至黑嶺等處獲人
馬甚多後論功封穎國公
按友德出奇取勝料敵如神可比鄧[illegible]紀律嚴明
七年用命可比周亞夫老成持重深謀遠猷可比
趙充國故平西川雲南皆為首功與六王比肩柰
何卒崇寵饜封無聞竟冥為穎公訟之惜哉

俞通海 [illegible]人

通海[illegible]少[illegible]至弟通源通淵泊舟巢湖連結水寨以

古今名將傳 卷之二 十三

保[illegible]崎哉 太祖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
[illegible]舟[illegible]會妖賊左君弼據廬州作亂通海與之戰
不勝為所窘閫 上總兵河陽豪傑嚮附乃遣使間
道納款曰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為君弼梗道乞兵援
之 上大喜即帥兵往援之通海父子遂來歸○從
上征陳友諒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先陳陸
兵以疑之命通海潛以精兵擣其水寨敵不及支遂
大破之已而友諒發憤盡銳攻南昌上率通海等援
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縱火焚其舟
明日友諒復以巨艦連鎖為陳旌旗樓櫓[illegible]軍舟小

以陸兵疑之而以水兵擣之是攻其所不戒所當先奇從正

兼風火之勢[illegible]

[illegible]

怯於仰攻通海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
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煙燄漲天
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
諒大敗欲退保鞋山我軍橫截湖面邀止湖口友諒
不得出相持三日通海曰湖水有淺深舟難回旋不
利於我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
上從之敵因糧盡繞上流欲遁通海追擊之友諒中
流矢死及卒追封號國公諡忠烈
按通海與胡趙首入又旗纏畧四方始殲友諒繼
寬士誠勦功偉矣乃被矢殞身行間惜哉

入江據上流而友諒欲避險處是得其要害

古今名將傳 卷之二 十四

趙德勝 [illegible]人

德勝嘗從徐達擊趙普勝之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
走獲戰艦家衛數百艘進復池州時 上親征浙東
未暇旋師方憂普勝剽掠為我肘腋之害及趙聞大
喜○友諒盡國精銳乘江漲直抵南昌又攻撫門城
壞三十餘丈德勝與朱文正鄧愈且戰且築隨機備
禦因巡城至東門敵發弩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
卒隨封梁國公諡武莊德勝馭下嚴肅每發一號令
旗幟為之改色從大將出征軍令不違而隨機應
變料敵出奇有古名將風

發號令而旌旗改色是法令執行

火焚敵艦足以大佐攻希助

古人合法將傳 六舟深入而與兵激敗英陳之說是而後生

按德勝助討晉勝除肘腋之害固金陵之本霸功偉矣乃戰歿於行間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者非耶

廖永忠 巢縣人

永忠智力過人物從 太祖以水將屬其兄永安而以永忠為副從渡江援采石太平蕪湖捨衆也先敗蠻子海牙陳兆先衆勝定建康皆有功及 上攻友諒永忠以七舟載葦荻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又明日永忠率俞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擣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陷沒矣頃之六舟飄颻而出行繞敵船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援舟近湖口永忠邀其歸路友諒敗死○永忠為征南將軍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之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遣人先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

明將傳卷之上 廿五

既慶廣東之人心易服又慶廣東之惡害所先而曾已定故天兵所指皆降

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聚兵臨之撫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皆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與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永忠一如 上策嶺南悉平○已而大封功臣 上曰永忠戰鄱陽時奮身忘身與敵舟相搏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士窺朕意何以遂封爵雖有勞烈未足掩過封德慶侯○永忠副征西將軍湯和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以伐明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欲俟水平而進 上責讓之永忠遂率所部先至瞿塘關以山峻水激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師不得進乃密遣壯士五百人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盛水筒以備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夾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而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報鼓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敗之斬其將鄒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鐵索斬溺死者不可勝數

古人合法將傳 子小舟山出敵後上流此其出其不意

分兵兩道是知分合之變

明將傳卷之上 廿六

此將軍審敵勝劫孫皓之降致與王濬失譽者不同最得君力之道

飛天張鉄頭張皆遁去求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始至求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求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遣使詣壘求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乃受其降㨿昇凱還

按求忠勇略蓋世殲友諒於鄱陽禁士鋭于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晴二廣而縛明昇其開國元勲論功當封公而以窺上意何止封侯爵終漠復遣以殘功居之際頗不難哉

吳良定遠人

良與弟禎皆以勇畧稱從　上取滁和采石姑熟定

建康克鎮江下常州守丹陽已而良率兵取江陰克之留為分判官使督兵守江陰時張士誠㨿姑蘇跨有淮東浙西之境地大民衆兵食富強而江陰與士誠密邇控扼大江爲當東南要衝乃姑蘇通州濟渡之喉之地士誠又屢窺詐欲以金帛啗將士故　上命良守之復命良弟禎增兵協守且戒之曰欲以其詐吾以其誠汝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祗力誅備毋怠至輒破走之已而士誠冦江陰艨艟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取之状良下令曰

下令勿輕動及閉垣絶援兵皆是奉上之戒令

彼戒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頃之敵泊于江濱下命弟禎楚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綵之將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敵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王駢鈍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其溺死者甚衆敗胥遁未幾冦侵常州良復遣兵間道殲其援兵燬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自是不敢犯境其江舟不敢浙大江而上金焦矣　上召良入見勞之曰完則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之憂其功大矣命儒爲詩文以美之○上嘗臨幸江陰見良防禦有方因歎曰昔日之吳起乎稱善者久之良在江陰

[illegible]夜宿城樓枕戈藉甲以兵法訓將[illegible]理也田稼足兵餉一境帖然　上方有事江漢大事愛出而東藩竟無擾亂由良爲之屏蔽也及克姑蘇命良移守蘇州後論功封江陰侯卒追封江國公謚襄烈

按是時吳漢二國相連使或謀通兵結亦難征討我　聖祖洞識其機欲翦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蔽吳二人不孤所托善守數年使吳人不敢西向　聖祖遂無東顧之憂得毅意滅漢是蔽吳正所以滅漢也漢既滅矣乃徙

東藩無擾亂而陵之祀不斷[illegible]

力向吳不旋踵而亡是滅漢又所以滅吳也故識
者謂士誠不亡於諸將合圍之時而亡於二臣善
守之日信哉

郭英 濠人

英沉毅多謀智力善射年十八從 太祖起義兵與
焉因用籌術帷幄中贊機務削平偽漢洪武元年從
大將軍徐達北伐中原我師既克長蘆直沽等處
進抵河西務抵通州三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
計眾請速攻城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
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
左自以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萬而翼出
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
首數千級遂克通州○大將軍達既克元都引兵趨
太原英時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
谷關侵燕京聞之還兵救太原傅友德迎擊之兵未
交擴廓帖木兒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千人
衝卻之擴廓帖木兒營於城西英憑高望之謂常遇
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伍請夜劫其營遇春
然之以告達從其計會元部將豁鼻馬陰使人納降
請為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中十

深溝高壘為持久計在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大霧設伏而大破元兵是微乎微乎至于無形

夜劫虜營而虜敗走亦是出其不意

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縱
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元兵大
潰擴廓帖木兒遁去遂克太原論功封英武定侯從
贈營國公謚武襄

按英有謀有勇前平偽漢後逐胡元皆有功焉為
世名將

劉基 字伯溫處州青田人

基穎異絕倫初遇鄒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覽翌
日誦諸若流元末舉進士丞高安揭傒斯見而奇之
曰此魏徵之流濟時器也尋起江浙儒學副提舉嘗
與魯道原宇文公諒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
中道原以為慶雲欲賦詩紀之基曰此天子氣應在
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後知時事不可為
棄官歸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或說曰今天下擾擾
以公才略下括蒼併婺州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
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
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異且天命有歸吾將待之會
太祖取婺州定括蒼基乃指乾象曰此天命也遂應
聘趨金陵陳時務十八事甚合機宜○陳友諒陷太
平發言東下建康或謀以城降或謀奔據鍾山或謀

夜劫虜營而虜敗走亦是出其不意

預知天子在金陵是蓋識天文

應聘趨金陵此是知興

聊可以僥倖者耶更與服之常

徑援江州擣其巢穴是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長驅西上而諒謂自天而下是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謂先征陳後征張是料敵制勝

決死一戰不勝則逃。基獨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結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決勝以成王業。正此時也。 上然基策。奮擊大破之〇上欲伐友諒。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遂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急攻之。從卯至酉不拔。基以為宜徑援江州。傾其巢穴。 上從之。遂悉師長驅西上。過小孤。偽將丁普郎迎降。我師徑抵江州。距城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南昌偽守胡天瑞聞之。遣使詣軍

納降。許之〇基丁母憂。值建德命士誠兵寇長興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勿擊。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曰賊走矣。遂令進兵追及於東陽。大敗之〇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獨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其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亦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援。是吾疲于二寇也。遂解廬州之圍。以舟師進伐友諒。遇於鄱陽湖。大戰五晝

謂金木相犯日決勝是天地執衍

基力陳安豐不可援正為建康根本之計

論兵將而歸重於主論兵法而推及於不泥此兵家之至論

夜。基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方鏖戰時。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起。回測。但見基兩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上即更舟。坐未半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〇初 上出援安豐。基力諫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時南昌圍急。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非計也。遂移兵西上。至是 上謂基曰我不當援安豐。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直搗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

也〇基嘗見日中有一黑子。言於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深攻福建。為陳友定所殺。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三人共舁一血幘。何故。基曰三人首弁血幘。衆字象也。此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〇上嘗與基論用兵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有精兵不如得良將。基曰臣侍左右。每觀妙算。湯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乃知任將在主。而將之勝又不若主之勝也。然又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

劉公所進天文皆為保後計

古法哉吾觀戰陳之間闔闢奇正頃刻變化要在識其變耳何暇論古法耶　詔封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授基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蒙聖恩榮顯先人足矣乃封基誠意伯將卒前数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基遇事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家居飲弈未嘗言功立朝抗論無所撓阻　武宗朝贈太師謚文成誥辭曰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入言啟輿之謀不負所學詢事考言明有徵驗運籌書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按基有子房之識而文章過之有玄齡之謀而捷給勝之或疑其達事胡元專門象数是何異訾伊尹之五就湯限周公之多才歟

以長鎗弓弩破其拐子馬是奪其所矣

康茂才　蘄州人

茂才初結義立寨後戰敗即解甲來附　上拜為水軍元帥及徐達取高淳元守將㐂文明驍勇多謀用拐子馬以禦王師堅不能入達集諸將謀之茂才曰此古法也破之不難願假兵三千明日擒之達遂分兵與茂才攻之令軍士善用長鎗者立于陣前以中其馬善用弓弩者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戰敗以城降

○上命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不患乾卑不患涝蓄洩得宜使軍食有賴茂才受命是年屯田大獲○陳友諒既破姑孰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時群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新築城壕深固賊前東源以巨艦臨之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而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請

此一計是誘而致之自以擊之也

上親擊之　上曰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舟綴我我欲與彼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

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乃召茂才曰友諒入寇吾欲速其

用茂才誘以友諒是因其鄉人而用間也

來非汝莫可使者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來吾事濟矣茂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遂為書言上不足有為兵弱地蹙四面皆勁敵今僕委身圖報欲奮扳鱗翼倚大將

給使分兵以弱其勢是我專而敵分

軍分道遞進使當納款建康唾手可得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也乃遣還荅書曰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

[illegible]其所之也

內外奮擊功成之日官賞不爾吝也茂才以著奏[illegible]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即命李善長諭上東[illegible]盡鉄石通宵治之抵曉而成未幾友諒從以舟衝江彬[illegible]橋見橋皆鉄石愕然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遣視營中偃馬蔽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康紿我矣語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榻下得茂才書 上嘆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後茂才從征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于道追封鄆國公

按茂才戰功不一獨誘致友諒而斃之一以固國之本一以挽敵之魄非他取一城得一邑之比偉矣哉

楊璟合肥人

璟本儒家子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里中壯士保鄉井後從于 上丁未 上命璟為征南將軍率兵由湖廣取廣西又命陸仲亨胡通治兵贛州由韶州為掎角之勢璟進兵圍永州久不下命胡海于各門築壘造浮橋增兵急攻以示必克夜三鼓海先登城璟繼之遂克永州璟以丁玉守之乃自引兵向靖江分兵屯據要害絕其聲援圍之六旬璟謂衆曰彼所恃西濠水耳當先取閘口決其堤堘彼之必矣[illegible]從廣攻閘口殺守隄兵決濠水因築土堤傍城以[illegible]士卒[illegible]也兒吉尼勢窮驅兵出戰胡海擊[illegible]因獲其萬戶皮彥高遂使彥高喻降其把水元帥張榮榮俊[illegible]約降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率兵逕進遂執也兒吉尼復攻下梆州嶺南悉平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作亂 上命璟討之諭曰覃賊恃山谿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償所喪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無復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攻覃垕寨賊下山迎擊官軍大敗之追至半山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賊亦阻險自守已而覃垕潛人詐降璟不悟使部將黃宋譚往報為賊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益力 上降詔責之璟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後論功封營陽侯卒贈芮國公謚武信

[illegible]乘是觀而聞之

四鼓入城是其[illegible]不意

但使遠去而不[illegible]是王者剿撫[illegible]之道

按璟始略荊粟繼平嶺南可謂有功惜討慈賊反為所誘伐明昇每戰不利豈終以儒懦故耶

上卷終

新鍥批選皇明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中

明 東浙 趙光裕克安甫 批選

趙子玄德卿甫 彙輯

江東 董承祥行吉甫 訂正

江東 解元大化甫 仝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江東 顧其言敬修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汝通甫 仝校

張玉 字世美 有將人

戒將士止殺定人心圖為上

先定薊州以絕他日之患次攻莫州以去南路之障

以炳文軍無紀律的知其無能為還報有識

建文君即位，稍絕削親藩，我 成祖舉兵靖難，王之謀居為多。上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錮強，三日而城中大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為後患。上即命王帥兵往討之，擒其守將馬宣，遂定薊州。是夜急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收人心為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入城，執其守將戮之，有餘不殺一人。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上至灤河，王曰：楊松潛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擒之。遂帥兵往擒二都督。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王自往覘之，還報曰：炳文軍無紀律，且其上

上訣任異寇而王言相合遂大敗之是上下同欲者勝

上出攻永平而景隆往北平以攻其所必救兵而上竟不回救者非不知根本之慮以北平兵食足而將士一心

合法將傳

什攻其無備也此故也

有敗氣，無能為也。上曰：敵眾我寡，今度可必勝否？王曰：真定兵雖眾，然新集志未齊一，吾軍乘勝，可一鼓而破之。上曰：王言正合我意。遂帥師直抵真定。上曰：炳文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命朱能率敢死士三十餘騎衝其陣，諸軍夾擊，炳文兵大敗。上謂王曰：今日之捷，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矣。已而遼東守將吳高、[illegible] 上在真定，聞遼兵攻永平，又諜報李景隆將攻北平。上謂王曰：北平兵少，逆世子得將士心，可備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撤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棄輜重走。王言大

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以先後制之，乃定往收大寧。我而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南至鄭村壩，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直擣其營，城中亦鼓噪而出，表裏夾攻，景隆敗走。○二年四月，景隆自德州師兵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上，率諸將進駐固安，謂王等曰：景隆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郭英老憊退縮，平安慓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為也，惟恃其眾耳。眾豈可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益，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昔鄭村壩之勝，彼兵非不多，遂之即敗，夫將

評先時自滹沱河以遼待勞至升威戰地而得數百俘

欲攻滄州而佯言征遼東是攻其無備

者三軍之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氣不振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運足以爲吾之資爾等厲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如拾芥耳王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先赴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即命王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始至我師竟勝之則以先處戰地之力也○上聞盛庸北伺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兵爲備乃下令陽征遼東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王請問曰今衆通大敵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不堪此行何意上屏左右密語之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倚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殺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寒地凍且雨雪泥濘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爲備耳王叩首稱善時盛庸因德州糧盡移駐東昌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陳列火器弓弩以待我師自恃屢勝見庸騎綫往即鼓譟而前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合庸麾兵大戰北兵退却往往有棄甲降者庸縱兵圍上數匝 上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潰圍而入奮力死戰翼 上出王不知 上出復突圍入技之

不獨滄州無備而雖攻若東昌則盛庸當勢備者何自恃屢勝易其鋒北往即攻之遂以取敗所以兵家勝無不可恃也

大戰披創而殁 上悲痛之後論功 上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蚤没耳追封榮國公謚忠顯洪熙初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

掖王爲將紀律嚴明與士卒同甘苦未嘗無故一人每語麾下曰爲將當灑血戰袍方能流芳汗簡竟以此忘身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功臣朱亮之子

建文君初即位疏忌骨肉廷臣齊泰黄子澄輩首建削奪之議請如漢七國故事且曰燕王久掛兵日事練兵多置術士共機已彰不可不亟圖之建文君曰計將安出對曰今邊臣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建文君從之乃以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密察燕邸動靜圖之而使長史葛誠爲內應建文元年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兵皆甲圍府第 上與能謀曰彼兵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矣 上曰是當以計取之令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貴昺佯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遂誅貴昺起兵北平凡三日而省城定皆能之首謀也○又與耿

因逮官屬而擒貴昺定以其勢而利用之者

縱騎入北而衝西南以出是搗其虛也

炳文戰于滹沱河敗之與平安戰于白溝河敗之二
年十二月從 上與盛庸戰於東昌北兵大敗庸軍
厚集圍 上數重能率胡騎奮擊其東北隅於是西
南抽兵漸薄能衝圍死戰翼 上而出遂得還營三年
收合諸軍進戰夾河北兵窘甚能奮力再戰而勝軍
勢復振攻盛庸兵于藁城三戰三敗之遂師王興陳
亨攻真定能為先鋒衝庸中堅又出奇兵以截南兵
前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之間皆有功四年三
月從 上戰淝河北兵敗績百戶王真為平安所殺
北兵大懼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祖十戰九敗終

獨斷一語之將足激勵士卒

有天下今殺下北兵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
面事人耶諸將言歸者當斬以狗 上曰爾言深合
吾意遂引兵南下四月兩軍對壘日久 上不解甲
者一月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諸將屢請渡河擇地休
息士馬 上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
必懈衆勝來邀祇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飢寒
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坐困之矣能遂賈勇催堅三
戰皆捷六月渡江進克金川門 上遂入正大統封
能成國公後師師往討安南黎寅卒于龍州能素善
撫士卒而死之日將校皆為流涕追封東平郡王謚

素善撫士而將歿衆為流涕卒如愛子而可與俱死

武烈

按能首謀擒貴禹而起北兵繼勵衆南下而正大
統眞靖難之首功

鄭亨 合肥人功臣朱用之子

防禦有方而大同無虜患是謂周則彌之法

亨靖難有功封武安侯 仁宗朝以亨鎮大同防禦
有方大同無虜患時邊將稱亨與薛祿為第一宣德
朝復鎮大同轉餉宣府亨嚴肅謹厚善撫士卒持身
廉潔雖指克人不敢以私挽之卒贈漳國公謚忠毅
按亨初當靖難攻取有功及守大同防禦有方且
持身撫士綽有名將風

薛祿 初名貴 膠州人

上兵兼程而進安兵貴其疾如風

祿初從靖難屢戰有功封陽武侯 仁宗即位命祿巡
北邊適虜入寇雲州追斬甚衆宣德元年八月漢王
高煦反朝臣皆勸親征 上遂親率諸軍以祿為先
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驚臨城
中震駭群下潰散遂擒之祿因留鎮樂安條上邊事
城赤水木寨獨石以遏虜衝尋卒追贈鄞國公謚忠
武祿為將有勇略善謀定而後戰故每戰有功紀
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又廉潔善撫徒兒同甘苦人
樂為效力當時靖難諸臣推河間東平及祿為最

謀定後戰而有功兵之勝術
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是法令既行
善撫徒兒而人樂為效力是卒善而養

按祿不獨為智勇名將雖稱為賢將亦無忝為當時參將黃瑄所為稱云

張輔 玉之子

輔以靖難功封信安伯又以父功進新城侯永樂四年副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憑祥州入龍州以疾留龍州輔率衆至坡壘關入安南境進至芹江府新福縣時賊將來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緣江北岸地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百九百餘里其衆於江北諸部兵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列置木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樁內諸江口俱下。[illegible]

皇明名將傳卷之八中

輔大[illegible]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衆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軍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設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御枚具攻具越重濠傅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命

盡獅蒙馬而與之皆股栗是形之徵必鈇之

象獅未備而力戰破之是衆人之不及

盡獅蒙馬神銃翼之衆見皆股慄又為銃矢所傷皆退奔賊陳官軍長驅而進賊遂潰走追斬無數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五年輔追賊至富良江悉衆拒戰舟連十餘里横截江中用划船載木立柵賊乘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大敗之乘風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輔用土人莫邃為鄉導分道窮追暨舟師過海門涇鶵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遁俄而大雨水漲數尺我舟畢渡衆皆曰天助我滅賊也益追之賊屢敗遂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蒼與交南悉平先是輔奏安南本中

皇明名將傳卷之八 八

國地其後淪棄化為異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覩衣冠臣訪黎賊父子旦夕就擒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兵民及提闢 上遂如所請六年論功進封輔英國公 上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 上善之惟陞元功餘班賞賞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六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乃先驅曰群象來衛一矢落其象

古今名將法於使

置三司以撫留兵民誠為得策蘇後竟至陳氏發亂不常甚耳

夏原吉所論最得經國遠猷

當時若從輔議勿立陳高之裔則亡于[illegible]之可不失交趾

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illegible]敢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留輔鎮守十四[illegible]召還京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宣德元年[illegible]高數友遣人密約輔為内應輔即縛其人白于[illegible]宗從○仁親征竟擒之 二年交賊黎利偽徽遣人進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高乘乞立為陳氏後 上以示輔輔曰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乃始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無疑當益兵誅之 上不從遂失交趾正統十四年從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按輔三定交趾皆與沐晟偕而發縱指示英國之功居多自永樂丙申召還而交趾從此桯杌矣當時交趾既平只令仍命英國守之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命英守之英歿仍命英之[illegible]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有[illegible]也西南夷惟畏服沐氏耳今交趾所畏服亦惟[illegible]國交南三叛皆以英國總師平之英國三召而[illegible]亂後作使英國久鎮于茲則餘威足以彈壓[illegible]而交南長為中國藩服與雲南等矣奈何失此[illegible]機遂使一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類惜哉

得言還師而既還復出此是利而誘之

劉江 宿遷人

靖難兵興遼東時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冨薊州遵化諸郡縣 上急遣江率衆趨永平渭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 上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俄而曰臣策成矣遂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一次砲響則決圍二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此明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為號者放砲常不絶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之○永樂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將師秣馬蓐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

後砲連響不絶一以江城中之衆一以懾平安之志

以思安閒惟飽士馬而以逸待勞以飽待飢

披髮作眞武陣以愚士卒之耳目

開西壁縱賊而後擊之是圍師必缺

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來海鰌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督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横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官軍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剿殺。而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脫去入鰌者。盡爲漁所縛。無一人得免。旋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忽若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

因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眞武陣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壯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鬭。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鰌。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乎。捷聞　上徵至京師勞之。進封廣寧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屋掠貨財殺虜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浙閩。無歲不被其患。及是大爲江所挫。寇患屏息者數十年。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及卒人思慕之。謚忠武

按當時諸將河間善謀東平善戰爲靖難元勳定興三出南交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塞下且戰且守而廣寧又制倭于東徼所謂經營四方矯矯虎臣是也

馭土官以威馭士卒以恩

與士卒同甘

視卒如嬰兒

山雲　徐州人

雲鷙勇有謀。宣德初爲征南將軍鎮廣西。時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雲至廣西大飭兵伍。深入賊境。撫順勦叛。威聲大振。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叛猺賊。斬首二千四百級。五年討平樂蠻。斬首四百級。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級。自是蠻夷懾

[illegible]內無警雲在鎮十年自守廉潔始終不渝馭諸土官尊廉威罰刻期征調無敢後先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効死。故所向有功。後莫能及

按雲鎮廣西馭土官有威與士卒有恩兩者相須眞得爲將之道

王驥　字尚德束鹿人

驥永樂四年進士宣德朝爲兵部尚書正統二年春阿台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　英宗命驥經邊以便宜行事驥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來昌山堡諸守兵寡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欲

斬一將而三軍股慄先肅之以武將肯效死是殺一儆百意也

虜無侵難矣翌日大會諸將于轅門問將校畏敵而
不畏軍令者誰最甚諸將舞應曰都指揮安敬驥命
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
慄遂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隊勤訓練利器械軍容
肅然既而虜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以方略且誡
之曰不能勦賊無復相見榮即擊敗之寇知有備引
去遣知院阿魯等納款於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
徙戍糧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役於
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驥暴還京已而虜復犯邊
上命驥復往甘肅備之驥至遣將貢趙安率兵由

東涼州逾仞雅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破走之又
遣貢等分道出塞期夾攻擣其巢穴轉戰二千餘里
俘虜人畜數千○六年雲南思任發叛麓川廷議謂
麓川小夷勞兵為費不賞宜置勿問而王振方李用
事欲示威四夷　上遂命驥總兵十五萬往征之時
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有阻軍
者斬遂進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攻三日不
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
級又深追之連破七砦又破其象陣思任發遁走○
十三年麓川賊渠思機發復反孟養驥又督諸軍討

謂什不可緩先兵精之速

因風縱火焚柵其發夫有勝此火有

之西抵金沙江賊栅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
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拒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
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
川千里諸酋皆驚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
師至此眞天威也○永樂初脫脫帖木兒隨其部長
把都帖木兒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復來歸驥
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眞定等府今脫
脫帖木兒叛服不常乞照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
之田廬俾耕牧自便著自爲例　上從之天順四年
卒贈侯謚忠毅

要見事情王與武

夷人於內地亦非善策也

按驥沉毅宏偉有文武才而麓川之役傾國家之
力集諸鎭之兵先後十年之久竟不能殲殄渠魁
卒從姑息煩貽時議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謙永樂十九年進士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英
宗欲親征時謙爲兵部侍郎力言不可不聽及師駐
土木　上北狩京師大駭　景帝即位進謙兵部尚
書內外倚謙爲安已而三營精銳盡隨征士留者皆
老弱謙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
預爲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等

堅隊再至而所保防守敵欲來竟得保全

不南遷國是始定

書。命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傳檄邊鎮各山西關陝，虜至或邀擊其前，或躡邀其後，勤王兵並援方畧經理粗定。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為名入冦紫荊關，京師戒嚴。太監喜寧胡種也，緣不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敢我殺指揮韓清，朝野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珵倡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謙慟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遂出榜諭衆心，稍安守議始決。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鏜

衛穎、張軏分兵出城守戰，監以王竑、葉盛、程信，又赦石亨、楊洪罪，出之于獄，俾治兵，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勿與戰。是時承平日久，通州積上倉糧數且動以數百萬計。謙聞虜臨關急，令軍士自取作預支月糧，數其羨上，精務奏上，不及待報，運盡燔之。或以諫議，謙曰：若待命，適以資虜，使得坐我蓄聚，趙宋時金人圍汴換牟駝岡之事也。會虜驅至京師西城關外，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弱也。乃躬擐甲冑，以大義泣諭六軍，由是人人感厲。何也先擁衆逼城，謙與石亨出禦，虜見我師整

以火砲攻虜是以火攻者也

可撼。喜寧族也先邀太臣及謙出議，罷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臣相顧不能決。謙曰：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知也。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營未敢輙動，已而諜知虜移　上皇西，即發火砲擊之，虜死砲下者以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寔多，況　上皇在虜中，不可不慎。請大書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囬達子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或稱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謙辭曰：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參將許貴乞與虜和，事下兵部，謙力言其不可。曰：中國與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於理不可。又虜貪而多詐，和議行而有無厭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于勢又不可。苟以強虜難制，姑和以緩其兵，則宋澶淵盟後，歲輸銀絹三十萬，及徽欽北狩，秦檜主和割地，歲幣降號屈己卒之，國勢陵夷，無救於敗，則和議之不足恃明矣。今惟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侵則相機而勦殺，賊遁亦不貪利而窮追，可也。若遣使求和，則示敵以弱，而啓輕侮之心，萬萬不

設法練軍是默一心併力

可　上嘉納之○議又言也先悖逆天道必衆叛親
近我邊疆若不豫為設法選練軍不識將意將不識
軍情必不能為用倘遇調遣輒撥前去非惟軍將俱
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非小請于五軍三千神
機等營選揀精鋭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内五軍營八
萬神機三千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一萬五
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
一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
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
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于營内選練素能驍

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性求提督如有聲息各調
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
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
頭目管領各于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蓄
鋭守内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
設自此始○議又言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陰易虐實
益反復不可禦陰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自是也
先悔禍果奉　上皇還京師○初永樂間韃虜來降
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
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會大舉

殺湖廣胡最得擒勦之道

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議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
隨軍進征事平遂留其在彼于是數十年積忍一旦
潛消識者稱議此舉大有功所謂曲突徙薪不然雖
保無西晉陸沉之禍矣○三年議上疏曰大同府四
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寒
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近南衛所充軍役者其各
該衛分有二三千里者有五七千里者歲久年深拋
家失業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途路窎遠中途死
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賍官
吏受人嚇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

所當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欲盤纏
况今兵荒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
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于臣處告稱
艱難若得就近于大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
不敢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報効臣切惟國家攻務
有經有權乞勑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等處邊衛軍
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衛力士旗軍等項
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
爲常例但各于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
鞍馬且不支粮餉于大同前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

軍役多補近衛但安民足兵之道

謙以功高致禍功名之際豈不難哉

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豁冊籍永不
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
情若使撫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
其祖宗墳墓一則不忍毀其宗廟産業必心懷敵愾
樂于戰鬬此與山東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
堅脆亦異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
一舉而兩得者也 上從之○時也先犯京師脫脫
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
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並
復騷動謙内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遣降胡

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
閫條畫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屢歎盛平 上推
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醉進退宮廷密勿接
睽調停大璫舒良及石亨等皆畏憚之群猜遂起怨
謗亦興七年正月 上病時 英宗出南内復位亨
與徐有貞以奪門為功誣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外
藩詔下徽勘之無驗亨有貞言雖無顯跡意欲之法
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斬于西市籍其家無長物
謙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四海冤之成化二年
復謙官併還沒産詔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

閉門不納猶是君命有所不受

此與張所入援宋[illegible]

忠弘治三年特贈大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
秋致祭萬曆十八年以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傅好禮
奏請改謚忠肅
按謙力摧強虜匡扶國步功不暇言矣然聞虜酋
擁 上至大同城下及至宣府城下又至京城下
在在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獨
獨颺言曰吾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耶竟以此言啓
禍端東宮之易出于誣南宮之錮迫于勢論者當[illegible]其心
郭登 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
登從征麓川有功進都督僉事守大同會 英宗親

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
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駕入宜從紫荊關乃
忽東折向居庸關繞四十里虜至 上北狩是時大
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雖處危疑而氣
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衆皆感激○八
月 上皇至城下索金帛登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
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
城不敢擅啓竟不出虜遂擁駕去○既而虜以和為
名入犯京師登欲帥所部兵併糾集忠義從雁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請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illegible]廷

欲養銳不可浪戰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腹背受敵奏至賊已
退優詔褒答論者謂登此舉壯哉雖不及行而風聲
所暨亦足振中國氣勢○十二月虜欲復犯京師登
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
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
守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
據倚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
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景泰元年正
月諜報虜入朔州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覓莫與
抗登不勝憤晝夜激厲將士定為當湖必殺賊而後

已久之得諜遂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
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
州擄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皆言賊衆我寡莫若
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
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曰敢言退
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
登諸軍繼之乎聲振山谷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
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級奪回人馬器械萬計時
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賜勅褒美
進封定襄伯○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將

徑薄賊營是不得已則鬬

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是能以少擊衆

攪地龍飛天網等皆自己之方畧

敵制勝動合機宜於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
止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與賊
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己意設為攪
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
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先者
數十賊相傳以為神○天順元年謫戍甘州初　上
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為名邀還京師于謙使人謂之
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及駕至大同登言
如之蓋權辭以沮彼虜之謀也　上聞之故謫未幾

權辭以沮虜之謀為國而登又為謀也

召還充團營總兵卒贈侯謚忠武
按登武而能文謀而善斷當國步艱難之際矢心
報國茂功勝虜有古良將風為士論所推云
楊洪六合人
洪有機變所謂道能為奇兵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
不意善於劫營累立戰功頗為虜所忌而　上每舉
洪戰功以勵諸將故洪益自奮十四年也先入寇敗
我土木　上皇過宣府北狩去洪驚惶無措閉門不
出議者謂洪握重兵畏死而不急國難勅洪逮獄已
而虜復入寇出洪獄中使擊虜大勝于固安盡殲其

洪善劫營是出其不意

以詔旨付洪自治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也未嘗待覲進之義

擇拳田人馬器械數萬計論功進封侯卒贈潁國公謚武襄○洪紀律嚴明遇事敬慎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洪上付洪自治洪故感激愈效力

按洪雖尚權譎而有威嚴故屢有戰功為三楊公所愛敬云

王越 字世昌濬縣人

越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有名天順七年巡撫大同成化六年禦虜延綏九年出延綏搜套擣虜巢有功後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所抑錄功反在諸將後事下兵部議加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從汪直開邊而功封伯宜為言官所劾

三邊○時太監汪直喜用事開邊釁越同統兵出大同潛師出塞至威寧海大捷論功封威寧伯後鎮延綏以功加太子太傅已而言官劾其虐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擅開邊釁奪爵編管安陸州弘治十年虜大入寇塞起越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并經略哈密越遂襲斬賀蘭虜巢寇還掠去人畜○先是越在大同一日與保國公宋永領兵一千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欲走越厲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連兵扎山巔嚴守越曰若走撞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占上游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于中選

軍行不亂此自保之計即治氣治心之法

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俱令啣枚不許前兵反顧一一如魚貫不許參差違令者斬以徇列陣而行時已向暮虜兵遲疑越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越謂永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虜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亂今却軍排次第而行不攪亂況衆以精兵斷後人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從而我安行也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風而紅鹽池搗虜助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將論惜之卒贈太傅謚襄敏

按越久奮師旅謀定躬臨甄拔諸將校擢拔四御史其塞上功甚偉而議者謂其任術不足數得無過歟

王信 字君實南鄭人

張旗舉火是設疑兵舉火鳴砲是出其不意

信守荊襄時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陵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戰五六里舉火鳴砲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迎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已而移師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興衛所省徭役公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材慎

存恤荊襄流逋是安民為固本大務

乞查勘削奪官員是凡戰之所宜亦名實

古今合宗將傳

不煩兵而下甚見不戰而屈人兵

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定倉儲以通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利罰以省財用。十七年信又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無能為也。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獲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鋭嘗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今長並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畜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織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良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

今皇明將傳卷之中　三五

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　憲宗下其章飭勵群職○時求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釁亦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父不靖。守臣議勦之。信飛遣函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苦魔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願為屬役何敢反耶。因為信衆肴與以表敬。信其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為之力荐于朝

按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子弟但令自讀書不為陳請君子謂我朝將臣廉正前如山公雲後如王公信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分軍則兵勢單弱且不知廣西之巢穴破則東廣之賊不逐而自平耳

古今合宗將傳

捷師先征廣西得輕重緩急之宜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

雍正統七年進士景太二年巡撫大同　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略將出已見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人不敢近塞○成化二年廣西猺賊侯大狗倡亂。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守臣不能制。時雍左遷浙江參政。兵部尚書王竑薦雍智勇過人宜任討賊。遂擢為僉都御史同征夷將軍趙輔帥兵往討之。

今皇明將傳卷之中　三六

六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將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也。雍曰不然。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為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嘘之也。未見其能濟。合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獠。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將竄耳。何須逐乎。叔敖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

此大臣能不責又

責拙述不責功久又何泥於困乎遂總率諸軍兼程
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蠻擬擊藏之斬失
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按圖稽
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乃藤峽之羽翼不剪除之則
藤峽之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
人分五路進剿追至力山賊大敗十一月至潯州遂
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稽亘數百里山澗險阻
有崖名九層樓乃為斗絕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
月而還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因遣

遣將四出兩諸邑剿事正多厥貢之守令今治將傳殆不勝述也

將四出留慮高肇諸寇以次剿平自是蠻夷畏習兩

廣寢安○初雍奏調建官達軍千餘人從征奉命都
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徭童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
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昔狄青破
儂智高于崑崙山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雍即此策也
方雍攻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閘賊已覺恐遲失事

先賞其功而後責其罪又賞罰明

二更即發大破之雍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
法當斬乃具問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君何人謂
雍得將將之體所還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六年雍以憂去位兩廣賊勢復熾
僉事陶魯言兩廣地狹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

二故賊入忽掠無人任其責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
雍故事廣事權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

此見兩廣所以有總制于梧州之制

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
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糧餉西之兵力廣
西藉廣東之粮餉今巡撫守臣名位頡頏議論之際
甲可乙否宜如曾等所請上可之乃起復雍總督兼
理巡撫之政雍在梧州將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
大吏以故謗議遂起中官黃沁奏雍坐視猺賊出沒
隱匿不報以致賊復滋蔓流劫郡縣竟謫戍　卒諡襄毅
按雍之討廣寇也先攻藤峽以搗其巢穴次攻修

仁荔浦以剪其羽翼且斬失律指揮以鼓其士氣
用達軍騎射以為其長技故能蕩平寇害觀以善
制盡法遭謗致政時論惜之

余子俊（子士英四川青神人）

子俊景泰二年進士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乃廣

經略榆林等處安邊之道

築榆林城增立三十六營堡在鎮相度巡地房徒行
數十里盡得形勢乃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
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
河之外至正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於沿邊
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設墩臺以瞭望天順以

增築邊墻而虜從遠於昔守之而必固

求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雖欲窺伺惟延綏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每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也其中自是虜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墻在營堡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以為邊墻甚便報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學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若連比不絕又于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新月狀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

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有五南而月而功成自是虜寇益稀〇子俊又請益發陝中人有伍籍謫落及罪

發榆林鎮為重鎮反當固發兵之便

謫南戍子孫不耐南方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軍中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郡子法俗多案地不圖藝令史教之樹藝築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獲數萬石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於諸邊〇十三年入為兵部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會遼東巡撫陳鉞說汪直立功固寵耐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虜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

不欲征伏當加是以知虜情者

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子俊曰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遼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直不從李起遂察論者服子俊先見〇十八年虜欵大同　上命子俊督京營兵禦之虜去子俊引兵還又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鬥延縮之車戰為宜為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為陳止則橫以為營

外之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粮不煩負荷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

謂車戰為守邊簡易之法大意戰者立于不敗之地

有百步我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邊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最便策應要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誠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以巳而子俊又上言去歲受命行邊即以墩在延綏增修邊墻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同宣大山西一帶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閫登高履險

推邊伐之法修宜夫之以策臨固遠曲士馬踐忌所四

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
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
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畢
來年四月可告成功視昔延綏之費雖曰有加實一
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給軍
劉昂御史宋欽交章劾子俊興築邊墻靡耗無備群
情怨嗟上命工部侍郎杜謙勘報還奏子俊往邊未
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兩粮料二百三十萬
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更置兵器皆出公用然
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 上乃令子俊致仕未幾復

召爲兵部尚書及卒贈太保謚肅敏 初子俊在榆林
時徐廷璋巡撫寧夏馬文昇巡撫陝西亦浚壕築墻

關中三邊撫臣各續文

續亭障有功績時稱關中三巡撫云
按子俊嘗言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
豈得恭交市自爲遠慮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
怨謗紛起而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後世及鎮
宣大欲推榆林之法盡修兩鎮邊墻竟爲讒忌所
阻弗克成功識者惜之

馬文昇 字負圖 鈞州人

文昇景泰二年進士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撫
文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帥兵討之
進至固原西據石城之險官軍屢戰不利忠皆兵攻
圍賊堅壁不出文升曰聞賊城中無水勢渠不斷之
若絕其樵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堵塞

其固石城足攻人之固而非戰

其水源又捲捕樵汲者多被擒詰之乃知城中正艱
於水京用坐困之策擒四斬之〇八年七月北虜寇
臨洮鞏昌文昇敗之追至黑水口斬首數千級命兼
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常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
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
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〇

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越欲誘殺進貢夷人
以擄巴過田見東夷諱懼爲亂 上命文昇再往撫
勒時汪直侍寵倖功陰主鉞議邀文昇偕行文升弗

疾馳至鎮撫散東夷是不從二好捨功作興

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式等二百餘人比至虜已解散
矣直無所勝深銜之鉞行事每方每被文升更置約
東不得逞亦恨之會直巡邊鉞懼見罪戎服遠迓除
道飾廚供張解倫賄託儀從而文升獨與直抗禮奴
視其左右左右多譖鉞而詆文升鉞復乘間毀之直
還奏文升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
不與易農器故屢寇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所禁實

鉄器非農器也士論皆惜之已而宜敗鉞亦敗遂
将雪復官○弘治六年爲兵部尚書時安南占城
遣言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升上言春秋王者
治夷狄令安南負固多年若遣官往至其国以禅
舌小必文過飾非大或执迷玩命若置而不問損威
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尤大非計也乃止諭安南貢
使令還占城侵地竟不煩兵而觧○七年議絶土魯
蕃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鞑靼回回雜
處之國也永樂初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
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候以通諸番之

封忠順于哈密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土魯番擅殺使哈密是輕中国也故文升

古今合法将傳

皇明將傳卷之四　廿二

消[illegible]兵擊之土魯番竟致順

朝貢脫脫死傳子索羅帖木児嗣王無子王母理国
事憲宗朝土魯番鎖擅阿力王虜王母金印而去
国人驚散已而王母死鎖檀阿力亦死子阿黑麻嗣
位甘肅守臣請乘間以王母甥罕慎襲封爲王遣兵
送入哈密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之貴族佯與結親
誘执之孝宗朝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帰文升請
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必得
元之遺裔方能統諸番與復哈密因訪得王姪陜巴
襲封忠順王主国事未幾阿黑麻復擄陜巴及金印
去报至朝廷遣兵部侍郎張海往經畧之遂情[illegible]

閉關絶貢以携阿黑麻之黨[illegible]之意

關而指哈密黠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及復爲奸者
二十餘人發戍廣西文升曰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擄
陜巴金印其心輕中国不大創之不戢請閉嘉峪関
絶諸番貢令西域帰怨阿黑麻以携其黨　上從之
阿黑麻縁此益驕横詐擁以萬人入寇甘肅报至朝
議頗駭文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数程哈密至吾給
又数程路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帶水行今吾遠未

料黑麻不能入寇識定虛實

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我料不能至特以虛声恐我
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
夷二千餘據哈密文升因肅州指揮楊翥入朝奏事

[illegible]

古今合法将傳

皇明將傳卷之四　廿四

詢之具得其道路并牙木蘭可取之状遂選許進典
總兵刘寧彭清率番漢兵入哈密擊之牙木蘭遁去
阿里麻亦悔過遣使入貢并以巳陜金印來帰○十

因熊入城而嚴武備乞為特其不來[illegible]番有所恃也

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之覺文升謂
野獸入城非宜奏飭守衛者且乞嚴武備以防不虞
十四年正月朔日陜西地震声響如雷地裂湧水如
河文升上言曰考之古典述震乃夷狄不承中国之
兆夫陜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
日地震未已而十五日胡虜擁衆入寇夷狄侵陵出
国之兆明矣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数万出沒

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已敗我官軍其志不小今海濱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矣 陛下因少異而請修省政失修德弭災之實祇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黎民重禁諫以廣言路節金帛以備緩急之用免齋醮以省無益之費止傳奉無例之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用兵之際乞取回陝西織造絨褐內臣以蘇一方軍民之困 上皆行之正德元年致仕卒贈太傅諡端肅大亦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能決者文升至一言而決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

按文升坐困滿四討克北虜建州女直撫亂則疾馳而解散之安南占城相仇則善諭而解釋之土魯番陰以虐哈密爲西域之梗則興兵致討以服之真可謂文武全才故名聞夷夏

新鐫批選皇明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下

明　東浙　趙光裕克茲甫　批選

趙子玄德猷甫　彙輯

江東　童永遂行吉甫　訂正

江東　解　元大化甫　仝訂

繡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江東　顧其言敬修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武林　陳九思汝通甫　仝校

許進 字季升靈寶人

長進威名而二年三貢是威加于敵

以番兵為先鋒遣京後繼得調遣

進成化二年進士弘治元年陞僉都御史巡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毛剌兩種聞進威名遣其酋合稱察乜小保等二年三貢僅費帑金六萬兩雲中上谷河曲塞竟無虜害。是時士馬強壯軍容整嚴而進之才智忠毅又能斡旋應變。故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二千下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乜聽命○八年土魯番阿黑麻復令頭目牙木蘭劫忠順王入據哈密城兵部尚書馬文升曰用兵不可已矣碩方略何如。密召肅州衛撫夷指揮楊翥至京問襲殺牙木蘭之策翥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繼合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大喜薦進巡撫甘肅而奏請勑之如翥策進至鎮陰結赤斤罕東諸夷為援又結小列禿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渾議是冬與都督劉寧彭清罔晝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牙木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獲牛馬駝數千時牙木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斬此八百首功公可封侯進曰吾衒威從邪遠人期在安集而已安忍以多戮為功哉此逆天道無後古之戒也乃遣人諭之使下八百人得不死因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以離土魯番黨與而孤其勢西域遂平正德元年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未幾致仕卒贈少保諡襄毅

此法

首奏及行而擣哈密城是攻其所不戒

不殺虜斬八百首是仁重為上

一、進撫大同而致兩種來貢援哈密而使牙木蘭遁走其威名足以服夷如此然哈密之役君子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端肅之作興復哈密記自叙其功已誇矣而襄毅雖入哈密空城竟不能守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非萬世馭夷之長策乎

匿籍匿兵得毀宜安民之道

不許開鴨綠江道得防微之意

此法既使民歸便于開納又不致中貴之恐最善

劉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

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為職方郎中時安南屢侵占城遣使奏請討之中官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傳旨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之數甚急大夏匿其籍徐以利害言尚書余子俊力沮之事乃得寢○朝鮮使者若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要四三大城戍此 祖宗微意今若引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止○弘治十年虜入寇行師乏軍興大夏以戶部侍郎出經畧之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子弟此行恐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賣邊人糧草績運之官年利十五自大夏此法一出富糧草之家皆自得告輸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所牟

條陳軍民疾苦此二利害之言

二相皆不欲出征推大夏止諫從不用兵實退直經國遠猷

議者謂此法利國便民且使貴家無所施其姦真糴市良法也○時邊臣急 孝宗以兵事勞中官苗逵謀出兵搗擊大夏為兵部尚書力言不可但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善之一日上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盡知者因條上軍民疾苦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困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還報而監僉者殊六曰鏖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嘉納悉行之○十七年七月虜寇大同 上欲親征輔臣李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憂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東擊西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劉健亦言大同險遠木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尤宜先慮 上意未決猶欲出軍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

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兵士玩于法令非謂不能殺賊亦恐因而自損 上納之師遂不出而虜爲邊將力拒亦引去 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遇事有疑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自述其意紙尾書名故所委事無大小皆盡心力不相欺負正德三年劉瑾專政與劉宇俠誣輕議吏人論戍肅州衛大夏氈裼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叩一蹇驢赴戍所被甲執鋭與諸軍無異未幾瑾誅得赦

以手簡親屬官而得盡心焉誰愛敬

歸從宦政化卒諡忠宣

按大夏不從汪直伐安南不許朝鮮易貢道經遼倉糧草而足國便民條軍民疾苦而上悅下安且力阻親征而虜患亦息君子謂明達治體如賈太傅諳練國事如陸敬輿云

仇鉞 江東人

鉞世襲寧夏指揮同知遷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郡王寘鐇反遣人招鉞令以兵來會鉞佯許之率衆赴鎮寘鐇令釋兵仗而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時與武營守備保勳與賊連姻察所訑

佯許同事以紿其心

信勳從賊大學士李東陽曰鉞有機權必不從賊請用勳爲叅將鉞爲副總兵以討之命下數日勳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歸私第稱病卧陽約遊兵壯士楊英等百餘人布中外候保勳楊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爲内應鉞而報諸兵已至河上列營矣寘鐇聞之大懼與僞將何錦議防禦之策鉞使紿錦曰事急矣宜速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信之果與丁廣等率馬步軍三千人于㶚上等處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留周昂守城而已

鉞佯病而因約遊兵壯士是用而示之不用

紿錦分兵防守以散其黨

無何寘鐇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鉞陪祭鉞度已不出必周昂自來請遂稱病亟而伏家僮陶斌來得以候昂果自來比入門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家僮倅起撞殺昂斬其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而諸遊兵壯士皆集鉞與楊英等徑馳詣寘鐇第擒縛之乃遣人詐傳寘鐇令召何錦引兵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部將鄭卿以擒寘鐇之狀錦方帥兵還鄭卿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倡爲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趣河口將巡河劉𠔥等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錦與丁廣等單騎脫走至賀

鉞襲周昂以散其謀

鉞之布置種種出人而又以寘鐇之令素錄故尤易勝使自亂戈是親而離之

咸寧伯七年以征流賊功進侯
按鉞不動聲色而立斬功於虎吻李東陽獨[illegible]
機權信矣若陽從其播而陰圖之與温太真[illegible]
王敦相似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守仁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守仁時爲武選司主事抗疏乞誅之瑾大怒謫杖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十一年遷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上流山路中劇盜四出剽掠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木請 武宗與守仁兵符兼巡撫守仁至日以練兵不數月得精兵數萬首誅通賊監生[illegible]微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横水左溪[illegible]其東守仁諸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illegible]水左溪[illegible]不先攻横水左溪則勢不能與[illegible]吾[illegible]而寇之閒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illegible]吾[illegible]攻桶岡而横水左溪必觀望未[illegible]出其不意[illegible]之先破横水左溪而後移兵桶岡[illegible]偏裨許清邢郎王天與各率兵[illegible]

自南康上猶入令皆會於横水又遣郟文唐淳季敷舒富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又安嘉都穩下上猶之金坑入令皆會左溪又命伍文定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分軼守仁自率兵千餘從南康進擣横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是月七日分道並進横水賊謝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倉集衆各險隘設滚木礧石禦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人執一旗懷銃砲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規賊令度我兵至險擊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上奪險盡發其滾木礧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驚走謂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勢追逐破横水大巢志山貴模皆棄險走唐淳又破左溪大巢是日俘斬甚衆遂屯横水左溪時已約湖廣兵於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守仁以桶岡尤險而横水左溪潰賊奔入爲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卒難取勝若乘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必恐懼從命或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而襲之可以得志於是遣素通賊官民李正劉福泰入賊巢諭之

[illegible]請不可遂與不爲備守仁曰遣使促降而別遣邢
伍文定唐淳張戩分道冒雨而入賊聞諸兵入隘
奔入內隘遁水馬陣以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
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懸崖下攻賊腸賊大敗遂
破桶岡大巢時湖廣兵亦至賊殺遁入山谷者守仁
遣嵊蒲之先後擒斬及飢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
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兩月餘凡破
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獲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
從千餘人[illegible]諭遣守仁右副都御史○初
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浰頭賊乘勢出援使人賞以
銀布諭降賊酋池仲容不從亦使人詣守仁陽應而
陰覘之守仁度兵力未暇及姑羈縻之令勿出爲亂
耳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懼遣弟仲安率老弱求降願
從征立功意實覘虛實但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廉得
其情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及桶岡平守仁還使
[illegible]酒[illegible]方嚴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
從[illegible]欲[illegible]故備之非備官兵也守仁佯信之
高[illegible]能[illegible]仍令盧二人擁兵狀且諭仲容事平
[illegible]兵遣二人來告變言仲容反[illegible]

[illegible]怒二高而[illegible]仲容不爲備也

散兵歸農以安仲容之意是用兵而示之不用

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二人佯誣云
彼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事遂寘二人於獄叙
使人至獄中諭意令毋恐十二月守仁至贛張樂大
饗將士下令曰橫水桶岡已平浰頭又歸順境內稍
寧矣民久勞苦今且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且遣
仲安歸仲安歸報其兄以珂等被囚故仲容意大安
守仁又別購賊所親者說仲容以王官勞來意厚宜
親往謝之仲容然之遂率徒四十餘人詣贛州詣守
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
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復間道歸發兵
[illegible]之下
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縱其歸。乙亥度珂
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矣乃設犒于庭引仲容
入擒之遂諸郡縣兵直抵賊巢賊徒敗走聚九連山
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礌石滾木拒之官兵不得
入守仁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爲賊黨敗走者山上
賊見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隘遂扼其路賊
始知爲官兵欲禦之則大軍繼至矣賊遂潰乘勝逐
北大小三十餘戰殲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爲之
開縣置官府明約束諸賊盡平處告人皆立生祠歲
時祀之○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守仁以福建軍亂往

釋珂等[illegible]巢上 書[illegible]郡縣諸賊巢也

曾報各兵具參差召兵使不敢出南昌皆是正兵

撫過豐城聞之曰督不與賊俱生遂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而檄召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江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黎屬謬托腹心曰吾特應承聚兵耳寧王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遽進兵哉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守仁或不進兵遷回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之兵已大集矣七月至豐城衆議所向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下兵疲意沮若

以衆還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服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之兵躡其後絕我糧道前康九江又合勢乘我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之圍還兵自救比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兵爲十三哨而進先是守仁部署已定陰遣人持書致賊腹心李士實劉養正閩廿四另十三若有約

攻南昌以解安慶之圍是攻其所必救

示書以疑賊黨是繼之

此時非守仁據其腹心使何直趨南京僭出黃等計則天下事未可知也

內應者書既發又令人洩之賊黨書所遺寧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疏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皆不聽于是守仁進攻南昌拔之宸濠在安慶聞之急解圍反顧巢穴報至守仁集衆議之或謂寧王兵威衆盛逞怒悉甲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强然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誘惑其下耳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衰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必不戰自

乘其往未退歸而擊之是堅其所將

潰矣於是迎戰撲舍縱火攻之大破賊衆遂擒宸濠已而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欲據功忌守仁欲去之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與賊通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內戢兇倖外防賊徒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遂伏誅時內閣大臣素忌王瓊亦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於瓊內閣益不悅以之不賞嘉靖初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以憂去服闋竟不召詔謗屢形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從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猛之黨盧蘇王受

辨勤王之功是不自有其功

廣賊叛時八寨最爲賊巢者甚衆八

再叛嶺南大困 上起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
守仁至南寧開示恩信蘇受自縛而歸守仁薄責之
遣歸農因八寨及側父老頒表遂用蘇受等赴戰即
同永順保靖土兵互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
張左右翼夾擊於是八寨之賊畧盡捷聞輔臣桂萼
素忌守仁言其挾詐專兵時守仁亦病乞致仕行至
南安道卒

按守仁初征横水桶岡諸賊浰頭池仲容皆出其
不意以寡勝者也又破宸濠則始而移檄召兵中
而離間賊黨既而竟攻南昌所謂奇正相生者也

陽明之用兵神矣或以異端斥爲陸子靜之流
嗚呼子靜原非異端而何遇爲陽明病哉

馬永 字天錫遷安人

永世金吾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正德六年流賊起以
督戰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内永以千
總隷兵稱病不起彬强起之遂稱病篤以故得免彬
禍後守備遵化虜入馬蘭峪寨殺參將陳乾以永爲
參將守太平寨虜入塞戰栢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
五千級進都督治三屯營盡遣諸軍散遣老弱聽其
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徤武者衣餉徤武者又皆喜人

給徤武者衣餉 入入皆喜人卒

書而乘之

人奮習武藝是時漁陽一軍獨稱雄○朶顏酋把兒
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輙入塞永迎擊於洪山口大
敗之斬首五十八級嘉靖三年把兒孫復入青山口
斬其驍酋乃引去把兒孫自是畏兵威效順保塞○

於大同鎮北築五堡固守邊至計但須逼鎮卒戍之便揆人情所以激變致招禍亂也則可

四年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以大同北逼虜地平
漫不甚阨塞議於鎮城之北九十里築五堡爲戍謀
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爲大同藩蔽諸鎮卒竊
相謂曰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已今五堡
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援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
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鑑亦望風竣法鞭其小校衆

遂激變殺文錦及鑑朝議用兵不利且撫之永亦言

永恐九邊效尤而足將以殺主帥者衆故起

不可撫曰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藩鎮之禍上
勑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後以事奪官
南京安置十二年大同軍再亂殺總兵李瑾討之久
無功廷臣薦永召至業已聽撫罷兵矣復還南京亡
何遼東軍乱逐都御史呂經 上召永總兵遼東已
而虜入塞永率兵五千人擣其巢焚其廬而還未幾
遼東軍再乱永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乃定進左

善詗虜情而虜常失利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都督尋卒永爲將善詗虜情兆知所從來及衆寡設
伏待之故虜往往失利而去又善養士同甘苦善知

人縻拔蕭性劉淵皆起列校爲方鎮
按永善養士卒知人善詗虜情即此儘足制勝矣若其論亂軍不可撫以唐事爲鑑尤得拔本塞源之意

申明約束而鎮兵皆斂伏法令嚴也

梁震 新野人

震世榆林衛指揮使以功屢遷都督同知鎮守陝西時關中少虜患而大同宣府虜數入寇敘吏民乃改震總大同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軍益驕橫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戕主將者特衆耳然即輩無不一當百今恐不得恃衆矣鎮兵稍斂縮十八年震禍其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及震卒五堡旋廢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逼太原窺平陽自是鴈門河東上谷皆殘破若震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豈敢輙輕入塞朝廷以震功贈太保謚武莊震在邊練家丁時時出塞刼營不敢近塞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刼者故人皆樂死虜益畏慴震卒家丁無所歸皆以聞令入伍食衣糧邊將

專練家丁而出塞刼營是兵無選鋒得虜營馬只與刼營者是賞賜之利者衆也

得其力
按震以五百家丁扶植將復築五堡以遏虜衝亦足稱中將云

斬關隘而入以破賊巢是乘其所不意

沈希儀 廣西貴縣人

希儀世襲指揮使累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環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其隘閉告而導官軍入丁嶺隘希儀策之斬閉關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隘伏兵告遂牽以趨巢大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諜報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滑石灘狹牽綠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潤成列而濟難圖矣吾欲奪其潤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乃伐竹揭竿而編篾以爲緣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幟幟而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灘趨滑石灘希儀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蘆葦之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擠墜淵其前盡俘之收賊所掠牛馬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可謂奇矣嘉靖八年岑猛叛都御史姚鏌召希儀計曰吾欲討猛而歸順岑璋

旗幟佈兵而賊果趨滑石是乘其所之

潛使人訹璋以斷猛翼日夫猛者懸之

猛婿翁也助猛奈何希儀素能得土官陰事曰[illegible]
失寵於璋心恨猛徙貌合耳鎮曰猛乘上流之勢擁
兵建瓴而下則蒼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大
率土官能富貴巡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
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安得不
慮乎鎮曰恐猛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得歸矣
彼安得不慮乎希儀乃潛使人訹璋與璋交通于是
鎮進兵分五哨入時猛勁兵盡在上流諸將莫敢南
希儀獨引兵南之去上流五里而軍進攻陸匕堅希
儀以奇兵千餘騎夜從間道繞出上流之背立幟為

此時若璋若不與希儀同謀則猛亦未易擒也

號燕明合戰先所遣間道卒皆已登山立幟初璋與
希儀密約遣兵二千人陽助猛守上流遣精卒千人
陽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及合戰璋兵在陣後望見
山上幟大譟曰天兵得上流矣潰而邪猛兵見後陣
邪亦譟而邪官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遂入上流求勝
攻田州猛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兵指猛所欲走之路
曰此路皆天兵矣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
從之璋出境陽迎而迎之舂之別館陰遣使希儀[illegible]
田州時璋使頗識其事諸將恐希儀獨擅破賊功以
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乃酖猛斬其首先函送軍門

希儀所慮數邪相嚴甚而鎮不聽其失利宜矣

復斬他酋首數貫猛屍以與諸將諸將喜得猛首袖軍
馳至軍門則猛真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
置岑猛子岑邦相於福建希儀曰昔思恩設流官反
側至今未寧若田州復然而賊必合從矣鎮不從亡
何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
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于
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鎮
復不聽而徵兵十萬征之既而失利鎮以罪黜新建
伯王守仁代之撫定兩酋其謀多出於希儀因薦為
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

先勦五都恐及為所困而用熟徭以解

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
璉至於賊自是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且城中兵
疲又不足伏希儀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
巢最險賊又最狡所擄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
十餘年希儀乃以五百兵付牙將將紹宗往擣其巢
賊蜂出衆我軍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紹宗告急希
儀復發兵五百入巢為援既至聲砲者三因奮擊賊
紹宗兵聞砲聲亦出奮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不利
退守隘懼因熟徭求解熟徭者界在漢人生徭之間
毋隨勢依附官軍勢盛則附官軍賊勢盛則附賊至

是熟猺說希儀請五解開希儀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于是賊以所擄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而空隘以通貂宗入歸城○初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凡官府動靜賊雖在貂洞千百里外輙知之或議大征或議鵰剿賊即陰備而又以兼施使掠希儀以為譁勝策莫如得賊情而得賊情則莫如諜若使官府人為諜賊必生疑乃陰求素所從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諭之曰吾知若輩通猺吾不之罪今更與若金到彼販賣為我詗賊遂入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洞中諸猺雖甚然每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恐損一販若則諸販不至故雖絕棧深菁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輙奔告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親近不得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皆聚但命之曰今日出某門遵某向以為旗頭引諸軍諸軍魚貫隨行不知隨往何地所向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耳頃之到營設伏賊果至遇伏而奔則追殺之或賊恐他所則希儀軍又已先在賊驚以為神即我軍亦不知主帥自何得之也又希儀始至柳令者猺得出入貢賈進嬉城中不禁或入見則以兒女嬉之父之擇其

此是行兵之要訣

給商販以金而盡一方之人令其[illegible]

所謀雖親信不得與聞是其著著知處

巧者結以厚賞使爲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輙報希儀復厚賞之間諳之曰汝既見我汝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因令猺婦五六來見夫人夫人慰勞賞以針線包帕銀簪等物遂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引至他所勞之曰汝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復私賞之益以珍果衣物實其袖中又命妾婢進之以酒猺婦得賞醉酒而出入婦歡喜歸巢其私得賞物者每出以夸鄰猺婦諸猺婦心豔之咸趣其夫使報賊情冀已入府得厚賞自是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篋匱不能給賞希儀又間使人詰果臨以夫人命賜物自是賊中消息猺婦必嗾夫使報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每乘使至賜物時自對使者語之故希儀盡得賊情用兵如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勒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把劇賊家求諸軍所捕繩內老幼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外無一濫及人人皆喜若我兵入巢有助賊逆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助賊逆戰吾無頭之橋其巢盡殲是自是鵰勦數百家竟無一人敢助賊殺者所獲劇賊多不殺但剜兩目刵兩耳賞數金而遣還巢自是賊或擄掠每不進兵但令剜目者騎令一人牽騎以指識使微所擄

千方百計總是要得猺情

[illegible]夫人深得猺情

以管繩紀賊而其巢不敢動賊是其次伐交

剜目賞金而遣還其得其用是以[illegible]

不治文書而發兵
要在貴神速

掠賊見之驚曰此非巢卒也衆懼不敢隱盡還所
掠賊或被刖目者索不已至出自所有與之希儀
給被擄者以其餘給刖目者故賊所獲毋不補所
而益無利希儀在柳州凡刖目七人其六人皆為
用惟覃萬呈一人復為賊竟以計擒殺之○舊制發
兵必請命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為吾治文書
則吾掾史知之督府檄下則督府掾史知之知者多
則謀洩矣况柳州去督府千里待報逾旬坐失機會
而督撫往來必恐為水陸諸巢所得故凡牽兵入巢
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遲延追賊至巢

宋夜四散遣人放
砲以驚賊老奪其
魂哥

為辭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之兵謀得不洩希儀
嘗欲勦一巢恐謀洩乃佯病所部入問之希儀曰吾
病思食獸肉汝等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
而止營軍中始知非獵也其秘密如此○希儀嘗繇
賊所止宿于風雨晦冥之夜四散遣人各齎炮以
筒貯火衣裝衣蓑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伺夜聲絕
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
啼女號或寒凍死或墜崖谷死或為虎蛇諸妻子
嗟恨為賊何益及黎明各下山詗之則寂無人
使人至城詗之諸巢所使同會於城旁西巢入曰

俘三厝賊之妻子
而寬縱狀示恩
繫其心

夜老沈到吾巢東巢人曰昨夜老沈到吾巢已相疑
怪又詗城中人則希儀安坐城中不出益怪駭曰昨
聲砲者誰耶鬼耶自此賊落膽○希儀在柳十三年
各賊幾盡獨馬平四都猺賊韋扶諫者七捕不能得
會根扶諫逃入三厝巢潛兵勦之則扶諫又與三厝
巢賊往劫他所乃俘三厝賊妻子七十餘人以歸平
時所俘賊妻子盡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匿空室
中予飲食之又使狼兵挺刃入室作欲擒狀希儀佯
鞭退狼兵如是者三欲使諸賊婦女德己而潛使諸
徭聞之以繫其心乃遣諜徭往謂諸徭亡妻者曰吾

俘徭妻子而諸徭
來投是善擊敵
人而不致于人

不忍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徭有四五人
來投希儀希儀令入視其妻夫妻相持泣曰非沈公
吾為狼兵搒殺久矣且扶諫非汝爹娘何不縛以贖
我諸徭心動而別復見希儀曰扶諫已逃他巢願為
緩圖爲勿以妻子與狼兵也希儀許之諸徭往說扶
諫曰官府搒吾妻子而穿山驛及守堡百戶與巡司
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
重罪必易還我妻子扶諫從之既離巢諸徭即醉而
縛之置巖峒中使驍徭報希儀曰已得扶諫矣恐見
責亡還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易希儀乃鎖徭妻子

此時既制其徒又[illegible]可[illegible]者矣

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徭諭諸徭曰：爾若劫妻子，吾先殺之。然後戒諸徭曰：吾獻扶諫懼仇諸公，遣三十人自取之。希儀慮諸徭有變，乃選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重賞，若徭殺汝，吾重賞汝家。又質熟徭妻子，以十五人付熟徭，曰：十五人若損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巖峒中，果得扶諫，出五里外，諸徭復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請易於此。希儀乃先遣諸徭妻子數人往，言刃挾諸婦狀。諸徭懼殺妻子，遂易扶諫以歸。剔目截耳，分晃四懸諸城門。諸徭出入見之，無不股慄。諸徭既熟希儀威信，希儀嘗調一巢往征他

希儀乃以徭攻徭，真撫馭之以兵攻兵，皆用兵之要旨

巢，雖懼執，然不敢不往。盡俘以歸。希儀即以所俘牛給賞之。自廣西爲將，如歸觀山雲皆能使徭人不作賊，惟希儀能以徭攻徭，前此所未有也。○初，思恩土官岑濬被誅，以其酋徐五帝賢爲土巡檢，分掌其兵而聽于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叛服不常。有一人因托濬子，名岑金，誘酋遂聚兵奉金爲主，將攻城邑，復故地。夷人多欲爲響應者。杉濬誅其酋楊留，無所歸，乃率衆千餘詣賓州應募而打手。至是欲歸投金。時希儀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曰：吾之小主岑在，請往。希儀知其意，岑金託思恩未暇，慮楊留在肘腋

以下希儀雖討岑[illegible]賊揭歸謀其金，若非以計款，則金必不至，而且致害殺人矣

也。聞留言，即心疑，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老之表裏相府，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左盡驚矣。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悅[illegible]謂留曰：汝第往，我夙聞岑金是岑濬第九子，岑氏其復乎。又欲深動留，乃呼至密所曰：爲我語金，若欲官，必勿殺人劫城，當以萬金賂我，因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如爲金不能遽得，即立一券爲信可也。又以花紵與留曰：爲我寄金，得官則爲衣，亡之可常念我也。留出，又呼謂之曰：徐五章貴，其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留深信希儀無他意，及詣金，具告其言。金大喜，因舉

[illegible]

官五千詣賓州至城下，守者報，請勿納。希儀佯爲曰：金非賊，何爲不納？覘者以告金，金亡心益安，遂率衆散入城，與留及親信三十人皆衷甲見希儀，奉萬金帖子。希儀笑而受之，曰：汝得官勿忘我恩。因令具姪兒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四功與汝。頃之，復爲金謀曰：汝以萬金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可寫帖子，吾爲汝致。希儀即以兩帖子示兵備，兵備而焚之。乃遣金詣兵備，明日希儀攜金卒牛酒，兵備亦犒之。希儀復召留與金謂曰：備兵馬殺金，衆吾[illegible]之矣。倘刺客殺金，是賁五殺之矣。今以金付汝，留及

時不能謀窘其計殺吳金之實

日夜金甲爲備希儀復遣姪至金營與同飲食卧起
金益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
在南寧欲誘金至擒執之乃請兵備先詣巡按密語
其故因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因爲作訴詞稿塗改
數次以示忠於金又曰吾與汝往南寧恐黄五中途
睹前射汝可換土官衣紫衣青衣雜掾史中而先令
五千卒隨我後行又恐黄五賂吾庖毒汝每飲食必與
我同否則勿食金皆如其言益信希儀愛已行七十
里至思龍驛又謂金曰南寧人皆言汝叛今以五千
人往恐人疑汝不若散遣三千選腹心健卒二千又

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恐從人衣糧
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皆然
之從至南寧者統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曰吾爲汝
奏登日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待奏居五六日
希儀又謂金曰汝衆衣糧將盡思恩去南寧甚近何
不遣其半歸取衣糧若坐待糧盡則衆散矣金復遣
其半其前所遣營於百里外者亦以乏糧稍稍散去
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恐五百人死戰必
至殺傷欲別爲計適所遣取衣糧者又至希儀乃請
巡按曰今去南寧可使金從于路圖之至思龍驛

不於南寧縛金者恐因亂之時倘犯不測也

不聽除黄甘心于金者恐兩家相讎則生變其禍也

報黄五將萬兵至陽迎巡按而陰襲金七大驚希儀
亟呼黄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在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復密謂金曰黄五兵且至
矣可入賓州匿吾府中則黄五無奈汝何矣金遂馳
入賓州居數日黄五請甘心於金希儀不許密請巡
按散遣黄五兵緩圖之時金衆尚千人與楊留所將
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遣留率殺手百人迎
金率百人俱護送巡按至柳州以自結及至柳入藩
將府令夫人出見金曰金乃吾子也君得官聽調往
來吾雖不在汝必見之金大喜時金所部打手百人

皆營於城外其大酋五六人皆病卧獨四五人從金
希儀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
備以三百人入府待事置酒勞金至醉夜遣狼兵縛
之黎明使人召留於城外預先命各狼兵夾埠左右
立留與其黨三十人入見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
能成此事以千金勞留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
不知乎岑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安得
擒之汝尚欲離貳乎蓋希儀又欲以疑留于其黨也
留懼不敢言其黨皆厭棄希儀復曰吾爲留奏功矣
嗣見留於巡按及兵備各勞賞之又勞城外二百人

大言以賞楊留功以疑其黨使不因爲變也

於將軍之信以訖公丁而責猶壯哉矣又得其死當而村之也

牛酒令留師遂賓州遂令留撫撫敵道金兵之在賓
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而已乃以金械送巡按撫鎮
之留亦漸懼發病死恩恩復安○希儀見督府於梧
州時鹽船八十餘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恭將千
人送之不能督府敗命希儀先時希儀沂峽峽有大
酋侯公丁當出踴希儀者六年今公丁救之至是遣
人取羊公丁奉羊至潯希儀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
而使之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希儀船尾命其徒乘小
舟護船囑曰吾身質於沈公若護不謹吾碎矣希儀
回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兵備聞公

遺公丁去四所以不見信

丁在官船欲擒捕之密言於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
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而疑諸夷將
焉用之。兵備猶豫未決希儀陰告公丁以其故曰可
亟去公丁泣去而叢兩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
不失水斗督府聞之喜曰孫恭將千人不如沈恭將
一班首

按希儀胆勇機警其私財與所俸祿賞賜半給諸
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費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折
首者即給賞故人爭盡死力惜不獲盡用其才

胡宗憲 徽州人

宴賊酒中而僞高飲之多死是不知兵亦多食

宗憲嘉靖戊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時海
瑞奸商乘時釁犯因緣恣毒轉為飛賊浙人久不覩
兵望風奔潰賊連衍利從當識更動以數千萬計且
善用兵所徵四方武勇莫能抗自壬子春更癸丑甲
寅掠殺燔燒叢萃數寇而兩浙三吳之禍慘矣三十
四年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視知杭嘉兵調松江特
巢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守人情洶
懼宗憲方巡浙東台溫等郡得報星夜馳至適與會
賊從嘉善來前驅薄城外宗憲曰兵法攻能亂上用
力為下乃取酒百餘甕投毒載之兩舟選卒慧而猛

藎宜分道而伏則賊所以選取則所以將者不可不明命

者假冠服坐舟上佯作餉軍狀載向賊所從道見賊
即棄舟走賊信不疑爭取之諸酋長飲之多死然徒
衆尚衆我兵寡且怯適保靖宣慰彭藎臣領兵數千
至宗憲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當為所誘
宜分左右奇正翼擊之藎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
挫於城南之石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窮矣親
詣軍營撫勉之苗兵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
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
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匕盡起三面夾擊幾不勝矣
藎臣如其言賊果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四

以鄉兵勝賊於松故論兵者皆謂鄉兵出者

而合圍賊還走王江涇疲勞又餒遂大潰士兵與官
軍乘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復犯杭州至塘棲二
宣慰之兵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經吳江
之平望浙直鄉兵合擊之賊腹背受敵敗走松江至
三店宗憲邀擊之斬首七百餘級是戰也不待客兵
之援而鄉兵之議遂起矣是冬進僉都御史提督軍
務○已而賊入紹興宗憲親提家丁兵往戰之遇賊
江橋僅隔一河宗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
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即可圖矣乃于馬上自持一
幟作指麾狀賊果聚觀宗憲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士

料賊有三必克策而知得也之計

目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躡其後賊見兩兵渡
江大怖而走至後梅匿民家宗憲復大笑曰賊若乘
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投死地無能爲矣
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賊越金鄉趨
台州而北時宗憲方奏樂清之捷聞之喜曰賊來有
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備約
兵以得深入今台守譚綸千歲之將且素受方略賊
冒踵其強一也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賊方得志
三港其氣驕我兵方捷於浙未消其氣勁以勁乘驕如
拉朽耳二也客兵精悍甲諸鄰萬里從征勇氣正

分兵邀截海鹽乍浦兵援而自率兵搗巢爲將者須知分合之要

銳但初來未諳險阨今授以布陣邀擊之法三也遂
分道布絕○十二月賊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
嵊縣三界上鎮領我兵前後夾擊且多張旗幟爲疑
兵以撼賊七四面受敵且戰且走入清風嶺烈女祠
俘斬一百七十級三十五年三月命宗憲以兵部侍
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四月徐海寇乍浦從賊
御史阮鶚奉中搗之宗憲亦分兵激浦海鹽之間爲
聲援而自兵趨塘棲袒梧甪項之賊能乍浦圍徑抵
峽石越皂林出爲鎮而北鶚即道抉河朔之兵騎而
馳及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怒鼓噪而前鶚

宗禮等以客兵戰賊衆又孤軍無援遂致敗死宜矣所以勝敗不同歟

勢急單舸走保桐鄉參將宗禮裨將霍貫道厚集其
衆以待戰殺合殺賊數十人會日暮賊引去而禮等
絕鄉導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忍飢而
戰賊樹而望見孤壘無他援縱兵擊之禮與貫道戰
死賊遂乘勝圍桐鄉宗憲聞之曰賊已困桐鄉假令
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已兩人若抱石自沉矣千國
事奈何遂還省城檄諸將爲戰守計初宗憲與監督
尚書趙文華謀曰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
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乃遣辯士入海中
諭直上感悅遣養子毛烈款定海關謝過宗憲曰直

既許海歸降而又求東西兩軍不聽是欲陷而勢窮之也

與海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說乎否則以利誘之或可狃其志閑桐鄉城小而堅緩數十日則亦係兵至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烈因厚遺諜者陰遇海云直已遣于款関朝廷赦之矣汝獨無意乎且新總督推心置人腹不乘此時解甲謝過更復何待海頗然之亦遣因謝過因要宗憲以中國貨物遺他倭因宗憲許之輒以銀幣厚遺東商因令営中賊軍密縱來首覘之東商既德我厚遺又畏我兵威歸以報海明日海復遣他酋來宗憲亦待之如前凡数復海自此歸心於宗憲矣獨陸摩王弟帳下書記酋陳東

陳東我聞桐鄉因心去故東亦去而桐鄉之圍始解

疑海私宗憲匿遺猶鞅鞅未從也海間遣酋㳄城下私謂城上兵曰某已聽胡公解去矣是夕海果從崇德而西乞宗憲以兵夾擊東宗憲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戚爲樓櫓橦竿以橦城時桐鄉令金燕守禦之具已備方橦竿自樓櫓中躍而橦城已幾壞一男子西縋索環竿而斷故竄盡竿復至即以縋挽而上因銘絕之既鵝又募敢死士暫戰甚急殺傷賊幾十人東無奈何且聞海去亦稍稍引去桐鄉之圍始解〇時徐海隱爲聽撫而心實狐疑宗憲深以爲憂會海上之賊由吳松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宗憲恐海或中

設計以遣徐海之書記葉麻

設計以傳陸摩王弟之書記陳東

變與之連衛總督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漾蕩海然之果迎擊於朱涇斬首数百賊夜走放海不及取其舟而還宗憲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馬人黠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諜諷海縛麻以出麻之而麻之部曲多疑懼矣又策陳東素與葉麻犄勢相倚乃出麻因中令詐爲書勒東反兵殺海其書竟不遺東而陰泄之於海以激怒之海讀其書涕双下益感宗憲愛已不忍爲東所殺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宗憲知海甘心于東矣然不忍疾擊海恐疾擊則兩人

復海與東宗憲實嫁禍於二

痕迹而深相結如遣尚書趙文華移兵渡江約宗憲兵擊海且遣諜諷海曰海速兵而來雖一容死非縛陳東以獻恐無以謝朝廷君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說辭之不然必並殺矣海大怖卽斗訴詐降陸摩王以詐請東代署書記欲得東即絏以獻因酹其與陳東而書記相継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〇斯諸酋恐海縛聞心其氣日索海欲掠舟入海將爲海中兵所扼欲列壘柘官兵又業已內附且陳東之黨日夜謀襲之宗憲誅知之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遂令謀諭海曰我欲宥汝來趙尚書以汝罪大何而聽我議

許以殺賊以自全足以用其致

數十艘于海上汝誘葉麻之令我軍俘斬千餘級獻
謝趙公而文因得自全乎海不得已遂約副使劉獻
引兵伏乍浦城中曰某日晡我當引衆出海峯去城
半里而陳俘令衆酋遂上艘我旗麾之城中官兵即
舉燧爲號怒擊勿失至期諸倭遂海上艘不及而還
諸官兵乘勝躡而前俘斬數百人溺海死者不可勝
計乍浦之賊無孑遺矣○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顧
與部下入欵且度詭宗憲許之期日而去然海猶疑
懼先期一日遂酋數百人陳於平湖城外自帥酋百
餘求胄而入城宗憲許之海見宗憲稽首曰死罪死

此時若不分徐海陳東爲兩處則其心一其力并未易圖也

罪宗憲下堂謂之曰汝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
赦汝慎勿再爲孽厚犒遣之而出宗憲惎其循胄而
入不誅恐貽後患然其部下尚千餘人又難即破乃
俾令海自擇善地居之海遂擇居沈家莊宗憲請于
文華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已深仇
今合而兩削者危迫故耳沈家莊故分東西兩處而中
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莊居東黨而自擇東莊以
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順保靖
兵至東黨疑海約官兵夾剿夜伏邏卒東莊上職之
遁海皇急出從間道欲走募府以自托邏卒職知之

海禁弛而直得入海生夾此海禁所以當嚴

歸報東黨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過海所罵曰一卸
俱死遂私相稱關明日官兵四面牆立永保兵大呼
而入會風烈宗憲麾衆縱火焚之海投水死千餘酋
萬斬殆盡○初歙人王直少落魄任俠及壯多智畧
一時惡少若葉宗滿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遥哉時海
禁尚弛遂與其徒之廣東造巨艦抵日本西洋諸国
往來互市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會
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於夷欲藉手以報請海防將
官討之辭言爲朝廷宣力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

遣辯士以懸其實與陳可願用間

直以爲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倭寇嘗
以爲舟泊列港參將俞大猷驅舟圍之直突圍去從
此怨恨益深時已流劫海濱而福清昌國黃巖臨山
之閒吏民死鋒鏑者以數萬計但爲討伐議每破賊
處必訛云某島夷所爲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
知禍由於直御史宗憲按浙見賊進退皆合兵法料必
有坐遣者遂疏請遣辯士蔣洲陳可願以移諭日本
禁戢部夷爲名以伺察之已而倭酋董二被擒訊道
直事甚悉與宗憲所著合朝廷以宗憲灼見禍本陞
重書蔡旅而閫外之事一以委之○初辯士洲等還

後來直卒致直者皆此二句甚直使島不肯出海又不國家削五島覇代

行宗憲語之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爭勝須誘而出之乃可成擒又曰直不纖戰陣而数遣倘稗侵擾是彼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須宣布皇靈以携其黨迺戕賊立功以保其家此上策也及洲等至五島遇毛烈道以移諭事烈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宗令導使諭足矣洲等乃見直曰胡公遣洲等致勞足下俑雄海曲志亦侈矣何爲盜賊之行直曰吾爲國家驅盜非爲盜也洲等曰足下招聚亡命斜合倭夷殺人掠貨非盜而何今胡公艨艟雲屯戈矛山注而欲以小島與之抗衡是螳螂臂而當車

古今將傳 皇明將傳卷之下 三十五

觀其計深且未運忍欺望以冀同遣耳未便歸順

轍也又曰胡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母妻子獄中館穀甚厚其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母妻子初直聞母妻被戮心甚怨及聞無恙又竊喜宗憲有渡海之謀其親信皆曰不可輕往當遣我至親爲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乃可以逞直然之遂托宣慰別國爲名留將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毛烈同陳可願回至寧波詰之皆曰宣諭未至時徐海已雜薩摩洲入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吾儕投赴効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通貢關市而已宗憲得報灼知其計

此是王直業假之本心

姑從所請疏 上許之已而海衆寇嘉興諸郡甚急宗憲乃誘之毛烈以覘其意烈初欲小試忠勤以計心舟山之寇至於徐海正其所倚以圖大事且欲直速來共濟乃辭曰此非吾所能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王汝賢在軍門而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胡洋去是年海就擒宗憲恐形跡彰露要心汝賢與摩岩親子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曰直非反賊顧倔強不一見我若見我當有處也直聞謂宗憲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海死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相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毛

古今將傳 皇明將傳卷之下 三十六

調新大猷于金山是去其所忌

所謂秘而不宣者君命有所不受

今反正紿王直而自是欲擒故縱乃于外

烈等率銳卒千餘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慷慨登舟釃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烈港須謹備之宗憲知其有隙當直未至時遂調大猷于金山而以握兵盧鏜代之鏜舊與毛烈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礪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時宗憲策已定姑列狀 上請以安其心 上知直爲釜魚願詔誅之宗憲得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圖方略密調戚繼光等潛伏水陸要害以覘正爲死間紿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必須歸降若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今汝之大兵在此即

往見軍門欺留汝耶直聽然不悅而宗憲與其所寵
毛烈葉宗滿先來見者厚撫此因佯為諸將請戮之
于心烈等竊聽驚怖夜半宗憲作醉夢中語云吾欲
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然終我也含糊其辭復吐
滿床烈等獻之于直直始疑之宗憲又使方大忠往
來游說直猶豫未决宗憲以直執懋吞港已逾五旬
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間明以揚帆示欲進兵直偵知
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且聞海已收獲孤立無援
國漢曰昔漢高謝羽鴻門以留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
其奈我何乃以部兵無餘欲得毛烈攝之宗憲知海

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不足慮以犬易虎可也遂
遣烈往直乃欣然詣軍門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宗
憲執之具疏請斬于市明年二月毛烈泊舟山之岑
港言欲為直報仇聲甚張宗憲命諸將水陸並進賊
殺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算餘賊奔巢我兵
躡之斬賊柵而入烈君甚奪舟而遁復為颶風所擊
王直之黨至是盡矣三十九年論功加宗憲太子太
保進左都御史後被劾徵入京師斃於獄

按宗憲之滅倭寇專以計勝是時王直徐海陳東
相為聲援者也宗憲先誘王直以散徐海之黨

誘徐海以孤陳東之勢及海東向斃于平湖則又
設計以致直宗憲之功深矣若徒恃征戰則桐鄉
之圍不易解平湖之功不易收而直亦豈肯登岸
就擒哉